



智海浪花

(上)

索达吉堪布 著





前 言

在人类社会的演进变化中，科学及其发展与应用，在引领世人从愚昧迈向光明、从落后迈向先进的进程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科学的光辉都无处不在，科学的影响都渗入人心。也正因如此，人们历来都对掌握了科学的知识分子推崇备至。在普通人的观念中，他们甚至认为科学是改造人类社会最伟大的一种力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便最典型地概括了人们对科学力量的普遍信仰。

如果说科学的作用在于引领人们走出对自身及社会、人生、宇宙的种种认识误区的话，那么佛法则是当之无愧的最高、最究竟的科学。这世上还有哪一种科学体系能如佛法那样，在纷纭繁复的万千表象之外，一下就直达它们的幻有本源呢？这世上又有哪一位科学家能如佛陀一般，并不借助任何外在的实验工具，也不依赖内在的以分别念为基础的推究过程，只在一种现量观照的状态下就洞见宇宙实相的本来面目呢？

但可惜的是，当世人把科学家捧上如皇冠上的明珠一样的高位时，他们同时也就忽略或者轻视，甚至践踏了大量以佛法证悟实相的修行者。在这种状况下，即就是诸佛菩萨也未必能得到他们的首肯与青睐。特别是在五浊恶世的当代，当科技已越来越远离它启迪众生的智



慧这一根本目的时，当单方面畸形发达的科技已将众生的欲望调动到无以复加的高度时，佛法这一如意宝受到一些无知人的歧视、污蔑，得不到一些人的重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况且许多人本身就不了解佛法的价值，他们由于自身福德智慧不具足的缘故，根本就没有那种走进并学习以致最终掌握终极智慧的能力与条件，因此对佛法产生误解与偏见也就在所难免。

如果人们都能平心静气地对待佛法，都能在正信的前提下从佛法当中汲取她的智慧，我相信最后的获益一定能使那些对佛法戴有色眼镜的人彻底幡然醒悟过来。也正是出于帮助人们都能了解妙法宝藏的动机，我才下决心编辑了这本《智海浪花》。

难以比拟之神圣佛法，如果直接以佛陀的教言来宣说，恐怕未必能吸引世间人的视线。而备受世人推崇的知识分子，如果现身说法的话，想必则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更何况在当今这个科技昌明的时代，已有无数的知识分子，不管他们的身份是自然科学工作者还是人文科学研究者，在蔚为壮观的佛法智慧海洋面前，都已成为涉水者甚或弄潮儿，而他们的学佛经验与体会又很少被外界知晓。故而我才想把他们畅游智海的心得与经历介绍给世间的广大读者，否则，许多不信佛教的人士可能都会想当然地认为我们这些佛教徒都是一些走投无路之辈，或者仅仅拿出家或在家学佛当成一种职业，乃至个人躲避世事的自我囚禁之牢狱。当把这么多高层次、高学历的佛教徒的心路历程呈现在他们面前时，我



希望他们从此以后千万别再以为，这世上的所有非出家众们都和他们一样不明佛法、不事修行。

从如大海一般的知识分子学佛队伍中，我精心采撷出了一百二十五朵浪花。当把它们那晶莹剔透的光泽与风采呈现在亮丽的日光下时，祈盼这滴滴受佛法滋润的甘露妙雨，能给当今世人那就像干涸沙漠一般的贫瘠心田里，送去些许凉意与点点慰藉。

大概有近半年的时间，我都在搜集、整理与这部书相关的一些资料，并广泛接触了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段的知识分子，然后把他们的精彩人生作了详细的记录。有些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以及他们对佛法、对人生的认识都异常生动且精辟。但由于篇幅原因，有些时候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只保留下了一些有研究价值的、意义比较重大的细节，其他的则尽可能删去。我想等以后因缘聚会时，再广述他们的完整个人传记。为便于读者了解文中所涉及当事人的大略情况，以及对他们所思、所写、所议之问题有一个高屋建瓴的认识，在每篇文章的开头与结尾，我都加上了前文与尾声，论述自己对这一百二十五位知识分子的了解，以及对他们所谈事情的看法与分析。还有一些就是顺手记下的与他们交流时的现场感想、周围环境，以及当时当地的情况介绍，再加上引用的一些教证理证，这些文字大概会对读者形成对这些知识分子的整体印象有所帮助吧。除此之外，在文字上我只进行了极少的修改与润色，目的就是保持了保持一种实话直录的风格，使读者朋友们能如见其人、



如闻其声。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些人的故事全部是他们自己的真实心声，在面对这一份份坦诚的心路表白时，但愿他们率真的情感、掉血掉肉的记忆、苦思冥想的探求，能打消掉世人对佛教徒那种由无知而来的误解。

由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所扮演的角色都不尽相同，各个当事人的具体情况也千差万别，故而由于某些可以理解的不方便的原因，少数知识分子在文中使用了化名以代替真名，或者略去了某些个人资料。这一点想必大家都能体谅。但他们的事迹则绝对没有任何虚假之处，这是需要特别声明的。

还有一些知识分子的学佛心得，因种种原因暂时未收录在这个集子中。等将来条件成熟时，再在其他场合向读者朋友们介绍。请当事人谅解！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为使本书与知识分子的根器相适应，也为了能让更广大的普通读者了解佛法奥义，在行文风格上，我尽量少用佛教专用语，而多是以世间语汇为主，这也是随顺众生的一种方便吧。故而我才广泛引用了世间智者的“教证”，以及众多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的理论及科研成果，目的就是为使还无法直达佛法密意的人士，能凭借这种方便去渐渐领会佛法大意。这种做法，想来那些习惯于以佛教的教证、理论去进行佛法因明推理的佛教徒们，不会感到意外与见怪吧。除非一些特别冥顽不化之人，才会拒绝与“世法”交融，拒绝接纳、吸收现代科学的思想与语汇。其实，所有通



过智慧观察后能与佛法相契合的科学理念，都应被吸入佛法博大的体系之中。

我想这样的一本书应该对时下的学佛或者不学佛的人士多少都有些裨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别人入佛的种种因缘、对生命的独特体验，我想任何一个对自己负责、对真理渴求的灵魂都不应该错过。有时听着这些学佛者的叙述，我自己都常常会有一种万事万物不可思议的感叹：他们有的仅仅因听闻一句佛号就入了佛门；有的则通过长达十几年的思索、质疑，才最终皈依；还有的则凭借一些无法言说的、用科学无法解释的奇异经历而顿悟人生真义……

我们可以不同意、不接受他们的观点看法，但我们没有理由不尊重一个人真实、坦率的表白与经历。放下固有的一切成见，让我们站在新的认识起点上，去与这些学佛者一同迈上人生新台阶吧。

在印、汉、藏的佛教历史上，留传下很多的高僧传记，汉传佛教中就有《高僧传》《宋高僧传》《续高僧传》等许多典籍，世间一般人的学佛感应录之类的记录也不少见，但古今中外遗留下来的、适应现当代知识分子根基的学佛人的经历介绍，则几乎是一片空白。所以我想，编辑这样一本汇集一百二十五位大专以上学历、包括拥有博士与博士后头衔的介绍知识分子学佛经历的书，应该具有一定的历史及佛学价值。尽管我并无知识分子的职称，也没有资格去评议知识分子们的思想与经历，但我今生却以一些很奇妙的缘起而与很多知识分



子结下了殊胜的缘分。把他们的经历与教训留给今人、留给后人，我不觉得这样做有什么沽名钓誉之嫌，或多此一举之累。

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的弟子，当法王于1987年到汉地五台山弘扬佛法后，便有无数的汉地知识精英们陆陆续续云集法王驻锡的色达喇荣佛学院。不仅汉地，就连国外也有许多知识界的朋友们远涉重洋齐聚在法王麾下。法王座下的中外弟子们，有些已真正证悟了空性。他们当中，有的在繁华的大都市里以各种方式普度众生；有的已舍弃了故土亲朋，来到寂静之地实修苦行。在每一位与上师有缘的知识分子心中，他老人家就是总集十方诸佛菩萨一切身、语、意功德的总化身，他对我们整个时代的佛法都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上师在这一代知识分子心相续中播下的智慧种子，我想在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手中一定会燃起成冲天的慧焰，这慧焰一定能照破并焚毁所有有缘者的心地无明蔓草。

每次想到法王的教法会有人继承下去，每次想到佛法救人慧命之功，每次想到上师救尽天下苍生的发心与广召四海贤达的摄受力，我的内心就激动不已。试想一下，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摄受能力，那这些苦苦探求人生真谛的知识分子们，还不知要在荆棘丛生的求道之旅上多走多少弯路呢！他以不可思议的悲智魅力，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排除一切困难来到正法道场，去深研佛法，去实证人生真理。那就让这一百二十五份人



生答卷作为对他老人家的至心供养吧，我们祈祷上师能永久住世，这样，当下一批、下下一批，乃至无有穷尽的慧涛智浪翻涌向前时，法王都能成为站在浪尖上的设计蓝图的主人，与欣赏海天一色的观潮者。

出家的师父们看到此书，我想应该增上你们的出离心与求解脱的迫切感。因为这里面有许多以大学生身份出家的同道，会以他们放弃世间所有的决绝态度，应和你的选择；在家人看到此书，我想应该对你们理解佛法、理解修行人，并进而追随其后，也走在誓求了脱生死的菩提大道上有所帮助。因为这里有许多学士、硕士、博士，以他们的智慧与生命为担保，向你叙述了他们所理解的人生究竟教义。我还特别希望本书中所涉及当事人的父母、亲朋好友，更能静下心来，看看自己亲人内心深处的喜悦与哀愁。如果你们懂得尊重个体生命的话，那就请你们别干涉他们选择信仰的自由。让一个人从事能让他感动、能让他找到解脱的答案、能让他甘愿为之赴汤蹈火的事业，对你、对他来说，都是最自然且最美好的举动。

放眼当今世界，已有太多太多的灵魂自愿或被动地放弃了崇高、放弃了真诚、放弃了智慧、放弃了信仰。在一片喧嚣不已的骚动中，我们已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静静品味生活之流的底蕴，去倾心聆听圣者的教言。在一辆搭载着全人类的高速火箭上，欲望是它的动力，冷酷是它的特征，没有规则是它的运行轨道。而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想当它的主人，好驾驭着它奔向自己

的利益目标。如此的人类发展该是何等恐怖而让人难过的前景。

学着去认识佛法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学会的将是与世界、与宇宙和谐共处的本来智慧与方便；你得到的将是超越自我的崭新生命体验。

有太多的故事等着被人发掘，有太多的认识需要与人共享，但我的整理只能暂时告一段落。更何况现在的人们都是那么的懈怠、懒散，尽管他们同时又会觉得自己是那么的繁忙。我怀疑即就是把此书打开捧在他们目前，他们也无暇顾及这些“纸张”。如果起不到任何作用的话，我又何必浪费如此多的笔墨呢？

伟大的佛教修行人无垢光尊者说过：“没有行持善法的生命，活得再长又有何益？没有信佛、学佛的人，即就是做再多的事又有何用？”因此，活在人间，以佛法的角度来衡量，只有踏上菩提正道才算没白活一场。是选择现世的短暂利益，还是长久的究竟解脱，真的是需要每个人都拿出勇气与智慧再三权衡。

如果这世上没有了佛法，那也就等于天空中没有了日月。在一片黑暗之中，我们会被自己引向何方？

索达吉

公元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
写于成都喇茶怀猛游舞精舍



本册涉及人物信息一览表

序号	文章题目	涉及之当事人	毕业院校	学历
1	飞向全世界的佛法	艾泽生	成都中医药大学	博士
2	我的佛教科学观	慧贤	南京大学	博士
3	还生命以本来面目	圆上	美国纽约大学	博士
4	因指见月	林明	美国密西根大学	博士
5	生活的沉思	圆地	广西大学	本科
6	心中的佛教	圆守	沈阳工业学院	大专
7	念佛感应见闻	常灵平	庆阳师专	大专
8	学佛念佛的利益	沈达飞	浙江师大	大专
9	生命之光	钟书荣	安徽师大	本科
10	慈悲的魅力	丹珍班玛	东北师大	本科
11	斩断情缘	圆观	曲阜师大	本科
12	从中校到佛子	张永存	某军校	本科
13	佛学伴我人生路	圆语	某高校	本科
14	我的转变	李红兵	成都中医药大学	本科
15	放下包袱	净意	山东医学院	本科
16	人到暮年方回首	如志	成都电子科大	本科
17	永生	禛欣	南京政治学院	本科
18	征途	戒光	东北工学院	本科
19	人生三步曲	曹良波	苏州大学	本科

本册涉及人物信息一览表



20	苦难让我清醒	叶景蕴	华东师大	本科
21	心中的香格里拉	然然	南京师大	硕士
22	我的未来不是梦	圆能	成都大学	大专
23	抉择	意运赤诚	广西大学	大专
24	启航	明礼	大连海运学院	本科
25	唯有佛法不可思议	寂洁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本科
26	寻找偶然的答案	圆罗	广西医科大学	本科
27	浪子回头	圆堪	山西省委党校	大专
28	快乐之源	智明	某师专	大专
29	历程	彭拉	四川师大	本科
30	印迹	圆行	中南财经大学	大专
31	取舍	雪源	西南林学院	大专
32	莫道女儿娇	圆戒	内蒙古艺术学院	本科
33	心中的启明星	圆弘	成都电子科大	硕士
34	心路漫言	果正	北京大学	本科
35	精神的力量	慧日	某省委党校	硕士
36	常随佛学	新民	复旦大学	硕士
37	富贵学佛	明兰	北方药科大学	本科
38	佛光普照	莲光	台湾成功大学	本科
39	步出困惑	圆教	湖南经济管理学院	本科
40	雪域情怀	刘疆	河北化工学院	本科
41	心中那片蓝天	圆法	北京大学	硕士
42	我以科学论佛法	吴金	成都电子科大	本科
43	故乡	彭列	东北大学	大专

智海浪花



44	发现真理 追求大乐	德空	西北大学	本科
45	入佛因缘	心道	九华山佛学院	
46	一生何求	钟展	北京理工大学	本科
47	发现安详	王智利	西南民院	本科
48	突破重围	持幢	四川财经学院	本科
49	在人间	圆良	某财贸管理学院	大专
50	永远的路	妙称	某医专	大专
51	心灵的超越	宗彪	浙江工业大学	本科
52	归家	希言	某大学	硕士
53	选择信仰	周晓勉	邯郸医专	大专
54	以佛法指引人生	石伟	西南交大	本科
55	心迹	秋音	东南大学	本科
56	神游宇宙奥妙之门	圆春	成都电子科大	本科
57	发现心灵的归宿	彭措拉姆	西南财经大学	本科
58	在痛苦中觉醒	圆体	中央美院	大专
59	我走的是坦途	曲丽荣	哈尔滨医科大学	本科
60	物理与心理	圆莲	北京大学	硕士
61	菩提路漫漫	满纪	四川大学	博士
62	感受佛法	冬强	某大学	硕士
63	时时拂拭 莫惹尘埃	苏琪珑	曼彻斯特科技大学	博士

本册涉及人物信息一览表



目 录

飞向全世界的佛法.....	15
我的佛教科学观.....	22
还生命以本来面目.....	34
因指见月.....	39
生活的沉思.....	47
心中的佛教.....	55
念佛感应见闻.....	62
学佛念佛的利益.....	68
生命之光.....	76
慈悲的魅力.....	83
斩断情缘.....	91
从中校到佛子.....	98
佛学伴我人生路.....	104
我的转变.....	110
放下包袱.....	116
人到暮年方回首.....	122
永 生.....	129
征 途.....	133
人生三步曲.....	140
苦难让我清醒.....	150
心中的香格里拉.....	156
我的未来不是梦.....	162
抉 择.....	173
启 航.....	183
唯有佛法不可思议.....	190
寻找偶然的答案.....	196
浪子回头.....	201
快乐之源.....	209
历 程.....	217
印 迹.....	224

取 舍.....	233
莫道女儿娇.....	239
心中的启明星.....	246
心路漫言.....	254
精神的力量.....	260
常随佛学.....	268
富贵学佛.....	278
佛光普照.....	288
步出困惑.....	296
雪域情怀.....	306
心中那片蓝天.....	316
我以科学论佛法.....	322
故 乡.....	331
发现真理 追求大乐.....	336
入佛因缘.....	344
一生何求.....	349
发现安详.....	355
突破重围.....	360
在人间.....	365
永远的路.....	371
心灵的超越.....	377
归 家.....	385
选择信仰.....	391
以佛法指引人生.....	397
心 迹.....	402
神游宇宙奥妙之门.....	409
发现心灵的归宿.....	415
在痛苦中觉醒.....	421
我走的是坦途.....	427
物理与心理.....	432
菩提路漫漫.....	438
感受佛法.....	444
时时拂拭 莫惹尘埃.....	450



飞向全世界的佛法

在科技发达的当代，许多科学家、思想家、理论家都把探寻求索的目光对准了佛教。人们普遍认识到，在佛陀二千五百年前创立的古老思想里，实际蕴含着有超越时空的永远不会过时的大智慧。不过可惜的是，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潜心研究佛法的精彩人生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否则的话，这些历史一定会成为研究当下人类精英灵魂嬗变史的第一手资料。

本着这一初衷，最近一段时间，我开始有意识地把接触到的一些知识分子学佛的经历记录下来并介绍给世人，这种目击人们的精神演变，并将之留存在人们的历史记忆中的角色与任务，可能是我注定要承担的。这两年我感触特别深的一点是，西方知识界人士研究佛法的人日渐增多起来。他们对佛教，特别是藏传佛教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有些人甚至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时间，去啃汉语、藏语以期能了解到藏传佛教的真面目。我就碰到过一些来自美国、比利时、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修行人，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惜一切代价来到藏地求学佛法。每每看到他们那一张张充满求道、求真神情的面孔，我的内心就感受到一种欣慰与感动。

艾泽生博士就是这众多求法者中的一员，而且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我的印象中，他几乎把全部的时间都投注在佛法上，如此精进地闻思修，使他在很短时间内就

取得了一定的修证，慈悲、智慧很快就融入了他的心相续。毫不夸张地说，许多人“修持”十年所达到的境界都不如他一年的取证成果。

艾泽生博士不仅是一个好的修行人，在世间学问方面同样也拿得起、放得下。他今年只有二十五岁，但已能流利地读诵书写中、英、法、德、荷兰等五国语言，《放生功德文》、《佛教科学论》、《如何面对痛苦》，以及《法王如意宝传记》已分别被他翻成荷兰语及英语。为了更进一步了解、深入藏传佛教，这位勤勉的小伙子最近又发愿要学好藏语……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来自比利时的这位西方人，最终获得的却是中国中医学的博士学位，而且他对中医的精通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的中医大家。

下面的文字就是我记录下来的、他用娴熟的普通话讲述给我的他的学佛历史。

宗教信仰对西方人来说并不陌生，特别是西欧国家，历代传统均信奉基督教。因此，不但我的家庭教育里包含了基督教的教育，而且我读书的学校都开设有宗教课，因为我们西方人中的大部分都是有神论者。而且我国的教育制度与中国也有很大差别：除上课外，在校学生有充裕的课外时间来发展自己的个人爱好。由于我很爱思考有关人生的哲理，并且很喜欢研究宗教，再加上我从小就一直对东方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最终我走上了学佛的道路。

我家的经济条件比较富裕，而且我是家里的独子，



所以从小没有物质方面的乏少，无论我想要什么，都能得到满足。而且与同龄人相比，我接受教育的时间开始得比较早。我从三岁就开始学体操，六岁学习第二门语言（法语），七岁时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电脑，并能熟练应用。利用课余时间，我还学习过水彩绘画、乐器演奏、戏剧表演等。十五岁时，我又开始接触气功、太极拳等。尽管尝试了各种花样，但不知为什么，我的内心深处却总有种空洞感：我做的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人为什么要活着？对生存目的探寻不得的这种失望与空虚导致我最终离家出走，到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游荡。此后我发现了一本介绍禅宗公案的书，因日本传统文化早在70年代就被传入了西方，故当时已经有不少关于日本禅宗的书了。这种明心见性的法门立刻就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与此同时，我还到图书馆找到了一些印度出版的有关佛教艺术的书籍。当第一次看到庄严静穆的佛像时，我的心中就有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

而我接触藏传佛教的经历更是比较特别。在十六岁的那一年，我和朋友学习了催眠术，并准备做一个实验，以探索人的前世是否存在（在这以前，曾有心理学家做过类似的研究，并有详细的报告，故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与求知欲）。我在专家的指导下顺利地进入了催眠状态，并看到了很多前世的事情。最奇怪的事是，我看到很多穿红色衣服并戴红色班智达长耳帽的喇嘛们坐在一个极为庄严的经堂里，我感觉自己当时也在场。此情此景至今仍历历在目，宛如昨日。不久，我又做了一个非常吉祥的梦。在一个山坡上，我看到一

位非常庄严的老喇嘛坐在草地上修定。他看到我后就对我说：“你拿着这本书。”书的题目大致为：谁了知了此书内容就能成办一切。老上师坐在草地上的景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次日，我就把他画下来了。而在此之前，我从未见过藏传佛教的出家人。也许当时我学佛的因缘已经成熟了吧，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一尊十一面大悲观音菩萨的佛像，就满心欢喜地将之买了下来。那时，我就已准备好了要远赴中国，并且心里怀有一个梦想：去藏地、去学佛。

但因学习任务繁重，我来中国几年后才有了正式学佛的机会。利用1998年夏天的假期，我专程到成都，在昭觉寺皈依了地藏王菩萨的慈悲化身——清定上师。不久后，又于当年的秋天，当法王如意宝来成都检查身体时，我又有幸与他老人家结上了缘。从那时起，我学佛的兴趣开始日日增长。最后，通过色达佛学院上师们的慈悲摄受，我才真正地踏上了学佛的正道，心相续发生了向善方面的转化，不良心理开始得到调伏。通过修持佛法，不仅自己的性格有所改善，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取舍善恶、净化自心的道理。这个道理才是真正的财富，不但能令我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及价值取向，而且还能令我们今生后世都得到暂时与究竟的安乐。可以说：学佛之路，就是通往幸福快乐之路。

前几天，我和家人到超级家具城看家具。从商场出来准备回家时，我们突然看到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特大交通事故。一个大卡车撞上了一辆小汽车并立即着火了！火势非常猛烈，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当时已经没有人



敢接近事故现场。很短时间内，呼啸而来的消防车、救护车及警车便赶到了事发现场。我看见身边一位妇女正在抽泣，便问她为什么那么伤心，是不是她与本事故有什么关系。她回答说：那个被大火吞噬的小车里尚有一位未能爬出来的人，显然他被活活烧死了。听后我大吃一惊，原来就我们站在那儿观看的时候，有一个人正在烈焰中痛苦挣扎，并最终失掉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今晚已不可能再回到家人身边了，而他的亲人们在得到噩耗时又将如何接受这悲惨的事实呢？更令人惋惜的是，死去的这个青年人刚刚经过了不可思议的痛苦，并且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进入了死后中阴，此时他该怎么办呢？——他只能不由自主地接受黑白善恶业力的引导，并滑向转生下世的路途。也许他会因善业成熟而投胎到善趣，但也可能因死亡时那一刹那间的憎恨而转世到极为痛苦的恶道！这些想法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涌向我的脑海，使我对人生的仓猝又有了新的认识。中国有句俗语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如果我们不学佛，也不思考、不修习人生甚深真理而空度一生，那么一旦当无常来到眼前，我们又该如何应对呢？那时不会再有任何依靠，无论我们再怎么精通世间法也都无济于事！因为唯一能超越、战胜死亡痛苦的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了义佛法。由此可见，诸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真是其深如海，哪怕遍地铺满黄金亦不足以报答。因为如若没有他们的慈悲教导，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离开轮回的道路。佛陀曾告诫我们应时时刻刻忆念轮回、无常的痛苦；人身难得，应珍惜自己这无比可贵的生命；人身如



舟筏，如果好好利用，它将承载我们抵达解脱的彼岸，但如果将之用来造恶业，那就毁坏了自己的今生后世。高僧大德们因深明此理而发奋精进修行，他们发大乘菩提心以利益一切众生，从事自利利他的事业，结果使自己的人生充满了意义。我们应跟随往昔大德们的足迹，令我们也能此生无悔。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地域间的距离在逐渐缩短，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也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接触到佛法并对之生起了信心，尤其是佛教里的慈悲平等的精神更是令人信服。现代社会不但物质生产高度发达，同时对文明程度的要求也变得更高了。十几年来，在国外成立了各种各样的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动物生命的协会及组织，有很多人积极参与。保护动物、断除杀生并保持常年食素的人不在少数。受此潮流影响，不少航空公司在国际航线上也开始提供素菜配餐。很多家庭在花园里为小鸟砌好鸟巢，给小鸟喂食，以此避免它们杀死大量小虫子。无家可归的小动物也得到了慈善机构的照顾。近日，连荷兰女王也因狩猎行为受到了动物保护组织的抨击。可见，世间善良的道德准则与佛法实乃毫不相违。看来，随着崇尚善良品格、追寻人生真理的人群的增多，莲花生大师的预言正在逐步实现。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佛法定会吸引全世界有缘者的目光，并将最终引导无量有情走向自己的本来净土。

我与艾博士交往已三年了。我的感觉告诉我，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修行人、大医学家。在他身上，爱与慈



悲总是能从他的日常行为当中源源不断地流淌出来。

通过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泽生是通过催眠实验了知前后世的。我一直认为,严肃、科学的催眠法可以当成为一种方便法以验证前后世的存在,没有智慧、没有任何方便可言的人,无权否定许多人通过这一事实上可行的办法得出的结论。我们并不需要站在佛教徒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就像宗喀巴大师所说:“我们对佛和佛法的正确性、合理性,如果不能合乎逻辑的推理论证来证明,只能靠一种盲目崇拜去信仰的话,那是对佛和佛法的严重歪曲。”他还说:“我们和外道的辩论中,不能用佛的语录作理由自立和反驳别人,因为他们不会承认佛的教言。我们只能用公认的事实为理由,以理服人,所以理比教言更重要。”而通过催眠了达前后世的存在便是一个“公认的事实”。

有智慧的人往往把生活中碰到的一些在常人眼中看似很普通的事当成修行的助缘,比如当艾泽生碰到那次车祸时,他及时地将之转化成观修无常的一个契机。无智之人恐怕遇到此种情况时,便只有毛骨悚然或尖声狂叫了。其实佛教除了有观修无常的教言外,还有许多不离世间经验的修法,这些修法均是打开我们认识惯常世界的一个个窗口。

客观公正地说,世间人对寿命无常也有比较深刻的体认。早在公元前后,罗马帝国初期的政治家、戏剧家及斯多葛学派的哲学家塞涅卡就曾说过:“你出生的那一刻,死亡便已经开始。”而乌尼利乌斯,这位公元一世纪前后的拉丁语诗人也说道:“出生时,死亡即刻开

始,‘结束’已题写在‘开端’上。”既然如此,那就让我们好好把握住这稍纵即逝的生命吧!

总之,艾博士所理解到的前后世的存在及寿命无常都是非常关键的佛法核心。如果一个学佛的人掌握了这两点,那他今生一定不会懈怠、不会退缩,他一定会沿着既定的轨道、目标,向着美好的解脱前程勇往直前。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岂是否定佛法的人所能领略到的豁达而自由、负责而无畏的境界!

我的佛教科学观

今天我坐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寂静神山的山谷中,详细地记录下田博士的学佛经历。

放眼望四周,我们藏地的这些清净山河虽没有现代化城市的高速公路、摩天大楼之类的跨越时空的设备,但我们在这一片湛蓝的天空下却可以处处得闻三宝的法音。看看蓝天下的金色庙宇,这种和谐的景观给人们多少在现代化的城市生活中所很难感受到的宁静啊。

在静谧的氛围中写下这段文字,不知在浑浊的大城市里读到它的读者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说到田博士,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的法名叫慧贤,出生于1968年。后考入南京大学,并先后于该校获得理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现为某高校信息工程专业副教授。我们曾多次交换过各自对佛法、科学的理解。



每次与他交谈过后，我都在想，这么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人研究佛法，可能许多没有头脑的人要感到大惑不解了吧。而对许多根本不懂佛法却经常要装模作样地大肆妄加评论的人们，我只想劝他们比照一下田博士的学佛经历，然后约束一下自己那张滔滔不绝的谤法的嘴！

坐在青青草地上，我用智慧的笔在大悲心铺就的白纸上，描画出了田博士的形象。

对我而言，佛教最打动我的一点便是对“缘起性空”这一宇宙真相的揭示。

说到宇宙的本质，古往今来，不知产生过多少试图回答有关世界本源问题的哲学流派。但我通过十几年的摸索后，终于认定：几乎所有人类思想史上诞生过的哲学思潮都是部分的、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而唯有佛陀关于世界缘起性空的教言才是正确的。所谓“缘起”是“缘起缘灭”的简称。其中的“缘”是指“因缘”，“因”是指产生一个事物的直接、主要条件，“缘”是指产生一个事物的间接、次要条件。“起”与“灭”是指事物的产生、存在、演化和灭亡。所谓缘起，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事物的产生和存在，都是因缘聚合的结果，其演化和灭亡也是因缘运动变化的结果。稍有哲学修养的人不难发现，佛教中的缘起论和哲学中的辩证法非常接近。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是普遍联系的，并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不同事物的运动变化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至于“性空”则是佛教特有的理论，至今为止，在科学、哲学领域内没有任何相应的

理论提出，但科学事实却为之提供了证明。

所谓性空，是指世界上任何一个处于产生、存在、演化或灭亡过程中的事物都是没有自性的，它的本体为空。这个“空”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虚空的空，而是指没有自性、没有质碍，具有虚幻性、不实在性。

性空和缘起是对世界上万事万物的本性的两个完全等价的描述，因为事物处在刹那生灭的不停运动变化的过程中，因而成立存在的虚幻性、不实在性，即空性；事物的空性揭示了任何一个存在的现象都不是实在的、静止的，因而成立缘起性。这个道理也可称为不二法门、空有不二等等。

为什么绝大多数众生都没有证悟空性，甚至连佛法缘起性空的道理都没有听说过呢？其实原因只有一个，就是释迦牟尼佛悟道后讲的“众生因妄想执著而不能证得”。仔细反省我们每天的生活，大家都在用六根向外起识造境，但自己全然不觉，反而认为周围的一切事物全都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知道外境唯心假立的道理。我们整天在用眼睛看，却不知道为什么能看；整天吃饭也不知道谁在吃。我们在自己假立的身体这一堆原子上，再假立一个虚幻的“我”，念念为这个“我”在奔忙，却不知道“我”到底为何。生从何来，死又往何去？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着，对自己的心从来没有观察过。

在我自己对缘起性空的道理没有生起定解之前，我的心也是同样；甚至现在，像我这样一个对缘起性空自认为有了一定定解的人，如果没有把心安住于觉醒的、现量体验这一道理的状态中，那么我的心还会处在“起



识造境”的心的迁流状态下。而这种起识造境却又不知不觉的状态就是最典型的迷茫状态，一不小心就会造诸恶业，为轮回制造前因。

回想我自己对佛教缘起性空世界观的理解，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希望有缘的朋友们能透过我的经历得到启发和信心，也下定决心去探索宇宙真理、了悟心的奥秘，并最终通过修行证悟空性，得到无上的内心安乐。

其实在我上大学之前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和众多的同时代人也并无多大区别，经历着大家可能都会遇到的酸甜苦辣，每日忙着玩耍、读书、做作业、考试等等。

到上大学时，我开始思考人生、社会、宇宙的问题。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科学著述，希望这一生能做一个探索宇宙真理的科学工作者。虽然有此目标，但我总觉得现代科学对世界的发现在少得可怜。仰望夜空的繁星，我们虽然知道这是多少亿年前的星星的天体光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才到达地球，不过我们却无法洞察它们进一步的奥秘。自以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相比浩瀚的宇宙是多么的渺小和可怜，宇宙的一个小小的波动就会使整个人类灭亡。而从微观上捕捉，我们所了解到的宇宙就是一些原子在空间上的分布。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个宇宙一无所能。其结果，我们连认识自然都不完全，所谓改造自然也只不过是人为改造一些物质运动的条件，从而产生一些新的运动结果而已。

特别是在读大学期间，有一个深深的忧虑困扰了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由于接受了唯物论的“生命



断灭论”的世界观，一旦想到数十年之后我将会死亡，死亡之后，组成我身体的物质将会分解，发生化学反应，以致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我的任何痕迹，我就非常恐惧。一百岁可能已是我生命的上限，这怎不令我难过？！一百元钱很快就会花掉，一百步路程也很快就会走完，一百天也一下子就会匆匆溜过……一百年相对于宇宙的寿命来说又算得了几何？难道我这个能够思考宇宙规律的“万物之灵”在百年后就归于断灭了吗？有好几次我都和朋友们谈论过这个话题，然而没有任何结果。他们有些劝我，活着就是活着，不要想那么多，想多了就不快乐了，难道你没看见许多大哲学家就跟疯子一样吗？也有些讲，反正死的又不是我一个，不要管这些事了，何况我们还都年轻！然而所有这些话都不能减轻我对死亡的恐惧，一种生命永恒延续的愿望在我心里早已扎下了根，但唯物论的生命断灭说——人死后没有任何灵性的存在，却给了这种愿望一个致命的打击。有时我甚至希望这世间即就是有鬼神存在也比什么都消失殆尽为好，做了鬼，至少我还可以思考、感受。这种对死的恐惧，导致我常常从梦中惊醒——在梦里，我死了，成了一堆白骨，飘浮在茫茫的宇宙间。

进一步的思考，使我对唯物论产生了更多的怀疑。比如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的情感和理智等是从没有任何情感和理智成分的物质中产生出来的。其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由物质的基本元素——原子构成的，人的理智和情感是从这个物质的身体以及身体之外由物质组成的环境中产生的。我一直觉得，即就是从



直觉上来看，我们的认识能力也完全是一种和物质的“无觉知”特性相对立的，断言觉知能力来源于“无觉知”的物质，这一点在逻辑上来说总给我一种牵强之感。此外每一个出生的人都带有某种性格倾向，这种性格倾向是找不到任何解剖依据的。而且人的性格可以通过外在的因素使之改变，断言人的觉知能力来源于人的肉体有很大的问题。

也就是在科技理论当中找不到问题的答案，而对唯物论又产生了诸多怀疑的前提下，在大学后期和读硕士期间，我开始接触了一些佛教书籍，算是粗略地了解了一些佛教知识。但由于没有真正理解其中的内容，因而也没有对佛法深入下去，对其中的道理也是似信非信。只是在读博士期间，由于经历了许多心的痛苦，加上我的一个好友皈依学佛的影响，我才开始认真阅读佛经。我仔细看的第一本佛经是《楞严经》，读第一遍的时候几乎什么也没搞懂。但我不灰心，我又开始进行反复的阅读。也不知是在读到第几遍时，我的心突然有了豁然开朗的感觉，我第一次意识到在《楞严经》中，有对困扰我多年的所有问题的全部答案，有对缘起性空这一佛教基本世界观的究竟描述，有对宇宙人生实相的全面阐释！那一瞬间，我真的是感激涕零。我深深感谢，并将生生世世铭记佛陀为愚痴而可怜的众生慈悲演说《楞严经》的功德。

在《楞严经》中，佛对觉悟缘起性空法则的实验方法有明确的规定。由于缘起性空法则牵涉到观察六尘的主体——六根、形成虚妄六尘的六识，其实验方法和一

般的科学实验有本质性的区别。科学实验一般借助于实验仪器，对虚妄六尘进行观察，而不牵涉六根六识，故而永远不可能揭示六尘世界的本质。而佛法缘起性空的实验则必须要求观察主体——心，对境产生六识而有六尘幻象的过程，如此才能有彻底而圆满的觉悟。下面对眼根认识外境的原理略作分析，以帮助大家明了缘起性空的正确性，其他五根的认识过程则可以此类推。

我们的眼睛是最主要的感觉器官，科学统计表明，我们每天所摄取的“色声香味触”的信息中，“色”的信息远远超过其他几个。以观察树叶为例，太阳光照射在树叶上，红橙黄青蓝紫等光被树叶吸收了，只剩下绿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大脑对眼睛获取的信息进行再加工便形成了外界树叶的一个“映像”，大脑根据这个映像形成对外界绿色树叶的认知。这里有两个要素需要注意：其一，眼睛只能感知光，我们是通过光这个媒介认识外界的树叶这个色的。其二，大脑对眼睛获取的信息进行了再加工，这才形成对树叶的颜色、形状、大小、远近等的认知。

那么光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完全明白光的本性。在现有的观察中，只揭示出光是一种没有任何质碍的存在，而没有质碍的存在正是佛教的性空观点。既然我们从来没有直接感受过我们脑袋中所形成的“树叶”，而是通过光这个中介才认识到树叶的，这个中介使者的性空特征难道不足以证明树叶性空的特性吗？

更进一步观察会发现，当大脑对眼睛获取的光的信



息进行再加工时，便形成对外部事物的映像，大脑是通过映像形成对外界树叶存在性的认识的，这个映像在佛经里叫做“眼识”。也就是说，如果不假借于光线的传播、眼识的形成这两个环节，眼睛和大脑就不可能形成对外界树叶的认知，它们将永远不可能直接感知我们认为存在的外面的那片树叶。显然，眼识和外面的树叶不是一回事，就犹如一个人的照片和该人不是一回事一样。这种通过眼识断定外面树叶存在的现象，就像我们看电视上有人的画面，因而产生电视上有人存在的感觉一样。事实上，电视里从来没有我们所感觉到那个人的存在。同样，当我们断定外境存在树叶时，其实也是通过眼识并将眼识的特性强行地投射到外面，从而坚固地认定外面有树叶存在。这种投射是大脑和眼睛在外面的虚构和假立。而眼识始终在持续地迁流，故而外境也就被持续地假立着！

概而言之，大脑（心）对六根得到的“色声香味触法”的信息进行加工形成“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我们对六尘的存在性完全是建立于六识之上，心妄想了六识，然后又将妄想的六识假立为外面的六尘。这就叫起识造境，或者说六根向外“取境”。

《楞严经》就是这样阐述了六尘、六根、六识的本性。

后来当我又看了一些因明著作及《俱舍论》后，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原先是站在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立论层次上，引用佛法来证明缘起性空的不虚。而在《俱舍论》等著作中，佛法对此问题的揭示更

是直截了当。《俱舍论》中说，眼睛所见之色法是映像，所见叫现量，耳鼻舌身诸根亦同此，它们的功能就像镜子一样。只有第六识意识才会对外境起种种分别念，并执著为真。所谓修行也即停止第六识的妄想分别，但又不废前五识的镜子显现功能。这样我们才能一方面了了分明，一方面又一物不执，回归心性的本来状态。

在了达了伟大的“缘起性空”之理后，我对佛法立刻便生起了不可退转的坚定信心！1996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没有丝毫勉强，我就诚心诚意地皈依了三宝，从此开始了认真学佛的人生历程。

1997年，我又进入了密宗之门。这一年在我的学佛之路上显得特别关键——我认识了我的三个上师，接受了三个灌顶，常常觉得身心非常空旷，整个人都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特别是色达喇荣佛学院的秋吉尼玛活佛，因为造金刚萨埵像的因缘来到南京，并住在离我家很近的一个道友家里。他的高尚人格深深地震撼了我，我决心依止他，上师也非常高兴地答应了，并赐我法名“慧贤”。在上师那儿，我又一次更深地领悟到了缘起性空的进一层含义：缘起是佛性（觉性）显现万象的一面，性空是佛性“空”的一面。实际上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这个佛性从空性角度看是不生不灭的，无有任何实质；从缘起的角度看，按缘起法则显现一切万象，而这一切万象都是佛性的一种状态。空有不二的意思就是说，境像正当显现时，该境像的空性与显现不离不合。

秋吉尼玛活佛还给我们讲述了晋美彭措上师宏大的弘法利生事业，我一听内心就生起了极大的信心。恰



逢此时法王如意宝来到上海，在我和道友专程前往拜见上师时，我们得到了他老人家不可思议的加持。这一切都引发了我要到学院来进一步参究的信心。

2000年6月至7月，我总算排除一切困难赶到了色达喇荣，有幸参加了佛学院的金刚萨埵法会并接受了上师的大幻化网灌顶。这短短的两个月，却在上师不可思议的加持下，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记得在学院“耍坝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表现佛在因地布施的话剧。在观看该剧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都在流泪，内心深深地感动于义成王子的勇猛布施之举。望着坐在场地对面的法王如意宝，我头一次真正在内心生起为救度一切众生而成佛的强烈决心。记得上师在一次灌顶后，告诉每一个弟子，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以一切众生为大悲对境，念念不忘救度众生出于轮回苦海，使他们获得究竟安乐。上师的话让我对缘起性空的认知又上了一个台阶，这“性空”绝不是让你无所事事，堕于顽空、断灭空的消极状态中，而是要奋起菩萨六度万行之志，为利益和救度一切自性众生而随缘任运、精进不懈。

从学院回来后，我有了一种身心被洗涤的感觉，于佛法的见地修行也越发增上，对密宗的殊胜见修行果生起了真实无伪的定解。并发愿今生要以《定解宝灯论》为见，《直指心性注疏》为修，《大圆满前行引导文》为行，即生以大圆满法成就正等正觉。

现在，我已能于觉性体中相似地安住，内心能初步区分起识造境的轮回状态和安住空性的觉性状态，修行



也变得非常的简单和直接，内心得到从未有过的喜悦和满足，深感没有白白地得此宝贵人身。《证道歌》中的“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这句话，恰好表达了我对自己未来修行的期望和决心。我深深地明白，无始以来起识造境、妄想执著的习气非一朝一夕就能清除，这需要长期甚至毕生乃至多生的精进而勇猛的修行。相对于达到圆满正觉的路程来说，我还站在起点上。我深切祈愿，我这一生的一切身口意都能为承办众生利益而存在，于众生无有丝毫不利和伤害。并愿我能于一切境遇之中，都不失慈悲和觉悟的正念。

我衷心希望所有的众生都能多多听闻佛法，多多思考佛讲的缘起性空的道理，使自己能对之生起定解和信心，然后努力按照这个道理去寻求觉悟，脱离痛苦的六道轮回。其实这所有的六道也都是我们的心所造作出来的外境，无有自性。我们只要通过禅定和其他的一些方便，使自己的心相续不断趋于觉悟，最终一定能成为圆满觉悟的自性佛！这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否则每天陷于忙忙碌碌的尘世生活，六根遇到适意的六尘就恋着不舍，遇到不适意的六尘就不高兴，一生都处在不停息的六根“起识造境”之中，生不知所由，死不知何去，吃了一辈子饭，却不知道为什么而吃，这样的生活只能说是可悲可叹！

更进一步地说，我们除了寻求自己的觉悟外，还应当发愿救度一切众生出离轮回的生命状态，使他们也达到圆满觉悟的状态，得到彻底究竟的安乐。

愿一切众生都能胜解缘起性空，体悟自己本性是



佛，最终达于圆满的佛地！

读者朋友们现在应该对田博士有所了解了吧，我相信他的科学佛教论一定会对有智慧的人们有所启发。我更希望所有的智者都能像他那样精进修持！

如今的社会上有许多整天把佛法挂在嘴边，实际上却在干一些危害众生之勾当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根本谈不上利益众生。所有这些高喊发菩提心的人们，包括有些四处“弘法利生”的法师，请你们参照一下田博士的所为，再扪心自问一下，在这个对社会负责的人越来越少的当下，你们，当然也包括我们，乃至所有的佛教徒们，是否都应该追随先辈大德们的足迹，成为名副其实的佛子呢？

还有那些不信佛也不学佛的人，也应该从田博士的经历中去思考自己应该走的人生道路。当越来越多的东西方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在佛法当中寻求人生真义之时，当他们越来越坚定地认定佛法只能给人以利益，而不会带给人类任何损害时，你们这些固执而渺小的人，如果还要坚持自己的陋见、不希求佛法，那我也只能说这是对你们自己好不容易才获得的难得人身的最大浪费！生而为人却不知行持佛法，这样的生存和旁生有什么区别呢？我这样说并非恶意污蔑那些不信佛法却又整天乱议论、胡诽谤佛法之人，18世纪著名的佛学家、历史学家贡唐丹毕卓美就曾说过：人得到人身没有去修法与畜生无有差别，就像芒果若不食用，与巴豆又有何区分？



因此，佛法的智慧只会让人更快乐，佛教的修行只会让人真正地脱离痛苦。一代藏学大师根登群佩就曾说过：“唯有佛教是智慧的宗教，其他宗教都是信仰的宗教。”

为了让我们自己的人生得到最究竟的利益，我们都应该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膝盖上，闭上双目去静静思维一下佛教的殊胜智慧！

还生命以本来面目

圆上从美国到学院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药还有红茶，但我最珍视的还是她自己通过反复思维后产生的对轮回的正见。发达的科技有时也能带来令人欣慰的成果，比如她居住的美国和我生活的雪域，通过两部电话就能被连接起来。她回美国后给我打来过几次电话，电话中的声音还是那么温和而沉静，这让我常常回忆起她在学院时的种种神态。记得当这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后又在美国纽约大学获得统计学博士学位的女孩子头一次出现在我面前时，多多少少我还是被她的求法精神打动了。因为她可以千里迢迢从大洋彼岸赶来闻思佛法，而我周围的许多人却对近在身边的佛学院视而不见。两相对照，不得不让我生出很多感慨。

后来在一次通话中，她向我详细诉说了她的入佛因缘，特别是对前后世的见解。我相信，她的经历一定会



帮助很多人从对佛法的误区中走出来。

我叫圆上，出生于上海。从北大毕业的那年暑期，我和我的大多数同学一样，又赴美国继续深造，我当时选择的是精神科学和心理学。迄今我在美国已生活了四年，学习和生活都很顺利。其间因不愿做动物实验和其他的一些原因，我又把专业从心理科学转到了统计学，并最终获得了纽约大学统计学的博士学位。

我生长于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因我是独生女，故父母和亲友的宠爱便一直源源不断地涌流到我的身上。父母在一家公司从事管理工作，从我记事起，他们就经常长驻国外工作，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培养了我独立生活和思考的习惯。自我到美国学习后，我一般都能适应独自闯荡的环境，还经常利用寒暑假四处游历。美国几乎已被我逛遍了，我还到过加拿大、新加坡、泰国、日本等地搜奇览胜。

我从小时候起就对人的性格形成史很感兴趣，这也是我选择精神科学和心理学继续深造的原因。譬如我自己，在人前往往显现得很开朗活泼，也有很多好朋友，但背后我常常会感到非常孤独。很多时候我都认为生命是极端的没有意义，如果它真的是无前无后、断然只此一生的话，那么随时放弃它也都无所谓了，哪怕地球这一刻毁灭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从未经历过任何挫折，几乎都是心想事成，故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这些念头的。

这样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而更令人气馁的是，当

我纵览科技理论时，无论从生理上还是心理上，都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科学解释，甚至连任何系统的假说都没有人有能力提出。所有现在已有的发现，都只是一些一鳞半爪的知识碎片。我真是越学越绝望，从大学到博士的求学历程让我终于明白，人类距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日还太遥远。

可有一本书却改变了我的看法，也许这个距离并不遥远，只不过我们自身的一切秘密都在我们自己身上，等着我们去发现而已。我在美国读了 Dr.Weiss, Brian R 的著作“Many lives, many masters”，作者是从耶鲁大学毕业的精神病学家，一直从事精神病的治疗和理论研究，曾担任过迈阿密大学心理系的主任。在他对一位病人进行催眠治疗的过程中，病人竟然回忆起了许多前世的经历。作者以科学的态度、专业的知识对此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最后得出一个令他震惊不已的结论：人类真的是轮回不息的，前后世是绝对客观存在的。

当我真正接受了轮回这个事实后，我唯有转向佛法去探寻究竟。在这之前，我对佛法并没有什么认识，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我认为它是一种教条、迂腐的东西，最多不过是教人向善而已。劝人为善当然没有错，可也用不着故弄玄虚，什么下地狱、做畜生之类的，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臆说”，怎能令人信服呢？还有许多同学也跟我一样，提到佛教就会提到祥林嫂捐门槛，把它当成一个天大的笑话在谈论。而我现在却觉得我们当初的看法、做法真是太幼稚了，因为几乎所有讲这些话的人，包括我在内，都是没有认真看过任何一本佛学经



典的。我们都自以为学了科学就可以把什么都唾弃了，现在我却是越学越知道科学的局限性了。

还有一个一直困扰我的疑惑：如果生命真的只有一次，那这个世界也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有些人一生顺利，有的人却生来坎坷？凭什么生在非洲的孩子就要经受饥荒，而美国的孩子就吃得那么胖？整个大自然和宇宙，呈现给我们的都是和谐与平衡，为什么单单人类的命运却是如此的不平衡与失序？

这些疑惑我相信许多人都会有，只是在我们现有的生活与教育体系中，大家几乎都无法找到答案，许多人也就因此而放弃了探究问题真相的努力，因为这种思索实在是很累人。大多数人都会这样想：管它呢，及时行乐还来不及呢，想这些问题又有什么用呢？难道工作、家庭中大大小小的问题还不够烦吗？

对我而言，佛法就像是人类生命的百科全书，她不仅给予了我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让我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既然生命是循环不息的，那么我们每个人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将是有意義的，因为我们当前的行为将直接影响到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我真想劝所有的人都能好好地生活，既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尊重大自然，成为真正对自己负责的人。

佛法带给我的最大利益，便是让我这个曾经想以科学搞清生命本质的人认清了生命的本来面目，这种结果是不可能通过佛法以外的途径让我得到的。所有暂时显现上的生命的不公、不平衡，还有所谓的灰飞烟灭都是生命的面具而已。在这些生命的假面背后，隐藏着生命



最本质的真实：它是完全由个人的业力操纵的一种轮回不已的生存状态，因果律是它唯一的运行法则。如果不按照佛法的空有不二的修行指南去斩断这轮回链条的话，那生命的所有存在方式都只不过是像从浪尖跌到浪底一般，如此反复而已。

所以我才想庄重地发下一个誓言，但愿我能以今生不懈的努力，最终能超越这有形的生命体，去与生命的本来清净状态融合为一。

我非常庆幸自己能拜访色达喇荣佛学院，那是我所到过的物质上最贫困的地方，却是精神上最丰盛的土地。

圆上对因果轮回的阐述与我对此问题的看法很有相通之处。我一直认为只有通过智慧才能了知前后世的存在，而知道了这一点对一个人的思想行为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印度伟大的佛学家清辩论师曾以忆念的连续不间断证明了前后世的存在，现代的催眠术其实只是这种理论的一个小小应用而已。藏传佛教的伟大修行者乔美仁波切有一段时间在寂静地禅修时，眼前经常会出现一只白狗。后来通过禅观，他意识到这是自己的业报呈现：他很久以前做僧人时曾骂过别人为狗，后来这个果报现前，致使他五百世都在做狗。最后一世时他做了一只白狗，时值释迦牟尼佛出世。当时在一个旷野中有一群商人在吃饭，这只狗饥饿难耐便上去偷吃。商人们发现后便逮住了它，并最终把它活埋在地里。刚好阿难尊者目睹了这一切，便以慈悲心超度了它，让它来世



变成一个对佛教有造诣、有贡献的人。这是佛教史上非常著名的一个忆念自己前世的实例。另外白玉派的不变金刚大士能回忆起自己的前二百世，我们的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也能清晰地回忆起自己多生以前的往事。还有许多修行有成的佛教徒，都能通过佛教独特的法门亲身见到自己的前世。

总之，如果我们依靠自己的智慧，仔细研究前后世的甚深道理，并借助于因明，特别是《量理宝藏论》，我们一定能推证前后世的存在。如果能加上闻思之后的禅观实修或别的证修方法，那我们就更可亲证前后世的存在了。

希望人们在了知了这一点后，于自己日后的日常生活、工作、修行中，都能时时注意千万别昧因果！

因指见月

春暖花开的季节总能让人的心情愉快起来，特别是在色达这样一个冬天几乎要占去长达七、八个月光景的地方。当大地复苏、万物开始吐绿的时候，遥望远山近水那片充盈绿意的大地，我就感到心灵的天窗似乎已经打开，春天的气息源源不断地扑面而来。

就在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当阳光刚刚铺满大地的时候，从美国赶来学院参学、钻研佛法的林明博士来到了我的同步翻译室。林明博士从中国的北大一路

“征战”到美国的密西根大学，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可谓过关斩将、所向披靡。不过从她脸上，你一点儿也看不到一般高学历知识分子那种常有的骄矜气。她人非常朴素、善良，对除真理以外的庞杂世事一点儿也不关心。听到她说她对佛学院的闻思修气氛非常满意，我便饶有兴趣地询问起她获取超世间学问的大悲智慧的过程。一边听着林博士对世间知识与佛法教义的分析，我一边就在心里感叹不已。一个女孩可以为了希求正法而不远万里到这里来求学，这种精神不说感人至深，至少也是难能可贵的。

说起我的世间经历，平心而论应该讲是光明一片：我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学习生物及生物物理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前往美国继续深造，并获纽约大学生理学硕士学位，后来又在 University of Michigan 获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可能很多人会羡慕我的高学位，不过说老实话，我个人却从未以此为荣过。因为十几年的东西求学史让我深刻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你就是把学问做到“后后博士后”，如果不能了解生命的真相、宇宙的来去、人生存于社会的意义，那你即就是一个超级教授、超级权威，在我眼中也与路边那些静默的石头、小草无异。人之为人，绝不仅仅在于披上人衣、人皮而已。否则所谓的“万物之灵”又“灵”在何处呢？如果你连自己是谁都不清楚。

那么我又是谁呢？从名字上来看，我叫林明，但林明就是我吗？“林明”只不过是一些笔画的结构合成而



已，它怎么可能指认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个体呢？这个问题曾困扰了我很久，直到接触佛法，特别是禅宗以后，我才算大概粗通了“不立文字”又“不废文字”的“借假修真”之理。

也许由于父母都是科技工作者的缘故吧，我从小就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次我去观看天文展览，在惊叹于神秘浩瀚的美丽宇宙的同时，许多日后挥之不去的问题也悄然浮现于我当时尚显幼稚的大脑里。印象最深的便是看到宇宙的无边无际后，我头一次感到了平日里总认为大得无法想象的地球，以及一直自矜为能创造历史、改天换地的人类，竟都是如此的渺小与无力。想当初从北京到上海坐了近二十个小时的火车，我就感叹“我们的祖国真是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一对比宇宙的时空动辄以“光年”计，我马上就想到：“天哪，我们才能活八、九十岁！这太可怕了！这怎么可能呢？”

小小的我不禁对人生的意义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疑问，于是赶紧向在我眼中历来高大、睿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父亲提出这个疑问。和蔼的父亲以过来人的口吻谆谆教导道：“我以前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不过后来我不想了。”

“为什么？”我有些疑惑不解，难道这么重大的问题竟可以忽略不计吗？

“因为人不能总想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否则我们该怎么活下去呢？”

回到家，对父亲的解答非常不满意的我，又站在了

穿衣镜前。我长久地注视着镜中自己的影像：这个人就是我吗？我是谁呢？我打哪儿来？妈妈未生我之前，我在哪里？是不是在空中飘荡？我为什么会是我父母的孩子？别人的父母为什么做不得我的父母？……

正是对生命的这种穷追不舍的刨根问底，才让我日后选择了北大的生物系。但上了生物系，疑问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又有所增多，真是“剪不断，理还乱”，这时有点理解郑板桥的“难得糊涂”了。但我就是没法糊涂，我总在想，数以百万计的精子中，只有一颗能和卵子结合形成受精卵，这种碰撞过程看起来是十分偶然的。那么，如果是这数以百万计的精子中的另一颗和卵子结合了，妈妈生下来的 baby 恐怕就不会是我了。如果不是我，那会是哪一个林明呢？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所学到的越来越多的科学以及人文方面的知识并没有抚平我心中的疑惑，有时我也不得不学着爸爸的样子把它们渐渐淡忘，否则我可怎么活呀？我不能终日总沉浸在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堆中吧！

大二的时候，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我看到了蔡志忠先生所画的漫画《六祖坛经》及一本介绍禅理的小书：《月》。第一次把它们看完时，我还不十分理解书中的内容，但我的眼睛却为之豁然一亮：以世间的思维方式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可能在佛陀的思维方式观照下会冰消瓦解吧。为什么以前我从未想到、听到、看到这种智慧的存在呢？是我的思路有问题？还是我所接受的教育有缺陷？尽管后来我从蔡志忠和《月》的作者林清玄居士那里，进一步把目光又转向了宁玛巴的



大圆满，但我还是要感谢他们——他们的“指”并未让我见月，但至少让我明白了天上有轮明月，我应该自己争取去看到并沐浴在她的清辉下。就好比我的疑惑并不能直接让我得到答案，但至少它能提醒我应该找到答案一样。

记得当初一翻阅这两本书，我就马上感到了一种阅读的快乐，并深深地爱上了它们。一遍不懂，我就两遍、三遍地看。渐渐地，我惊喜地发现，我可以逐步领会书中一些公案的深意了。并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我居然接受了一些故事的教育意义，开始试着改变以往的某些性格弱点。原本懦弱的我，在懂得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后，竟也开始学会“当下承担”，以大无畏的勇气和自信去勇敢面对人世的困难与挫折。既然我本是佛，只是妄想、颠倒、执著使我不能证得，因而不能现起大机大用，那我就应该努力放下一切包袱，去以无分别的量等太虚的心去包容一切、空诸烦恼，怎么可以又再杞人忧天似的重新去“实诸所无”，把困难又牢牢执著起来放在心上、自我束缚呢？原本来去自在、无挂无碍，我又何必要给心戴上一副起识分别的虚妄眼镜，再去给外物贴上好坏的标签呢？“非风动、幡动，乃仁者心动！”这句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考虑如何才能不“心动”，又不如木灰土石一般死寂的方法。

这两本小书慢慢地成了我的解忧良药。每当我感到痛苦、迷茫之时，它们总能给我以安慰。我还把六祖那句“人有南北之别，难道佛性也有南北之别吗？”贴在



床头，每每于夜深人静之时都要细细品味一下这句话中包含的智慧与哲理。我多么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亲身感受到证悟的快乐呀！哪怕只要一瞬间让我打开本来，见到本性，我也感到此生就算没白来过。

接触佛法越久，我对所谓的现代科技的种种理念、手段、方法的怀疑也日渐增多起来。特别是作为一名生物学和药理学工作者，在看到动物在科学实验中经受的种种折磨与痛苦，我不禁对自己从事的研究越来越反感。我不止一次地反问自己及同事：“谁给了人类这种权利去用无数动物的生命和痛苦换取我们自身的健康？这样的健康是在堆积无数的白骨之上建立起来的，我们整天高喊的自由、平等、博爱，为什么一旦涉及到人类自身的利益，马上就演变成对别生命体系的禁锢、专制、残忍了呢？拯救生命为什么以残害生命为代价？你们整天养着宠物猫、宠物狗，又整天大剂量地毒杀小白鼠，却又建立什么宠物协会，下班后又去吃活生生的动物肉，这算不算假仁义、假道德呢？虚伪不虚伪？可笑不可笑？谁能做到同体大悲、无缘大慈呢？”每当这个时候，我的那帮外国同行们便全都目瞪口呆，他们看我的目光仿若天外来客一般。我不管这些，在内心深处，我早已把六祖的话改头换面了一番后深植在心间：“物种有别，体性同一；迁流不息，甚可悲悯。自不检点，后悔无期；佛性如如，快快证取。”

就这样，我艰难地在一个越来越物化、越来越异化的社会里坚持着我的探索，坚持着学佛，坚持着对所有困惑我的人生终极问题的思考。没有老师，同道也很少，



就靠自己的摸索、读书、品味。我的这种学佛充其量只能算是学看佛书吧！但我依然很满足，并感受到越来越多的快乐。终于在2001年的6月，带着许多的不解，怀着对佛法的敬仰，我在各方面的因缘促动下，奔赴了中国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

刚一踏上佛学院的土地，那纯净的天空和几位可爱的小觉姆就深深地打动了。短短的几天时间，我参观了天葬台，转了坛城，听了上师们的传法，拜见了许多学有所成、修有所证的大成就者。特别是在听了一位堪布讲的《入中论》后，我总算第一次从因明的角度、从意识的迁流不断上了知了前后世存在的确切论证，这可谓此行最大收获，它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我对轮涅诸法实相的了解。禅宗对“空有不二”的阐释，在密宗对六道轮回的解释帮助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述。从此，我对空性的理解又踏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

令我十分惊异的是，我在学院拜见的这些高僧大德都让我感觉是如此的平易与随和，他们的智慧、自在、慈爱深深地吸引了我。这种吸引不是来自口若悬河的说教，也不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称颂他们的神通奇迹，而是他们在日常举止上所表现出来的谦逊、机智、从容，与处处发自内心的对别人的尊重与关爱，特别是他们对外境一切显现的随缘、自在、无碍和放得下的旷达胸怀。在与几位堪布的交谈中，我发现他们对世间科学知识有着广博的了解。相比之下，那些没看过一本佛经却常常批判佛教为迷信、消极的所谓科学家们真是应该觉得脸红，而堪布们倒是没对他们说过一句诽谤的话！



在学院，我看到了很多也想到了很多。今后不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在灵魂深处常常回忆起我所接触过的这些活佛堪布们的笑声、幽默、慈悲、博学……我不止一次地在心里对自己也对学院说：“我还会再来的！这次的告别只是为了再见！”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儿来？……这些问题还是盘踞在我的心头。不过与儿时不同的是，今天在来到佛学院后，我似乎已看见了佛祖那指月之手。我相信有一天，我终将会顺着那手望见那轮美丽而皎洁的圆月……

正与林博士谈得很开心时，忽然来了一个道友，通知我今天去开会。带着遗憾的心情，我不得不终止了与林博士对佛法的交流。但她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却久久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想，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关爱生命吧。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八十五岁高龄时说过：“我每天早晨6点起床，继续研究生命的永恒性、精神与肉体的关系问题。我做出了许多结论，其中之一是，生命是永恒存在的。”因而我很为林明感到庆幸，在她二十八岁时，她就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佛教的生命科学论。听她讲，她今后的主要任务便是想将藏传佛教与东方传统人伦情怀中的爱与慈悲的力量结合起来，并将之弘扬到西方。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行为，而且我个人感觉这个宏大工程的缘起也非常好。记得日本的日莲圣者在《御书》中曾写道：“日出东方照西方，佛法亦如斯。”欧洲共同体之父、已故的库登霍夫·卡列卢吉博士也表



达过相同的意思：“伟大的思想就是起源于印度，历经中国的……和平的、尊重生命的佛教思想。”

因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林明不仅自己会因指见月，而且也会带动更多的西方朋友共同望见这洞彻生命的月轮佛光。

生活的沉思

释圆地，出家前曾在成都电子科技大学教授法律课程，并兼任四川省司法厅直属的律师事务所律师。

我认识她已有多年了，总感觉这个人思维敏捷、很有智慧，同时出离心也非常强烈，而且生活中还不忘广积福德资粮。她曾广泛地做过各种上供下施，在这方面从不吝惜钱财。一次，在我于成都中央花园小住时，曾问起过她从著名律师到出家的经历。记得当时门前的花园中，百花争艳、蝴蝶飞舞。悠闲自在地坐在藤椅中，我一边品着一杯淡茶，一边记录下她的人生。

我在科大任教时，课程并不多，教书生涯可谓平平淡淡。但十余年的律师生活，却使我极大地丰富了人生阅历，特别是在目睹了无数我所负责辩护的案件中，那些当事人的酸甜苦辣后。在许多人眼中，我的事业似乎是那样的出色与辉煌：曾被特邀参加深圳——成都航线的首航仪式，并在专机上与政府要员们谈笑风生；由我

一人承担并圆满完成的中国民航内部某机库建设的法律事务，涉及人民币近亿元；我亦曾单刀赴会，一人解决了一桩十分棘手的涉及五千多万元资产的产权归属事务；数次出席重大经济项目的涉外谈判，每次经手的多为百万元以上的经济纠纷案，且屡获胜诉；还担任了二、三十家公司、企业的法律顾问，为那些大老板们出谋划策；也曾以成功的法庭辩论挽救了几名死囚犯的生命，令近十名在押犯人无罪释放……总之，接触佛法之前的我，几乎天天都处在当事人和同行们的赞誉声中，生活里到处都充满鲜花和掌声。

那时的我十分得意、自以为是，瞧不起许多人，经常对各种身份的人指手画脚、不可一世。人们都称我是头脑中装有几个轴承的奇才律师，什么“先进”、“优秀”等等桂冠，几乎年年都降临到我的头上。

然而，在校园和法庭之外的生活却显得十分无聊。一从忙碌的工作中清闲下来，我就感觉像泄了气的皮球，茫然不知所措，升腾云雾当中的那种心高气盛劲儿顿时烟消云散。故而我只能以花钱消费来打发时光：购衣购物、美容美发、大吃大喝……所费钱财动辄几百、几千元，还自以为这才是会享受、懂生活。不过即就是这样的海吃海花也往往填不满我空虚的心灵。而且从事律师工作久了以后，原先那点自命不凡的成就感也渐渐露出了它的浮沫本质。表面上看，我可以自由地运作各种法律事务。但我心里却越来越清晰地认清了一个事实，即许多的胜诉并无任何实际意义，完全是虚妄的。因为一些当事人只赢回了一纸判决书，而法院认定胜诉



的财产，却因执行判决中的实际困难，比如缺乏约束力等原因而根本得不到偿还。但胜诉者支付的律师代理费等费用却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且一分都不能欠少。每当我看到那些本该高兴的当事人哭丧着脸哀求我时，我总有一种既自责又无奈的感情。独自静下心来时，我就会产生一种难言的痛苦与懊丧的情绪，觉得自己跟骗子也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行骗的手段是借助高尚的法律而已。有时越想越觉得恐怖，觉得自己的奢华生活完全是建立在剥夺这些善良而可怜的人们的财富之上。

为使心中多些安宁与满意，少些懊悔与内疚，我常常陷入沉思并四处寻求心安之道，以求得让自己那颗尚未泯灭天良的心稍稍得到点宽慰。1993年的一天，我偶遇了一位出家的大学生，他告诉我他来自雪域圣地喇荣。看到他身上洋溢着的那份令人羡慕的宁静与平和，我就对这所地处藏地的佛学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此时我离心安理得这种状态似乎已很遥远了。我不知道到底佛学院给了这位出家人什么样的力量，才使得他如此怡然自乐。我开始期盼起来，期盼着也能在那找到属于自己的永久和谐。

最终，借着他的指引，我来到了喇荣。但在到达这里的第二天，我就收到了一份电报：母亡，速归！这意想不到的噩耗使我手足无措、声泪俱下。当时堪布仁波切刚好在我身旁，当他看到电报后连忙对我说：“不要紧，生死本来就无常。我带你去见法王上师，请他老人家帮忙超度一下就好了。”这是我头一次听说世上还有这么一种往生法，我急忙跟随堪布去了法王那里。见到

法王我才知道这地球上原来还有这么一种人：如此的慈悲、伟大，又如此的安详、自在且平易。见到他，我就相信我母亲一定会往生极乐世界的。经由这件事情，我开始从内心里感激敬佩起这些不讲任何条件、主动伸手帮助我们摆脱痛苦的高尚而又“神奇”的人们。虽与法王他老人家素不相识，但他却默默地为我排解了亡母之苦，我真不知如何才能报答这样的大恩大德。再比照自己因为帮别人打赢了官司，就收取高额诉讼费的行径，我的惭愧心头一次让我有了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的强烈负疚感。接下来的几天里，我连续收到了多封家里催我速返的电报，家人不断责怪我为何迟迟不归。堪布上师知道后又对我说：“还是回去好一些，遇事要多随顺他人，要学会不伤众生心的智慧与方便。”当时的我对这一番话并未完全理解。结果在返家途中，刚走到康定县，我就在大街上碰到了来叫我回去的家人。当街他就开始指责我并破口大骂，最后甚至要动手。奇怪的是，这时我忽然忆起了临行时上师的话语，瞬间我就变得出乎意料地冷静下来。除了表示道歉外，我什么辩解的言辞也没有。要在以往，以做律师的串习，我是丝毫也不会容忍别人对我的任何一点无礼撒野的。事情过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上师的恩德与智慧，否则，一场争斗和对双方均无益的损害一定会不可避免地发生。

处理完家中事宜，对佛学院、对法王与堪布的说不出的怀念与感激又让我再次返回了高原。结果刚到没几天，家人就又追到学院来发难。我实在是无计可施，只好又去找堪布。堪布只是说要见见我的家人，结果没想



到堪布在见他们时，一方面用权巧方便平息了他们的怒火，一方面又随顺他们的心理，送了许多昂贵的物品给他们。当看到家人捧着这些东西时那十分志得意满的样子，我不禁感慨万千：我们的堪布虽未明说要帮我，但却用行动给予了我最具实义的安慰。他以智慧和方便令怒者欢喜、责难平息，这使身处夹缝中的我感动得几乎泪下。于是我决定留下来，在这里学习佛法、学习上师们的智慧，也学习他们的人格。

接下来的日子里，在上师们的教诲下，我开始从一个完完全全的佛学门外汉一步步走进佛法的殿堂。对我这个初机者来说，感触最深的一点便是法王如意宝的教言：良好的人格是严持戒律、修持一切显密佛法的基础。

记得有一次，我在法王的房间里打扫卫生，不经意间就把几个小钉子和两个橡皮筋扫进了垃圾里。结果想不到的是，法王静静地走过去，从垃圾里把它们拣出来又放进怀里。尽管他没讲一句话，我的脸却一下子红及耳根，感觉真是惭愧极了，强烈的震撼让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修行。上师的福德应该说无人能比：二十年来，他几乎每天都要拿出几百元钱请僧众念经；凡遇开法会，常将数万元钱分与四众弟子，甚至拿出上百万元给僧众们供斋……然而如此不起眼的几个小物件，上师也要尽其所用，决不肯随意浪费一丝一毫。“惜财惜福缘为惜德”，这句话在上师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然而我却不懂此理。现在看到了法王的行持，不由得我就想起了当年毫无节制、毫无意义地空耗生命和钱财的举止。损失了那么多的福报，实在是惭愧且让人痛心疾首

啊！

不唯如此，由于经常有机会亲近法王，故而多年来，我目睹了大约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过上师身边拜见他老人家。每次我都能亲眼看到，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有什么事情，也不管拜见时间有多长，法王始终以自在安详的微笑、毫无造作的举动、恰如其分的话语，令每一个人最终都心满意足、欢喜离去。这的确就像珍贵难得的如意宝，能给予世间所有烦恼众生以最需要的馈赠。

人们常说律师往往善于言辞，其实也不尽然。我做过十几年的律师，曾无数次地在大庭广众前作法庭辩论，慷慨陈词时确是针锋相对、当仁不让。但每次庭审下来，辩论双方大多面红耳赤、愤愤不平。对方愤怒，我亦气恼。站在佛法的角度再去回顾那一段经历，我越发觉得，其实我们都是以“我执”带来的嗔心与对面子的计较去与对方一争长短，更何况在这种互不相让的争斗背后，还有利益的驱动。这样的争论哪里谈得上发心清净啊！所以，我们的语言往往为别人带来伤害，虽无利刃寒光，却同样令闻者心伤。原本每一个人都想获得快乐，谁也不愿受到伤害、感受痛苦。因此，伤人害己的语言根本不能被称为善言，而说者也并非是能说会道。世间人的言谈交往多被名与利支配，因而存在着相互利用的利害关系，所言所行，无不是为一己之利的实现，但结果往往是自他都难得到真正的利益。

所以我才为自己感到由衷的庆幸与欣喜：在这雪域佛教圣地，我终于找到了使生活具有真实意义的途径。



而且经过多年的思考、分析、抉择之后，我最终决定要出家来修行佛法了。多年来的如彩虹一般的律师生活，并未使自己和他人获得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利益，相反的，却留给我和很多人太多的懊悔和遗憾。而法王如意宝及上师堪布们却广具慈悲智慧，并把全身心都用在救助他人上。他们睿智而满含爱意的言行，赋予了人们真正的安慰和帮助，而这一切又全都来源于伟大的释迦牟尼佛的教导。如果我真的崇拜佛陀的教义，真的感激上师们的帮助的话，那为何不把这一生都用来追随这些祖师、大德、先行者、领航人们的光辉足迹呢？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些智者圣人们的境界岂是我们凡夫俗子所能达到的，结个善缘就可以了，何必又是要出家又是要必断生死呢？但我以近十年的身体力行的学佛经历，亲身体会到佛法就在自己的心里，同时也在自己的身边、在自己的生活中。口头上讲几句佛法并不难，难的是遇人遇事时能以佛法摄持自己的身口意。学佛的目的就在于闻知佛法的道理，并反复思维后抉择修行，从而改变自己的心相续，使积久的不良习气渐得断除，使佛法智慧融入自心。若能了知此理，用心闻思、专志实践、精进不怠，终有一天，我们会具足像法王那样的智慧与功德。如果借口只结个善缘就万事休矣，那这样的人肯定并非真求解脱之人。尽管通达证悟心性的路有万万千千，但我想对我这样已在世海名利中沉浮了几十年的人来说，要是还贪恋万丈红尘，舍不得身心性命，恐怕这十余年的学佛就算是白学了。横下一条心，就把自己的后半生放在出家僧众的队伍中去磨练吧！

“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是每个希求真理的人都能学会和办到的。况且在这种天天向上般的进步中，我们一定能使自他都感受到真正的快乐。

在生活中沉思，在沉思中觉悟，我依此才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与人生。欣慰之余，我又总会想起那些和以前的我一样整日烦恼不堪的人们，真希望他们也能无忧地生活、尽情地体味美好的人生。但我心里很清楚，在世间实在是寻求不到这种安乐啊！为此，我禁不住要说：千万不要让矛盾纠纷、烦恼痛苦、懈怠放逸、贪爱物欲、我执之见等等陋习埋葬掉自己本应具有的幸福和快乐。在生活中我们应多一份沉思、多一份摆脱痛苦的勇气。真希望人们都能抽空来佛门看看，也许你可以得到一份意外的帮助和安慰，也许还能找到一方你一直在苦苦寻求的乐土。

当圆地一口气讲到这里时，我发现她真诚的双眸里竟闪烁着晶莹的泪花，我想我和读者朋友们都能读出那里面的含义。想劝她喝几口茶以稍稍平息一下她的心绪时，才发觉我们杯中的茶早已凉了。

圆地还是举起了茶杯，不知此时她品尝到的是甘甜还是清凉……



心中的佛教

我以前就听说过沈阳是个重工业发达的大城市，来自水草肥美的牧区的我，便常常想去这个以林立的烟囱代替了套马杆、以钢筋水泥代替了帐篷的城堡中去看上一看。后来辽宁省及沈阳市的气功协会联合举办“藏密气功研讨会”，我也被邀前往参加并作了发言。我记得当时的发言主旨大概是将气功作为方便接引的桥梁，目的还是为了让更多的气功爱好者以此为契机而趋入佛门正道吧。会议开了七天，我便也持续呼吸了七天沈阳那独有的“工业气息”。这期间多亏了圆守的父亲跑前跑后地张罗，才让我减轻了一个人初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时，所难免会产生的陌生感、不适应感。他给了我很多切实的帮助。

在与圆守父亲来往的短短几天中，我发现他非常疼爱、执著他的这个出家当和尚的儿子，言谈之中，常常会有不解的困惑从他的表情中流露出来。我发现我们关注圆守的方式是如此明显的不同。

算来圆守来学院已经整整七年了。对于他，我一直比较重视，因而也比较了解。关于他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还是让他自己给朋友们介绍介绍吧：

我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当年在上大学时，人们和自己都未曾如此认为，但当我后来置身于博大精深的佛法中时，我终于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与无知。

我是一个在东北土生土长的城市青年，沈阳是我的故乡，我在那里生活了二十多年。在我的记忆中，这座城市真的无愧于工业重镇的称号，整日里弥漫着的都是粉尘和刺鼻的空气，一到冬天，这种恶劣的环境就更直接地扑面而来。在朝七晚五的这两个时间段里，密密麻麻的上下班人流如同有规律的潮汐，又像黑蚂蚁一般被一座座工厂、厂房、车间吞没吸纳。每当回想起这样的场景，我的心中就生起些许无奈的感伤还带有一丝恐惧，当然也还有一种庆幸。现代化的大工业城市中，充斥的都是这样的一些生物，他们完全是为了生存而生存，工作是表示他们存在的唯一方式。而这其中，原本也应包括我在内的。

我的幼年、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全都是在集体生活中度过的，是一个标准的双职工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医生，这也许是我令某些同龄伙伴羡慕的原因。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大学，我几乎没怎么让父母操过心。如果是我个人生活剧的编导的话，那么除非意外，我也许就会和我的同学们一样，平庸地完成作为知识分子的一生：上完大学后或者考取更高的学位，或者直接分配工作。即就是考取硕士、博士，最后还得回到生活中去找一份工作。接下来就是娶妻生子、建立家庭，再接着就是衰老，最后就是死亡了，这是万古不变的铁定规则。然而造化捉弄人，也成全人。我的生活在大学三年级时突然变换了镜头，我出家并成了一名僧侣。如果说在原先的生活剧当中，我只是一名被动的客串角色的话，那么现在我所扮演的角色则是主动的、认真的、自愿的。



细想起来也真是缘分。上小学时，父母有次带我到辽宁著名的风景区千山郊游，那时的我唯一记住的就是山里的寺庙、庙里的和尚。回来后心中就有了个淡淡的想当和尚的念头，于是平日里便也穿上肥大的衣裤，经常装模作样地打个坐。不久，小小的我在班级里便有了个“法海”的外号，因那时全国都在放映《白蛇传》这部电影，而我心中也乐得别人这样叫我。

上中学后，自己可以到处乱跑了，这时又打听到沈阳市内有个道士的庙叫“太清宫”，便经常往那儿跑。不为别的，只是喜欢那里古色古香的气氛及青烟袅袅。那时我还根本不知道佛与道的区别，就是迷恋那份庄严的宁静。

第一年高考我落榜了，第二年便又接着补习。这一年的高考结束后，为了消遣，我搞了个省图书馆的阅览证。第一本借阅的书便是台湾版的《观音菩萨》，我反复复读了有半个多月，心中牢牢记住了一件事：念观音圣号绝对错不了。说来也许你不会相信，但我却永远不能忘怀那一天：

发榜的日子到了，天半阴半晴还下着细雨。早上九点多我打着伞向学校走去。不知为什么，从踏出房门的那一刻起，我就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每走一步就念一句观世音菩萨。就这样，我一直这么旁若无人地边走边念直到走到老师面前。一抬头，就听见老师对我说：“你考上了，沈阳工业学院自动控制系。”当时我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全班六十多名同学中只有两个考上本科的，而其中一个就是我。



从此以后我就牢牢记住了观世音菩萨。现在想来，这么实用主义，真的是有点可笑了。

考上大学，这多少有些光宗耀祖的味儿了。父母的脸上也放光，邻居的眼神也都带着点儿羡慕。但这点欢乐的泡沫很快就被入学后的无聊生活打碎了。

因我年龄较大，同宿舍的小弟们便都叫我“李老大”，这颇有些黑社会的意味。但我这个“老大”很快便与“老小”们一起跌入了空虚生活的罗网。90年代初的大学生活按理说应该已经很丰富了，各种协会、组织、联谊会充满了学院，从跳舞到书法、美术、照相、旅游、影评、公关、志愿者、外语、同乡会等等数不胜数，甚至连熨个衣服都有熨衣协会。但大学生们的真实内心独白又是什么样子呢？只要你到大学校园里走一遭，实际情况便可一目了然：自习室里稀稀拉拉地坐着几个学生，自习室外的路灯下、草坪上却挤满了一对对难分难舍的身影；寝室里看着几本书，但见满地都是烟头、扑克牌；从一扇扇宿舍窗户里经常往外砸下啤酒瓶，还伴随着一阵阵声嘶力竭的狼嚎鬼哭……记得当时的各种报刊杂志上，关于大学生精神世界的空虚问题竟成了一个热门的探讨话题。同学之间虽没有明目张胆的因利欲熏心而致的勾心斗角，然而你从他们处理小小磨擦时所采用的方法上，就不难窥测到以后他们在社会上的形象了。

于是我便开始产生了一个清晰的念头：我不属于这里。

因缘使我在这个时候又想起了观世音菩萨，想起了



寺庙。

刚好有个高中时的同学约我去沈阳慈恩寺逛逛，不期然，我与这里竟结下了不解之缘。

第一次进庙的时候，有位年轻的师父接待了我们。记不清与他的谈话内容了，倒是他送给我们的那些书让我至今还记忆犹新。带回家刚开始阅读的时候，我是把它们当作神仙传来看的，当把这些书全部看完后，我终于能够分清佛菩萨与神仙了，这时的我平生第一次对佛教有了一个粗略的印象。从此我便找到了一个新的去处。我愿意到那里，不只在周末，只有在那里才能找回心中的那份宁静。与青年僧侣们在一起时，感觉中又多了一些祥和。与他们熟了，有时他们就让我一个人呆在大殿里。跪在观世音菩萨像前，当时的心里真是清净极了。那时我就发愿，一定要把清净的佛法介绍给每一个人。其实那阵子我自己还根本不知佛法的奥义所在，但我心里已很明白，佛法从今往后将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渐渐地，我和同学们玩不到一块儿了，但我尽量不让他们发现我的内心倾向。1993年大二结束后的暑假，我一个人上了五台山。说也奇怪，在那半个月里，先后有六人劝我出家为僧。当时我还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是想离佛法更近一些而已。有一天正好是农历十五，我往中台山腰爬去，那里有一个小庙是安放能海上师灵塔的。正走在山梁上，刚刚还晴朗的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一着急我就走错了路，深深陷在了淤泥中。突然一个闪电劈在离我很近的山坡上，我吓傻了，只是呆呆地僵在

泥地中。不知何时，嘴里又念起了观世音菩萨，念着念着，我也不知怎么就爬到了山顶，一抬眼就看见一座大白塔矗立在我面前的山沟里。我一口气冲下山，扑到能海上师的灵塔前，久久地跪在泥水中……

回到沈阳，我开始思考出家这个问题了。别的都好办，但如何离开与我相伴了二十多年的父母呢？有一天晚上，我试探着向父亲诉说了我对另外一种生活道路的选择，没想到他竟如此激动。他向来不过问我在做些什么，可这一次，他发现他的儿子可能有些不对劲了。他尽量地解说人生本应如此，世世代代都是这么一种生活模式，为什么我一定要改变呢？他倾尽全力也说不清楚为什么必须要像众人一般地生活下去，更无法消除我对这种生活模式的厌恶。我们看来真的是难以沟通，他不想听我讲佛法，也根本不想知道那是什么。他习惯了像普通人一样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的方式，也希望他的后代能够如此。那次交谈后，他吸了一整夜的烟。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我根本不了解他的感情，就像以他的人生经验根本无法理解我一样。我体会不到父亲对儿女所寄予的希望与依赖，也不知道那满地的烟头意味着什么。当时我一下子就打破了一个老人终生的梦想！置身佛法中七年过后，我当然庆幸自己当初能从那以世俗眼光看来很伟大的亲情中跨出来，但父亲憔悴而忧伤的目光却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只有默默前行，以自己的方式把佛法的阳光无声地洒在父母身上。

不久，来自远方的几位僧侣朋友的来信，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于是1994年1月1日那天，在新的一年里刚



刚翻开第一页的时候，我就离开了家人，来到了冰天雪地的藏地，开始了我的僧侣生涯。

真正成为佛教徒是在这以后的日子里。我很笨拙的学习方式和以前的生活习气使我未能很快地融入佛法中。在学院这七年，我走了很长时间的弯路后，才开始看清了佛教的轮廓及路径，然后我才开始靠近并迈入这神圣的殿堂。假如现在有人问我，你心中的佛教是什么样子呢？你为之抛家舍业值不值呢？我该怎么回答他呢？我想我心中的佛法就是真理，就是无比深广的智慧，就是博大圆满的爱的宝藏！当佛陀向一切众生无私地伸出他那双接引我们到幸福彼岸的手时，我分明看到了佛陀慈悲双目中那深藏的泪光。每每此时，我都会在心底默默发愿，愿我生生世世都成为佛陀足迹的追随者、佛陀教法的守卫者、佛陀精神的光显者。

我愿像佛陀一样，把佛法播种在每一个众生的心地上！

我本人一直认为圆守的故事很精彩也非常有意义。其实在广大无边的世界，在社会人生不断的演进过程中，许多佛教徒都书写过、演绎过同样精彩感人的篇章。很可惜，以前我没有从文字上做过系统整理，以致许多故事就这么悄无声息地从人们的视野中湮没了。

现在我开始把这些故事陆陆续续地挖掘出来，我想让有头脑、有智慧的人们，都能从中去了解一个个佛教徒的经历以及心声。其实对我本人而言，1990年我曾去印度朝拜了与释迦牟尼佛有关的许多圣地，特别是在



释迦牟尼佛降生的地方，还留有阿育王时代的石碑，石碑上用梵文明确地刻写着释迦牟尼佛降生在这个地方。而且古印度释迦族中的圣者释迦牟尼佛，还为后世那些上根利智者留下了很多经典。对于那些对佛陀持怀疑态度的人们，释迦牟尼佛当时则亲自显示神变，并在石头上踩下了自己的足印，留给他们以作凭证。所以说，我们也应该尽量给这些学佛者留下关于他们的记载，不论文字还是影像，以使后来者们都能凭借可靠的资料，去一览这些于五浊恶世还能坚持修持正法的行者们的风采。

我记录下这些学佛者人生经历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许多佛教徒在社会上、家庭中不被人理解，甚至受到谴责乃至诽谤。故我期望当社会大众能以平和、理智的心态读完他们的学佛履历后，多多少少会对他们的选择能有所认同。

这世上恐怕只有最愚顽不化的痴人，才会抱残守缺，一意孤行地在谤佛的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吧？

念佛感应见闻

佛法深广无边，对每一个众生的各种烦恼、痛苦都有对治的殊胜甘露妙法。一般凡夫之人不深信佛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在于他们常常自我感觉到他们没有得到佛菩萨的任何加持与感应。实际上，这是他自己缺



乏观察与恒心所造成的：如果他认真观察的话，身边许多学佛念佛之人通过佛法而受益的事比比皆是；如果他自己有恒心的话，持之以恒、如理如法地修持下去，别说感应了，解脱之事都能决定成办。很多知识分子的学佛经历都已说明了这一点，比如毕业于甘肃庆阳师专的常灵平，以她二十多年的学佛历程，不但使自己受益无穷，同时还把佛法的阳光也善巧方便地洒向了别的众生。希望那些整天对佛法抱有怀疑、观望心理的人，都能从常灵平的感应录中受到些许启发，从而坚定地走向佛法的解脱世界。

佛法是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真相的大科学，这“宇宙”是指我们的生活环境，“人生”就是我们自己。也就是说，佛法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性及生活的环境，叫我们掌握自己的前途命运，在现实生活中快乐美满、趋吉避凶、离苦得乐。那佛法的大意又是什么呢？她指导我们的总原则又是什么呢？唐代的大文豪白居易也曾就此问题问过一个老和尚，老和尚淡淡地答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有些嫌老和尚轻慢了他，便道：三岁小儿皆识此语。哪料老和尚紧逼着他说：八十老翁行得吗？

的确，只要你“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你一定可以离苦得乐，因为人有善念天必佑之。而在我们所处的末法时代，我个人以为最大的善行便是学佛、念佛了。只要你时刻把佛号咒语提在心间，那些恶念、恶行又何从生起呢？用佛号、咒语赶走恶念，净化恶念，那你就

一定可以得到诸佛菩萨的护念。在我身边发生的这两件小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2000年4月，正当我为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时，突然接到老家打来的一个电话，告诉我母亲病危，医院诊断为“尿毒症引发血小板减少”，尽管正在接受输血、打点滴，但红血球还是持续下降。母亲已是七十四岁的老人，大夫告诉家人说：“回家准备后事吧。”

我不敢麻痹大意，就于当夜坐班车赶回了故乡。故乡的春天暖融融的，故乡的大地一片嫩绿，但我却无意欣赏眼前的美景。风急火燎地回到了家，母亲已从医院转回到了家里。她躺在床上又是发烧又是尿血，生命确已到了弥留之际。在这医药不治的危难时刻，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共同决定为母亲念阿弥陀佛以求佛菩萨慈悲护持，因为人力在这种场合下看来是派不上任何用场了。我的弟弟还发愿说：“宁肯让我减寿三年，也希望母亲能早日康复。”

我们虽发愿念佛，但能否仰仗佛力战胜业力，大家心中都无太大把握。虽然我已学佛二十多年，但毕竟修持功夫太差。不过一想到佛是“实语者、如语者”，我们的心中就稍稍安定了一些。因为既然佛陀教导我们要信心坚定、要深切愿行，那我想只要我们一心坚定，奇迹就一定会出现。于是我们几个开始分班努力地念起佛来。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母亲仍在发烧，但她已主动要求喝水了，不过还是不能进食，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第七天。一个正常人七天不进食都会承受不了，更何况是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我们的心一下子提了起



来，但大家还是专心致志地继续念佛。结果到第八天时，母亲的病便奇迹般地开始有所好转，她的体温下降了，并能喝一点面糊。最后到第十天时，她居然能自己坐起来吃几口饭。我们欣喜若狂，急忙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医生。他们也很吃惊，主治大夫亲自到我家为母亲把脉治疗，过后连连摇头，感到大惑不解。就这样，我们几个在母亲好转的迹象鼓舞下继续念佛，而母亲也开始一面吃药调理，一面专心念佛。最终，两个月后母亲就能下地行走了。

如果不是念佛的感应，我母亲的寿命何能得以延长？现在母亲她自己每天坚持念佛一万多声，拜一百多拜，而且生活已能完全自理，这更增强了我们全家念佛的信心。可能有人会说这纯属巧合，岂可一概而论，难道佛号有胜过医学的如许之威力吗？我当然不会否定医学的作用，但我更希望这些人们也别轻易否定佛学的影响。更别像有些夜郎自大之徒那样，喝了几瓶墨水，读了几本世俗之书，就认为自己有了反对佛法、批驳佛教的资格了。一套《四库全书》，假若一个人活一百岁，那他读一百年也读不完。更何况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佛法！真可谓“井蛙不可语于海者……曲士不可语于道者”也。只有从有限的时空局限中跳出来，才能看到宇宙广阔无边的天地。

对佛法的认识同样是这个道理。

另一位念佛感应的事例则来自我的一位老乡。这位崔大姐现已退休，平常我一直劝她信佛、念佛，但她却总是说：“我们做个好人，不干坏事就行了，我才不信

佛呢！”不过今年春节期间，她和她女儿渭丽却来到我家，说是要给佛菩萨还愿。我感到很诧异，她们于是向我细说了其中缘由。

原来去年11月时，崔大姐的女儿临产前突然跌倒、不省人事。抬到医院后又因条件所限无法医治，医院让赶快把病人送往市医院治疗。后经住院诊断为子宫瘤，只有通过手术才能保全产妇与婴儿的性命安全。但那时正处于昏迷中的病人乱抓乱打，医生根本无法给她输液，故而也不敢轻易开刀。在这危急时刻，崔大姐才想起了我平时劝她念佛的话，于是便拼命地念起阿弥陀佛来。同时还对佛许愿道：“佛菩萨啊，保佑我姑娘平安生产吧！我给您烧高香、买供品啊！”就这么一直持续不断地念诵佛号，结果真给她平安地念出了一个女婴来，而且母女全都安然无恙。这不，今天她们就是来还这个愿的。崔大姐一面说着，一面忙着摆上她们带来的水果，母女俩还一同向佛磕头谢恩。

我现在还暂时无法给她们讲解所谓自性佛的含义，也无法告诉她们，佛菩萨哪里稀罕我们这些所谓的“高香”与“供品”，毕竟她们才刚刚向佛门迈进一只脚。我便随顺她们说，既然危急关头你能记起念阿弥陀佛，那就说明你善根很深厚，从今往后更要信佛念佛，要不就太忘恩负义了。

结果一直到现在，崔大姐她们娘俩也没忘佛恩，还能坚持终日念佛。

我身边通过念佛得到感应的人还有很多，我并不想也不敢杜撰一些自我幻想出来的虚假事例来证明佛法



的伟大，佛法本身也根本不需要我如此为她“添砖加瓦”，因她本身就具备跨越一切障碍的不可思议的力量。不说念佛的感应问题，不说佛法在危难关头给人带来再生希望的问题，单就学佛以后我个人的身心体验而言，我都能由衷地感到佛法对人心的巨大净化作用。在未学佛之前，我根本发现不了自身的缺点、毛病，而且牢骚满腹，处处看别人的不是，整天埋怨周围环境，埋怨命运对我的不公。学佛后，这些自私自利的狭隘想法和做法都得到了一定的扭转。所以我一直在想，既然佛视众生犹如一子，那他就会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而什么才是佛陀最珍贵的遗产呢？那就是智慧！是佛陀证悟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如果一个人有了这种智慧，则一人之生活就会安乐、平和；一家人有了佛法的智慧，则一家庭团结友爱、和睦幸福。推而广之，一个团体、一个国家的人民学佛向善，求道向真，则这个团体、这个国家的人民就会熄灭贪嗔之火，共趋和乐大同世界；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来行持佛法，这世间肯定变成人间净土。

我们每一个学佛的人都祈愿国泰民安、世人康乐。要想达到这个理想的境界，只有人人都来学佛念佛。

对这些实实在在的念佛感应事例，可能有些人还会抱有怀疑态度。其实只要你稍微动点脑子，稍微做点观察，我相信这些所谓的怀疑便都可冰消瓦解。你可以暂时不接受这样的事例，但最好不要轻易否认眼见的这些实法。特别是对牵涉到一些甚深智慧的见解，更不要随



便诽谤，因为这是愚者的一种彻头彻尾的肤浅表现。就像不会开车的人千万别貽笑大方似的怀疑车子会跑，或者怀疑会开车之人的“可信性”。还不如自己实地训练一下，通过勤学，你一定能驾着方向盘纵横四海，别览一番大好风光。

对学佛的态度也应如此，试着去了解一下她的义理，如果觉得正确，那就试着信愿行一把。只是千万别抱着投机的态度，也别总是打着如意算盘：念多少声佛，得多少金元宝。如果要对自己的生死负责的话，那就横下一条心来，大死一回，然后你再告诉别人，看你是否得到了大生！

学佛念佛的利益

佛法包罗万象。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具备不可思议的功德，门门都有对机的众生与调教方便。正像《宝积经》所云：明咒、妙药、秘方、缘起力是不可思议的，诸佛菩萨方便、等持、神变的行境更是不可思议。众多方便门中，念佛、持咒的法门可谓快捷而稳当，只要行者信心坚定、一门深入，那佛号与咒语的威力便一定会在修行人身上得到显现与发挥。

比如沈达飞居士全家，他们全都是笃信念佛法门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当沈居士以无任何怀疑、杂念的力量专一持诵阿弥陀圣号时，她所感得的果报真的是让人



无法想象。其实只要你也不疑惑地如此行持下去，那最终你也一定会体验到佛陀教言的真实不虚，你也一定会认同于不会让任何真心求道人失望的佛法威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在不同的人生路口，沈达飞全家是如何以阿弥陀佛的慈悲接引、济度而闯过难关的场面吧。

我自小身体瘦弱，加之长大后又闯北走南，工作繁忙、家务琐碎，以致惹下许多疾病。又因在普通中学教书，严格的职业规定不允许我经常放下学生去看病，故而只能咬着牙坚持。

1993年，我因身体状况而提前退休回到家里后，这才有机会开始思考今后的方向问题：是去各大医院全面检查身体、系统治疗疾病，还是去干点别的什么？因那时我的年龄尽管不过五十来岁，但已是疾病缠身：当时右肩骨撕裂一条大缝；左脚腓骨粉碎性骨折，需换软骨垫；小手指腱鞘撕裂，需钉钢针固定；右眼玻璃体损伤，而致视物重复；还有严重的疝气、胆囊炎、胃下垂等。

犹豫不到两个月，我这一生中最大的转折就出现了——净空法师在美国、新加坡等地讲授《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以下简称《无量寿经》）的一百五十盘录音带和六十盒录像带被请到我们这个地区。听了一位老师的介绍后，我欣喜万分。因为我知道，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因为念佛，最后都是毫无痛苦而且非常清醒地离开了人世。但我不知道有什么规矩、应该怎么念？我还

知道我的父亲念《心经》给人治病，但并不知《心经》是什么内容。现在他们都去世了，在世时也没有时间给我什么引导。

这下我开始有机会反复聆听佛陀的教诲了。通过认真观摩、思考，我渐渐懂得了万事万法中唯有佛法才能彻底拯救自己、拯救世界的道理。怎么拯救？一句“阿弥陀佛”，二六时中不间断，一直念、老实念，就这么简单！身病和心病都能治好！

有了这样的认识与信心后，我停止了去医院动手术的打算，立即行动起来开始静心念佛。从1993年8月开始，我早晚念《无量寿经》，平时无论是干活、走路、睡觉、坐车、乘飞机，都不间断地念诵佛号。列车员、空姐们看到我念经，都微笑着说我念佛给了他们一种说不尽的安全感。平时一有空，我还读《了凡四训》，尽量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佛学思想贯穿在我自己的生活中。哪怕是去关心一次孤寡老人，或者是去打一次厕所，捡拾一片掉在楼道上的碎纸、烟头，我都把它们当作修行的内容。在做这些事的同时，我还尽量学着把自己的身体忘掉。这样，每天有事干、每天很充实，身上各处都不觉得痛了，行动也自如起来。过去由于身体不好，事务繁多，我的脾气变得很暴躁，经常打骂孩子、同丈夫吵架。尽管自己多次想改过来，但无论怎么改也改不掉。自打念佛后，我才意识到这是多劫以来嗔恚的恶习，虽说不易改，但如果不斩草除根，后患必定无穷。明白道理以后，我便常常在佛前忏悔，求佛菩萨加持我改掉恶习。后来每当我碰到无明火上冲时，就开



始大声念阿弥陀佛名号。这样心里的憋闷喊出来了，气也消了，心也就平静下来了。从中我体会到，遇事只要不着急，那事情也就会平和地得到解决。就连我的孩子也对他爸说：“我妈进步可大了，好像换了一个人！”是啊，按照佛法所教导的“一切放下，一心念佛”，的确是可以改变自己个性的。

这样修行了不久之后，我又开始把在生活中吃素也当作我修行的内容。想到一切生灵都具佛性，一切众生都曾做过自己的父母兄弟，我就顿生慈悲之心。况且无论动物大小，都是由“父母”生下，想到这些，鸡鸭鱼肉放在餐桌上，我也不去吃了。别人劝我说，不吃这些东西会营养不良的，而且嘴里馋得慌，何必给自己找别扭。但我只要偶尔进点腥就感到恶心、肚子痛。吃素七、八年以来，自我感觉身体轻松多了，每次回老家（在浙江乡村），都要爬四、五里山路，上下山还背着不少东西，竟也不觉得累。

现在我每天5点钟左右就起床做早课念佛，晚上做晚课念经，一天也不缺。有时晚上到第二天早晨连念十二个小时的佛经，稍稍休息片刻后，便又马上开始做家务，也从未发现有什么营养不良的问题。这就印证了一位法师说的“牛马每天只吃那几样草，还不都身高膘壮，照样耕地拉货”的事实。

我过去的高血压现在也基本正常，胆囊也不痛了。更奇怪的是体验报告单上说我曾得过乙肝，现在“大三阳”全部成阴性。有些人得了肝炎吃几百上千元的中、西名贵药品，住院治疗好几年都好不了。可我在自己都



没觉察时，竟然一粒药不吃就好了。

我的亲身体验让我真真切切感觉到，心净身就净，百病不生啊！

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回上海工作，刚开始由于不适应环境，故而经常心慌气短、血压很低、精神萎靡，动不动就得去医院打吊针。她总是害怕自己得了什么病，我就鼓励她说：“你没病，念念阿弥陀佛，心静下来就好了。”以后每当她的一些常见症状再度出现时，我就让她躺着听《念佛静心曲》这盘录音带。慢慢地她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等一觉醒来，症状居然全部消失，精神也明显好转。现在她已消除了疑虑，信心十足地边工作边念佛，消瘦的身体也变胖了。

再说我的儿子吧，他在同济大学读书时就选修了佛学课。他说自从高中历史课本里读到释迦牟尼佛的事迹后，就非常敬佩他老人家。《西游记》中孙悟空本事最大，但比起本师佛来，只是沧海一滴而已，真乃佛法无边啊！所以，尽管他功课很忙，但每天点香敬佛却是少不了的。毕业后他又花大钱买了个电视接收器，为的是让我能收看到台湾佛学院的佛学电视台节目。

我还要感谢我的丈夫周海泉，他也非常支持我学佛、念佛。他经常陪我一同听讲经录音带、看佛教录像，还发心抄写别人整理的《无量寿经》资料。无论寒冬酷暑，只要一下班就抄，简直是废寝忘食，以致抄得手指起了很厚的老茧也不在乎。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后，整整有十大本，相当于一部《红楼梦》的字数啊。我丈夫1998年9月份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天气里外出办事，后因



脑溢血突发，晕倒在地，只能被别人送了回来。当时他满眼眶都是紫血瘀，头痛难忍。到医院就诊后，经CT检查，不仅外出血，而且颅内也大量出血，必须立即动手术。但手术需三万元住院押金，我一时难以筹集。在这紧要关头，我想到《无量寿经》上说：“若有急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我便马上开始急念观世音菩萨，求菩萨保佑丈夫平安无事。也让他自己默念阿弥陀佛。他虽头痛难忍，但脑子始终是清醒的，于是也开始忍痛念佛。一天、两天过去了，他眼眶周围的紫血退去了许多，但第二次CT检查发现脑内仍在出血！我一面筹措手术资金，一面日夜不停地念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圣号。到了第五天，我心里突然来了一个灵感——出院回家！因为住在这病员多、嘈杂吵闹的观察室里，好人也得给住成病人了。

来了灵感后，我立即同医生商量。一级一级谈过来，医生、领导们都认为这是天大的笑话，绝不可能！但在我们全家人的再三要求下，院方在让我立下“后果一切自负”的字据后，终于同意让我带回丈夫。

家里空气清新，环境安静。我们继续念佛并加上中药调理，结果人竟然又鲜活起来。后来我跟人开玩笑：还是没钱好，要是当时手头有三万元钱交上去，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丈夫于一个月后恢复正常，并且在从发病至今的三年时间里，他再没去过一次医院。今年6月，当我们回到原单位办事时，老同事们看到他健康的体魄，都说真是奇迹啊！

还有我的大姐，她过去并不念佛，还认为念佛是农

村老太太的事，也从不相信念佛会有如此大的利益。她大女儿是聋哑学校的教师，女婿是职校校长。她女儿得了肾萎缩症，小便不通畅、全身浮肿，多次住院做血透，痛苦难忍。我去看望她时，让她静心念佛，并送她佛学磁带，还给她经书看。她到杭州人民医院治疗时，有位熟识的医生不打针、不开药，只给她讲了几个钟头的静心修行的好处。后来，我的这个外甥女在身体有了一些好转后，又回去上班工作。结果由于不注意保养，又因家务繁重，累了半年多，她的病又复发了，今年元月再度住进杭州人民医院，并定于3月12日做肾移植手术。当时有十三个病人同时上手术台，打好麻药针后，他们背部都要垫上一个麻醉包，以备手术过程中使用。手术前我们都嘱咐她念阿弥陀佛，她也照着做了。手术过程中，她感到很坦然，没有一点恐惧感。为防止麻醉过量破坏神经系统，她不让医生垫麻醉包，躺在手术台上就开始不停地念阿弥陀佛。这样只有一针麻醉药，而剖腹、取肾、接肾、缝合的整个过程搞不好要花很长时间。但她坚持一句接一句地念阿弥陀佛，她相信佛菩萨一定会保佑她度过难关。在动手术时，她脑子很清醒，心里只有阿弥陀佛。就这样，直到手术完成，她口里的佛号一直也没断过。十三个病号，十二个都用了大剂量的麻醉药，其中一个在手术台上再也没有醒过来。只有她毫无痛苦地回到了病房。医生都称之为奇迹。通过这件事，我大姐也开始信佛了，她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有所感悟。异体肾在我外甥女的身上很快就适应了。两个月后检查，她的身体一切正常，可顺利出院回家。回家后休养



不到半年她就又去上班了。有时我们通电话，从她洪亮的声音里明显能感到她良好的精神状态。她说现在食欲也很好，能吃能睡。不过最关键的是，任何时候，她都念念不忘“南无阿弥陀佛”！

佛法真是无边，佛理确实奥妙，只有通过生活我们才能慢慢感悟到。

我自己以及全家老少专一净心学佛、念佛的经历，已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佛法的真实不虚、阿弥陀佛济世悲愿的不可思议。不过，“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个中奥妙还是等诸位也能够一门深入之后再去说长道短吧。既然我们一直都在用别的种种方式，绞尽脑汁与我们的身心烦恼作斗争，那么为何不可以把佛法也当成一种方法论、一种工具，纳入自己的人生计划与人生指南当中呢？也许一个立足点的转换就可以换来面目一新的效果。

试着去学佛念佛吧。你失去的只会是我执与偏见、痛苦与愚昧，你获得的将是整个身心世界的全面改观与提升！

沈达飞居士专修净土，对像她这种信愿具足的人来说，一门深入是修法能否成功的关键。如果换了别人，比如碰到一个分别念特别多、疑心很大、基础不牢靠的修行人，那再要求一门深入、深切愿行恐怕就勉为其难了。这种人最好还是广泛闻思佛法，积极寻找善知识指点迷津，以求断疑去惑为好，最后再通过实地修行以达证悟本性之目的。有人以一句阿弥陀佛解决了一切，另



有些人则需广闻多学，其中因缘当视个人具体情况而定。这一点一定要引起全体学佛者的重视，这也正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为各种不同根器的众生宣讲无量法门的原因，也是各大祖师大德巧借各种宗派随机应化的原因。千万不可出自“善良”的愿望，妄图以某种自认为最殊胜最方便的法门去代替、去贬抑任何一个佛陀宣说的正法法门，因为法本无高下，只是众生心有别而已。能治一切疑难杂症的“万金油”，过去不曾有，现在、将来也不会有。

凡夫众生根据各自的分别念与疑惑心去选择即生成就的某个法门，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决不可一概而论、强行一统天下。这种宽容、科学、心平气和的态度才会对众生的今生来世有最究竟的利益。

生命之光

学佛之人无论通过显宗还是密宗，只要如理如法、清净行持下去，则都能摆脱轮回烦恼，获得生死解脱。比如对在汉地唐末宋初时曾达到巅峰状态的禅宗，我本人就十分欣赏。尽管没有时间按禅门风范行持，但我一直非常赞叹禅宗的甚深见解。我个人以为禅宗的最高境界与大圆满无有任何本质差别，特别是无垢光尊者的《大圆满禅定休息》，在内涵上基本吻合禅宗宝典《六祖坛经》。



因而对于真正学禅的知识分子，我一般都赞叹有加。今天又有机缘与钟书荣对话，内心更是法喜充满。钟先生虽已年过四十，但清雅的面容配上一个一米八的身材，使他看起来既显风雅又不乏庄重。谈到他的学佛经历，特别是他在心地法门游弋的感怀，他的情绪明显高涨起来。

也许从小我就与佛门有缘吧。小时候，生在安徽无为县的我直到三岁都不会讲话。心地善良、虔诚学佛的母亲便抱着我到山上的庙里去拜佛许愿。结果回来后不久，我就真的会说话了。

十八岁时我应征入伍，被选为特种兵。退伍后考入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分配在省司法系统工作，后又调入合肥市工商局。与社会上一般人的思想境界一样，那时的我也希望能升官发财。凭着岳父大人是军区司令的靠山，我还幻想着在政界有所发展。不过，天生崇尚自由的性格使我根本过不惯拘谨而刻板的机关生活，结果没过多久，我就辞去了公职，到南方随着众多的捕鱼捞虾者也开始了妄图在商海中去当回弄潮儿的经历。拼搏了一番，生活的物质条件虽然如芝麻开花般节节高涨，但总感觉怎么也生不起一种满足感、归宿感，好像总是空荡荡的。这期间，我们可爱的女儿一天天在长大，我和妻子的关系也同时在一天天恶化。也许一个县城里来的娃子和一个高干子弟的结合本身就是一种不和谐吧，我们越来越难以共同生活下去。1994年，我们终于协议离婚了。

这第一次的婚姻破裂并未给我带来过多的痛苦，生性乐观的我依然对未来充满了渴望。但我也渐渐意识到一些问题，比如我在保持高昂斗志的同时，却总有一种心虚感，我不知道我所编织的关于未来的梦，到底会不会让我得到最终的满足与幸福。

也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1995年我首次接触了佛教。到此为止，三岁时的那次拜佛前因才如一条隐隐的红线又浮出浮尘表面开始牵着我的心。读到的第一本佛学书籍是南怀瑾老师的著作，他对佛释道深入浅出的诠释让我耳目一新。借着他的指引，佛法的深邃智慧头一次打动了我的心。在合肥明教寺，我请回了流通处几乎所有的佛学著作，从此就开始如饥似渴地潜心阅读起来。渐渐地，佛陀的教言开始引发我内心的共鸣。我觉得生命中的某些深层内涵正在被佛法一点一滴地开发出来，不知不觉中，佛法就走入了我的内心。

接下来的日子，生活好像又有了新的目标，生命重又焕发了活力。以前的那些外在驱动力现在正被逐渐地转向内省，我愈加感受到了之所以对一些外在目标心感空虚，就是因为外在的所有驱驰全都被引向一个无底洞，它深不可测，但却永远无法给生命以归宿与照亮。只有佛法才可以让我有一种畅游天地间、生命无所碍的感觉。我开始渴望佛法能在我身上放光、显出奇效；我企盼自己的佛性能开显出来，像古代的诸多禅宗大德那样展现出绚丽的人性之光。于是我很自然地在合肥明教寺受了皈依，并从皈依师那儿学会了坐禅。禅宗的观心法要对我帮助太大了，我对打坐参禅生起了浓厚的兴



趣。静坐的结果是使自己的身心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产生了初步的轻安。为了更进一步体会佛法的究竟妙处，在有了初步禅修的基础上，我开始了四处参学的历程：西进西藏，拜见十一世班禅大师的场面令我终生难忘；到佛教四大名山参访善知识的历程令我见识大长；四下江西寻访禅宗正脉的求道勇气激励着我永不退缩……多年来的寻访问道使我结识了很多当代高僧，足迹也遍及大江南北。一方面收获确实不小，一方面又渐渐发现了自己学佛的盲目性。大师们的慈悲接引使我领受了不学佛法甘露，但由于我总是这么蜻蜓点水似的一晃即过，不能安住于一地一寺，故而那么多片言只语的教授，在我似乎怎么也不能将之连成成片功夫。而且这么晃荡过来晃荡过去的结果，竟是心智未得到如愿地开发，相反倒产生了许多疑虑。特别是对“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产生了虚妄的“空”见。与之相反，有一段时间，我又对原本应该真正空掉的神通与神异之事却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神通没求到，烦恼又空不下去，日久天长，痛苦便开始蔓延起来了。

在意识到自己的困境后，我开始冷静地思索自己学佛所走过的路程。我认定学佛是应该可以给自己的心灵带来安慰与自由的，自己刚开始时不也尝到了学佛对心灵解放的作用吗？为什么现在却会走上弯路呢？是我对佛教的期望太高，还是自己没把握好方向？到底生命能不能像从猿到人那样，在佛法的帮助下发生一种质的升华呢？

有时候真的是犹豫不决起来。但每每想到退回世俗

生活中去时，在云居山真如寺打禅七的美妙觉受又总是隐隐地在提醒我，应该把这条路坚持走下去，虎头蛇尾岂不是太可惜了吗？

那就再次上路吧！给自己多一点探索的时间，好给生命一个最完美的交代。

这次的目的地是河北赵县赵州古佛的祖庭——柏林禅寺。2000年8月，我在这里接受了一位王居士的开示。王老师说，很多人抱着世俗的观点学佛，怕上当、怕受骗，事实上学佛有什么当可上的呢？既不交钱也不交税，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利用业余时间如理如法地修下去，长的不说，我们以三年为期，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收获。在世间学个木匠活少说也得三年，更何况寻觅了生脱死的无上甚深法门呢？王老师劝我从禅宗的心地法门入手，因我在这方面已有一定的初基，直下深入进去，看看心地到底是何种风光。他还开导我说：“如果你对三世因果或其他的教义尚有疑虑，可暂时将这些问题搁置一边，心无旁骛地专心修持下去，等真正有所了悟了，便会知道佛法的真实不虚。那时你一定会体会出‘天下老僧不曾瞒汝’这句话的含义。”王老师的开示对我特别应机，解开了我意识深处的症结所在。我想许多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在学佛过程中都有几个难以逾越的心理障碍，诸如对三世因果的确认，对一门深入的持久体验，对言行合一、心行一如的坚持，对空有不二的非断非常、非边非偏的离一切戏论的究竟体认。多年来的学佛使我认识到，若以一种虚浮的心态去理解判断这些问题是毫无意义的，终究难以转出分别念的死胡



同。王老师的开示对我的启发就在于，我意识到只有按佛法的修证要求去实际修行之后，特别是当静下心来时，用自心的智慧去观察、体悟自己那颗念念迁灭不定的心，我们才会对人生万象的至理有个正确的认识，这种认识绝不会是当你随波逐流、心随境转时所能达到的认识高度与层次。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开始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了。我集中起全部的心念，连续两年在云居山真如寺参禅打坐。结果这一次的全身心投入，让我别开了人生的生面。

云居山的天很蓝，水很清，雾也时常漫山遍野，隔断了你向尘世远眺的视线。云居山的禅风更是称雄于世。在这里打禅七的生活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喜禅的我在祖师大德们的慈悲护念下，心情平和而喜悦地向禅门堂奥一天天挺进。在禅堂里，各个禅和子抖擞起精神，放下万缘杂念、提起生死大事，依《六祖坛经》、《指月录》、《古尊宿语录》等法汇劈开生死，拼却性命也要力争打开本来面目；提起一则话头或公案，朝夕于斯、念念于斯，力求能早日明心见性、彻证无生法忍。每个修道人的风范、神采在禅堂里全都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

依循种种妙法，我在心地法门上翻腾搏击、尽情纵横。渐渐地，心中的壁垒破裂了，顽固的分别执著也渐趋无力、消融。当坐禅达到物我两忘的境地时，我忽然感觉好像进入了心灵的最深层次，在一种相似的定境中，一切言语都显多余，一切心念都显示出它们戏论的

本质。在那明清之境中，我总算初尝放下身心后所感受到的甚为安详的解脱心境。自此，一种对世界人生的全新体验在心中生起：我与万类同一体，无挂无碍虚空游。

有时于夜静时分，望着云居山上空那轮照彻千江水的明月，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古代一位修行人的话：“但愿空诸所有，切勿实其所无。消除主客对立，空去一切妄想情识，最后连空也不留，空得一丝不挂、片瓦不存，千万不要害怕落空亡，因为真正空绝对不妨显妙有。不经大死不得大活！”现在的我才算对此话稍微得了个入处。

如今的我已经彻底辞去世俗人间的所有工作、杂务，来到一所佛学院专一教授文化课，同时加紧修持。在身心世界有了明显改观的情况下，我对未来的修行更是充满信心。无怨无悔地，我将把余生全部用在修持佛法上，我想我应该力争参悟人性的实相理趣，这样的生活才有意义，我的生命也才能焕发出光彩。否则，一团漆黑的五浊恶世里何处才能让我燃起对生活的希望之火？

愿每个人的生命都能被佛法点亮！愿这生命之光一点一滴照彻所有众生的心房。

听罢钟先生的叙述，我在内心生起了一种半是欢喜半是忧的感触。一方面为他的选择赞叹不已，赞叹他将大好年华终于用在了求索佛道上；一方面又很是替时下更多的未醒悟之人悲哀，特别是这些人当中的所谓成功人士。他们往往生活在鲜花与掌声中，生活在镁光灯的



绚丽闪烁中，但我从不以为他们生活得有多么光彩。沉迷于幻网中的人们啊，当无常之魔掌开始吞噬你们的生命时，你们还能潇洒自如地边走边唱吗？就这么贪恋身外的瞬间辉煌，就这么不注意真正能焕发生命之光的修道大事，我不知道当死亡降临之时，你们身前的这些成功光环能否照亮你们的幽冥之路。

再一次祝愿钟先生能早日证悟法界本性，早日放射出生命的慧光。

慈悲的魅力

在色达喇荣佛学院的汉族四众弟子中，有一位精通四种语言（日、藏、英、朝鲜）、气质独特的比丘尼，她就是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朝鲜族姑娘丹珍班玛。丹珍慈悲善良，为人随和，言谈举止温文尔雅，给人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她的目光中还时常会流露出一种不随波逐流的坚定与自信，也就是这种品性才使她得以在这雪域高原顽强地生存下来。

1998年，当时我的母亲因病正在四川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有一天，丹珍班玛忽然手捧一束温馨的鲜花，面带微笑来到病房探望我母亲。看到她来我不禁有些纳闷儿，她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这么快就回到成都了呢？

她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略微低下头说道：“姐姐

已为我办好了韩国国籍，她来接我去韩国时，我从北京国际机场偷偷跑掉了。我实在不愿离开佛法兴盛的藏地。”

我不加思索地问她：“这样做你会不会后悔？”

她笑了笑：“上师，如果您听了我的经历，就不会有这种担心了。”

接下来，她便开始娓娓讲述起了她的学佛历程：

虽然出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但我的祖籍却是韩国。我的父母都出生在南韩，后来因为朝鲜人民共和国被入侵乃至沦陷，我们全家才与许多鲜族同胞一道流亡到中国的延边地区，所以那里便成了我的诞生地。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师，秉性正直，颇具一家之主的威严。母亲则是一名典型的贤妻良母，性情温柔。也许是由于父母遗传基因所起的作用，我也养成了柔中带刚的性格特性。

从小我就体弱多病，为此饱尝了病苦的种种折磨。但幼小的我却有着让大人都惊叹不已的顽强承受力和忍耐力，每次生病我都不告诉任何人，只是独自默默承受，最后还是因遭到父亲的呵责而被送进医院。七岁时，我第一次目睹了死亡，也品尝了失去亲人的悲伤。那次与死神直接遭遇的是刚刚出嫁才一年多的大姐姐，她因难产而结束了年轻的生命。当时她的女儿刚刚呱呱坠地，钟情的姐夫则痛不欲生，母亲也哭得死去活来，一家人都处于极度哀伤之中，这是多么悲惨的一幕啊！自己的病与姐姐的死，使儿时的我便认识到人世间是痛苦



的,从而也令我更加同情、怜悯那些身陷苦难中的人们。

随着时间的流逝,当一家人从悲痛中慢慢解脱出来后,生活才渐渐恢复了正常。尽管全家仍过着温馨和谐的生活,但是谁也不敢再提起故去的姐姐了。失去了一个女儿的父母对我们姊妹三人更加疼爱,他们虽然很爱孩子,但爱的方式却截然不同:父亲引导我们走上人生正轨,母亲则从生活细节上处处关怀照顾。我不仅在严父慈母的爱抚中成长,更在姐妹情深之中充分感受到亲情的融洽与默契。两位姐姐对我的疼爱甚至超过了父母,她们处处体贴爱护、细致入微地照顾着我。我能有如今的慈悲观,它的最初源头就来自于骨肉亲情之间这种尽管范围小,但却同样令人刻骨铭心的爱。

在爱的怀抱里生长,又蒙受着爱的熏陶,这种温馨的情感一直陪伴我到入学以后。读书时,大多数时间我都是独自一人畅游在知识的海洋里。也许是与生俱来的习气吧,所有的东西中我最喜爱的就是书了,无论是假日还是佳节,我总爱捧着书看,因此,不爱表扬人的父亲也悄悄对母亲说:“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书成了与我形影不离的好伙伴,而在这些好伙伴中,最受我宠爱的要算是有关品行方面的书籍了。那时我总爱将一些对自己有启迪性的好语句抄在笔记本上,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顺境的美德是节制,逆境的美德是坚韧,这后一种是较为伟大的;没有单纯、善良、真实,就没有伟大;纯洁的灵魂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反省是一面镜子,它能使我们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出来……每当闲时打开本子去品味其中的含义时,便觉得这实在是一



种最好不过的享受了,这些至理名言常常都会让我产生受益匪浅之感。我还经常和当教师的两位姐姐探讨人生观与世界观的问题。有一次,当我看见“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这句话时,就跑去问姐姐这句话的含义。教日语的姐姐说:“比如,我要教别人日语,首先自己必须有一定的日语水平。如果我对日语一窍不通,那怎么可能向他人传授呢?”我似乎有些明白,便对姐姐说:“我也要对我的善良、仁爱之心传给人们,让每个人都能拥有爱心。”姐姐听后笑了起来,也许她当时是笑我的天真与单纯,因那时的我才不过十二岁。

后来,将家安在长春的二姐将我接过去,所以高中、大学的七年我都是在长春度过的。风流倜傥、才华横溢的二姐夫,与知书达理、贤淑能干的姐姐十分般配,他们的婚后生活也算和美,他们还为我提供了舒适安静的学习环境。由于姑姑与我姐姐都是日语教师,再加上自己的语言天赋,我七、八岁时就开始学日语,初中时便可以与她们进行日语对话了,故而在报考大学时我自然地就选择了日语专业,并于198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东北师范大学外语系的日语专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在我读大学期间,姐姐的生活却发生了原先谁也无法预料的变化:她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一心忠爱的丈夫会有外遇!最后的结局只能是以姐姐饮泣含泪离开八岁的女儿前去韩国定居而告终。我一方面为姐姐的不幸而伤心落泪,然而另一方面最令我痛心的却是尚未成年的外甥女,她可算是这场婚姻悲剧中最无辜的受害者了。



那时我已渐明世理，我已能感受到其实人人都需要爱，可能真正无私奉献爱的人却实在太少太少了。男女之间的情爱无论如何都必将以痛苦而告终，就算两人情投意合、情真意切，一旦一方突然离世，那又将带给对方如何的痛苦呢？以我的大姐姐与大姐夫为例，倘若双方感情不和或一方不贞，那他们的婚姻之路走到半路就会分道扬镳。如果一对夫妻没有子女倒好，否则，离婚对孩子的终生都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影响。父母对子女的爱可谓是无私而伟大的了，但仔细一分析，我们便会发现这种所谓的伟大之爱同样也摆脱不了痛苦的本性。这可算是学佛之前我对人生诸苦的初步认识吧。

大学毕业后，我一边在父亲麾下的中韩合资公司帮忙，一边准备赴日留学。那时我的志向还十分远大，想先去日本留学，再去韩国留学，之后在日本或韩国定居。我虽早就视名利淡如水，但却总想在事业上有一番作为，我梦想着能成为一名志士仁人，能将慈爱的思想传播得更广、更远，这是我始终不渝的一个愿望，对于它的最终实现，我也充满了自信。

然而，没想到的是，在这期间我却不经意间就走上一条不同寻常之路。一天，我随手翻阅姐姐留下来的几本书，突然看见了一本佛教丛书，信手打开，“佛陀的慈悲”几个醒目的大字顿时映入眼帘。一气呵成读完全篇后，我居然被感动得泪流满面，这种震动让我不由得就开始潜心研究起佛学来。这不期然推开的佛学一扇窗口，却让我从此得以窥观那如明月遍照千江一般的佛理。她不仅照亮了行人的夜路，而且还散发无限的清凉，

驱除掉人们内心无明的燥热。这其中特别吸引我的便是佛教中所提倡的毫无偏袒、毫无执著的慈悲心，这种悲心与我小时就一直向往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么的不谋而合！而多年来的人生经历已使我认识到依靠世间的一切情智都无法根本达成这一理想。现在看到了佛陀所指出的人生方向，这怎能不使我跃跃欲试地想在他老人家引领的菩提大道上畅游一番呢？于是我便有了出家学道的愿望。

我先是放弃了留学，这当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父亲的严厉训斥。当我最终将出家的想法公之于众时，毫无疑问，这必然会引起整个家族的一场轩然大波。平日通情达理的父亲一怒之下竟然举手打了我一耳光，而母亲则不住地暗自流泪。我委屈地跑入房里大哭起来，但我心里却很明白，父母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对我太执著了，我也不忍心让他们为我难过，于是我不得不暂时放下出家的念头。

1992年底，我去韩国看望姐姐，结果姐姐又向我展开了新一轮攻势，只是她的方式比较婉转一些。她带我到最高级的饭店进餐；到最文明的学校参观；到最繁华的超市购物；到最优雅的寺院朝拜……我知道姐姐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想让我留在韩国，最后能跟她一起住在风光旖旎、环境幽静的乡村别墅里。但已铁了心学佛的我还是要对姐姐说：“姐姐，您不要费心了，如果说对这一切我毫不动心，也许您不相信，可是我所追求的确不是舒适的物质享受。当然，假如我现在没有学佛，也许我会留下来，因为韩国人的彬彬有礼、城市的一尘



不染确实很让我喜欢。可如今不同了，因为我已经学佛了，我心里自有更好的精神追求。”姐姐深情地望着我说：“月玉，姐姐了解您，也尊重您的选择，但在这里也可以实现您的愿望啊。只要您肯留下来，您的一切要求我都答应，您可以上韩国最好的佛学院去读书。”“姐姐，韩国虽有佛法，却不是很兴盛。我想去西藏参学、求法。”姐姐一愣：“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呢？西藏那么苦，您如何能受得了？”“我能。”“月玉，您说实话，是不是因为我所经历的遭遇才使您产生了出家的想法？”“姐姐，我不是那样消极的人。人们往往都认为女人容易一时冲动、感情用事，但您的妹妹是理智的。”我又笑着对她说：“姐姐，您知道佛教对我最有诱惑的地方是什么吗？那就是慈悲的魅力。”姐姐无奈地摇了摇头：“真拿您没办法。”

在韩国小住两个月后我又返回了家中。为了减轻母亲对我的依恋，我毅然搬到公司里去住。一次，母亲来送午饭，把饭盒放在窗口她就走了。走到窗前，看到母亲边走边用手擦眼睛的背影，我的泪水就忍不住地涌了出来。我在心里默念着：妈妈，但愿您能理解女儿的心吧。

一天，母亲又来看我，她慈祥地对我说：“孩子，你想去就去吧，只要你快乐就行。”听到这话，我一下子就扑到妈妈的怀里，痛哭了起来。

1994年，我拿着父亲让我出国的一笔钱，去了趟拉萨。在那里住了一年多，期间也开始了藏语的学习。姐姐知道后又专程从韩国赶到拉萨看我，那时我已决定

要出家了。次年，在听到色达喇荣佛学院法王如意宝的功德后，我便毫不迟疑地来到了佛学院，开始了正规闻思修的出家生活。

虽然住的是简陋木房，吃的是糌粑酥油，但我的内心却很安乐、很宁静。我继续深入研究究竟的慈悲与爱心，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也慈爱地对待周围之人。姐姐听说我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后，便立即飞抵成都。当有一天我听到姐姐在院子里用朝语喊我的名字时，不禁大吃一惊。赶忙冲出去一看，果然是风尘仆仆的姐姐。她一见又黑又瘦的我，眼泪也夺眶而出，我们姐妹俩抱头痛哭起来。

姐姐无论如何也要将我带走，最后我好说歹说才算暂时说服了她。但哪里想到她回去后就开始为我办韩国国籍，把一切办妥之后就专门在北京等我。我想，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公民，像姐姐这样拿出五六万人民币为妹妹办国籍，这种情况恐怕在整个韩国都是首屈一指的了，如果再去解释一下就太不近人情了。于是我便到北京去见姐姐，并千方百计地向她解释。最后姐姐只让我说一句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当我说出“我不能去”时，姐姐立刻昏了过去。醒过来后，姐姐脸上挂着泪珠说：“算了月玉，我不勉强你了……”

也许很多人都无法理解我的抉择，不过我却可以告诉您，这就是佛法的魅力、慈悲的魅力。我舍不得离开慈悲的上师，也不愿放弃听闻密法的机会。

今天，我的家人全部都已侨居韩国，他们都在那里日夜盼着我……



我早已下定了决心，此生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把得自于佛陀的悲心与智慧广为传播……

听完她这番富有感情色彩的历程，我不禁也有些感动。我暗自思忖，她没有出国实在是明智的抉择，因为尽管国外的条件会十分优越，但对修行者来说，却有种种闻思上的不便。相比之下，我还是觉得藏地确实才是修行的最佳圣地。

我经常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今的时代里，想游刃有余于世间八法的徒众可谓多之又多，而真正想入佛法之宝山去探奇览胜的行者可谓少之又少。长此以往，佛法那永不磨灭的慈悲魅力又有几人能领略到呢？

故而我才要真诚祝愿丹珍班玛，希望她无论走到哪里，都不要离开具德善知识教授的甘露雨。这样，她一生所向往的慈悲之花就会盛开得越来越鲜艳夺目，越来越芳香扑鼻……

斩断情缘

有一次在成都中央花园，正当我们一行人在花园的草坪上静静体味四周静谧、祥和的氛围时，两个年轻的姑娘绕过喷泉来到我们面前。一见面她俩就要皈依、出家、取法名。详细了解以后得知，两个姑娘一个来自山东，一个来自东北。来自山东的女孩当时穿着一身蓝套



装，黑黑的长发披散在肩上，明亮的双眸让人一眼就能看出那里面蕴含着的朴实、诚恳。出家的事当然得另当别论，但皈依取法名的事我立刻就答应了。当时我手上正拿着一本书，一低头就瞅见了“观音”二字，于是两个法名自然就有了着落：一个叫圆观，一个叫圆音，那个来自山东的女孩就是圆观。

后来没过多久她们就来到了学院，几个月后圆观就出家了。两年多来圆观的闻思一直很精进，人也挺谦和。每日悄无声息地跟着大众一起听闻经论、修身修心，你根本看不出她是一个毕业于山东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的本科生。对她而言，舍俗出家并非易事，一般人中又有多少能斩断凡情羁绊呢？但就像我经常说的那样，佛法的伟大就在于，当她真的走入一个人的心地中后，一切在外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便都有可能在一个以佛法调伏了自心相续的人身上发生。

不信的话，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圆观的经历吧。

我自幼随姥姥生活，直到上小学后才离开。姥姥只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也不懂太多的佛法理论，但她纯朴善良、乐善好施，一生与人为善。在我们家乡，佛法并不兴盛，只能听闻佛名，难以见到法僧二宝，但姥姥的言行却自然而然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学佛的种子。而且在姥姥年轻时，她就曾动过出家的念头，只因慈悲幼子而未能如愿。如今一生吃斋拜佛的她已年逾九十，但仍精神矍铄地每日念佛不已。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已到了十七岁。那年我被本省



的曲阜师范大学英语系录取了，从此成为了一名儿时就梦寐以求的大学生。记得上大学时，外系的同学都非常羡慕我们。想想也是，数学、物理系的同学每天有做不完的习题；生物、化学系的同学每天有做不完的实验。而我们——英国语言文学系的同学，整天都可捧着一本外国小说看。刚开始时，我也曾半骄傲半鄙夷地对一脸羡慕之色的外系同学说：“知道吗？这就是我们的专业！你以为看小说不头疼啊？那得用全身心去体验，多累人啊！”然而时间久了，便开始有些觉得小说所写的怎么越看越没味、越看越无聊。因为我发现这纸上的情感终究难以力透纸背，它们全是千篇一律的情感造作，全是作家或天才或平庸的以假乱真。我倒是很佩服那些作家们，一生都在抱着一些大同小异的爱情故事翻来覆去地变幻给我们看。同时，我渐渐意识到，人的情感原本很苍白，越是引无数作家竞折腰地去描摹它，越是让无数才子佳人堕泪纷纷地感怀它，就越证明了它的苍白，所以人们才会添油加醋、涂脂抹粉一番，为的就是掩饰。

不再为小说的情节哭天抹泪后，我又把目光转向社会科学及宗教方面的书籍。泛泛地浏览了一个大概后，我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大概姥姥整天挂在嘴边的什么“缘分”呀、“因果”呀，可能的确是不虚吧。因为所有的书中，我唯独对《六祖坛经》印象极深，而且没来由地就想：“会不会有一天我也会出家专门精研佛法呢？”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山东德州市的某家银行从事国际结算部门的工作。这时可能是福报现前吧，银行

丰厚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使我成为别人眼中的“白领丽人”。说“丽人”可能有点过分吧，不过周围的同事倒是对我一片恭维，什么“仪态端庄”呀，“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呀等等。这样，我的身边便很快聚集起一大群追求者。

但我想我一定会让他们失望的。因为自从看《六祖坛经》而萌生出尘之志后，尽管自己对佛法大意一窍不通，但冥冥之中似乎总有一种声音在提醒我，姥姥当初就是因为舍不得儿女才放弃出家念头的。我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会怎样，但至少暂时还是不要自我拖累吧。况且在我心中，婚姻并没有什么意义、乐趣。女人除了结婚生子、维护家庭外难道就没有别的什么立身之处了吗？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我倒也不图什么经天纬地之举，但我总感觉自己的一生，特别是自己生命的潜能，应该不会在生儿育女方面来个大爆发吧？

但是一个单身女人在中国一个小城市的独身生活，肯定是不会让好事者们善罢甘休的，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强大的世俗压力，家庭和社会都不允许我不结婚。看来要想不委曲求全就只能远走他乡了。于是我选择了考研，到另一个城市去备考以躲开这闲言之海。

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开始了边工作边学习的生活。每日在卖力工作、点灯苦读之后，夜对静空皓月，总是不期然想到家乡，想到姥姥。一想到姥姥，便想起她天天念诵的“阿弥陀佛”圣号，于是，一种久已淡忘但又始终隐藏心间的佛教情结便悄然浮出了……

再把佛经拿出来看，一种从未系统接触过的崭新入



生态度、世界观、宇宙观，便以令人目不暇接之势向我涌来。有些措手不及，但苦空无常之理头一次算是深深地在我心中扎下了根。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日，在我也像是自己回归佛陀教化下的大家庭之始。这该是怎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缘起啊！一位居士告诉我，一个从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回来的出家人在她家，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不但去看了，而且还正式皈依了三宝！个中因缘我也说不清楚，反正总的感觉是：一看到他那一身我从未见过的红色藏传佛教的僧袍，我就禁不住在心里感叹道：太熟悉、太亲切了……

从此我开始真正闻思起来。

记得在看了福建莆田广化寺印行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经》后，我生起了很大的信心。为将法雨遍布，我将此经咒广传亲朋好友。结果有两人原先患有很重的疾病，在依法修持后竟都取得了非常明显的验相。原想与他们结个善缘，没料到受益最大的最后还是自己，因我的信心从此更加增上了，便天天按经中规定的仪轨持诵起大悲神咒来。

有一段时间，我还经常把《金刚经》中的“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等揭示般若甚深空性义理的话放在心上、挂在嘴边，当作揭示人生无常、梦幻空花的一个座右铭。熏习得久了，有时真的是对名利地位、世间享乐视若浮云了。端起一碗饭我就在想：“是谁在吃它呢？如果是我在吃，一口气上不来，我又跑到哪里去了呢？如果不是我在吃，又是谁在吃



呢？”不仅如此，每当撕下一页日历，我就会问自己：“如果无常此刻就降临，我做好准备了吗？”

越是照佛法的义理思维，越是感到人生太难得、佛法太难闻了。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世间人了：难道你们的灵魂就已麻木到根本感觉不出生命每天都在无意义地流逝，我们的寿命也因之每天都在无价值地缩短吗？

不为探求真理，生存于此世间又有何益？

1998年的春节，我一人来到了观音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之一的琉璃世界普陀山。在这里，千步沙的细软令我心旷神怡；大海的潮音让我彻夜难眠，在它力敌千军的澎湃之中，我的心帆一次次鼓荡而起，在这海天佛国纵横游弋。特别是在看到出家人调柔寂静的生活后，内心的长久症结被再次触动。我仔细地思考了一番这个问题，觉得既然已感到留恋世事凡情无义，那为何不干脆快刀斩乱麻，一把拔去这情缘之草，再不要让它心头蔓延呢？也许我这一生没遇到过什么挫折，涉世也未深，当违缘到来时，可能自己出家修行会碰到很大障碍。但我想，假如一个人真的生起了出离心的话，那他一定会在厌离五浊恶世的情感催逼下，必定精进闻思修、护持正念，不懈地对治烦恼，而不可能在散乱中度日。特别是在一位具德上师的指引下，他这种无伪的出离心一定会被上师调化成证道成佛的菩提悲智。

那么我对这个世间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还有哪些尘情凡缘足以让我为之退失无上菩提心并心甘情愿地沉溺六道轮回呢？以前读《楞严经》时就曾发心出家



以求偿还无始宿债。如果再蹉跎犹豫，旧债未还，新债又来，我一个小小女子在生死面前能担待得了吗？

轮船渐渐驶离了普陀，我的心还在观音像前徜徉着。低头一看，正见一道道轮船驶过时划出的波浪、浮泡。脑海里倏地一下就浮现出《金刚经》的尾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脑子里正想着这首偈时，天上突然降下万道阳光，抬眼一看，原先雾蒙蒙的天空此刻云蒸霞蔚，放眼一望，只见云开雾散日正来……

1999年藏历正月，我终于按照自己的心灵之约，如期奔赴了色达喇荣佛学院。

在这闻思了一段时间的经论后，我下定决心在这里出家修道了。如今我在学院每天都畅游在佛法这深广浩瀚的慧海中，只恨自己不能一下尽饮其中之甘露妙味。同时也更加祈愿更多之有缘人，特别是有一定人格基础、一定分辨能力、一定知识积累的知识分子朋友们，也能跟我一道投身到佛教慈济众生的事业上来。

因为我总感觉，只有佛法才能让我们“天生我才必有用”，只有佛法才能让我们最终对得起自己的一生。

圆观在雪花纷飞的严寒时节来到圣地求学，并从此过上一种清净闻思的生活。对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我只能用“智者”二字来评议，而且我坚信他们也堪当这一称谓。这些年来，圆观一直在以精进心不懈修行，如果能持之以恒的话，我想她一定能成办自己今生来世的最大心愿——脱离轮回生死苦海。



佛陀在《宝积经》中说：“智者随功德，以此成诸事。”如果我们能随顺一切真正功德的话，那我们则可无事不办。我们所见到的很多城市里的年轻人，尽管也说修行、修心、闻思之类的话，但一到实际境况当中，碰到关乎感情、家庭、工作、钱财之类的纠葛，他们的“修行”便马上转入口头学佛之列，心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地投入世间八法中。说实在话，城市里浊浪滔天的红尘景观实在很难造就一个修行人，所以我在心里对圆观的斩断世俗情缘之举数数生起欢喜之心。

有一首表达我自己喜爱寂静生活心态的偈子，总是不由自主地就从心间流露而出：

忙忙碌碌人群中，无有修善之良机；前往寂静山林中，精进勤观自明心！

从中校到佛子

世间人只要了解了佛法僧三宝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自己满怀正信地信赖这种功德，那么无论我们遇到任何违缘或痛苦，甚至面临身堕恶趣的巨大灾难，三宝也会不遗余力地救护我们，直至我们解脱为止。千千万万这样的实例都在我们身边发生过，这一点谁也不可否认。《宝性论》中叙述了三宝的六种殊胜功德，其中之一便是三宝具有不可描述、无法揣测的殊胜能力。这种能力在帮助人们离苦得乐的同时，也使无数的



受益者趋入了佛道。

曾为海军中校，现转业到地方的山东威海市的张永存居士，就是这许多感受到三宝的力量，并进而趋入佛门中的一个。

刚参军时碰到的一件因果报应的事，至今我还记忆犹新。我的一位战友在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打响时，刚好回家探亲，突然接到参战命令后便火速归队。归队途中，一位老人向他乞讨，想到即将奔赴战场，生死未卜，这位战友便只给自己留下一点路费，而把剩下的津贴费全部送给了老人。老人高兴感动之余，便将珍藏多年的一枚古钱送给了他。他一回到连队便马上投入紧张的战斗，在一次争夺某高地的激战中，这位战友突然中弹倒地。当他很久之后慢慢苏醒过来时，只见周围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战友们的尸体。他发现自己的左胸也轻微受了点儿伤，并稍微感到有些疼痛。用手一摸，这才发现子弹正击中放在左胸上衣口袋里的那枚古钱。万幸的是，弹头只穿透了一半，这才保住了他的那条小命。这正应了那句老话：好心有好报。看来因果确是不虚，这件小事就足以证明善恶有报。

说到我自己，从小到大兴趣都很广泛。记得在部队或在军事学院期间，我曾研读过许多著作，既广泛学习了军事科学理论、战争史等，又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了系统研究。由于受战友那件因果报应之事的影

多年的研读分析和生活实践使我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唯有佛陀的教法才能正确圆满地解答各种人生和社会问题。

接触佛法前，家里曾在短短的几年间陆续发生了：儿子抽风几近死亡、母亲去世、父亲得癌症，以及儿子在刘公岛游玩时，从高处坠下和落海被淹等许多危难及让人深感痛苦之事。这么多突发的灾难让我不得不在身心疲惫之时，开始注意寻找远离这些烦恼痛苦的途径。

直到1989年，我才有机会初次接触到佛学书籍，从一开始研读学习《金刚经》、《六祖坛经》起，我的身心便立刻得到了放松和安宁。更想不到的是，我们全家也变得处处平安吉祥了，这让我初步感受到了读佛经的利益。

1995年，在越来越多地受益于佛法的甘露后，我发心皈依了佛法僧三宝。妻子刚开始时很不理解，她认为看看佛经、念念佛号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非要正式去皈依三宝、守持五戒。而我经过学习和亲身体会，深知皈依三宝是十分必要的。难得的人身幸遇佛法住世，生命将因此而不再虚度。因为一切世间与出世间的利益，从根本上都来源于皈依三宝的功德。更何况皈依三宝也并不影响我在部队的工作，又无害于家庭生活，反而能增长智慧和福德资粮。面对这么多的利益要是再不皈依，世上可能没有比这更糊涂的事了。妻子一时不理解并不要紧，我想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好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三宝的信心也越发增盛起来，而我所遇到的一切大小事情，也均能如愿以偿地得



以解决。妻子的认识便也随之不断地有所提高，渐渐地，她对我的读经以及应邀为他人讲经等行为开始不再阻拦。她本人是做小生意的，由于内心对三宝有了一些信心，也学习了一些因果道理，懂得了善恶有报，便自觉地开始文明经商，不再像有些店主那样随意欺诈顾客、投机、偷漏税。结果这样做反而使她赢得了越来越好的信誉，生意也越做越红火。儿子由于幼时患病抽风，后来又多次面临一些急症的折磨，因而智力、反应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学习成绩一直不好。近年来经过我的不懈努力，他也最终发心皈依了三宝。像他这样的社会生活中的弱者，多亏恒时得到三宝的加持，否则真要成为社会的弃儿了。如今的他已基本恢复到正常状态，学习成绩也大有提高。妻子在看到家人皆因皈依三宝而各得其乐后，也高兴地进行了皈依，并开始学习佛法。结果没过多久，她的脾气、性格就大大地改善了。这样，我们这个家庭便初步具备了佛化家庭的雏形。

且不用说甚深的佛法道理，单是我日常学佛过程中的一些见闻觉知，就已让我对三宝的功德深信不疑。记得有句老话说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对我们当兵的来说，当然就更能体味“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意味了。日常生活也是如此，一个人在有了正确的目标后，平时就得多努力行持，否则事到临头就来不及了。1997年春天的一个早晨，我们乘车准备到山东荣成石岛的法华院去。刚离开威海市区，我们所坐的那辆中巴为躲避一辆正面撞过来的吉普，急闪到路边。结果因车速过快，中巴一下子翻进两米多深的沟里。车

子连翻带撞地滚动了两周半才停下来，乘客都被震得晕头转向、惊惶失措。而一路上，我一直翻看佛协办的《法音》杂志，口中还默念着“阿弥陀佛”。正当车要翻的前一刹那，我的眼前忽然变得很明亮，内心也格外坦然，没有一点恐怖感。翻车后过了一阵，人们才开始渐渐地清醒过来，慢慢地从车里一个个地爬出来。等爬上公路，大家都面面相觑、惊魂未定、呆若木鸡。最后清点现场，发现同车二十多人除两人被划破一点皮外，其他人均安然无恙。大家都感到很幸运也很惊奇。不过我却因此而想起释迦牟尼佛往昔在因地时，曾为大商主率领五百商人去海中求宝的事。当时他们的船在途中遇险，海中掀起巨浪。当狂涛即将打翻商船时，大商主念起了佛号，结果众人皆得以平安。这时邻座的小伙子见我仍在念佛号，便感到十分好奇。我对他说：“佛经中说过，遇到危难的时候，哪怕有一人忆念、称诵佛菩萨的名号，佛菩萨都会循声而至、慈悲救护的。”同车的人听说后都开始议论纷纷：遇到这样的车祸却能化险为夷，实在找不出别的理由。许多人因此开始隐隐地感觉到了念佛的神奇力量，便向我询问起一些佛法的道理，最后还有一些乘客由衷地感谢我在关键时刻一人念佛使全车受益。结果，同车的人在经历了这次车祸后，有不少随即也皈依了三宝。事实使人们深受启发，而我对佛法的信心也因之变得更加坚定。

还有许多耳闻目睹的实例，我也无需过多列举。总之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人，我如今已过不惑之年，军旅生涯也有了二十多个年头。我这一生可以说是读破过千卷



书、行走过万里路。从中校到佛子，我对佛法如此信赖，如此钻研学习，这难道是“迷信无知”四个字就能简单概括得了的吗？如果佛教不能利济社会、利益世人，那么千百年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谁还会如此前仆后继地去皈依三宝并追求佛法的智慧呢？多少志士仁人为求得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真相的认识，上下求索、矢志不渝。可是要想彻底弄清楚这些问题，只有皈依三宝、闻思佛法，舍此别无他途。

我的经历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愿我的结论能引起更多人的思考。

张永存以他军人特有的坦率，讲述了有关三宝在危难中带给他安详、平安的事例。其实坦率地说，只要自己有恭敬心，三宝的加持和力量随时随地都在跟随我们。我的记忆当中存储着非常多的关于三宝给予众生快乐乃至生命的事例。比如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叫智洛的人，他曾亲口向我讲述过他的一件真实经历：他原先是一个非常恶劣的残暴之人，在那个特殊的动荡年代，他积极地残害别人，手段极其毒辣。结果恶有恶报，他的残暴激起了村人的反抗，有三个遭他污辱、毒打的人，准备在他必经的回家之路上收拾他。他们原计划先砍断智洛的脚，然后再剥光他的皮，让他慢慢地在折磨当中痛苦而死。三个精壮的小伙子干掉智洛一个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智洛在路上先看到了那三个人的影子，便急忙躲到

一棵树下。那一阵子，他的身上经常携有手榴弹，智洛原先打算用手榴弹炸死那三人。但就在他刚要拿起手榴弹的瞬间，智洛的脑海里忽然浮现出平时他虐待众人的惨不忍睹的场面。猛然间，智洛害怕并忏悔了。他在心里闪过一个念头：如果三宝真的存在的话，今天就给我留一条命吧，我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结果，就是这么一个在瞬间产生的念头却挽救了智洛的命——那棵树其实根本藏不住人，但那三个复仇者在距离很近的情况下，就是对树下的智洛视而不见！

不过，许多人即就是遇到了违缘也想不起三宝。如果在危难中向三宝求助的话，我想她一定不会令你失望，至少也会带给你安慰。现在居住在色达县城的智洛对此就深有体会。

关键是对三宝要有纯洁的正信，否则我们就无法与它感应。在这一点上我们应牢牢记住《水木格言》中的一首偈子：“三宝加持无量，然无信心岂护，大海中水纵多，燕子无法解渴。”

佛学伴我人生路

人的种种爱好一般都和前世的因缘有关。比如我吧，从小就喜欢各种鲜花，现在依然如故。每到春暖花开的时节，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身心沉醉在蓝天绿草花丛中，任心绪随着铺满整个草原的花香而纵横飘



荡。我们藏人有句谚语：“痛的部位摸得多，喜欢的地方说得更多。”对我来说，正因为喜欢鲜花，故而平时在言谈或写文章时，也就多次不厌其烦地提到过它们。不仅如此，对花的喜爱在我已不仅仅是叶公好龙般地纸上谈兵，而是深入到亲自栽培与多方研讨的地步。

尽管现在的色达已近秋天的尾声，但我的书房里仍然花香一片。特别是今天，道友们送来了许多盆鲜花，有吊钟、鸡冠花、郁金香，还有不起眼的太阳花，一下子，我的家里便与窗外的花的庭院无有区别了。能在写书读经之余享受花的芬芳，实在是人生难得的境遇与消遣。

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向朋友们介绍圆语的求道生活，希望一缕花香加上几瓣心香，能让大家在各自书斋淡淡的清明灯光下，共同体味到一种虽稚嫩但却坦诚向上的心迹。

时间，永远是速度比赛中的冠军，还没容我回过神来，大学四年就已从身边悄然走过了。这四年里发生了太多让我今生今世无法忘怀的事，然而，能让我生生世世受益无穷的却仅此一件——我终于进入了佛门。

说来惭愧，其实在我还上小学时妈妈就想把我往佛门里引。可刚刚迈进去一只脚，我就停下来了，因为课本上讲世界上是没有佛菩萨的，而且还加上了许多似乎合理的分析。再看一看寺庙，虽说香火旺盛，但人们大多抱着求发财、升学、富贵的心理。我的确看不到什么殊胜之处，所以十几年来，就一直骑在门槛上，有难关

的时候就磕头作揖求佛菩萨保佑，一过了关，就不再有什么举动了。

直到上了大学，认识了更多的人，了解了更多的事，自己的思想也成熟了许多以后，我才发现自己这十几、二十年来真的是一帆风顺：学习一直名列前茅，身体又健康，视力也好得令人羡慕。想到这些，我这忘恩负义之人才猛然回过一点儿味来，看来这些一定与妈妈多年来的学佛有关系！尝到甜头的我对佛法的态度这才有了点改观，但仍然无法生起足够的信心。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大三后，在我先后两次到色达喇荣佛学院以后，才得以彻底扭转过来：我终于坚定了信心，迈入了佛门。

老实讲，第一次到学院，九成是出自对雪域风光的向往、对风物人情的好奇，根本没想到会有这样大的收获：我见到了真正的修行人。在汉地，出家人给人的感觉要么是清闲优哉，要么是消极避世，除了少数虔诚的佛教徒外，一般难以让人对之生起恭敬心。而在这海拔四千多米、氧气稀薄的高原上，我见到的每一位修行人都在乐观、积极地精进修行，看到他们法喜充满的样子，真让人羡慕。不过他们生活条件的恶劣却使人心生畏惧。别的不提，单说用水吧。这里僧众比较多，加之上课时间又排得很满，众修行人得在自己的小木屋里非常紧张地烧牛粪做饭，但烧饭用的水却要在山下大经堂旁的龙泉井去提，这来来回回如打仗一般挑水的辛苦终于让我也逮着机会尝了一次。那天傍晚，屋里又没有水了，我便和一个阿姨自告奋勇地要去提一壶水回来。哪知到了泉水边才知道还要排队，而且由于气温低故而水流很



小，要等很久才能盛满一壶。好不容易轮到我俩了，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没想到周围的地面上全都是冰，一不小心“嘭”的一声就滑倒在地上。阿姨刚想把我扶起来，不料她自己也不留神摔了下去。还没等我站直，结果我又滑了一跤，倒了下去，膝盖骨磕得乒乓响，我一下子大哭了起来，心里埋怨道：太苦了！可水还是要接的，最后我干脆跪在地上等水壶盛满了，才小心翼翼地连爬带移地挪到了路上。“真修行人的生活我算是领教了。”我一边抹着眼泪一边暗自感叹。后来，我和阿姨一路走一路歇，一人拎一会儿，才终于提回了那壶水。打那以后，我用水节省多了。

从学院回到汉地后，我想到了很多。虽然学院的生活条件恶劣，但佛法的力量却能够吸引这么多的修行人，看来这一定是非常殊胜的法门，否则何以有如此的凝聚力呢？想到这，我的信心慢慢地生了起来。接下来的两个月里，我的心一直很平静，周遭的一切好像都不能让我的心动荡一下，我成了自己的旁观者。我不再一味执著别人孜孜以求的东西，一切处之泰然，结果我并没有失去什么，一切反而随缘而至。从此，我更加宽容不同的人……我自我感觉这一切真是非常奇妙，在学院只短短地闻思了几天，但不可思议的加持却影响这么深远，我不得不相信了佛法的力量。

然而有了信心还不算进了门，只是有了入门的资格。真正的入门是第二次到学院时。这一回，我看到了在现今校园里你无论如何也见不到的一幕幕：上师走进经堂时，所有的僧众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上师行注目

礼，等上师登上法座后，大家才都又迅速地坐下来。闻法时，众人都是毕恭毕敬，绝对没有半点敷衍；课堂上，每一位修行人都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上师的讲课，绝不会有开小会、看报纸等现象；下课时，当上师从法座上站起来时，大家也全都马上起立、双手合十、弯着腰，一直等上师走出经堂后才收拾书包。最让人吃惊的是，这些修行人不仅对上师很恭敬，而且相互之间也是恭恭敬敬的，当他们要从别人面前经过时，总会将腰弯成近九十度，而且非常小心地不踩到甚至不跨过别人的物品。是什么让他们做到这些？思前想后，我只能说是佛法，甚深的佛法！只有佛法才可以将人熏陶成以一种无缘大慈的慈悲善待他人、善待一切众生，同时又虚怀若谷，谦卑自处。

回到学校后，我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从学院背回来的法本。读了《百业经》以后，我深信了因果不虚，从此举止言行都很注意，唯恐造下什么恶因；读《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时，文中对“人身难得”的透彻剖析使我受益匪浅，从此更加珍惜时间、刻苦精进；细读了《入菩萨行广释》后，我懂得了如何对治烦恼，虽然并不能一下子根除，但现在每当烦恼刚刚生起时，我就能很快地制止住它们；在读完《入中论·日光疏》上册的最后一品时，我突然间喜笑颜开，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思量，可能是了解了大中观的甚深空见后，不自觉的法喜流露吧。我还读了《窍诀宝藏海》、《格言宝藏论释》、《悲惨世界》等一些法本，深感佛法的博大精深、殊胜奇妙、不可思议！特别是在读了《悲惨世界》后，我再



也没有主动吃过一块肉，而且常常放生。

至此，在佛门前徘徊了十几年的我才真正地步入了佛门，真是不容易啊！我此刻才深刻体会到了“佛法难闻”的真义。再环视现在的环境，显而易见，这样的世俗人生很容易让人走上歧途，白白浪费难得的人身。于是，我从心底为那些与佛法擦肩而过的人感到遗憾；为自己在佛门前的徘徊良久感到惭愧；更为自己终于走了进来而深感庆幸。

朋友，如果您现在正在佛门前观望，似以前的我曾经在佛门前徘徊的话，那就请您把握住这难得的人身，珍惜这宝贵的时光。别再犹豫了，大步跨进来吧！这才是您生生世世最正确的选择。

我和所有佛门中人都将随喜您的选择，并欢迎您的归家到来！

圆语的早先经历可能与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无太大差别，但两趟学院之行却使她下定了决心，并最终走上了求法向佛之道。在学院的所见所闻融入了她的内心相续，使刚过二十岁的她就幸运地比大多数同龄人早一步跨入佛门，并开始专一修行。这样的生命方才可谓“路逢剑客须呈剑”般尽其全体之大用。千万别等老糊涂了，那时即就是想清醒学道也不可能了。清顺治皇帝十几岁时就善根萌发，二十余岁时皈依佛教。他曾写过一首诗，寄语世人莫蹉跎岁月等闲过，其中有句曰：“莫道老来方觉道，孤坟多是少年人。”若能从两方面圆解顺治之义，则精进修道必指日可待：其一，人生无常，莫空恃



年轻气壮。其二，大道通天，应尽快扬鞭，莫徒赖白发清闲时再入觉悟门。

圆语的经历当中还有一点让我很感动，即她看过《悲惨世界》后便发心不再吃肉了。这种发心我相信是大悲心融入心相续后，对众生真正生起的慈爱心。加之圆语又开始体悟中观的空性见解，在把二者结合起来，并能真正从理事上达到圆融无碍、无二无别的境界后，圆语肯定能获得圆满的二资粮，取得与三身五智无离无合的妙果。

我的转变

在佛教历史上，有一些大成就者在未接触正法以前是以杀生造恶业为生的。如米拉日巴尊者，刚开始求道时以学咒语杀人为宗旨，后值遇真正的大善知识方才扭转过来，开始走上正道。《百业经》中也有记载，有个曾杀过五千余人的恶人，后来在佛法的调教下也获证了阿罗汉果。因此我奉劝那些以前曾广造杀生恶业的人，应马上迷途知返，在佛法的指引下悔过忏罪，以期再塑人生，这才不愧为智者的明智抉择。《地藏十轮经》中也把这些浪子回头客称作日后堪为弘法之才的大德。而李红兵的转变也正应验了“不怕做错，只恐不觉”这句老话。



我叫李红兵，出生在祖国的边陲新疆。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从小我就很调皮也很有些小聪明。在农村很容易接触到许多小动物，而那时的我又毫无爱心，故而经常伤害甚至杀死许多动物，比如麻雀、苍蝇、蚊子、老鼠、蚂蚁以及蟾蜍等。现在想来，我真的很后悔，唯一的忏悔方法便是通过祈请上师三宝的加持以及自己多念经，把功德回向给它们，祈愿它们能早生极乐、早证菩提。

记得有一回，我和同村的几个小朋友一起去已收割过的麦地放羊。到了麦地后，我们就不管羊了，因为已收割完的麦地有近几百亩，就任它们乱跑吧，我们几个小朋友就一起去抓田鼠。我们用木棍挖它们的洞穴，将它们打死或踩死，甚至用火来烧它们的洞穴。有一次我还想出了一个更坏的方法，就是用尿来浇它们的洞穴。经我一提醒，大家一致赞同。于是我们就开始实施：大家一起向老鼠洞撒尿。不一会儿，老鼠们就一个接一个地从洞中跑了出来，全身湿漉漉的。有的一跑出来就拼命四散奔逃；有的可能是喝了很多尿，跌跌撞撞、东倒西歪，还不时停下来用力抖动着身上的毛，弄得我们脚上、腿上都沾上了尿。然后它们才开始慢慢地跑，显得很悠闲似的。不知是喝醉了还是被突来的事吓着了，等我们去捉时，它们才仿佛大梦初醒似的，拼命地蹬着四只小腿，并吱吱地乱叫。可是一切都晚了：我们把它们捉回来后，用麦草围一个圈，将麦草点燃，然后再将它们放进圈中。老鼠显然被熊熊燃烧的大火吓傻了，它们纷纷逃窜，但最终都被火烤得退了回来。于是它们又向



另一个方向跑去，但还是被烤退了回来。有的毛都被烧掉了，但它们的求生欲望还是很强，还是想逃出去。不过最终，它们还是全都被我们这些无知的小孩杀死了。现在想想，我那时是多么的残忍，如今只有多念“嗡班杂萨埵吽”来忏悔我所造下的罪业。

我小时候还算是挺聪明的，从开始读书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在班里向来都排在前五名。进入中学后，我发现自己的记忆力也特别强。学古文时，老师一般都是先读一遍，然后再用白话讲解一遍。老师如是讲完一篇古文，我也就可以背下来了，而且还可以翻译出来，竟能与老师讲的一样，一点不差。

在我上大学时，母亲的身体状况就很糟糕了。她当时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坐骨神经痛，又因长期吃药，还引发了慢性胃炎。当时我就想，我一定要让妈妈的身体好起来。那时我读的是医学院，学的是中医专业。我想，通过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医学知识再结合现代医学手段，无论如何也要把母亲的病治好，以此来略表孝心。但在我还未来得及表孝心时，奇迹就发生了：母亲多年缠身的疾病居然彻底好了。我在电话里问母亲是怎么好的，是吃了神丹妙药还是遇到世外高人？母亲说：“都不是，是练了气功才练好的。”学医的我对母亲的病是再了解不过的了，我断然地对母亲说：“这不可能，不可能！”母亲说：“这是真的，等你回来后就知道了。”等我放假回家，真的是大吃一惊：母亲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红光满面。我忙问道：“你现在不吃药了？”母亲说：“早就不吃了，从练功第三天起就不吃



药了，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多了。”最后她还对我说：“我还知道你有什么病哪！”我有点不大相信地看着母亲，母亲于是便用右手在离我的身体大约十五厘米的地方，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探了一遍，然后告诉我：“你的两腿经常感到凉，特别是膝盖。”我很震惊，因为我从未将这种症状告诉过母亲，她是怎么知道的呢？看着我满脸疑惑的样子，母亲笑了笑说，是练气功练出来的。难道真有这等好事？自古以来，中医以四诊来诊病，西医则是通过各种仪器及化验，从未听说过用手如是地“探病”便能探出患者的疾病来的。

我当时觉得很神奇，再加上父母的说服工作，便也开始学起了这门功法。修法后由于进步神速，我又被派往这个功法在东北的一个分部——抚顺基地，成为科教处的一名老师，给东北各地的学员“传功弘法”。学员们都特别喜欢我，喜欢我给他们讲课。当时我觉得我是在从事着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让更多人的疾病得以痊愈。在此期间，我还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代理科教处处长。当时的我真的是对“弘法”充满了信心。

可是，在我看到净空法师的讲法录像带以及南怀瑾先生著的《金刚经说什么》、《学佛者的信念》等著作后，我的心就再也平静不下来了。我感到我们这个功法的某某传人其实与我一样，都是在欺骗学员，因为我们都是在把一种并不究竟的观点，假借身体好转的外相，推销给学员们。只不过我是无意，老板是有意而已。我开始意识到我不过是他手下一个赚钱的机器。特别是在初步

了解了佛陀的智慧与大悲后，这种感觉就变得更强烈。渐渐地我想离开这个圈子，但转念一想，逃避也不是个什么好办法，还不如用我所知道的一丁点儿佛学知识来引导我的学员。于是我请了《释迦牟尼佛传》、《观世音菩萨传》、《地藏王传》、《达摩祖师》等录像带，经常放给学员们看，同时也给他们讲解《米拉日巴尊者传》、《了凡四训》，希望他们能对佛法产生信心，并且能皈依佛教。通过录像带，我自己也被古往今来那些高僧大德们的无上慈悲心和智慧，还有他们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从此，我开始对佛法生起了越来越坚定的信心。那时我一有假期就去寺庙，跟庙里的师父或居士们学习磕头、烧香，见到佛菩萨就拜，并且特别想了解更多的佛教经论。

1998年秋，我与同事们去了沈阳黄寺。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密宗的佛像，感觉是那么的庄严、那么的慈悲，又那么的富有威慑力。我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呆呆地站在那里，仿佛整个世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来同事拍了我一下，我才回过神来，赶紧顶礼三拜。出家师父看我站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去，就送了我一本黄色封面的《放生功德文》，我用了一个下午便一口气把那本书读完了。没想到一个下午的拜读竟彻底扭转了我的一生，我总算明白了杀生的过患，知道了杀害别人的生命，自己也得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地狱里感受五百次同样的痛苦，甚至是更加痛苦的折磨。以此为契机，后来我又看了一些因果方面的书，从此便对因果深信不疑，也因此对往昔所造的杀生恶业追悔不已。同时我也对密



宗，对藏密的高僧大德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一个偶然的
机会，我见到了法王如意宝的法相。在看到法王法相的
同时，我暗暗地发了一个愿，愿我能早日见到他老人家，
因为仅仅从相片上我就已感受到了法王巨大的感召力量。
2000年的春节，我终于如愿以偿地来到了世界著名的色
达喇荣佛学院，并见到了法王如意宝等许多大德。

以前的我总是想着我这一生只要能过得快乐，再让
父母过得幸福就可以了，现在的我才知道这些想法是多
么的渺小。我应该像法王如意宝、堪布仁波切那样，拥
有无上大悲心，对一切众生都能全身心地爱护。如果
人人都能像这些大德们一样，那这个世界将会是多么的
美好！

学佛使我的心平和多了；学佛使我有更为博大的
爱心，去爱护每一个生命；学佛使我真正认识到人生在
世的价值——自度度他，让大家都能摆脱六道轮回之
苦，早证菩提！在我有生之年，我想今后不论遇到任何
违缘，我都不会杀害众生，也不舍上师三宝！

现在一些人动辄就认为佛教是迷信，其实这种想法
是极其荒谬的；还有一些知识分子根本就没看过佛教的
典籍，也在对佛教毫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妄加评论，这
也是极为荒唐的。我真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好好地了
解佛教、认识佛教，然后再对佛教作评论。也希望大家
都能早日皈依佛教、证悟佛法，并把佛陀的教法传播到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曾说过：“佛教之最大纲领曰
悲智双修，自初发心以迄成佛，恒以转迷成悟为一大事
业。”的确，很少有人不迷惑的，因此更是为李红兵感
到庆幸。这让我不由得又想起罗候罗博士的一句话：“佛
教是现实的，因为她对生活 and 世界所采取的，就是一种
现实的态度。她并不是错误地把我们引向愚人的天堂，
也决不用那些虚伪的恐惧和罪恶感来威胁恐吓、折磨摧
残我们。她精确而客观地描述我们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
并且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通向彻底自由、和平与安宁的幸
福之路。”

是的，佛教不是威胁和恐吓。正所谓因果自负，当
你背弃了这条通向幸福的大路时，什么样的果报会等着
你来承受，这一点我们可以等到瓜熟蒂落的那一刻来见
分晓。

放下包袱

释净意，今年三十七岁，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前年
冬天他初次来学院的时候，突患重病，生命垂危，后被
送往县医院急救方得以脱险。后来学院创办为僧众服务
的扶贫医院时，从生死关头捡回一命的他便主动发心当
了医院的大夫，于紧张的闻法之外，又开始了救死扶伤
的行医生涯。本来以他的中西医功底，无论国内外都有
医疗机构邀请其加盟，但他还是选择了留在这里，因他



自己觉得只有在这，才能因闻思佛法而再续慧命。

来就医的患者无论贫富及身份，他一律待之如亲人。由于条件所限，他常常又当医生又当护士还兼药剂师。特别是冬天，由于气候恶劣，他有时收治的病人，每天都高达上百人。以他精湛的医术，许多疑难杂症患者都死里逃生，与当年的他一样，在这喇荣圣地又开始了新的生命历程。

我比较了解释净意这个人，因他曾有一次和我详细谈起过他的过去和现在：

我家就在美丽的海滨城市青岛。记得上学时我并不是很用功，但因家教甚严，祖父乃一儒士，父亲又威严有加，这才管教得我考上了大学。在大学勤学了五年后，毕业时被分配到市立医院工作。在神经科工作的两年让我感触很多，脑部血管病变是我临床遇到的主要病症，患者大都很年轻，发病前与正常人无异。以脑出血为例，我碰到的患者基本上都属于突发性的，病因大都由生气、情绪极度变化等引起。出血后，颅内空间被迅速挤占造成呼吸中枢神经受阻，病人往往因呼吸衰竭而致死。而其他的由于现代生活竞争的日益激烈、人际关系紧张等引起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也不在少数。据《健康报》统计，全国精神障碍患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 30% ~ 40%，而大学生中的比例还要更高一些。这说明文化水平高并不一定代表精神生活也必然健康，同时它还提醒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应注重自身精神生活的质量。否则，等病到临头再临渴掘井，恐怕已为时晚矣。



病房中，经常有亡者家人悲痛欲绝地哭喊。那生离死别的场面，实在让人揪心。我常想：这事若出现在自己身上，又该如何应对呢？即使有再多的钱财和名声地位，面对死神，不论老幼美丑，这些因素一概都不会起作用。有的病人及其亲属苦苦哀求医生，愿用所有的钱财来换回一命。可是，成沓成沓的钱，此时也成了废纸。人死不能复生，这脆弱无常的生命，谁也不知能在这世间活多久。能不能活得高明一些？怎样才能愉快地度过一生？死时能否不痛苦？能不能不生不死、恒享快乐呢？对死亡的恐惧与思考成了我那时的一大心病。

后来由于受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1987年，我开始信仰起基督教，以寻求心灵的安慰。那巴洛克风格的高大雄伟的教堂、唱诗班优美动听的歌声、管风琴优雅迷人的旋律，还有那庄严圣洁的婚礼场面……这一切都曾使我流连忘返。然而，每一次参加完星期天的礼拜后，在兴奋之余我却总感到那么一丝惆怅——除了这些音乐、圣歌及婚礼场面，自己又得到多少真实收益呢？而这种如叶公好龙一般的形象上的入教，竟一直持续到1991年。

当时，在有幸读到一本《印光法师嘉言录》后，其优美流畅的文笔、众多的理证教证、淋漓尽致的剖析让我终于了解到：人为什么会生会死、为什么会有六道轮回等等。为了进一步弄清这些问题，在星期天，我一改往昔上教堂的惯例，而转身进了华严寺。虽是在闹市中，但优美的环境、茂密的山林、遍野的花香，使这座寺庙颇有点深山古寺的味道，真没想到在这样的都市中还有



如是的安静去处。进入大雄宝殿，首先看到慈祥的世尊在向我微笑。那种庄严肃穆的气氛，还有那阵阵清幽的檀香气，都让我陶醉不已。几年来，我似乎已习惯于在小门小窗的教堂里与几千人共坐一处的感觉，然而在内心深处，我还是更喜欢这大门大窗、宁静宽敞的大殿。在看到法物流通处有许多纪念品、佛像、经书后，我便也请回了几本书，以期多了解一些佛理。等到看了这些书后，才发现原来佛教并非世俗中所谓的迷信之道，而是讲了许多深刻道理的人生哲学，这种感觉真令人耳目一新。

佛法告诉我们要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心，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她并不主张向外攀缘、盲目崇拜。而佛陀则是早已觉悟的大智慧者，众生本来也如他一样皆具如来智慧德性，但因迷惑颠倒而为凡夫。这让我想起祖父早年对我进行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的灌输，这不都是一个道理吗？只是佛法所阐述的道理比起儒家思想来更深入了一步，方法也更圆满、更究竟。看来佛法确实很值得我们下工夫学习一番。以后，我便更多地涉足佛学领域，心情也随之渐渐开朗起来。我不再那么惧怕死亡的阴影了，因为我已经知道了命自我立、福自我求和改造命运的方法。死并不可怕，怕的是活着造恶业因而感受因果报应，并恒常感受轮回之苦。

作为沿海开放城市的青岛，这几年经济发展很快。我亦辞去公职，创办了私人诊所，收入也日渐丰裕起来。在出国热中，去国外定居行医的同学越来越多，1999年，我也办好了去德国的签证。如果再加上驾照、计算

机、英语等证书，可以说我现在已具备了跨入 21 世纪的各种重要通行证。美好的蓝图可谓已展现在眼前，一切都应该算是万事顺意了。此时，女友的家长也再三催促：婚事不能再拖！不过在多年的佛法熏陶下，我已不会再仅仅着眼于眼前的利益了。虽然对世间生活仍有所留恋，然而在心灵的深处，我却隐约感到：非佛门不能去。

那时的我已站在了出国、成家和出家的三岔路口，何去何从实难抉择。当时的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看着哪边都很诱人，哪边都很难舍弃。常言道：“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必须选择其中一条路，而且必须保证不会因为自己的选择错误而终生后悔。母亲极力反对我离家求法，同学也进行劝阻，并坚持让我到国外发展。女友则根本不相信我会离开她，放下安逸的生活而到雪域去常住。她自信地开玩笑说：“看你能不能呆上两个月，那里的环境一定很艰苦，太不适合你了。”

我思前想后，觉得结婚成家可实现所谓的“成家立业”，但这样一来，必然是整日为油盐柴米、养儿育女而奔忙，很有可能就此永远陷入生活的无尽烦恼之中；到国外发展，固然是待遇优越、生活富足，可以实现“出国之梦”。但在异国他乡也难逃衰老和死亡。眼看我的同学就已死了好几个，特别是有位朋友的同学，在拿到出国签证后，也就在上飞机的前一天晚上，兴奋不已地携女友骑摩托车兜风庆贺。但因过于激动、车速过快，结果在他让车时，连人带车竟撞到了电杆上，两人当场死去。由此我深切体会到，追求幸福生活的愿望可谓人



所共有，但幸福在世间确实是太难找了。而因果则是那么的真实不虚，如若以前未积累过福报，只是广造恶业，那你必定会感受众多苦报，即使再努力奔忙，也只是枉费心机而已……我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佛法，不能离开了生脱死、出离轮回苦海的道路，并且还要尽自己所能，使父母亲友等更多的人了知此理，从而解除精神上的痛苦，切不能只贪图身体上的物质享受。作为一个医生，我深深地体会到疾病和死亡对人的威胁，也因此更强烈地希望能获得战胜它们的力量。

最后别无选择，我终于走进了高原，走进了佛法的阳光遍照的圣地。来这里闻思了一段时间后，更坚定了我当初的选择。在 21 世纪的钟声敲响的第一天，我跨出了走向解脱的第一步：剃度出家。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我觉得光谈一心向法还不够，还必须放下世间五欲这些暂时的安乐，因为它们就如同沉重的包袱，使你无法轻装向前。上师曾这样告诫过我们：人，一辈子最重要的就是修持正法。而修持正法的保证则是要有出离心，否则绝难获得出世无漏的智慧。

记得大成就者米拉日巴尊者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我首先害怕死亡，因而前往寂静的山中，通过精进的修持，从而获得了对死亡无有丝毫恐惧的把握。既放下了世间五欲的包袱，又进而放下了恐惧死亡的包袱，我想现在的净意该是“看破、放下、自在”了。

人到暮年方回首

这个时代是科学的时代。在社会群体中，知识分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可说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体现者。我自己尽管是一个凡人，并非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但却有一个相似的发心，就是希望能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播出去，传播给现代人及后来人，尤其是传播给知识分子们，并希望他们也能来研究研究佛法，这是我编撰此书的初衷。此书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是每个学佛者自己的人生经历、人生感悟的真实表露。通过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生画卷，我相信很多人也会被感召而趋入佛门。

作为一个藏族人，我即生中有缘接触了很多的汉族知识分子。每当和他们交流畅谈时，我都会被他们不同的心路历程所打动并进而受到启发。我常想，如果其他的人也都能了解到这些有知识的佛门弟子们的内心世界，那将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啊。对那些在茫茫苦海中挣扎的人而言，每个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也不失为对他们的人生坐标吧！

今天我见到了萧女士，虽说她已上了年纪，但朴素而得体的衣着、不凡的谈吐，还是能使人感觉到她身上那种高雅的气质。我并没有特意问她学佛的经历，但她却很有兴致地向我讲起了她的世间生活和学佛历程。



我叫如志，今年六十五岁。1958年于成都科技大学化工机器及设备专业本科毕业，1963年被任命为石油化工设备主任设计师，曾参加过一些国家大型化工设备的定型设计及试验工作。1987年任甘肃建工局七公司设备技术方面的工程师。1990年因工伤而提前退休，后返回上海居住。

现在的我已至夕阳西下的光景，人生的道路也将走到尽头，回首往事，不免感慨万千。几十年里，风风雨雨、忙忙碌碌，虽也做了一些有利国家建设的事，但自心总的感受是愧对人生。

说到我的经历其实也无特别之处，就像千千万万个中国老知识分子一样，一生过得辛劳而又平凡。到如今，我总算熬出了头：家庭的负担、子女的拖累、工作的繁忙，这些都离我远去了。在这世上，世间的义务对我来说，应该算是了却了吧。人到了这个时候，也许会觉得孤单与凄凉，但就我而言却并不如是，我觉得自己好像又焕发了第二次生命，我对生活和修行充满了希望。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佛法的力量！每当想起自己为别人操劳了一辈子，但却从没有为自己究竟解脱的来生后世积聚资粮时，我就有一种紧迫感，就想抓紧所剩不多的时光，依靠佛法的力量，为自己的生命再塑新篇章。我非常愿意将我的情况说出来，希望对同龄的人们有所启发。

也许是我往昔所造恶业的缘故吧，当我还是个婴孩时，生母就惨离人间。在无情后母的怀抱中，孤苦零丁的我在血泪中总算一步挨一步地长大了。六七岁时，慈



祥的外祖母才把我这个病弱之身接到她家，送我上学，从此，我似乎脱离了苦海。但当我初中就要毕业之时，这世上我唯一的亲人——外祖母却突然病故了。这个打击使我再也无勇气滞留家乡，于是在难忍的悲痛中，我蹬上草鞋，背上被子及书，步行五天，到重庆市“女子技术学校”投奔我的一位同学。在她的关心和赞助下，我考上了“重庆兼善中学”的高中部。1954年时，我终于考上了成都科技大学。大学在当时的我的心目中完全就是“人间天堂”，这里生活条件相当好，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家包干。在有如童话般的幸福生活中，我渐渐长大成人。与此同时，我的思想也变得复杂了，我开始从单纯的书本中抬眼看自己、看社会、看人生。就像现在的年轻大学生一样，我那时也开始自由自在地寻求起“人间之爱”来了。

大学毕业后不久，同一般人的人生轨迹一样，我也组建了家庭。随后而来的生活方式也就可想而知了，自然是上班工作，下班围着丈夫孩子转。我本想，家是一个人幸福的港湾。但当我走进去时，才发现根本不是这样。也许女人注定要付出很多，也许是不善调理吧，在婚后的生活里，每日繁重的工作、繁琐的家务，使我整个人每天都处于高度紧张、繁忙的状态中。“我们在花丛中握手相见”的场面，在我一生中从未出现过。更为糟糕的是，自己的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先是患肝炎、恶性贫血，继之是冠心病、高血压等，可以说是终年病不离身、药不离口。沉重的工作和家庭负担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实在没想到一个大学毕业生的生活也会如



此苦不堪言！当时的我总想尽快摆脱这样的生活，可是，没有智慧与勇气，有哪个凡夫俗子能跳得出业力的樊笼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迷茫无奈中寻觅解脱之法。一有空闲时，我就拼命读书、翻阅报刊杂志，希望能从中寻找出一条解脱之道。但效果正好相反——书看得越多，身上的绞索似乎缠得越紧，心灵的痛苦也越沉重。

听如志说到这里，我不禁心有所感：每个人在社会上的生活都是不容易的，都会面临外在与内在的各种困扰。但有谁反省过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源所在呢？恐怕大多数人都只能在麻木与迟钝中消耗自己的生命。即使有人想跳出来，获得一种自由，就像如志那样，但若不依靠佛法的般若智慧，仅依世间百艺、一般书籍就想获得心灵的慰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又有多少人能明白这个道理呢？因而如志后来的命运便引起了我格外的关注。

那时，苦恼的生活已使我感到厌倦，我真是觉得人活在世上太苦了，太没意思了。但即使如此，我对家庭还是怀着一丝眷恋之情，还放不下对儿女情长的依赖，也许这正是无数个女人上演悲剧的根由。不过谁又能超脱呢？人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的，直到有一天，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的丈夫的薄情行为才使我倏然从迷梦中惊醒过来。这感情原来竟是那么的脆弱，我苦苦在艰难中挣扎的几十年到底是为谁呢？原来人生竟是一场自己



不肯醒悟的噩梦呀！我到底得到了什么？什么也没有！没有“自由”，更没有找到“解脱”之路，到头来一切都是空的。想到此，我便什么也不要了。在无可奈何中，我毅然提前退休，携孙子到定居在美国的儿子那里居住。后来当我再回到上海时，在律师的协调下，1997年，我们终于终结了这桩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手的名存实亡的婚姻。

离婚后，女儿邀我同去美国过圣诞节，同时探望几年不见的儿子一家三口。此次的美国之行是我人生的根本转折点。在美国，我与一位博士谈到了佛学方面的问题。这位博士是我一位好朋友儿子，同时也是一位我看着成长起来的科学家。他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就已皈依了三宝。在对佛法的研究方面，他非常认真，凡是一些重要的观点、立论，他都要拿来与哲学进行对比研究。通过长期如此的精研，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佛法是最深邃、最伟大的科学。与他的恳谈让我不得不赞同他对佛法的阐释，同时他对释迦牟尼佛的那种毫无掩饰的恭敬与虔诚，又令我十分钦佩。于是我坦诚地告诉他：世事的无常、不可靠，我已深有体会。我也早就想皈依三宝、学习佛法了，只是苦于不知投师何门，不知什么样的法师才是堪为依止的具德善知识。在言谈中，他给我介绍上海的一位密宗师父——元音老人。当我一听到元音老人的名号及功德时，内心顿生一阵阵的激动，恨不得一下子就能飞到师父跟前去聆听法音。虽然美国优越的生活条件及子女们的孝顺令我感到十分舒畅，但对佛法的渴望使我不能再呆下去了。



我终于满怀信心地回到上海并参拜了元音老人。当踏入精舍，一眼见到上师时，当时的我真是激动万分，就像是流浪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到了家。师父无比慈悲地向我开示并传法灌顶，还关切地嘱咐我好好修行。从那以后，在师父的护念下，我开始走上了修学佛法的大道。依师学法期间，我读了《命自我立》、《玉琳国师》、《李叔同》等一些传记性作品。《命自我立》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要改变人生是完全可以的，只要遵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原则，就能从苦难走向安乐，从烦恼走向解脱。而玉琳国师冰清玉洁的崇高品质、弘一大师清净的戒行则令我感动不已，想不到世间还有如此高尚、伟大的人物。再观自己，不禁深感惭愧与懊恼。大半生中，自己都是在懵懵懂懂中过活，怎么就不醒悟呢？怎么就没想到出离呢？怎么就没想到去追随先贤大德们的足迹、去希求佛法呢？如今两鬓斑白，可依靠的什么也没有，唯剩下一身业障。这是定数的使然还是业力的羁绊呢？但不管怎样，过去的都过去了，在未来的生活中，我一定要把握好，一定要在佛法的修习上勇猛精进。

1999年师父在开示时说：我们住在上海，生活条件很好，大家要懂得珍惜，要精勤闻思修。四川藏区有个佛学院，那里生活苦得很，但大乘正法在那儿却极为殊胜，学员闻思修都很精进……

2000年正月初一，师父究竟佛事后示现圆寂，从法座上站起来就自在地走了。师父的离开，使我顿如举目无亲的孤儿，失去了依靠；如大海中的孤舟，不知去

向何方。在想到了佛陀的教诲“以戒为师”后，我便到寺院求受了五戒、菩萨戒。同时又积极参加寺院的各种法会，精进修学佛法，以期报答师父谆谆教诲之恩。

一次殊胜的机缘，使我了解到师父曾提到过的那个大佛学院，一种对佛学院的景仰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不顾年迈体弱，我和另外两位道友决定当即动身前往佛学院。2000年六月初一，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了学院。

在学院里，慈悲的上师为我们传授了殊胜的显密法要，那甚深微妙的甘露法雨令我振奋不已。回想自己很久以来，由于自迷真性，枉造无边罪业，感受了无边痛苦。今有幸值遇大恩上师授智慧水，启开我迷蒙的心性，从此将不再沉沦于生死海中，我是何其幸哉！

我从心灵深处恭敬感激上师，我将在上师三宝的教导下，依教依法精进修持，走向理想的明天。

如志的故事讲完了，看看表，二十多分钟已过去了。由于要赶时间上课，只好暂时把她的故事储存在智慧的电脑上吧。待到空闲时，再按下POWER键，从这智慧的电脑中把她的经历再输送到生命的白纸上，以供更多的人借鉴。

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大半生就这样过去了。如志的生活经历应该很有代表性吧，和千千万万个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为了孩子、家庭、工作、事业，他们默默地奉献了一生。在物质条件上，他们肯定达不到现在的富裕。但在精神追求上，他们却能令许多现代的年轻人感到汗颜。追求现代潮流的年轻一代，也许不屑于老



一辈的生活方式。他们往往会把金钱和享乐作为自己的生活目标，有条件的天天在纸醉金迷中消磨时光，无条件的则生活在梦幻与欲望当中。有些所谓的知识分子亦不再希求知识，而是整日随波逐流、颠倒行事，与愚人同流合污，已没有一点知识分子的味道了。

在当今整个的社会大环境中，人性的颓堕越来越严重，真可谓一代不如一代。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下一代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我只能满含忧悲地说，这唯有让下一代的读者自己去观察了。

如志到暮年才醒悟过来并皈信佛法，这应该是她个人的迟到的觉醒，应该替她感到庆幸。因为这世上有多少人，是死到临头都还大梦未觉呢！

愿有心人深思之……

永生

我们研究佛法的目的之一，便是要知道六道轮回的真相，特别是要确证前后世的存在。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否则佛法的许多教义都将不复安立。正如《涅槃经》所云：“不知后世，无恶不作。”假如没有因果轮回、前后世的概念，那么人们的所作所为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违背佛法的要求。了知因果轮回，人们才能够学会正确取舍日常的起心动念。这个道理，想必祯欣女士应该体会很深。

祯欣女士毕业于南京政治学院经政系，现从事书籍的编审、校阅工作。以她三十年的人生阅历，我想她一定明白，其实不唯修行人，世间任何一位想真正树立起正确人生观的人，不论是平凡之辈还是科学家、哲学家，其实都很需要关于生死的正知正见。

我是祯欣，1970年生于南京。走过人生三十来年的历程，让我最感快慰的便是自己进入了佛门。曾有一位长者好奇地问我：“世界上有着那么多的文化形态和宗教，你为什么却对佛法情有独钟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要回溯到我的童年时代去寻找答案。具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个人在童年时的种种经历，对于他一生的成长，包括信仰、志向、情趣、爱好、人格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童年，这一人生旅程的开端，在我的记忆里，总是闪烁着无忧无虑的光彩。那时我住在河南农村的舅舅家，由慈祥的姥姥精心照料我的一切，生活安宁而平和。

我很喜欢到村外去看开阔的田野，绿油油的庄稼一眼望不到边，远处的村庄显得矮矮的，好像一堵墙挡住了视线。那“墙”后是广阔的田野，田野后面还是村庄……再抬头看天，它离我那么高，又是那么远，陡然就让我觉得周围一下子变得很大，很开阔，大得我幼小的想象根本无法测量。我很想知道，这个“周围”如果一直延伸开去，到底会有多广阔？有没有边际？

如果说大自然带给了我美妙的空间体验，让我对浩瀚的宇宙产生了探寻的兴趣。那给我的幼小心灵烙下



痕迹，并引导我日后探究人类根本问题——“生从何来、死往何去”的，却是一种对死亡的恐慌无助感。我曾亲眼目睹过村人的出殡，看到一队人哭哭啼啼、吹吹打打地把一具棺材拉到村外的地里埋掉，当时的感觉就很不舒服。晚上躺在床上时，熄了灯以后，周围顿时变得一团漆黑。这时一个念头不知怎的就突然冒了出来：这种情形和躺在棺材里差不多吧？如果我死了，也会被装进厚厚的棺材，再盖上厚厚的土，漆黑、孤寂……想到这儿，我害怕极了，急忙请求身边的姥姥，快快点燃油灯！当油灯燃亮时，那温暖的光一下子就驱走了我的恐惧感，我紧抱住姥姥，很怕她也会死去，那样的话，我将不得不经历那种极其无奈的恐惧。慢慢地，在姥姥温暖的怀抱里，我啜泣着睡着了。

然而对死亡的恐惧却从此一直隐在了心里，尤其是当我明白了人终有一死，自古至今尚无一人例外以后。俗话说：“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然而我却想：一棵树，只要它的根还在，到了春天，它就依然会生机勃勃。既然如此，那人的生命是不是也可以永远延续下去呢？按照物理学的能量转换定律来说，当一种物质形态转换成另一种物质形态时，能量是不变的。那么人死后，他的身体是朽坏了，但他的精神会不会又以另外的方式存在呢？抱着这样的疑问，我开始学习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学说，当然也包括佛法。最后我发现，各种理论对生命的解说各有其特点及合理之处，但我认为佛法对生命的解说更有说服力，因为她揭示了宇宙人生的究竟真相。释迦牟尼佛以他的苦行与实证告诉世人：“众生平等，皆

有佛性，能入佛不可思议解脱之境，只因愚痴妄想所覆盖，不明自性真心，恒作种种颠倒执著，以致轮转生死海中，受大苦恼，久不能出。”同时佛法认为：人的生死表面看来好似自成段落，实际上这生命之流源远流长。人的生命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一切物质现象，虽然都在不停地迁流变化，但无论是质的集散，还是质与能的转化，物质都是不灭的，精神（心识）则依物质而显现其作用。因（主因）缘（外因）和合时，又会引起心识的相续。虽然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然而人的形体虽散，而性能不灭。一个人的思想、语言、行为，或善或恶、或智或愚，都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力量，形成创造未来生命的动力。

在我看来，佛法既平实又深奥，她所阐释的道理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她告诉我们如何做人，如何避免走入常见的误区，如何改善自己的人际关系……这是她的平实之处。同时她对宇宙人生的实相阐释却极其精微深邃，如果想要真切地体会，则要通过系统的闻思修才能获得。孔子曾说过：“朝闻道，夕死可矣。”这种为了追求真理奋不顾身的精神策励着我也去积极探寻人生的奥妙。而通过学习释迦牟尼佛的教法，现在，大千世界已在我眼前呈现出一片光明的前景：朝闻道，夕不死可矣！因为正是佛法赋予了生命以永生的资粮。也正是这种积极、智慧的思想，启示我更进一步地去认识自己、改造自己，从而掌握自己的命运，做自己真正的主人。当一个人自在之时，便是他的生命永生之始！

以上就是我对那位关心我的长者的回答。相信每一



位朋友经过理智的抉择后，都会乐意前往探寻佛法的宝藏并取回自己的所需。

听了祯欣女士对佛教的认识，特别是对生死的理解，我感觉自己都颇有收获。不知道以追求真理为一生最高目的的智者，对此又有何感想？

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公正的观察和判断，这样才能希求到不论是对佛法还是对世间真相的合理认知。有时候，面对现时时空所发生的一切是是非非，我不得不感慨万千：一般自以为是的人，在这么一个混乱颠倒的世界中，怎么可能掌握需要深奥智慧才能了知的佛法正见呢？！但令人遗憾的是，世间的话语场又常常被这些人的声音所充斥！

活在这世上，我认为人最需要的就是信仰。只有信仰才可以给你深入究竟智慧的力量。

征 途

记得有一天，整个喇荣云雾缭绕，漫山遍野的雾气当中时不时飘落一阵阵毛毛雨。接近傍晚时分才见云开雾散，此时在远远的南山上空蓦地出现一道弯弯的彩虹，山谷当中也传来了布谷鸟的歌声，一户户小木屋的房顶上开始升起袅袅炊烟。当一派平和的春意盎然的山居图画悠然浮现在眼底时，作为一名凡夫，我的心也随



着外境的转变而舒畅起来。

一边沉浸在四周新鲜清凉的空气当中，一边在准备翻译无垢光尊者的《赞颂寂静圣地文》，戒光恰在此时敲响了我的院门。

这个戒光平日里颇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的印象，他身材高大而又壮实，再加上人又比较胖，往那儿一站，还真有几分威仪。这次他是来向我请教几个问题的，回答完他的问题，我又特意询问了一些有关他出家的问题。望着对面山顶上的那道彩虹，戒光语气平缓地向我叙述了起来。

我是唐山人，十一岁那年，在唐山大地震中我跳窗才得以逃生。在震后重建家园的过程中，我又搬砖石又和泥巴还盖房子，以致瘦小的身上到处都是累累伤痕。很小我就领略了大人们常说的那种战天斗地的景观，但我并未感受到任何乐趣。震后的大地虽又被人们重新踩在脚下，但蓝光闪过之后，那房屋倒塌、家破人亡的一幕幕凄惨景象总让人难以忘怀。在这样巨大的灾变面前，我第一次感受到了人的渺小与无力。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的性情也变得内向而暴烈起来。平日我不大擅长言辞，只愿独自思考，并特别喜欢阅读历史著作以及名人传记，还常常因此而为古人感伤不已。不过我对于做功课、考大学却总是提不起热情，我最感兴趣的，便是想解开那些长期以来一直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很多关于人与自然的难题。如：活着是为了什么？这世上存不存在一个终极真理？若不存在，为何



还要依法行事、依理待人，而不可胡作非为、任意妄动？若存在，它又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人们不去依循？诸如此类的问题总是翻来覆去地盘旋在我的脑海，长久地挥之不去。

高考结束后，很自然地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榜上有名。于是在技校学习了两年后，我便进入了唐山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成为了一名浇钢工人。后来，一半是因为工作形势所迫，一半是我深感知识太过欠缺，1987年时我又考上了东北工学院的本科函大，在钢铁冶金系自学五年半后终于拿到了毕业证书。

应该说我在工作中的表现还算出色吧，我一直是公司连铸技术行业举足轻重的技术骨干，以致后来出家一个月后，单位领导还和我弟弟专程来到喇荣，劝请我回厂继续工作。在读函大期间，我组建了温馨美满的小家庭，爱女也于两年后降生。接着我们又拥有了两套住房，家电也相继置备齐全。我们夫妻感情笃深，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早在中学时代，我的数学与物理成绩便十分出色，当时甚至产生过要用推理的方法推演出宇宙终极真理的想法，当然这是不可能达到的。对于物质的组成、物质运动的规律、物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等等，我都产生过不少疑惑。通过思考这些问题，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参加工作后及上函大期间，我对这些问题依然没有淡忘，并逐渐发展到要为此考查参访和亲身体会的程度。我翻阅过大量的资料，拜访过基督教、天主教的信众，还走访过许多道教传人、气功大师及具特异功能者等

等。这样做的结果虽然并未能解开我的疑惑，但收获也确实不小。这些经历让我对人生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深层思考，也让我越来越想弄清楚人真正的生活目的与生活方式。后来当我有幸读到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时，当时，我便深深地被这位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悲壮动人的苦行证道故事打动了，尊者的智慧道歌更是震撼了我的心，把我多年来的诸多迷惑几乎扫荡殆尽，甚至还让我心中萌发了去亲自实证一番的念头。有位学佛的同事此时又趁机送来《金刚经》及《六祖坛经》让我参读。第一次看完后，自我感觉似乎有所领悟，可以以后再读时又感到越看越弄不明白，即使查遍佛学辞典与各类资料也是枉然。这时我才发现，其实自己以往是太过于自信与自傲了，然从本质而言，我根本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智慧。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了佛法的深邃与不可思议。我想若无明师教导、指点，恐怕我连经论的一个字、一句偈颂都无法理解，更谈不上什么实证了。

1996年夏，有位居士到唐山开讲《六祖坛经》，我便逮着这个机会认真听闻了一回。初次听人讲法，当然有很多地方让我感到很费解，但头一回听讲的那一夜却让我彻底失眠了。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之时，冥冥中似乎总听到一种奇妙的声音在耳畔不断地轻声呼唤，就像是慈父在暗夜中呼唤走失的爱子快快回家、回到父亲的身边一般。我突然感到自己有一种像走失在无边旷野中的孤独与恐惧感，同时也猛然醒悟到，父母妻女其实也同我一样在暗夜里盲目地摸索、挣扎，不知道何时就会突遇猛兽深渊，我自己也不知何时就会突然与他们分手于



黄泉。但我深爱着他们，而越是这样便让我越发感到在生命短暂的情况下，应立即开始寻求令自他永久安乐且永不分离的最佳方法。这时我隐约感到，唯有伟大的佛陀才拥有真正博大深广的慈悲和爱心，才能够真正救度我们，使我的心愿得以实现。也就是从那夜起，出家的念头开始占据了 my 脑海。

说到这里，我还要深深地感谢我的母亲。母亲不但自己崇信佛法还带领我们全家祖孙三代同去北京法源寺皈依了三宝，求受了三皈五戒。一直行持念佛法门的母亲认为，学习佛法是个好事，佛教提倡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教理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有益处。但她总认为我好好念佛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出家不可。我当然理解她的内心，她其实是不舍得宝贝儿子离她远行。爱人听说我想出家后，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仿佛时间在我俩之间已然凝固一样。末了她哽咽着说：“我尊重你的选择，但你能不能等女儿十八岁以后再出家？她现在还小……”“你别当真了，我只不过开个玩笑。”看着她难受的样子，我只好以谎言来安慰她，不过在心里我却一直在暗自伤痛、暗自斗争。的确，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工作也无法让我脱身，在大家心目中，似乎没有我的存在。但我总在想，如果有一天，自己突然死去了，他们又会怎样呢？其结果肯定是：地球会照常运转，他们也还要如往日一般地正常生活、工作下去。但我自己的生死问题恐怕就欲罢难休了。

虽然做不通家人的思想工作，但心中的目标却不曾改变。最后经过反复斟酌衡量，又遇恩师指点，一年之



后，我终于来到了藏传宁玛巴教法的圣地——喇荣。

对于我的出家，许多学佛的居士和亲友们并不理解。但我想雪域之行其实并未离开世间，只不过暂时离开了不利于闻思修行的环境而已。六祖惠能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这句话一方面指出了修行佛法不一定在摒绝尘寰之处，另一方面又并没有让我们不离开世间迷惑颠倒的言行。作为一个普通人，身处世间往往会身不由己地随波逐流而造诸恶业，正如华智仁波切所说：若想世间生活和佛法修持两全其美，就如同骑一匹马却要同时上山和下山一样。这恐怕是不可能的，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

也有人说我：因为众生皆具有佛性，智慧本来具足，并且有《大藏经》等众多经律论典为指导，因此，不必一定要去依止善知识学法，更不必远离家乡、亲人，花那么多代价去吃苦。但是《华严经》中却早已说得非常清楚：“譬如暗中宝，无灯不可见，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如果没有人讲说佛法，虽有智慧之人也不一定懂佛法奥义，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况且世间学问和技能尚需广向明师学习，要想学好出世间的佛法智慧，又岂能不选择上师、依止上师呢？自己学佛的一点心得体会已让我感受到，只有听受传讲，并得到具有清净传承的上师的加持，智慧方能得以显现。同时，我们还必须认真思维法义，对佛法生起真正的定解，再依此定解去如理如法地修持，才能趋入戒定慧三学，真正使自心与佛法相融，从而证悟心的本性。

明白了道理，剩下的就要靠自己的精进实修了。修



学佛法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旅途，但我相信，漫漫征途上，一定会留下我一串串坚实的脚步……

听完戒光的讲述，抬头一看，刚才的那抹美丽彩虹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见太阳正露出笑脸在山那边静静地吐露光辉。她的光线正好打在戒光那轮廓分明的脸颊上，一种刚毅的神情恰好被烘托而出。我感觉戒光是一个很诚实的人，在千万条纵横交错的人生交叉小径中，这个诚实的小伙子选择了出家这条道路。我觉得这种举动已经能够表明，在他诚实的品性背后已初步具有了一个智者的灵魂。

世间人无论他有无善根，往往一生都纠缠在数不清的家庭、工作、事业等等的烦恼之中，能不能斩断这些葛藤是一个人修行能否即生成就的先决保证。很可惜，就我见到的大多数人来说，连金钱这一关他们都参不破，朝于斯，晚于斯，行住坐卧都不离“这个”。这样的“修行”会有什么打破生死的前景呢？钱都放不下，你还能放下什么？口里念着钱、手上数着钱的人们，不妨细细品味一下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钱钱钱》当中的一句话：“世上的喜剧不需金钱就能产生，世上的悲剧大半和金钱脱不了关系。”

漫漫人生征途当中，能否先从钱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如果一直向钱看，你会迷失方向的，而金钱带给人们的打击则是又恐怖又致命的。内心里一直希望人们都能为真理而生存，不要轻易折腰在“孔方兄”脚下。记得我过去的一位同学曾对我说过：“我们在家人是为金



钱而活着，烦恼极了，而你们出家人却为解脱而活着，这真快乐。”

这句话请诸位斟酌三思！

人生三步曲

许多人一生顺利，无论是事业，还是个人家庭，都可谓圆满、平安、吉祥。以世俗眼光来看，这当然是好事，是所谓的“命好”。不过有时我却认为，以佛法来衡量，非常富裕、非常顺利的人倒是值得同情与可惜之辈，因为他们不懂艰难困苦为何物，故而对一片歌舞升平之俗世很难升起出离心。而对一个真正学佛的人来说，没有了真实无伪的出离心，学佛就绝不可能有长足进步。都道是“平安是福”，有谁又能体会得到福乃祸所伏？更有谁能明白这福祸互倚互伏的背后，都是无常这只无情的手在操纵？邪见重的人，在对佛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可能会说：“难道佛教希望人人都贫穷不堪、困苦无边吗？”对此，我只能说他们根本不懂繁华背后“苦”与“空”的道理。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说痛苦人生实在是教会我们放下幻想、放下对现世执著的最好的老师，如果你能够不被它压垮，并超然于困难之外的话。

曹良波恰恰就是在困顿的生活中体认到了佛法的妙处。他通过父母的疾病缠身、家庭的数数变故，终于



对这个世界人生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世俗所谓的“命不好”，反而成了他走向解脱的一个最大助缘。

近代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在厦门佛学会时，曾结合近代高僧弘一大师的生平对人生作了一个总结，他将之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所谓物质生活，指的是衣食住行。精神生活指的是文学艺术的修养。而灵魂生活则指的是一个人的宗教信仰。不论古今中外，不分东西南北，几乎人人都得在这人生的三层楼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对我个人而言，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家庭、艺术、信仰的人生三步曲，在从艰苦的物质环境深潭里跋涉而上时，在艺术的斑斓而诡谲多变的幻彩浮沉中，在灵魂的痛苦而坚忍不拔的上下求索中，我一步一步逼近丰子恺先生所谓的人生最顶峰。偶尔伫立于路途中间，回望这近三十年的人生轨迹，虽谈不上征途漫漫、万水千山，但在这并不算遥远的途中，我依然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我出生在湖南省郴州市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那里群山环绕、绿水缓流。一到春天，漫山遍野便开满了火红的杜鹃花，还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野花仙卉。记得小时候，我基本上是在动物们的陪伴下度过的：河里有娃娃鱼，山沟里有穿山甲、小野猪，田野里飞满了蝴蝶，还有小蜻蜓……生活环境使我无法像城里小孩那样逛植物园、动物园，但我深感庆幸的是，我本身就处在自然园中。这世间难道会有比天地间的造化神秀更浑然天成的景致吗？

也就是在这样美丽而和谐的自然环境的怀抱中，我养成了爱好绘画的品性，我是多么想用手中的油彩，哪怕是笔，去把大自然的万千风情描摹在纸上，印在心里啊！于是，家里的墙壁、门、窗，甚至地板、被面上都留下了我的“墨宝”，我把自己对天空、对大地、对小鸟，乃至对未来的所有或清晰、或朦胧、或浓烈、或淡然的梦想、感情、思考（尽管那时的我很肤浅，但却有着永远无法重复的童真），统统融入了那些以木棍当笔，以清水为颜料的“作品”中。有时我甚至想，要是自己长不大该有多好啊！

但就像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一般，我也同样得经历成长的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我渐渐感受到了人世间的多种缺憾，也渐渐体会到了我其实永远无法与自然合一。那么狂热的绘画爱好，其实就是对这一缺憾的延伸与弥补：借助画笔，我想永远留住那打动自己心灵的自然的瞬间美丽！借助画笔，我想复制出自己的情感与自然共鸣时的情景交融！

感悟着大自然的四季更替，也目睹着周围人们的生老病死，从单纯快乐的童年，我就这么溜向了十六、七岁的花季。如花岁月、如歌年龄，但我却不得不在这样一个浪漫的季节学会面对沉重、冷酷的现实：我必须走出尽管灿烂，但却贫穷、落后的农村，考上大学便是通达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

认清了现实，剩下的便要靠自己的努力。但就在我上了高三正准备全力以赴迎接高考时，家里却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变故。先是父亲突患突发性耳聋，接着又是母亲罹患白血病。随着父母的相继得病，我们这个家立



刻垮了下来。父亲只是一位乡村教师，收入微薄。他到省城看病、吃药几乎花去了家里的所有积蓄，但病情丝毫未见好转。母亲的病更是严重，她体内的血液只有正常人的三分之一左右，就这样还会经常失血。她每天晚上的痛苦呻吟，让我和弟弟往往彻夜难眠。有天半夜，母亲突然全身抽筋，痛得晕死了过去。连鞋也来不及穿，我就光着脚背着她向医院跑去。在崎岖的夜路上，我的心难受到了极点，为母亲也为自己。后来到了医院，医生说母亲恐怕活不过两个月了，我当时的反应就是想声嘶力竭地大哭一场，哭出我心中的所有压抑与哀伤。

母亲则艰难而又平静地对我说：“我不想再看病了，生死由命吧。这些钱留给你上大学吧……”

由于家庭的这种种变化，我原本开朗的性格变得十分内向起来。在高中三年的生活中，我几乎从不与人接触，与最要好的同学也没说过几句话。外面的世界似乎已离我越来越远，只有黑暗的画室才是属于我的灵魂空间。三年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我几乎每晚都是一点以后才一个人沿着黑暗的乡间小道走回家。但我一点也不觉得苦和累，因为我心里非常清楚，只有这样，我才能从痛苦的生活当中解脱出来！为了这个家庭，为了父母的期望，还有我自己的理想，我没有任何退路，必须考上大学。

记得高考的那几天，母亲病得很厉害。但她还是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扶着床柱，硬是从苍白的脸上挤出几丝微笑。她颤巍巍地说：“别为我担心，好好考试去吧！”

那天飘着蒙蒙细雨，天空异常灰暗，就如同我的心情。母亲的话时时在我耳边回响……

也许是母亲对儿子的期望，或者儿子回报父母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吧，1993年我终于考上了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一听到喜讯，父母的病情就好了一半，从此家中又出现了一线生机。

但当两年以后弟弟也考上大学时，家里又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当中。

印象当中，每次寒暑假回家的时候，见到父母的脸上总是挂满笑容。其实我心里太明白了，他们过得实在是太苦太苦了。我知道父母寄给我的汇款单上，笔笔钱都是从他们的血汗中省下来的，他们几乎从不吃荤菜，顿顿都是红薯、青菜。于是在大学里，我也养成了餐餐都喝白菜豆腐汤的习惯，以至于每回还没走到卖菜的窗口，打菜的师傅就已把汤舀好盛在大勺子里了……

在艰苦中生活，在生活中思考。当越来越深入地走入艺术之海中以后，我于不经意间却发现了这么一个事实：我非常喜欢的唐代诗人王维，他的绘画及诗作当中竟然充满了禅意与禅味。特别是他的禅意画，更是用一种淡淡的水墨渲染了平远、疏旷、清净的心态与境界，这引起了我对佛教的极大好奇。再往下翻阅艺术史，我惊讶地发现，白居易、柳宗元、杜牧、欧阳修、苏东坡、黄庭坚、陆游、董其昌、朱耷等等等等，及至近代已降的梁启超、徐悲鸿、弘一大师、丰子恺等文人骚客、艺界名流，皆对佛理有着很深的了解。也即是说，如果抽去他们作品中的佛教思想与因素，那他们的艺术风格也



就不存在了。

当站在一个更高的制高点上去纵览艺术时，我更是惊讶地发现，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我国以后，两千余年间，佛教已渗入了中华民族的人格架构的底层与华夏文明的深深底蕴中，成为中国人精神生活、文化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社会生活的哪一个方面，还是仅就艺术当中的建筑、绘画、诗词、小说、戏曲、书法、服饰等等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佛教文化无处不在的影响。了解得越多，我的疑惑也越多：为什么在我以前被动接受的教育体系中，佛教这一块几乎是个空白呢？这么明显的事实，当我一旦亲身进入中国艺术史后便马上可以发现，而某些历史教科书的编者，乃至主流话语的发出者们，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佛教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并试图使广大的接受教育者们也视而不见呢？

那时尽管我已从艺术史中了解到了一点佛法渗透的影子，但我还从未想过要系统地去钻研佛经。只是因为听别人讲练气功可以治病，便也主动、自觉地加入了练功的行列。当时我对佛、道、气功等种种概念内里的精义几乎是一窍不通，还常常把它们混杂在一起。我那个时候一门心思就想，母亲的病吃药不见好，也许教她练练气功会出现奇迹。于是我便把辛辛苦苦打工挣来的钱全拿去交了学费，勤奋地练起气功来。有一阵子，我甚至能辟谷七、八天，且身轻如燕。但尽管为别人看病很准确，却从未让母亲的病有所起色。这令我很是失望茫然，到底妈妈的病根在哪里呢？

有一天在学校的花园中，我突然听到空中，也可能是自己的脑子里，忽然传出一阵阵“佛、佛、佛”的声音，这让我大惑不解。但不管是幻觉也好，还是真实的声音也罢，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去深入了解这个“佛”了。

因缘的确是不可思议，当我才动了这个念头，恰好就遇到了我们学校一位刚刚从四川色达喇荣佛学院回来的季老师。他与我偶然相逢后，便很热情地给了我很多开示及学院的一些法本。他说了很多，但我至今还念念不忘的就是这么几句：“父母的病乃往昔所造杀业的果报成熟所致，非医药能根治。只有发露忏悔，不杀生且多行善事，特别是多放生，多祈祷大悲观世音菩萨，才能指望病情好转。”他还给了我两张晋美彭措法王的相片，要我好好顶礼、供养。

这年的暑假我回家后，便画了一幅观音像，要母亲多多祈祷，且力戒杀生。那时的我依然对佛理不是特别了解，与其说是通过闻思而对佛菩萨产生正信与定解，不如说是出于救治母亲的愿望来得更贴切。我几乎已尝遍了各种医治母亲疾病的中西药方、民间单方，但都不见效，观世音菩萨现在已成了我的唯一希望。每当我日后再想起当初祈请大悲观世音菩萨这一幕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淌。因为没过多久，奇迹终于出现了：母亲的病渐渐好转，面色也红润了，饭也能吃得下了，以前走几步都会晕倒，而今干起活来从早到晚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现在每当我给家里打电话时，听到母亲神清气爽的声音，我都兴奋不已，我似乎能想象得出电话那头



的母亲，那满脸喜气洋洋的飞扬神采。

几年的心病终于像石头一样落了地，我的脸上从此出现了笑容。

家庭的变化终于从根本上坚定了我的信仰，我开始认认真真地向佛法宝山探路取宝了。上大学时我就迫切渴望着有一天能到雪域藏地去亲身感受一下，一方面磨练自己的心志，一方面探索人生的真谛。这个因缘在大学毕业的两年后，终因一个奇特的梦而成熟了。那是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叙述这个梦绝非表明我对这些神异之事充满好奇，我只是想再次表达对不可思议的因缘的感叹。在梦中，我来到了一个到处都是小木屋的山谷。一个老者带我参观了各个地方，只见四面群山围绕，只有西南方向有一条通往外界的出路。我还碰见了五个身高比山还高出一倍的巨人，他们各个相好庄严，跟佛陀的脸型一样庄严、圆满，且长得一模一样。当时我心里一点也不害怕，就这么跟着老者一直来到了北面的一个山坡上。有很多人在那儿趺坐而坐，好像全都在念咒，一个挨着一个，把整座山都坐满了。后来我就跟着老者来到了一个很宽、很长的两层建筑物上，老者向我指了指西南出口，恰在此时，我醒了……

梦醒之后，我感到最让自己震惊的一点便是：那个老者与相片上的晋美彭措法王一模一样！

几天之后，我就从南京出发向喇荣佛学院进发了。

当到达佛学院之后，我惊讶地发现，学院的情况与我梦中的景象几乎不差分毫。当时大喇叭里正传来法王念诵回向偈的声音，原来这里几天前一直在举行观音九



本尊法会。亲身的体验让我从此就把根扎在了这里……

几年过去了，这些年的闻思让我改变了许多。对于艺术我越来越失去了评价的热情与创作的冲动，我只知道生活本身就是艺术。了解、体悟生活的过程，也就是艺术的创造过程，如果人们都抛弃了烦恼与我执，那么展现在你面前的一切景象都将是完美的艺术。

只有佛法，才可以让我们诗意地活着！

有时想想在城市的空间下，局促不安地生存着的我的那些朋友，想到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母，想到越来越多被侵夺的田园风光，我就按捺不住地对丰子恺先生的论调叹息不已：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物质生活的艰辛努力，经历了几千年的创造精神文明的漫长历程，当我们已迈入 21 世纪的门槛的时候，未来的路又在何方呢？

我曾狂热地喜欢过各种各样的现代派艺术，当时也许是它们光怪陆离的表象非常暗合我那颗急需发泄的心灵吧。所有社会上的失序、堕落、腐朽，在一个敏感而又弱小的灵魂看来，当你无力去改变现存的这一切物质、精神的壁垒时，唯一的宣泄途径便是在语言上、在文字上、在画布上、在舞台上……去以种种偏激而扭曲的怪异方式来抚平自己心头的不平衡感了。

但佛法让我超越了这一切形式上的反抗阶段。其实现代派的出现，已然为人类社会的精神发展敲响了警钟：看来我们的精神文明真的是有些到了穷途末路的阶段了！是继续以怪诞的方式呆在二层楼上转来转去，还是以信仰为突破口更上层楼？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



的思索。

我当然也有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去认识心性的本然、清然、明然的状态吧，去认识体悟物我同一、天人合一、主客两忘、不落言诠的思想境界吧。那既是艺术的极致，也是佛法对人生地揭示。

人生三步曲，曲终散罢之后，是凄凉一片的幻灭，还是自在安详的无为无事？

以佛法为依怙、为准绳，我相信我用一生作守候，一定会迎来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一直在心里认为曹良波是个非常有艺术感觉的人，他的文化层次与鉴赏品味都较常人为高。他创作的艺术作品，从人物画到山水风景画，从佛教绘像到世间风景描摹，都很有品味与格调。最关键的是，自从学佛后，他偶尔挥就的作品便都注入了一种让人言说不尽的生命力与居高临下的纵览人生百态的清远、透彻感。我想这种凌驾于画笔之上的从容与自在，应该得自于佛法赋予他的高瞻远瞩之胸襟与思维方式吧。

现在的曹良波已不再是几年前那个愁容满面的小伙子了，闻思日久已让他对佛法有了一定相似的正知正见。如今在很多知识分子前，他都已有把握说出他对人生、艺术、佛法的稳固而不移的见解，有缘者不妨当面与他切磋切磋。

苦难让我清醒

我始终对那些能到寂静神山，并在山洞、茅棚里安住静修的修行人非常羡慕。什么时候我也能摆脱俗务缠身，去过那种清净而没有烦恼的生活呀！在山清水秀的地方，涤荡尽所有的俗情琐事，专一修持，这应该是每一个真正修道人都该过上的一种正常、正当且理所当然的生活。每次来到人山人海的环境中，我就不由自主地要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担心、难过。我眼见许多年轻人，整天把大好时光都泡在茶馆里，就好像这世上已没有任何值得他们去干的事一样。刚刚才走上社会就已老气横秋，终日以茶、以聊天来打发生命，这样的生存该是多么的让人痛心与无奈啊！我相信这帮无所事事的年轻人都是一些既无世间智及世间生存技能，又更谈不上闻思佛法的庸庸之辈。

我只能说他们真是可怜的一群。

当把目光再回转到学佛者的身上时，我也常常是又喜又忧。喜的是他们总算给人生确立了一个最崇高、最伟大的目标。但与此同时，很多学佛者的见解又非完全是正见。在这种不真见解的误导下，他们往往一遇挫折就开始怨天尤人，甚至怨佛怨菩萨。这就是我最担忧的一点。

我要告诉这些人：佛陀的慈悲护念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学佛过程中碰到的违缘，可能恰恰是在佛法的妙力催化下，让前世的业障以最轻微的方式显现而已。我们绝对不能在此时退失信心，反而应该为即将报尽前世之恶因而感高兴。与烦恼、痛苦、疾病、灾难等一切业力进行斗争时，都应该报有这么一种态度：以坚定的心紧紧依靠佛法；以感恩的心对待前世的冤家；以平淡的心空掉所有障碍。

来自浙江金华的叶景蕴老师就以这么一颗坚定而豁达的心，在几十年的风雨人生中坚持走到了现在。以佛法为支撑的她，从未退失过对因果正见的信心，这一点让我很是敬佩。

如果你现在也正遭受所谓命运折磨的话，请对照一下叶景蕴老师，然后再扪心自问一下，你对上师三宝的信心会不会因困难而动摇。

1935年，我出生在旧时代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是留学日本的电机工程师，在武汉工作。母亲精通四书五经并擅长书法。那时我们全家在武汉的生活过得相当美满，因父亲收入不菲，有了可靠而稳定的收入，母亲就专一在家带我们几个孩子。

不过世事无常，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彻底打破了我们一家合家团圆的美梦。那年冬天正值祖母欲过七十大寿，母亲就带我们到上海做祝寿的准备。没想到这次离开武汉温暖的家竟成为永远的诀别——我们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后，正值“八·一三”战争爆发，战乱阻隔，音讯全无，我们就滞留在了上海。

后来上海沦陷我们就更回不了武汉了。而父亲则随厂迁到重庆，武汉的家就这样彻底荒废了。父亲在重庆日日为祖母和我们在沦陷区的安全担忧，后来通过他的朋友我们才得知，他那时几乎夜夜失眠，担心我们的遭遇、担心我们的生活，以致最终抑郁成疾、不治而死。想不到重庆竟成了父亲最终客死异乡之地，尸骨都无法运回家乡。

父亲死后，在颠沛流离中渐渐长大的我，慢慢体会到了母亲的坚强与伟大。记得很久以前曾听母亲讲过，她是在保姆的启蒙下开始信佛的，因而从小就乐观豁达。独自一人得支撑起我们在上海一家老少的全部生活，她便凭着她的学问和书法技艺到处当家庭教师、做秘书、为别人写对联扇面……全靠她一人的劳苦奔波，我们终于得以熬过艰苦的战争岁月。抗日战争胜利后，经她的学生举荐，她在津浦铁路局找到了一份工作，1947年又到上海工务局工作，1959年退休，1990年去世。

纵观母亲一生，她留给我最大的财富便是教会了我念佛。由于从小就生长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里，加之身体本来就on不好，母亲便带着我一起念阿弥陀佛、念观世音菩萨，以求仗佛菩萨之神力帮我度过困厄。从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接受佛菩萨的存在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因祖父虔诚信佛，他不但世间学问好，更热衷于钻研佛理，且一生持素，还经常到上海功德林素食处参加研讨。在他的影响下，伯父、姑妈也全都信佛，现在又加上母亲的耳濡目染，所以学佛当然也就成为了我的



“遗传种姓”。

解放初期，我于高中毕业后就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1957年毕业后被分配到浙江金华教书。在教学工作中我一直勤勤恳恳、教书育人。在工作中我也总能以宽厚之心待人，不计较个人恩怨。在尽全力与所能把学生教好的过程中，我一直用佛教的“上报四重恩”的感恩原则对待我的工作，因而我也很少为工作产生过烦恼，我总觉得这是我为众生该尽的义务。如果做不好的话，那就太负佛恩浩荡与众生的养育之恩了，也对不起死在战乱中的父亲与含辛茹苦养育我成人的母亲。

不过可能是由于前世孽缘吧，尽管我一生行持佛法，但坎坷、痛苦、磨难总是伴随着我的一生。如果是一个不信佛的人，那他可能会把这些都归之于“天命”；即或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他道心不坚、见解不正的话，可能在面对我所遭遇过的这些挫折时，他也会对佛法生起邪见，认为佛法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利益。对此，我倒是常常想起《金刚经》里的一句话：“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以今世人轻贱故，先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平静地接受一切在外人看来所谓命运对我的“不公”，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铁定的因果律在我身上不移的作用，我只有承担下来，并不断用佛陀的教言去力争早日跨越它们。我相信，最终我们一定会经由苦难之舟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果。

1960年我们夫妇生下一个女儿，但一生下来她就带有先天残疾，身体很弱，三天两头得病，动不动就要往医院跑。她自己受尽了针药之苦，我们夫妇也终日不



得闲。那时每每在把她从医院接回来后，夜深人静之时，我们四目相对，唯有辛酸弥漫整个空间。若不是佛法给我的一点精神支柱，恐怕我们早就在别人的歧视目光中、在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彻底崩溃了。女儿的性格非常温顺、讨人喜欢。她自己也很懂事，尽量不拖累他人。尽管动过三次大手术，不过凭着她的顽强努力，在读完高中后，她还是取得了浙江电大英语专业的毕业证书。可惜的是，在她拿到证书刚刚工作一年之后，1982年的元宵之际，以二十二岁的如花年龄，她竟先我们撒手归西了。

那时我已年届五十，老来丧子恐怕应该是人生最大的悲痛与无奈吧。不过受佛法熏陶的我，在几十年的人生阅历中已渐渐看穿了一些世事表象：武汉的家被毁可说是人生无常、缘起缘灭、性空无自性的一个尽管让人难过但又无可回避的例证；女儿的天折恰恰说明人身的不可靠与脆弱——一口气上不来就成了尸体。她这辈子生活了二十几年，没有一天是快乐、自在的，每天都要与痛苦作斗争，经历的磨难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这只能归之于她自己，还有我们过去世种下的恶因，否则就不会感召这样的恶果。对她来说，受尽了苦难后丢掉这身臭皮囊也应该算是一种解脱吧。愿她能在我们日日念诵的阿弥陀佛圣号声中找到自己最好的归宿。

随后的岁月中，我决心更要努力学佛。以前也念佛，但基本上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层次上。退休后，我决心要深入经藏了，因为我越来越感到自己佛学知识的贫乏。这种贫乏让我不但解决不了自己的疑



惑，更不可能帮助周围那些生活在困难、痛苦、麻木、造孽状态中的人们。而且生命已度过大半，对我来说现在的状态真是如少水鱼，再在世海里沉浮有何乐呢？每天看着夕阳落在青山的那一面，我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又是一天过去了啊！

如果没有佛法照耀，那应该说我们是在一天天离光明而去，一步步走向黑暗。

学了几部大乘经论、看了一些大善知识的文章后，更加坚定了我发菩提心、修六度万行的决心。我觉得要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地步，那就一定要勤修戒定慧、息灭贪嗔痴。否则，所有的为善之举都不可能长远、广大、针对一切众生。既然因果可以解释得了我们所遇到的一切境界，那就在日常的行持中去注意培养点滴的善因、努力戒掉一切的恶习吧。要不然，这贪嗔痴的恶因一旦种下，等将来它们以利滚利的方式成倍增长时，吞下这恶果的不会是别人，还得是你自己。我个人认为，去除我执的习气是修行过程中最难过的一关，但又是息灭贪嗔痴最重要的一环。当你真的看破一切、放下万缘时，还有什么可供你生贪、生嗔的对境呢？

“你”都没有了，“你”的恶习又何从得生呢？

我的坎坷人生路让我比一些死死陷在“五欲”的泥淖里、被“五毒”熏心的人们要清醒一点。“爱不重不生娑婆，欲不除不生极乐”啊！这“爱欲”二字正是我人痛苦的根源：我们因爱而生贪，因欲而生烦恼；因爱而有离愁别恨、生死情缘；因欲而有颠倒错乱、丧身失命。如果能以慈悲对待所有众生，则又哪来个人恩怨？



如果能以智慧放任旷达于世事人情中，则又哪里会有烦恼、悲苦呢？

我不知道我前方的路还有多远，但我相信：有佛法在心，这解脱生死之事就一定能成办！

对叶景蕴老师而言，她的人生旅途充满了漂泊不定：从武汉到上海，又从上海到金华。年龄虽已过花甲，但从她在电话里的声音与语气听来，人应该是非常精神且充满活力的，言谈之中处处可让人感受到一种不屈的顽强气质与禀赋。其实她的经历还有许多感人之处，限于篇幅只好忍痛割爱了。况且我今天也正巧要处理许多事情。等以后因缘会聚时，我一定再向读者朋友们广述她有意义的一生。

心中的香格里拉

真正的佛教徒都会把佛法当成洞达宇宙人生实相的最究竟真理，尽管世间的非佛教徒们会认为那只不过是我們自己一厢情愿的看法。且不论佛陀所宣示的出世间甚深胜义谛，仅从佛法揭示的关于人生的生、老、病、死诸问题，都可以让我们从中领略到佛理的真实不虚。比如就说这几乎人人都会感受到的病苦吧，当人们处于相对健康的状态中时，恐怕大都会因乐得忘乎所以而根本意识不到疾病的潜在存在。一旦因缘具足，疾病现前



以后，佛陀说过的所有关于病苦的状态便都一一现前了。

再比如老苦，年青时有几个人能想得到毕竟遮不住、容颜悄然去呢？总是在挥霍青春，总是在浪费时光，总是在用生命做赌注去与种种恶业为伍。等真的到皱纹爬满额头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原来除了一身业障缠绕外，已是一无所有。

最可怕的是不学佛之人面临死苦之时的窘迫状态。当中阴现前时，各种恶趣境界让你往往不寒而栗。但被业风驱动的中阴身又哪里做得了自己的主！

当一切都已不可挽回的时候，可能许多人那时才会变得稍稍智慧一点。但这刻舟求剑之举，又能带来多大的实际利益呢？

还是趁年轻时，趁身心还能闻思修时，抓住当下、利用现在，以一颗公正、平和的心去深究深究佛法吧。一旦你用你自己的智慧打开了佛法的大智慧宝库，是非曲直那时自有公断。

这种科学的对佛法的认知态度并非佛教徒所专有，很多知识分子对此早有充分的亲身体验。来自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的硕士研究生然然，就会用她自己的经历向你证明这一点。

生命的长河，川流不息、代代相续。个体的人生又有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我出生的家庭并不富有，世代经营的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父母老实本分，生育有我和妹妹两个女



儿。传统的重男轻女之风，使没有儿子的父母亲因此心中倍感凄苦，也让我 and 妹妹从小就习惯了被人看不起、抬不起头的处境。

自懂事起，我便时常思索一个问题：我究竟从哪里来，又向何处去？问母亲，母亲告诉我，天上有一颗星星掉下来了，那就是我。我便问：“那么多的星星，究竟哪一颗是我？”母亲告诉我，最亮的就是我。自此以后，我便夜夜遥望星空，总期望找到那颗最亮的星，因为我知道，那就是我。

平凡的岁月之河里，我第一次接触到的死亡，是外婆的去世。外婆一生善良，劳作一生，等到儿女均已长大成人，还未及享儿女福，便在贫病交加中凄惨过世。我问母亲，为什么不能再见外婆了？母亲回答说，外婆死了。我又问，死是什么？母亲告诉我，人都会死，死就是没有了，再也不能看见。

那一夜，我躲在被子里，想起有一天，我、父亲、母亲也会没有了，妹妹也会没有了，心中便充满了恐惧。那天晚上，我竟长流了一夜的泪。

后来便开始与别的同龄孩子一道上学。自入学那天起，学业成绩便一直是非常好的。当有人问我长大了想干什么时，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当大夫。”那时经常在家中穿起母亲的白色上衣，戴上白色的口罩，对着镜子，左看右看，想着自己确实像个大夫。

长大以后，当然就得遭逢高考。独木桥前，当大夫的愿望终未如愿。1995年，我考入一所大学学习文科，开始了新的大学生活。



自小的生活背景，铸就了我敏感、多疑、执著心重的个性。大学第一学期期末，又适逢我的父亲因一次交通事故导致臂骨骨折，而此后一系列的不如意便接踵而至了，内忧外患使我一度陷入于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那时夜夜失眠，精神脆弱的如一只容易受伤的小羊，哪怕是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都会伤害我的心灵。当时的心中真是凄苦无比，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是苦不堪言啊！

这时我遇见了我永生不忘的恩师——段老师。当找到她时，她亲切地接待了我。情不自禁地，我就潸然泪下，对她痛快淋漓地宣泄了我的种种不如意及心中的苦楚。我请求她来帮助我、转化我、治疗我。

段老师如母亲一般地对待我，她教我诵持《心经》、《往生咒》。尽管我当时并不知其意，但我坚信，这是治疗我身心诸苦的良药，是我永远的依托。因为我相信，学佛的、慈悲的、如母亲一般的段老师是不会让我失望的。那一夜在读了《心经》之后，我睡得很香，一觉醒来，内心清净无比……

在段老师的介绍下，我又遇到了我生命中第二个永生不忘的恩师——樊老师。樊老师同样慈爱地用心帮我、引导我。在樊老师的斗室里，我感觉我找到了心中的家园，心中的香格里拉。因为我知道，我虽然是个脏孩子，但母亲永远不会嫌弃我，母亲的心会永远对我开放。

段老师、樊老师他们接引我的佛法良方，总是让我想起心目中理想的母亲轻轻给怀中的病儿喂药的那一幕。我的心曾经很柔弱，满怀伤痛、期冀躲在一个温暖

而宽广的胸怀中避风遮雨。现在这样的避风港不仅让我寻到了，而且引航的导师还用佛法再次鼓荡起我的生命之帆，让我自己去迎风破浪。

就这么走进佛法的天地中，就这么开始了与一些善良的学佛人的交往，这种经历让我不由得就会再三感叹命运对我的厚爱。曾经想过像自己这般脆弱而满怀心事的女孩，应该不会如鲜花一般绽放在生命的田野里。但碰到了佛法，也就像碰到了阳光，再纤弱的太阳花也会迎风盛开。每当想起以前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小天地中，那种不得伸展、不得抒怀的小女子气，就深深感到佛法再塑人灵魂的力量。我越发觉得，一个爱思考的灵魂，如果没有一种与天地同怀的胸襟，那最终的结局就只能走进日常琐屑的杂务胡同中去。

原先曾努力地在天空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再回过头来才发现，其实自己怎么可能会从天上掉下来。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生命岂不成了永远的失落？如果说星星能带来光亮的话，那我们于六道中的轮回恰恰是因为这不自知就染上的无明。如果不能恢复自性的天真状态，那这种无明就将把我们带入永无止息的黑暗轮回中。

渐明佛理，便渐明自心。谈不上什么修持，但我已学会逐渐将佛陀之光与自己的性灵相应——那就是努力发掘自己的本性，使自己的心间与那洁净的香格里拉打成一片。

如歌的往事，仿似昨天。人世无常，我人当以自鞭。而弥陀的智慧之光，则无处不在，时时照射着众生的心



灵。我想只要我们有了信、愿、行，那如意宝珠便可常在心间。而心间有佛光普照，心灵便会有依托，众生便都可找到自性的家园。

许多人都持有“人死如灯灭”的观点，他们认为生命来也突然，去也突然，或者来也自然，去也自然。但不管突然也罢，自然也罢，都是一种生命的断灭观点。这种看法的由来当然与我们平常所接受的教育及生活环境有关。而在藏地，或者信奉上座部南传佛教的斯里兰卡、泰国等地，人们却大都对生命的迁流不息持有坚定的信解。

不管有关生命的见解有多大的不同，只要站在一个科学而客观的立场上去深入研究，这种研究便都会促进人类对生命本质的把握。特别是处在现在这样一个东西方文明互相碰撞、互相融合的大环境中，我们更应以开放的心态去迎接八方来风。

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界与知识分子的交流机会也日益增多起来。我们希望能广泛地交换各自的观点，我们不怕不同意见之间的争执与辩论，我们只怕人们在没有充分研究他们不熟悉、不了解的理论及实践体系时就妄下评判。我相信，只要你认真地翻看一本佛教经典，那里面阐述的空性与前后世的论点就一定会吸引你一直往下看。

就普通情况而言，科学观点一般要通过命题、推理、实验等几个步骤去加以验证，运用这些手段去探究宇宙奥秘，与佛陀“能所双亡”、“不落言诠”的现量观照大



千世界的方法相比，就犹如盲人摸象一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著名心理学家格拉罕·豪威博士就说过：“稍微读一下佛教书籍，我们就立刻会明白，早在两千五百年前的佛教徒，对于我们现代心理学问题的了解程度，就已远远超乎了我们今天对他们所作的估计。”

因此，不论你以何种因缘进入佛门，我相信只要你迈进一只脚，那最终的结果只会像然然一样，你会一直沿着佛道走下去，直至到达那一片心中最终的目的地——香格里拉。

有没有兴趣试试看？

我的未来不是梦

轮回就像大海一样无边，身处轮回中的众生就像不断产生的海上浮沫一般难以穷尽。头出头没于苦海中的众生，如果没有佛法的指引，如何才能从这生死海中登陆上岸？

可惜的是，大多数世人根本就没有认清轮回的本质。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中，除了少数的宗教学说外，千千万万个理论体系、流派、思潮、学说都几乎没有涉及对轮回的分析，更谈不上对轮回本质的揭示。世间的教育制度，在把学生们从小学培养到大学的过程中，也很少对他们进行关于轮回的教育。因而在很多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中，轮回这一部分几乎全是空白。如



果他们的轮回知识非常欠缺,那我想他们相应的人格结构也不会十分圆满,由此而形成的对社会人生的道德、人伦认知,也必将有所缺憾。

而在藏地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从小就接受佛教的轮回教育,故而所有关于生命的断见等邪说都不大可能在他们的内心扎下根。这实在是值得让人高兴并庆幸的一点。

不过,即就是在一个没有轮回教育传统的环境中,如果一个人与佛法有前世宿缘的话,他仍可以通过梦境、通过濒死体验等种种途径去体认轮回的存在。比如圆能,她就是通过对一个长久萦绕于心的梦的破解,而真实了达了轮回的实际状态。

我在一家港资计算机网络公司里担任区域业务经理,平日的的生活总是陷在一大堆男性同事当中跟他们周旋。《南方周末》的一位记者曾经想采访我,因为她觉得在IT这个以男人为主的灰色圈子里,我这个三十二岁的女人能立于不败之地,多少也算得上是一道耀眼的风景。别的不说,单就我做市场销售工作但却不沾烟酒这一点,就已足够让周围的人们惊叹不已了。

的确,从事像我这样的工作,每天都得在各种应酬中与各种客户打交道。这么些年来,我看到过多少的一掷千金,听到过多少的花言巧语,感受过多少的繁华如梦啊!不过,每当我在喧嚣的城市里抬头看到那灰蒙蒙的天空,我的思绪便会穿透那厚而肮脏的云层,不由自主地,我就会想到远在色达喇荣佛学院里的上师,想到

曾经聆听过的那云中的梵呗。每每这个时刻,我的心便会从疲倦及厌烦中振作起来,变得温暖而又坚强。因为我知道,无论时空怎样转换,岁月怎么改变,慈悲的上师和诸佛菩萨永远都会在我心中,在我身边!

说起我与佛教的渊源,那还得上推至1992年。那年,我因一个很偶然的机缘而在成都昭觉寺皈依了清定上师。不过现在想来,那时真的是什么也不懂,只觉得清定上师的的笑容非常清秀而且慈祥,就不由自主地皈依了他老人家。直至如今,他的笑颜还时常浮现在眼前,那清亮而深邃的目光好像还在注视着我们。有时我一摸自己的额头和手,就似乎又感受到,当年他在寒冬时节用他的那双温暖的手加持我们时所留下的痕迹。

不过皈依归皈依,我对佛学的理解,从1992年至1997年之间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我不懂什么叫因果与轮回,也不知什么是空性,更谈不上对空有不二的认识。我只是觉得有空去庙里拜一拜,就已经算是一个佛教徒了,要不庙里放那么多佛像的目的又为何呢?这种对佛教的肤浅理解恐怕也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吧。

我的家庭条件一直不错,1969年出生在北京的我从小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一直到1973年爷爷被迫害致死为止。爷爷的官位很高,他是一位将军,与周总理一起工作,我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小时候见到周爷爷的情景。我的父母1964年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成都,后来爸爸担任了一所重点大学的党委书记,妈妈则在一家国营大厂做主持项目设计的高级工程师,还曾获得过一项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记得妈妈总爱提到关



于我的一个小笑话：小时候有次回成都，我用家里的巧克力和同楼的小孩换泡菜吃，因为我从没吃过泡菜，只吃过太多的糖。即就是到了现在，我的小孩也最爱吃外婆做的泡菜，因为我至今都没有掌握做泡菜的技术。

1997年我有了一个可爱的孩子后就一直呆在家里带他，对我这个工作惯了的职业女性来说，有了大把空闲时间后却又觉得实在是太空虚了。这一段难熬的清闲日子让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去把这么多年来的一些生活感受重新串联起来，特别是孕育和抚养孩子的过程中所遭遇到的一些经历，更让我品味不已。生小孩的时候，我的的确确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和艰辛，感受到了父母的恩重如山。正因为如此，我就更加要珍惜父母、孩子，还有我自己的生命。但因那时的我仅仅是从形象上入了佛门而已，我对三世因果与轮回既不了解也不相信，所以一想到生命必然的终结，一种如灰飞烟灭般的空虚感马上就让我心灰意冷下来。我开始理解了“富贵如浮云”这句话的一些含义：无论你如何的高贵，无论你怎样的倾国倾城，你都不能保证你可以永生不死。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感到了一丝探寻人生和生命的价值时，怎么也找不到答案的那种困惑。

1998年的夏末，也在学佛的弟弟告诉我说，有一位来自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大堪布要带领我们大家在成都放生，有什么关于学佛以及人生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趁机向他提出。也就是借着这种因缘，我见到了弟弟所说的那位大堪布——慈诚罗珠。

与堪布见面的过程中，他那儒雅的风度和温和的态

度一下子就让我放松了下来，我就和上师聊起了自己爱看科幻小说之类的闲话。聊着聊着，我忽然间就想起了自己曾做过的一个梦，于是便把它从记忆的仓库中重新提取了出来。要知道这个梦是我于十八岁那年做的，但无论过去多少年，我都永远不会忘记它：

在黑色的天幕中，在一片黑暗模糊的空间里，我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像黑宝石般的巨大黑洞。它呈橄榄形，里面好像掩盖着什么似的。它在悄悄移动，它设法掩饰的那个东西却同时在不断地从它边缘开始泄漏，就像光一样。而宇宙的空间也好像被这些光缩短了距离。但是，这奇异之光的泄漏带给我们的却是城市和生存的毁灭……我陷入了极大的恐惧之中，因为我感觉这毁灭足以消灭掉自认为异常发达的人类。在完全的绝望当中，冥冥之中有一个声音在接连不断地安慰着我：毁灭、再生、毁灭、再生……

在梦中听到这声音时，我那魂飞魄散的心才好像稍稍能安静一下。梦醒之后，那感觉就仿佛是从深深的地底好不容易才爬上来一样，整个的状态用四个字就能恰当概括，那就是：惊魂未定。

随着年岁的推移，我把这个梦也向越来越多的人做过描述。在成功或失意时我都会想到这个梦境，并且觉得它应该有某种含义。当我把它向慈诚罗珠堪布描述以后，堪布略微沉吟后对我说道：“可能由于你前世听闻过佛法的缘故吧，这大概是你轮回时的印象。还记得那光是什么颜色吗？”

“白色。”听完我的回答，上师便没再讲话了。



这次邂逅让我的人生从此发生了转折。怀着沉甸甸的心情回家后，弟弟对我说道：“平时叫你看经书你不看，书上把轮回的过程讲得都已非常清楚了。师父对你真慈悲，平日他几乎从不讲一个人具体的前后世以及神通之类的话。”

也就是从那天起，我就像一个淘气的孩子突然知道了学习的重要性一样，我下定决心要真正开始进入佛教的闻思修了，再想起以前动不动就以一个佛教徒自居的心态真是感到可笑至极。也许因为寻找这个梦的答案花费了我太长的时间，而上师恰恰就是那个破解梦的引路人，在我迷茫的时候适时出现，于黑暗中点燃我前方的一盏灯，引我从骄傲、不羁、空虚、惶惑的人生状态中找到自己的真正坐标，让我知道我是谁。这一年我二十九岁。已经为人妻、为人母的我，又在国企、外企工作了多年，经历了太多的人生故事，拥有了数不清的成功和失败。但我从未想过自己这一生的来历，也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将来。佛法于我似乎是身外之物，我在金钱与名利、感情与事业的圈子中，与众人一样被各种烦恼包裹着。

现在我要开始真正学佛了！因为我突然发现，这二十九年来，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谁！

看了几本佛学书籍后，我渐渐明白了：不管你是否拿到了皈依证，也不论你是否会烧香磕头，这些都还只是一些形式，真正的佛教是学习的佛教，学习佛陀对宇宙人生的正知、正见、正觉。不了解这些话，你的学佛要么是流于形式，要么就成为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



要么就干脆被引入邪道。

等到看了更多的书后，自己的浅薄与无知就暴露得更明显。曾经以为自己懂得的已经不少了，但在博大精深的佛法面前，越看自己越像一只小蚂蚁。惭愧啊，惭愧！自己几乎什么都不懂。现在也常常因为别人问起自己的学佛心得，不得已只好向他们说几句，但每当自己要张口的时候，心中都惴惴不安，特别怕自己讲错了而导致他人误入歧途。所以，对那帮根本就没有钻研过佛教，却经常批判我们信佛之人为封建迷信的流俗之辈，我特别想劝诫他们几句：如果你是电脑专家，在你设计一套给银行使用的应用软件时，我想你也应该拜金融专家为师。主观地评论和判断自己所不了解的事物，才是一种真正的迷信。

生活当中我还会经常碰到另一些人，他们似乎也在“学佛”，而且学得非常“自在”。比如他们会经常劝我喝酒或杀生，还理直气壮地劝勉我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坐。”我也想对这些人说一句，喝了酒，我连自己坐在哪里都不知道，怎么敢说知道佛祖坐在我心中呢？

我只是一个凡夫，在这个尘世中的烦恼还很多，而懂得的真理又很少。所以我不敢放弃学习，也不敢轻易评判，更不敢任意胡为。现在的我尽管天天都要为生活、工作奔波，但内心已慢慢地试着去学会不为外物所动。碰到烦恼生起的时候，我就反思自己当初的发心和发下的大愿，再想到雪山深处的上师为了众生的利益而默默地奉献自己全部的身口意，我就感到自己的渺小与可



卑。在无可回避的死亡和轮回面前，我们却为了拥有今天暂时的金钱与美色而甘愿放弃原则和真理，这种颠倒错乱的行为怎么可能让我们逃脱生死之网呢？“佛是尘埃落尽的众生，众生是没有觉悟的佛。”到底何去何从，还是让每一个人自己去判断吧。

在学佛之路上就这么平稳地走着，走着走着就走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那是2000年的春节前后，当我们于腊月二十九赶到马尔康时，基本上已没有人愿意进山了。一个好心的藏族朋友用车送我们，晚上8点左右我们终于得以坐上了他的敞篷车。那是我永生难忘的一夜：颠簸的山路，漆黑的夜空，干净而凛冽的空气，还有那阵阵刮过的大风……气温已是零下一二十度，不过我却没怎么感到有多么冷。一路上我都在祈祷法王如意宝，而他慈悲的笑容也好像一直都出现在无边无际的夜空。当第二天凌晨4点钟，我们的车子就快要接近学院时，不知怎的它就突然陷进了路边的冰沟里。于是一车老少都下来推车，结果我一不小心就踩进了冰水里。犹豫了一下再把脚拔出来时，却发现鞋面上的水瞬间就已凝结成了冰。就这么折腾了一个多小时，才算把车从沟里推出并重新启动，我们一行八人就这么跌跌撞撞地摸进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

来到这里才知道，在这个小山沟沟里竟生存有八千名左右的藏族出家人与近一千人的汉族僧众。寺院美丽而庄严，但生活条件却十分艰苦。我们来的时候正赶上学院举行一年一度的持明法会，每天我们都能随着近万名四众弟子一起享受学院的供斋：有酥油茶和稀饭，有



时还有甜米饭。生活就是这么单纯而又充实，天空就是这么纯净而又蔚蓝。井然有序的法会期间，我天天都能看见对面那金灿灿的山谷，因为阳光总能照射到对面的山坡上。还有火红火红的经幡，被风吹得漫天飞舞。更有那撼人心魄的唱经声，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响彻整个喇荣山沟，也响彻并穿透我的心间与灵魂。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站在借住的木屋门口，仰望繁星密布的无尽苍穹，所有的烦恼便全都消散得如无云的天空。

有个同来的师兄对我说，原先他很奇怪，这里条件这么艰苦，为什么却有那么多人愿意留下来，而且几乎人人脸上都挂着真实的笑容。现在他说他明白了：我们每天都在污泥中打滚，却不知道自己的本来面目，更不知生命的源头与走向，而山上的人们正是为了明了生命的意义与追求解脱才在这里精进地修行。当生活变得充实而有价值时，他们的脸上当然便会有满足而会心的微笑。听到这位师兄的感慨，我不禁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则佛教小故事：一个将军问一个高僧，这世界究竟有没有天堂和地狱。高僧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却拿起戒尺猛击了一下他的头。将军大怒，拔剑相向，同时大叫：“我要杀了你！”高僧听罢哈哈大笑道：“地狱就在眼前！”将军一时猛醒，惭愧地低下了头并请求师父赐教。高僧一句直指道：“天堂之门从此洞开。”

这地狱与天堂也就一步之遥，中间的界线全在我们的当下一念。不过为了这清醒的一念，我们却必须在平日就每时每刻地不断修心。日久功深，总有一天，我们会因心灵的解脱而得到无限的安详与自在。



脆弱的我们犹疑在生命的历程中，时而坚强时而沮丧。但对每一个已踏上菩提正道的修行者来说，我相信我们的未来都不会是一场梦境。只要我们在努力地学佛、修行、工作、生活，慈悲的上师与诸佛菩萨就一定会有在我们身边陪伴并长住我们心间。

不知大家看没看过《黑客帝国》？有时候想一想，我觉得我们就像那些可怜的被程序控制的人类一样，即使看到了真相，但仍然要满足于幻觉的享受。也许要最终通达真理的确是需要太大的勇气与毅力吧，许多人明明知道前方有路，但他也不愿上道，因为那路途之中可能布满了荆棘。

但我却愿为了达成这个理想的目标而不懈努力。我觉得一旦等我们觉悟时，那感觉就好像是《黑客帝国》里直面射向他的子弹的尼哥，当他放下自我、粉碎幻觉后，子弹终于在他面前化为乌有！

最后，我还想表达源自我内心的感激之情：我愿为我今天拥有的一切欢乐与幸福，为我在学佛过程中得到的一切收获而深深地俯首、恭敬地合十，向着十方诸佛，对着所有众生，献上我最真挚的谢意！我无以回报，只愿像所有的高僧大德那样，将生命全部融入无上的菩提道中，为了我们共有的清净本性能早日显现在这五浊恶世而努力终生！

我是如此的幸福，因为我将生命用在了实现梦想的征途上。

圆能在谈话中提到了好莱坞的一部电影《黑客帝

国》，从不爱看电影的我倒是无意中看过这部电影的几个片断。有一个场景让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在那个先知的房间里有一个小孩，他居然能用意念随意弯曲手中的钢勺。也许普通人很难理解这个细节，或仅仅将之当成为一种科学幻想。其实这个镜头以我们佛教徒的眼光来看，还太显稚嫩了一点。不过对一向以商业利益为着眼点的好莱坞来说，能用形象化的场面来比拟心的无限潜能已属十分难能可贵了。

正所谓万法唯心造，用意念控制金属器皿仅仅是从表面上宣扬了心的功能。其实它离山河大地均为心的显现这一层次还相去甚远，更达不到万事万物均为心的幻化这一境界。当然我们也不要对这部电影的导演提出一些让他感到勉为其难的要求，听说他在拍这部电影时，还特意征询过一些佛教界人士的观点。就冲这一点，我们也应该随喜他的这种将佛法电影化的努力。

我只想说明一点，任何一个正信的佛教徒如果想要证悟的话，他都必须了达心的本性。总有一天他会明白，这地狱、天堂、轮回、涅槃同样都是心的造作，毫无自性可言，但他同时也一定会明白了，假如没有证悟心的本性，则刀山火海、油锅剑林绝对又真实不虚！

心就是这样简单而又复杂，佛法也同样是如此圆融而又无碍。

世间人大都在世间八法里大做黄粱美梦，而对于并不遥远的事实真相，他们却连梦都梦不到。

真是可怜可叹……



抉 择

意运赤诚就住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每次回家都要路过他的家门口。有时我不免好奇地驻足“偷听”一会儿他房里的动静，让我感觉很欣慰的是，每次听到的都是他在念经或持诵咒语，要么就是他和一两个小和尚的辩经。继续“偷窥”下去，发现他除了做饭以外，大多数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参禅打坐或闻思经论上。日子久了，我便对他的精进闻思修产生了非常愉悦的好感，如果他能这么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未来一块弘法利生的料子就于焉诞生了。以前听说他在广西大学时也是位非常出名的学生“名人”，不仅学习成绩呱呱叫，在各项社会活动中也独领风骚。

为了了解像他这样在世俗生活中可谓春风得意之人的出家情况，趁着有一次打水路过他家门口的便当，我转身迈进了他的小木板房。当时他正在做晚饭，看到我急忙邀请我一起“共餐”。我笑着对他说：“不用了，讲讲你的出家经历就行了，这精神食粮我更需要。”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文字，这就是意运赤诚为我们精心准备的“晚餐”。

我的俗名叫雷斌，2000年在学院出家后取名意运赤诚——如意戒律。对于我的出家，包括哥哥在内的

所有熟悉我的亲友都非常吃惊，以至于大惑不解：“他为什么会突然出家呢？真是不可思议！”一个走投无路的人出家在世间人眼里会很正常，而在旁人眼中，一个学业有成、积极进取、生活美满的人出家，那一定会被认为大脑出了问题。

到底是谁的大脑出了问题？

记得小时候在与伙伴们玩耍时，我就经常爱刨根问底地问：“宇宙到底有多大？它有没有开端？有没有结局？”“最小的物质是什么？”“有没有外星人？”“世界上有没有比光速更快的东西？”“心的本体又是什么样子呢？”……然而同龄人中没有人能回答，即使是大人们也回答不出。及至入得学堂，又向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逐一请教，他们或是回答不出或是搪塞了事，或是回答说：“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就算现在给你解答，你也不懂。等考上大学之后，你就会明白了。”等到我1993年考入广西大学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的大专班时，终于能有机会向学识渊博的教授们请教了，然而得到的答案却远远不能满足我等待了近二十年的渴求答案的热望。比如对于宇宙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几乎所有教授们的回答都是：宇宙无边无际。理由不外乎是利用目前最先进的天文望远镜，都观察不出宇宙空间的边际，但是说到可靠的理论依据则几乎人人都拿不出。难道用天文望远镜看不到宇宙的边际就可以推断宇宙无边无际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用望远镜、显微镜等设备能看到香味、声音及心识吗？看不到的话，你就可以推断它们都不存在吗？倒是物理学家法拉第的一



句话给了我很大的启示：“科学不能完全解决一切事物的本相。”

从小到大，除了对自然现象感兴趣之外，我也一直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当“按需分配”这几个字第一次闯入我的心扉时，我真的很兴奋，以为未来社会的美好蓝图总有一天会实现。等接触社会时日一长，就发现这个蓝图的能否实现实在是让人大感怀疑。首先，按需分配是建立在物质生活极其富裕的基础上的，但有个成语叫“欲壑难填”，对于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来说，就算把全世界的财物都给他，他也还会“人心不足蛇吞象”。不管物质多么丰富，只要世上还有贪欲存在，贪婪者就不可能坐视自己与他人平分在他眼中应属于他个人所独占的“家天下”的财富。不从人心改造入手，光是等待精神文明自动地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而提高，要想实现“按需分配”恐怕是天方夜谭吧！

我自小就十分推崇的人生理想“为人民服务”，随着年岁的增长也渐渐失去了它夺目的光彩。越思索越觉得当服务的对象只涉及到“人民”时，那别的生灵是不是都应该为我们服务呢？特别是服务于我们的口腹之欲？

从小就希望找到许多问题的答案，并把这种希望寄托在长大、寄托在考上大学上。成长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而然地延续着，延续到上大学，但困惑非但没有消除，反而随着成长的延续而越积越多。长大根本没有解决我对人生与宇宙的不解困惑，当一个人的精神支柱一旦失去，其内心深处的恐惧、失落、彷徨与不安是难以想象



的。上大学期间，这些问题一直都徘徊在我的脑海里。我不想得过且过、随波逐流。痛苦就痛苦吧！我还要继续踏上追求真理之路，人不应像猪狗一般活着。于是我几乎把全部能挤出来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我试图在书山里找到新的精神支柱。

一个偶然的机，我遇到了一位比较有名、据说是传授佛家气功的气功师。其超乎寻常的特异功能和谦逊善良的人格，使我产生了好感和敬佩之心。跟着他修炼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身上出现了一些用现代科学根本无法解释的验相。通过这些验相，我竟真实地感受到了鬼神的存在！以此为契机，我开始走进佛教、道教、周易中去，以求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真实原因。为此缘故，我开始反复阅读《楞严经》、《金刚经》、《心经》、《古兰经》、《道德经》、《论语》、《孟子》、《周易》等各宗派有代表性的经典。在这个广泛了解的过程中，我渐渐明白，近年来很多新兴的气功实际上主要是佛、道及周易当中的某些片断的衍生物，它们并没有系统周密的教理和教义，大多数“自创”的功法，说穿了不过是“剪刀加糨糊式”地从佛教和道教的修持方法中剪裁拼凑而来，再加上自己的分别念及一些时髦术语，就自诩为第××代传人了。不过我还是很感激我的气功老师，没有他的过渡，我也迈不进佛门。正因为发现了气功的不究竟，所以才启发我找寻源头。再进一步对比其他宗教，别的不说，单从人格而言，其他宗教所信仰的天神，不管是上帝还是玉皇大帝还是真主，一发起火来就惩罚匍匐在他们脚下的人类。一旦对比诸佛菩萨的悲心愿力，



其差距不可以里计。如果你本着客观的态度，以平和的心自己深入进去，相信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另外从终极目标而言，其他宗教虽然说法不同，但实质却都希望升天。而这在佛教中属于三乘教法中最基本的人天乘，或是三士道中的下士道。更让人感动的是，没有一个宗教能像佛教那样，公开宣称它的信徒与它的“教主”在本性上无二无别，更不敢宣称信徒们通过返回自性的修行过程，能达到与“教主”无二无别的境界。至于禅宗所谓的“众生皆有佛性”这种大平等的大慈悲观，在任何标榜善行、博爱的宗教中都了无是处！上帝胆敢说他的本性与猪狗牛羊的本性皆是清净平等的吗？如果不具备这种了达空性的般若智慧，又怎能了达诸法平等？那么所谓的“慈悲”又能“慈”到哪种范围？“悲”到怎样的境界？能达到佛教的“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最究竟处吗？

翻阅《楞严经》时，看到“观音耳根圆通章”的一段文字：“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空觉明然……”不禁朗声念诵起来，越念越觉得佛法超越世间一切宗教、科学之上，于是我对她的信心又深入了一层。

1994年观音成道日那天，在一个尼姑庵里我遇到了一位皈依多年的女居士。她那庄重的举止、文雅的谈吐、调柔的神情，以及用平和、安详的语调流泻而出的妙法甘露，深深地滋润了我的心田，使我的心从空虚烦闷中得到暂时的解放。通过这一偶遇，我深深地体会到了佛法的巨大力量——她完全能改造一个人，使他的身心从痛苦、烦恼中彻底解放出来，获得解脱的大安乐。

不仅如此，她还能使一个修习者自觉不自觉地感化周围的人。修行境界愈高，愈能带动更多的众生都步入寻求最终解脱的光明之道，而这正是我苦苦追寻十几年的人生最高目标。

通过反复思维、抉择，我对佛教从内心深处生起了很大的信心，并最终于1995年农历3月24日正式皈依了三宝，迈出一生中这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不过这一步迈得却是那样的艰难。每次与家人一起吃饭，全家就会对我的信佛及吃素、放生召开“批斗会”。一次家里人杀鸡时，我看不下去，就上前好言相劝。结果母亲大发雷霆，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一顿。我却一反常态，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默默流泪、默默承受，最后母亲吃惊地望着我放下了手中的刀。要是照以前的惯例，我肯定早就跟她“大闹天宫”了。我自己心里明白，佛法已开始渗入我的灵魂，并逐渐在重新塑造我。另一方面，同学们对我的学佛举动刚开始时也是冷嘲不已。有一次我在大学宿舍里盘腿而坐，专心致志地看《金刚经》。两个同学看到后，立刻交头接耳、挤眉弄眼。一个上前说：“哎哟，大师，您这是老僧入定——死不出来啊！”另一个则学着我的腔调说：“咦！怎么有一股穷酸气？好酸，好臭！”接下来两人就是一阵爆笑。我缓缓地抬起头，目光慈善柔和，静静地看着他们。过了一会儿，他们闹也闹够了，笑也笑足了，静下来皮笑肉不笑地看着我。当他们的目光与我柔和的目光相遇时，笑容不禁慢慢收敛起来，脸也开始变红了，然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好意思地走了。



佛法，只有佛法才能渐渐洗去我暴躁的恶习，调柔我的身心，让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我”，那么我的烦恼、我的感受岂不是空中莲花吗？那又有什么好执著的呢？母亲后来评价我说：“学佛以前整个是一个红卫兵小将，学佛后倒像个大善人了。”我希望如此，我希望人们看到的是真正佛教徒的行持。

接触佛教久了，发现佛法确实不离世间觉。佛教“五明”之中有所谓工巧明，而我的专业也需要我经常进行一些机械制图。我发现佛像绘画，特别是藏密的唐卡，在严密与谨严的特性上与机械制图很相似。唐卡绘画，对比例有严格的限定，同时对布局、着色、结构都有明确的规定。我曾经看过一幅宗喀巴大师像，画像虽不大，但用放大镜看，你会发现，画师在宗大师的眼睛里居然还画有一尊非常精美传神的莲花生大师像。此唐卡无论从布局、比例还是线条色彩乃至绘画神韵都无可挑剔且精微无比，让人赞不绝口、信心顿增。

而除了工巧明外，尚有医方明、声明、因明及内明，无不是在讲解宇宙实相及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我所理解的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

就这样边学佛边上学，边学佛边完善自己。日子久了，越来越体会到，必须要找到根本上师来调教自己，否则自学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突破了，只能固步自封。

一次在一位居士的来信中，看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上师的名字，当时就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之后不久，我在梦中出现了前所未有、非常吉祥的梦相，我想这肯定是法王的加持。于是我天天盼望

着能一睹法王的慈颜。1995年5月中旬，我毅然奔向了心中日思夜想的圣地——色达喇荣佛学院。当时几乎是身无分文，又得瞒着学校、家人，一路上可谓历尽艰辛。在火车上站了近两天两夜后，又连夜赶乘颠簸摇晃的长途班车。吃方便面，住最便宜的旅店，风尘仆仆地终于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圣者——法王如意宝。当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无比激动的情绪，一下就扑到上师跟前，非常虔诚地顶礼膜拜。他老人家以无比慈祥的目光望着我，伸出柔和的大手在我头上轻轻地摸顶加持。一种无法言喻的感应让我觉得我的心与上师的心竟是如此的贴近。从此以后，我就成了法王座下一名虔诚的弟子。

从1995年到2000年这五年之间，我多次往返于家乡与学院之间。正如法王如意宝亲口所说的那样：“住在喇荣好好闻思修，哪怕只有一天，也比在神山闭关九年的功德还要大。”特别是1998年在学院长住了近一年后，我终于明白了此地为何要称为喇荣——一到此地即想出家之义。

萌发了出家之意后，1998年一年之内，未婚妻两次不远千里乘飞机赶来声泪俱下地劝我。看着哭成泪人的她，我的心也一阵阵地酸痛，本来准备好要说的许多出家理由，也不忍心再说出口了。特别是听她说：“我们两家的父母，尤其是你外婆，都很挂念你。你走后，她天天拄着拐杖，拖着年迈的身躯在家门口等你，念叨着你的名字，巴望着你回家，想在临终前再见上你一面……”听着听着，我的眼眶也湿润了。想到年迈的父母，想到每次离家，外婆颤巍巍送我到门口，一直看着



我消失还在那里望着……我的心就一阵阵内疚。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把出家之事缓一缓。

修完五加行，我就跟未婚妻回了趟家。一回家，双方家长都开始对我软磨硬泡，不容分说就匆匆忙忙给我们把婚事办了。我就这样被婚姻的镣铐箍住了手脚，而且这一箍就是一年！

婚后的生活在平淡无聊中悄悄地溜过去了。而外婆和父亲的相继离世更让我对这个尘世生起了坚定的厌离心，我又一次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怎么办？是继续留在婚姻的围城中，还是突破牢笼重新找回自我的真实本性？带着矛盾、苦恼的心情，2000年我又一次去了学院。回到学院就像回到了家一样，在法王前听了《赞戒论》、益西彭措堪布前听了《走向解脱》，又看了玉琳国师与弘一大师的传记，心中再次掀起轩然大波，特别对弘一大师抛家舍业，在名誉的最顶峰时期毅然落发出家的举动，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我开始对自己迟迟不出家的原因进行反思。藕益大师说：出家人造业如陆地行船，在家人造业如大海泛舟。《时轮金刚续》中说：密乘比丘为上根，密乘沙弥为中根，密乘居士为下根。显然，不论显密，对出家都是极为推崇的，而许多年轻居士不肯出家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放不下贪欲。但法王如意宝说过：贪欲如盐水，越喝越渴。

反复思维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我再也不要来来回回奔波在学院与家乡之间了。就把学院当作最后的家吧！

出家后，原先的妻子从国外给我写了一封长长的



信，但我没有回复。在我的沉默当中有对她无尽的祝福——希望她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幸福。

远离了喧嚣闹市的混乱与驳杂，平复了曾经失落与惶恐不安的内心。在一间小小的板皮房子里，吃着粗茶淡饭，我却享受着世上最美的人生乐趣——在佛法的蓝天下，自由地飞翔！

等意运赤诚讲完他的人生抉择后，饭已经完全凉了。一边回味他所讲过的话，一边离开他的小木屋，此时的天空已接近傍晚的尾声了。太阳即将落在西山背后，嗡嗡闹了一天的蜜蜂、蝴蝶们也快要回巢安息了。环视一下整个的喇荣沟，我发现所有的山河大地、房舍人家已全部披上了一层金黄的妙衣，连人的脸也被夕阳镶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

一个小和尚看到我手中的水桶便过来帮忙，等他把手桶放到我屋里的地板上后，我发现他的目光略微有些异样地盯着房间的一个角落。顺着他的视线望过去，我看到了一个又圆又大的苹果。

这个小和尚出家前一直生活在内地的大城市里，来到这寂静的山谷后，恐怕已多日未尝到过苹果的滋味了。我连忙微笑着把那个苹果递到他手里，他马上接过去就咬了一大口，然后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喜悦之色，就这么边吃边走地离开了我的院子……



启 航

明礼来自珠江三角洲一个发达的沿海城市，曾毕业于国际著名的航海界高等学府——大连海运学院。他到佛学院的时间并不长，总见他在胸前挂个“止语”牌，不与人说话。坐在那里默默地看书念咒，便是他留给人的最深印象。去年学院开金刚娱乐法会演节目期间，大家一致推选他扮演达摩祖师。等他一出场，立刻全场轰动，掌声四起，由此，你也许能想象得出他的相貌特征了吧。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下明礼的“启航”，看看他在人生的航道中是如何开启佛法航船的吧。

我出生于广东省一个普通的干部家庭。从小学到中学，我都一直在努力地读书，同时也很听父母及老师的话。在那时所学的所有科目当中，我对古文算是情有独钟。记得上初中时读到范仲淹的名作《岳阳楼记》，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曾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文中“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几句话，至今还字字作响，声震耳边。也许从这一点看来，我还算是有大乘种性的心志吧。有一阵子，由于学习太过努力、紧张的缘故，导致我一度得上了神经衰弱，

后来通过静坐方才把这种病患消除。那时我便对气功中的调心调息法门很感兴趣，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练出点仙味来。有一次，我偶然在一本气功书上见到“佛”这个字，当时就倍感亲切，对佛充满了向往。对仙佛的憧憬也许是我少年志向的萌发吧，但由于没有条件向这方面发展，这种志向仅是在心里闪了一下便被生活的进程熄灭了。

1984年我参加了高考，成绩还不错。在填报志愿时，就听说有某个佛学院招生。当时我就很希望能进佛学院读书，尽管对佛学连点皮毛的认识也没有。可惜那时因没有善知识引导，这个理想也就只能夭折了。出于对大海的好奇，我就最终报考了大连海运学院航海系，并顺利地录取。

大连是个美丽的海滨城市，当我第一次站在海岸边，望着蓝蓝的海水时，心里有说不出的惬意与舒畅。想到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到自己将与大海为伴，徜徉于蓝天碧水之间，就更使我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可现实生活并不像单纯的想法那样简单美好，等大学四年下来，我的想法便全都改变了。

我所学的专业对人的素质要求很高，为了应付未来海上的特殊环境，本专业只招收男生，而且纪律很严。每天晚上统一熄灯睡觉，早上天未亮就要起床军训。被子要叠得四四方方，卫生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这些我倒能适应，可时间一长，我就感到有些迷茫了。记得在校期间，我有两次上船实习的机会。初上船时，天南地北的港口到处跑，整天乐颠颠的，等新鲜感一过，就生



起厌烦心了。你想，每天只能在狭长的驾驶台上工作，平时也只能在几十米长的甲板上踱步。向上看是苍茫的天穹，向下看是无边的大海。晚上休息时，只能躺在狭窄的房间里那张狭窄的床上，连翻个身都十分困难。身下是一层厚厚的全金属外壳，你根本嗅不到陆地的泥土气息，难怪有些船员说船上生活无异于坐水牢。为了打发时间，减少寂寞无聊带来的痛苦，船员们经常聚在一起下棋、打扑克，甚至喝酒、赌博。尤其当我们航行在大海上时，经常都能看到大量的垃圾、泄露的原油、废弃的核废料等统统被倒入大海的情景。有一阵子，我甚至有些杞人忧天似的担心：原来我整日航行在一片藏污纳垢，甚至危机四伏的水波之上啊。想到自己未来也将在海上过这种生活，我心里就感到很失意。最初对大海那种美好的梦想，此时也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重新审视自己，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

上大学及实习期间，还不断听说外面有海难事件发生，船员的人身安全经常受到威胁。比如广州海运局的一艘从罗马尼亚接回国的新船，就在途中沉没，导致很多人丧生。当时我心中就有许多疑问：为什么现代航海技术这么发达，有先进的卫星导航、雷达避碰、海上通讯、电罗经导航等先进设备，但在台风等自然灾害面前，人还是那么的无能为力呢？尤其是相对于古代而言，现代海难事故更是有增无减。当年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完成人类航海史上一次伟大的远征，也没听说他使用了什么“雷达”等玩意儿呀！现代科技为什么驯

服不了动不动就会给我们人类一点颜色看看的海龙王呢？这个疑问又勾起了我对古人智慧的向往，我想，今后一定要好好地研究研究古代文化，或许在古人那里，能给我的人生航向带来什么新的启示吧！

就这样，伴随着困惑与希望，我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毕业后，虽然在海上的工作待遇是很高的，且可以经常出国，但由于我对海员那种海上苦闷、陆上寻欢作乐的生活已不感兴趣，于是我放弃了在海上度过一生的原计划，又上陆回到了家乡，在日本西铁城下属的一家合资公司当上了科长。日本人对我还算信任，月薪一千港币在当时已算相当丰厚的薪水。工作之余，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天要到高级宾馆去挥霍一番。尽管谈不上夜夜笙歌，但也着实让从前的同学羡慕不已。我自己也觉得，上岸的选择是正确的，美好的生活前景将在我面前全面铺开。可是过了一阵子，我对自己的生活又感到不满意了。工作的成就感并未使我产生快乐与得到安慰，纸醉金迷的生活也未能使我感到满足。常常在静夜里，往昔在船上感受到的那种精神的空虚与寂寞又溜进了我的心间。那时我常常在想，人生到底应有一个怎样的活法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接触成人教育专家卡耐基的书，他告诉我要知足常乐。我也不知道我的苦恼是不是由于我的不知足、想得太多造成的。也许是，也许不是，但在我朦胧的心态中，总觉得生命还应该有另外的更深刻的内涵，只是我现在还捕捉不到这种内涵到底是什么。后来，我又试图从心理学中寻找思路与答案。通过



对西方心理学论著的学习，我发现人的精神世界确实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课题。为什么人有那么多的烦恼与病态，这都跟心识隐秘的流行活动有关。心理学的分析研究方法对我认识自心起到了一定的帮助，但同时也勾起了我更多的疑惑，如心与物的关系到底如何等等。在后来的日子里，虽然我探寻人生真义的愿望依然潜伏在心里，但由于没有佛法的接引，内心时常处于迷乱当中。欲望的冲动与对名利的希求使我曾走了一段弯路，有一段时间，财色名利成了我追求的目标。但每每在逢场作戏之后，内心却更感苦闷与寂寞。在彷徨与无奈中，我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航船将驶向何方。

随波逐流的生活已使我感到厌倦，工作又提不起我的兴趣，每日喧扰的生活与心灵的苦闷更使我渴望了知生命的实义。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我决定辞职。放弃工作之后，很多人都为我感到惋惜，认为我将那么好的工作条件、美好的发展前途舍弃真是不可理喻。但我想：钱再多，物质再丰富，也不能让一个人获得真正的幸福与安宁。走！寻师访道去，不与俗人论。背起简单的行囊，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探索之旅。修禅定、学太极、访名家，在这样的探究中度过了四年时光之后，最后我终于走进了佛门。

当我第一次走进云门山大觉禅寺的佛殿中后，那气度雄浑的庄严佛像和曲径通幽的清凉禅堂，突然就引发了我少年时的那种对佛的亲切感，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不觉从心里油然而生。当时我就在想，这佛法会不会就是我要寻找的最终归宿呢？是否我心灵的依托原来就



在这里？为了验证这种想法，我就在庙里住了下来，开始了我的学佛生涯。晨钟暮鼓的禅林生活是很有节奏与规律的，祖师大德们制定的丛林规矩给修行人提供了极大的修心方便。置身于这远离喧嚣的人间净土中，我近似贪婪地吸吮着佛法的甘露。渐渐地，佛陀的大悲与智慧开启了我暗蔽的心扉，原先的许多疑团到这时才第一次云开雾散。

我终于认识到佛法才是对宇宙人生万象真理的终极揭示，而世间的任何一门学科，都只不过是对世间万象阶段性、暂时性的说明而已。比如以前曾使我受益匪浅的心理学，专以研究人的心意为主，但它的研究范畴连佛法中的第六意识及与其相应的心所都未能超出，而且其模糊性及不确定性的研究分析方法，并不能给人带来根本有效的调心策略。但佛法却并非如此——她完全是佛陀在自证现量境界中对宇宙规律的如实解说，是无谬的、无漏的。佛法是超越了相对与绝对，而又不离二者的实相境界。谁人若体证了佛法，谁就是真理的化身，谁就能获得彻底的人性大解放。

心中的乌云散去了，无绪的思想明确了，多年来散乱无依的心今天终于有了依靠。后来在虚云老和尚的一位亲传弟子的慈悲摄受下，我皈依了三宝，并发心出家。举行仪式的那一天，师父慈悲地开示说：“你要一生出家，永不退转地修行。在广闻博学的同时，还要注意一定要一门深入、一心修道。”师父的话，我将永远铭记心中。想到自己多年来在世海波涛中沉浮挣扎，但却始终找不到心灵栖息的港湾，直到今天，方才搭上佛法这



条妙宝大船，驶离人生的苦海，趋向解脱安乐的彼岸，这能不令我振奋，能不令我努力向前吗？

1999年为了更进一步深入学习佛法，我又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在上师的大悲加持下，我对佛法的认识又有了质的飞跃。两年的时间过去之后，如今我对未来的修行计划已有了明确的认识，我将依上师三宝的教诲，为实证大圆满的觉性而精进修持。

出家好几年后，有一次我回乡探望父母。以前的同学见到我之后纷纷向我打探：是不是走投无路才想到出家的呢？对这样的误解，我早已司空见惯。这世上有那么多真正走投无路的人，可有几个会因此而真的出家呢？这世上又有那么多行正智高的卓绝之士，有几人又心甘情愿在碌碌人世浊流中了此一生呢？对世人的浅薄与愚昧，我不禁心生悲悯、感叹不已。遥望茫茫原野，我在心中默默祈祷：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愿我速开智慧眼；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愿我速度一切众……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读罢明礼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呢？明礼不安于平凡的生活，他愿放下厚利去追寻生命的真实意义，没有一定的勇气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愿明礼的学佛因缘能带给你一些启示。

最后有几句前人的话，送给明礼也送给读者诸君共勉：

不求大道出迷途，纵富贤才岂丈夫。百岁光阴石火燃，一生身如水泡浮。此财抛下非君有，罪业将形难自欺。试问堆金成山岳，买得无常不来乎？

唯有佛法不可思议

当今社会的许多人可能把眼光都对准了花园洋房、私家名车，对智慧则置若罔闻。而一旦推究起来，我们不难发现，当痛苦来临时，所有这些外在的奢侈物一样也派不上用场，有时它们反而会成为痛苦的根源。所以新一代具有智慧的人们，真的应该把追求内在的精神之美当作自己最大的渴求，否则即使财富堆积如山，你至多也只能像一只坐在豪华车里不愁吃喝的宠物猫一般，永远也驾驭不了你自己人生的方向盘。

这一点，不仅佛陀在其经典中早已多次解说过，也就是普通人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也多有体会。比如来自上海的寂洁女士，这位很有知识分子风度又颇有福报的大家闺秀，当她面临生活中的种种不幸时，所有的权势、金钱并没能抵挡住痛苦的一次次侵袭，只有佛法的甘露才能够抚慰她那颗饱受磨难的心。

她在平常的待人接物中就能侃侃而谈，且语多机智，这次也就还是让她自己现身说法与诸君慢慢道来把。

我父母是曾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我从小便是在他们“唯有读书高”的影响下，而立下做一个有知识、有学问之人的志向的。可能父母望女成凤心切吧，他们为



了保证我能一门心思勇攀知识高峰，便从不让我干任何家务。以至我如今都是年过半百的人了，居然连饭都煮不好，手帕、袜子也不会洗。本来过惯了养尊处优的生活，谁料无常的乌云却不期而至，在我刚迈入中学大门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爆发了。父母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和汉奸特务，随时都会被传唤、批斗、拷打，身心惨遭迫害的痛楚几乎让人难以承受，以致父亲曾被迫两次自杀。尽管最终都被抢救了过来，但他的胸骨却断了九根，膝盖骨也严重受创。记得那时，我们全家整日都在胆战心惊中惶惶不可终日。

好在乌云总有散去的一天，文革后，父母终获平反，我们全家也重见了光明：父亲重新恢复原有职位；大哥也被上海的某个重点大学晋升为教授；最小的哥哥作为研究心血管的国内权威，以博士后的身份前往美国；因文革而中断求学的我，也被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技术管理系录取。人们常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也同样，在大学这个知识宝库中，我更是分秒必争，努力掌握更多更新的专业知识。毕业后，由于我的勤恳努力，使我的工作业绩一直受到各方面赞许，1992年我更被中科院聘请为客座研究员。此时，应该说我们全家人都处在各自生活事业的巅峰状态，为表达孝心，小哥还将父母接到美国定居，同时也在为我办理出国手续。

正当一切都在顺利向前发展时，我们这个备受外人羡慕的家庭却突然再次遭遇变故。本该安享晚年的父母，孰料双双陷入病痛的严重折磨：父亲因腿骨在“文革”中受伤而长期体弱无力，1995年，在一次不小心

摔跤后便再也爬不起来而长年卧床；雪上加霜的是，母亲也因常年饱受折磨，精神状态一直不好。到国外后突然犯病，精神恍惚，最后被确诊为老年痴呆症。我的小哥，作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颇有影响的权威，面对自己母亲的症状，却一点办法也拿不出来，无奈之中只好把二老护送回国。我记忆当中永远都抹不去父母回国后在家中经常发生的这一幕：由于母亲回国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以致每次小哥站在妈妈眼前，但妈妈却始终认不出他是谁！母子相见却无法相认，小哥每次都只能含泪而别。这真是对小哥一直笃信的现代医学的莫大讽刺。就在这样的难堪折磨下，父亲终因过度伤感、心灰意冷而于1998年去世。最让我难过的是，父亲在临终前也跟母亲一样，神志不清、颠倒错乱。当时的我几乎要被父母的病彻底压垮，对他们的种种疾苦，我心如刀割但却一筹莫展。

就在父亲摔伤后的1995年，我也患了一场大病，查不清原因，但全身上下的疼痛有时让我简直难以支撑。我爱人陪着我奔波于各大医疗单位之间，但所有的医生都说治不了我这种怪病，最后我只好求到了气功师门下。一边运气一边搬气，坦率地说，我的身体确实在逐渐恢复。但我内心的各种痛苦和烦恼却与日俱增，丝毫也没有因气功疗法而得以些微改善。我始终在想，父母这辈子经常行善，为何会落得如此结局？我自己学的X、Y以及光子、电子都无法解开我心中的迷惑。为什么？为什么？巨大的困惑使我不得不从科学以外去寻找答案，如果科学能解决人生的烦恼、不如意、痛苦、



备受欲望煎熬的话，那小哥也不会每次见母亲都以泪洗面了。

一个偶然的机，我见到了一本介绍雪域色达喇荣佛学院的书，一打开封面，里面的内容便深深地吸引了我，我用了二、三天的功夫便一口气把它读完了。也许是久旱的田地太需要雨露来滋润了，我觉得书中所说十分契合我，当时就决定非要亲临这个学院看一看不可。刚下定这个决心没几天，因缘就成熟了。我遇到了学院的一位比丘尼，并跟着她于1999年6月首次踏上西藏这块神秘的土地。

记得刚到学院时，我的凡夫习气是那样的厚重，什么也不懂，还特别贡高我慢，整天以挑剔的目光打量着学院的一切。由于生活不能自理，光袜子我就带了二十双，穿脏了就扔……即就是这样，这初入学院的一个多月让我还是大获收益。在上师三宝不可思议的摄持下，我渐渐开始从无到有，重新确认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并皈依了金刚上师。这一个月让我多年来一直迷惑不解的X终于摸到了解答的门径：其实这世间的知识学问始终解答不了万事万物的真谛，唯有佛法才能圆满地洞悉事物的本质，特别是佛法让我了解了万事万物的因果规律。我总算搞清楚了，我父母的遭遇皆因果所致，只不过这个“因”可能要推到旷劫久远的过去。让我感触最深的是，曾经引以为傲的父母的知识学问，在无常的业力面前顷刻化为乌有；曾经留恋不舍的温馨家庭情怀，在时间的流逝、空间的隔阂面前却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人的痛苦烦恼皆因我执贪念而起，而再大再多



的贪执在“诸行无常”的铁定律则面前，只会让人感到它们是那么的愚不可及；一点点微弱的让我们每个人都孜孜以求的幸福，总是要被淹没在轮回不已的循环海洋里；你视若生命的地位也总会被源源不断的觊觎者窃取，秦始皇递三世而至万世可为君的梦想也只能被历史当作笑柄……一边听堪布讲《入菩萨行论》，我一边就在想，像哥哥那样以名利钱财来孝养父母，但母亲却不识亲生儿子，父亲临终时又昏迷不醒，这种孝养能让他们生起真正的快乐吗？

从学院回家后，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观，对工作、钱财还有什么研究员我都不再执著，也不再生起丝毫欢喜心，我一门心思就想多深入佛法。我的改变也震动了我的丈夫、儿子以及亲朋好友们，刚开始他们多少都有些不解。我告诉他们，人虽有高低贵贱之别，但因果面前人人平等，快乐和痛苦决不会因贫富而分差别。人人都希求快乐，但得到快乐的方法却有多种，就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任何人都取代不了他人的痛苦和烦恼，正如《国际歌》中唱的：“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但我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再加上佛陀的引导、教育，从他开示的八万四千法门中选择最适合你根基的一个去实地修行，我们一定可以最终获得快乐的自由生存境界。

现在，在我的带动下，我们全家都皈依了佛门。

学院一个月的闻法让我对这儿生起了巨大的信心，于是，2000年9月我又第二次入藏，并且一直呆到现在。刚好这一阶段正遇上师传讲甚深的般若空性法门，殊胜



的缘起性空理论让一个像我这样的迟到的佛子恨不能一身分成二用。我那几乎一穷二白的佛学基础，如果再不靠勇猛精进而加以弥补、提高的话，那我这后半生要靠什么才能了生脱死呢？为此目的，我愿舍弃世间一切名闻利养。大哥希望我念及兄妹之情帮他打理几家高科技公司，朋友们甚至把印有“董事长”头衔的名片都给我准备好了。但我不需要这些，我要的是永恒的安乐！我要能主宰生死！我要能完全驾驭命运！我不想被惯性的生活牵着走一辈子。

我愿在学院大悲恩师的足下将闻思修圆满！我愿将我的一切功德和善根都回向给一切众生，愿他们也都能共成佛道。我希望一切有缘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都能不虚度此生，都能早日皈依佛门，尽快亲身体会佛法的真谛。

我知道寂洁在上海的条件是很优越的，所以我有时不免感叹道，她能呆在偏远的藏地、在她的小木屋里安住修行真是不可思议。不过自古以来，佛法就感召了许多精英豪杰甘愿为之赴汤蹈火，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佛法本具的巨大魅力与价值。

而在当今的芸芸众生中，有那么多的无可奈何者在苦难当中，但在他们中间，有几人想到过去吸收哪怕是佛法的一点点营养以扫除自己的身心疾苦呢？其实仅依靠佛法的一线光亮就足以照亮他们的晦暗人生了，然而又有多少人了知这一点呢？

寻找偶然的答案

想到圆罗，就想起去年发生在她身上的那件“悲惨事件”。当时，正当她发心要在学院好好闻思修时，家人突然赶到学院要将她强行押送回家。万般无奈之中，她只能流着泪坐进家人包租的小车。我清楚地记得，当她扶着车门回眸凝望学院的那一瞬间，那个镜头已在我心中成为定格——她的脸色煞白，眼里是无尽的留恋与酸楚。

家人气势汹汹地将她推进车里，然后就飞快地驶离学院。那天本来就刮着狂风，汽车卷起一股黄尘很快就消失在茫茫暮色中，我的心也随着紧揪起来。

圆罗本来是一块修法的好坯子，话不多但人很稳重，对修行也比较精进，但她毕竟离“八风吹不动”的定境还相去甚远。这样的人一旦落入大城市的滚滚红尘中，会不会心随境转？真不希望一棵很好的苗苗就此湮灭在都市的欲海沉浮中。

好在今年春暖花开时，又见圆罗出现在学院。一年时间的磨练，看得出她坚强了许多。最让人欣慰的是，城市的光怪陆离反而培养出她坚定的出离心，她郑重地向我提出：“我要出家！”

当推子触及到她那一头浓密的黑发时，我发现圆罗的嘴唇在微微抖动。我知道她有太多的话要说。



剃发结束，圆罗已彻底地告别了过去的陈梅，世间从此又多了一位庄严的出家人。

问及圆罗的出家因缘，想不到平日寡言少语的她，此时倒有一肚子话要说。

我出生于70年代初。听妈妈讲，她当初怀上我时，姐姐已快四岁了，爸爸妈妈工作又很忙，如果家里再添一个孩子的话，那只会增加更多的麻烦，所以妈妈打算不想要我。但有一天，当路过一家铁匠铺门前时，她偶尔听到这么一句话：“孩子多是好事啊！连打架也多个帮手。”这话提醒了妈妈，她想：一个孩子多孤单呀，的确也该有个伴儿。于是，由于这次“偶然”事件，姐姐就有了我这个调皮的小妹妹。

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对我们姐妹俩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在少儿科技杂志的伴随下成长的。家里的收录机、缝纫机、电风扇等所有能拆开的东西，都成了我研究的对象。有时候拆开一次没整明白，我就会反复拆装几次，所以当然有常常弄坏东西的时候。每当此时，妈妈总是无奈地唠叨：“又自作主张……”而爸爸则总是一言不发，笑眯眯地把它们拿出去修理。家里唯一没让我拆过的东西就是彩电了，因为每天下午6点半的动画片实在太吸引人了，我担心万一是让我弄坏了，不但自己看不上电视，连聚到我家来的小朋友都会很失望。

我现在仍能清楚地记得上小学时发生的一件小事。有一年，班上一位同学的妈妈出车祸死了，老师说，以



后同学们要多关心、帮助他。听到这话，我的心猛地一揪，一放学，我就飞也似的跑回了家，上气不接下气地把此事报告给了正忙着做饭的妈妈。我伤心地说：“他从此就没有妈妈了，要是生病了，谁给他喂饭、擦身呢？他还不到十岁呢，为什么会把他妈妈撞死呢？”妈妈并没停下手中的活，她只是叹口气说道：“偶然的吧，这有什么办法呢？”听到妈妈的话，我马上嚎啕大哭起来，我感觉这“偶然”真是太可怕了，万一哪天我妈妈也“偶然”死掉了，我又该怎么办呢？这个阴影从此在我幼小的心中便挥之不去。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到了高考时节。我自幼就想当医生，本想报考外省一所知名的中医学院，却因估分低估了三十多分，只填报了本省的医科大学，并最终学了西医。自从踏进校门以后，我便因清丽脱俗的外表而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在一片恭维声中，我开始尽情享受起绚烂多姿的大学生活。在一堂胚胎学课中，老师详细地讲解着人胎的发育过程：由一个受精卵细胞，经过复杂的分化、分裂，最后形成健康的胎儿，其间每一个细微的环节都有可能出现异常，从而导致各种先天疾病的发生，所以一个健康生命的诞生是来之不易的。而在引发疾病的诸多原因中，有一些如服药不当、人为X线照射、母亲的不良生活习惯等病因都是可以人为控制的，但像病毒感染（如感冒）、意外接触射线、毒物等是不能人为预防或控制的。人们对这类疾病所能想到的最终原因也只能是“偶然性发生”，除此之外，就再也找不到更究竟的答案了。



五年的大学生活结束后，我被分配在本市的一家医院某科室当大夫。科主任是爱才之人，因我基础扎实又聪明好学，很快就成了科研活动的骨干。我们在两年中的研究成果还获得了“科技进步奖”。而三年后，我决定继续回母校攻读硕士研究生课程。分子生物学是我们的必修课，眼下最热门的“克隆动物技术”即为其门下的课题。现代医学对多种疾病的病理研究已达到分子水平，尤其是遗传性疾病，大家都知道那多半是由于染色体异常造成的。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让人们发现，在染色体长长的分子链上，在染色体的复制过程中，某个碱基的位置改变，便能导致整个染色体的变化，这就被称为“基因突变”。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突变，人们却找不出原因，似乎只能把它归之于“偶然”。

细思维之，个体生命的整个过程，由一个受精卵开始，其成长过程中又有多少个“偶然”呢？在升学、就业、婚姻等问题上，以及牵涉到个人及社会的许多事件，都掺杂着一个机遇问题。由此看来，“偶然”的成分在一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实在是太大了。有些东西是人们可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但“偶然”却无法被人们掌握。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有谁愿降生在贫苦之家，又有谁愿意自己天生愚笨、相貌丑陋呢？究竟是什么力量在决定着这些“偶然”呢？

正在“踏破铁鞋无觅处”之时，终于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了一本佛学书籍。书中谈到的关于地球寿命的计算方法，其计算的结果与现代科学计算出来的数据有着惊人的相似。我感到大惑不解，佛经是二千多年前由释

迦牟尼佛宣说的，而科学家们直到十几世纪时才研究出来一个大致轮廓，当时佛是怎样想到的呢？佛经中有关于细胞的描述（只是名称不同），而科学家在16世纪发明了显微镜后，才能看到细胞的粗略结构，那么佛在二千多年前又是用什么看到的呢？还有，关于生命及胎儿发育的复杂过程，《阿难入胎经》中竟有着详细的介绍，佛又是从何而得知的呢？既然释迦牟尼佛具有如此惊人的智慧，那他一定知道宇宙生命的全部答案，也一定知道为什么会有“偶然”。

我满怀兴趣地进一步研究下去，发现佛教基本的教理就是因果和轮回。简言之，因果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轮回就是说人死后其神识不灭，还可转生为人、畜生、鬼神等。用因果和轮回来解释，“偶然”的答案就不言而喻了。原来有许多现世见到的结果不一定是今生种下的因，它们可以是前世种下的因；现世所做的善事或恶行也不一定能在今生见到结果，而有可能要等到来世才果报现前。

佛所说的道理，有些已被现代科学所证实，有些现代科学还暂时无法解释，但决不能因此就否定其合理性。从佛经中可以找到宇宙人生的一切答案，也有令所有生命离苦得乐的途径，而这些是任何一门学科都不能给予解答的。得出这个结论后，我放弃了继续攻读医学硕士学位的机会，而是选择了发心出家学佛的道路，因为我想沿着佛陀所指引的解脱之道，去寻求真正的智慧和快乐。



听完圆罗的讲述，我的心甚感快慰。这样的年轻人，抛家舍俗走上出家之路，真的很不容易。也许有些人会为她感到惋惜，年轻轻的，不当医生出什么家呀。但我想，对一颗坦诚求道、努力求真的心，我们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去轻加蔑斥。只有愚昧的众生，才会轻易否定一件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看出其价值的事情。但人生无常如昙花，当你有一天意识到出家的价值，并也想修道时，可能已垂垂老矣！

莫待年老方学道，孤坟多是少年人。

浪子回头

记得圆堪初次来见我时，他的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簌簌落下。我安慰他道：“怎么了？你哭什么？”他呜咽地说：“上师，我骑摩托车，历时十三天，行程二千五百六十公里来到这里，就是想剃度出家，请上师摄受我。”

如今的圆堪已是个沙弥了，印象当中，他从受沙弥戒后就有好长时间没来找过我了。想当初，他那么迫切地要求出家，如今他对佛法的信心又变得怎样了呢？刚好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了他，趁此机会，我便问起他出家的一些情况，话题一打开，他就讲了很多很多，从他的人生经历一直谈到后来的学佛历程……

首先，我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只不过由于姐姐的关系，我曾到山西省委党校进修过三年的经济管理学，这才算是有了一个大专文凭。

提起出家学佛，也许有人会问：“你生活不如意吗？你失恋了吗？要不就是受到了什么打击？”其实我的出家并非是由于生活所迫，实际上，我自有人生轨迹，我自对自己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认识。

出家之前，我曾有过一个温暖的家，妻子贤惠美丽，女儿也乖巧可爱。生活中，虽免不了为一些小事同妻子吵吵闹闹，但习惯之后反而觉得那是一种生活情趣。七岁的女儿更是可爱非常，当我烦恼时，只要她一出现，烦恼就好像一下子全变成了快乐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工作方面而言，在现代化的操作室中，我从事着一种几乎不费任何体力的轻松工作，舒适优雅的工作环境及每月可观的收入也曾令外人十分羡慕。可能我还是有点福报吧，父亲给我留下的一点遗产已使我提前加入到富人的行列中。从以上各方面的情况来衡量，我的条件还应该算是不错吧。对于一个知足的人而言，这样的生活不是令人很满意吗？

是的，物质上确实是令人满足了，可精神上呢？假设一个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很富足，但他却没有精神上的解脱烦恼的方法，那这个人一定很快就会感到生活的空虚无奈，他必定会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刺激，以弥补心灵的空缺。我就是这样的人。在没有接触佛法时，我内心的感受就像是经常站在人生的十字街头，不知该往哪个方向走。因而才会盲目地随波逐流，以致走了很多冤枉



路。后来，当佛法的光辉开始在我心中闪耀的时候，我才从迷惘中警醒过来，真正走上一条光明之路。这其中的缘由还得从头说起。

在当今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里，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一个生活的目标，那么社会的浪涛一定会将他淹没。以我的工作环境而言，可谓到处都充斥着邪淫、放荡。人们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果谁又有了一段“新奇经历”，这足以成为他向伙伴们炫耀的资本。在我们每天闲谈的话题中，不外乎这么几个“永恒”的主题：这个女人怎样，那个女人如何？要不就是：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你吃过猫、鼠没有；你知道什么是太监吗？……就这样，整天在一大堆粗俗下流的胡扯中，我和周围的同事们麻木而又本能地以寻求各种低级刺激来消磨时光。至于歌厅、舞厅、桑拿浴室、按摩房，那里面的东西就更不能用言词来描述了。也许这就是当今所谓的精神文明吧。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本来就心灵空虚而又躁动不安的我，不可避免地就受到了很大的污染。以我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我觉得人生在世还能有些什么作为呢？不就是吃喝玩乐吗？于是我学会了打麻将、打纸牌等各种赌博方式，以日夜狂赌来与青春做赌注；为了寻求生理刺激与过把纵欲瘾，我和一些狐朋狗友经常聚集在一起，看黄色录象、听靡靡之音；为了麻醉自己，不让自己有清醒时必会产生的无聊感，我常常酗酒肇事、不知节制；出于一种非常愚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外面我还经常打架斗殴，为朋友两肋插刀……看到这里，你



或许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坏吧？可是对于一个没有人生方向的人而言，你又能指望我做出什么样的高尚举动呢？我当时也很讨厌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厌倦不堪，但又不知如何才能从那种生活中脱身出来。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百无聊赖当中，我过着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现在的我常常会想到，佛法真是不可思议！即使是在众生自身存在厚厚的壁障时，佛陀的慈光也从没有远离过他；而当众生自己的因缘已具足、心相续也成熟时，佛光则一定会在他身上显现。或许是我的宿世善根也成熟了的缘故吧，有一天，当我实在感到无聊至极时，忽然想起前几天有一位老友送给我两本佛学书，于是我便顺手拿出来乱翻起来。谁料不知不觉地，我就被书中的内容深深地吸引住了。当一口气读完之后，我才感到如梦方醒一般。原来这人生还有更有意义的一面；原来生命是可以永远延续的，因为人有前后世来对应因果报应；原来得到人身竟是那么的不容易……同时我也醒悟到：世间教育所灌输给人们的观念，诸如“人死如灯灭”、“佛法就是封建迷信”等论点实在是歪曲了佛法真理，这种可恶的谤法流毒不知害了多少人，使多少人错过了以佛法来获取人生大安乐的机会呀！认识到这些道理后，我不禁为自己昔日的荒唐行为深感懊恼，一种强烈的要重新做人的念头开始在心中激荡。于是我马上停止了与那些庸俗之人的交往，一改往日放荡的生活习惯，开始了依佛学法的新生活。这种改变可能也与我的性格有关吧，因我虽然不明事理、稀里糊涂，但自认为个性



还比较刚强，凡是我自己认准了的事情，我一般都会当机立断地去付诸实施。以前是用这种快刀斩乱麻的性格大干坏事，现在既然知道了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那就赶快痛改前非吧。

在后来的生活中，参加学佛会、参加寺庙的法会、看佛书便成了我生活的主要内容。每天我都在努力地改正自己的毛病习气，忏悔自己的罪障。在佛法的光辉里，我的人生重又焕发了光彩。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由于被社会表面化的和谐与繁荣蒙蔽，故而忽视了生命现象中最真实的一面——苦空无常的本性。佛陀虽已深刻地揭示了这个本性，但世人却将之斥为迷信，这是多么可悲可叹的事啊！在对佛法的体悟上，虽然我对甚深的般若法门领会还不深，但对佛法中最基本的理念——人生无常，却有着深深的体会。在我学佛不久之后，工厂里发生的几起伤亡事故大大地震动了，让我意识到自己以及众生实际上都处在无处不在的无常阴云笼罩之中。

第一件事是张兵的触电死亡。在一次对现场事故的抢修中，好心的起重工张兵本想帮助电焊工拉线，岂知不幸却在此刻降临：他被安全电流击中，当场死亡，死时年仅二十五岁。再过几天就是他结婚成家的大喜日子，谁能料到，一个性格开朗、健谈快乐的男孩就这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起工伤事故更让人惨不忍睹。在炼钢厂锅炉前，一名加料工开着料车驶至加料口。当炉口开始向他倾斜过来时，他启动了按钮开始向炉中加料。突然，伴



随着一声不大的响声，一团红色火球从炉内喷射而出。顿时，炉前的他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火人。后来他被送进了医院，在花了近四万元的医疗费后，才算是勉强保住了生命。医生给他身上 70% 的部位都移植了猪皮，凡是探视过他的人都说，他的形象简直跟恶鬼差不多。

当然，还有许多诸如被钢罐砸成肉饼等类似的惨案，这些事故如果不亲眼目睹或经正式文件传达，谁又肯相信？谁又能接受？可这些全都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而在各大钢铁企业的安全档案中，此类事故也是不胜枚举。我还记得有这么一个被水淹死的男孩，当时他才十九岁。高考结束后，这个孩子从山东到太原姥姥家玩几天。一次，他和邻家孩子一起到池塘游泳，当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时，想不到却一头扎进了一个圆口朝上的钢管中，再也动弹不得……死讯传来时，他的姥姥刚接到他被某名牌大学录取的通知书。

人生有时真是太残酷了，残酷得甚至让人接受不了。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就是在那些飞来的横祸中失去了生命，这怎能不让人生起人生无常的感慨呢？对以上事例也许有人会说：那是偶然的吧，那种不幸发生在我身上的概率是微乎其微的，何必要杞人忧天呢？我想，如果你这样认为的话，那就表明你已忽视了生命最基本的规律。在每个人的心识田中都蕴含着无边的幸与不幸的种子，当你的幸运种子成熟时，你会运气很好且一切安然。但当你的不幸种子成熟时，你能应对得了吗？有智慧的人通过对现实人生方方面面的观察后，一定会得出“人身难得，寿命无常”的正知正见来，并且定会以



厉行善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创造美好的人生。

就自己而言，在我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也曾经历了很多险难，诸如被水淹、被车撞、从高空跌落等等，但每次我都大难不死。这使我每每在庆幸之余，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宝贵。于是不再游戏人生，不再将暇满难得的人身耗费在对今生后世都无意义的放荡行为中，而是依照佛陀的教诲，向菩提大道迈进。

就这么闻思了一段时间的佛法后，1994年夏天，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在一个著名的寺院里求受了三皈依戒，正式成为了一名佛教居士。

在随后的学佛日子里，我深深感到，学佛修行并不是一件简简单单的事情，并不是磕几个头、看几本书就能与佛法相应。学佛实际上是一个修心的过程，是将一个人内心中许许多多的非理作意纠正的过程。可是，多生以来，无边的迷乱烦恼已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十分复杂了，若没有上师三宝的加持，仅靠自力，想澄清心源、显发佛性那实在是太困难了。尤其是在家学佛，更有诸多不便。一是很难遇上真正的大善知识，二是周围的不良风气、恶劣环境时时都会染浊初学者的内心。刚刚得到的一点正知正见还没来得及安住，就会被外境所转，很快就会消失。对在家学佛所面临的种种困难，我既感无奈又觉痛苦，不知如何是好。

一个偶然的机，我遇上了一位藏地来的出家人。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你如果想真心学佛，那就必须离开家乡，到远方寂静的地方去，依止具德的大善知识、精进修行，才会有所成就。”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经

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出家！到远方去！依止大善知识去！

当我听说雪域喇荣有殊胜的上师时，便骑了一辆摩托车，向心中的圣地——色达喇荣佛学院飞奔而去。

终于见到上师了，激动万分的我怎么也止不住汨汨流淌的眼泪。想到一个孤苦伶仃的游子，今天终于回到了上师三宝的怀抱，且将开启佛法修行的新篇章，这怎能不令人激动呢？

在上师的慈悲关怀下，不久，我便披上了袈裟。

现在，我过着安详而平静的修行生活。每天精进闻思修法，智慧越来越增上，心灵也越来越充实与清明。对未来的路，我更是信心坚定：我将在上师的教导下，勇敢地走完那伟大的菩提道。

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心中没有定解的圆堪也走过了一段弯路，给自己的人生履历中留下了不光彩的一笔。但幸好，他已从那种颓废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并趋入了佛法正道。圆堪的沉浮经历总让我联想到其他知识分子，那些所谓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们，会不会也像圆堪那样沉沦进生活的底层而无力自拔呢？

记得我在学校读书时，也曾遇到过不少很优秀的同学。他们人格高尚、学习努力、上进心强，可一等到走上工作岗位，不良社会风气的大雾就渐渐吞没了他们的良心。原来那些美好的品质已被庸俗污秽的心态所取代，一个知识分子起码的道德涵养都消失殆尽，他们变得甚至连一个一般的正直者都不如了。更有甚者，有些



还为一己之私而身陷牢狱！他们的堕落总让我想起这么一个问题：难道社会的发展必定要以人性的扭曲为代价吗？

内心深处总是闪耀着一个深深的希望：愿知识分子们都能吸收真正有价值的智慧蜂蜜，度过有意义的人生。

快乐之源

神变月的喇荣只能用“惊人”二字来形容。十五天的日子里，上万名四众弟子每人都要念够五万遍观音九本尊心咒；不唯如此，遍布五个台的高音喇叭，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不间断地播放男女僧侣唱诵此咒的悠扬和声。我相信任何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此时来到喇荣都会得到无量的功德与加持。

坐在室内靠近窗户的位子上，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雪花、风中飘扬飞动的经幡，听着经堂里来自五湖四海的佛教徒们以诚心诵出的悦耳咒语，我想所有人的心中都会感到一种难言的惬意与愉悦。也就是在此时，智明欢欢喜喜地来到了接待室。

我们聊起了她的学佛经过，可能她本人对这个问题感触很多吧，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许多，而且语速还非常快。我只能尽量地笔录她的谈话内容，有些话可能还是让我给漏掉了。不过没关系，等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补上，

这只是她个人的一段人生总结而已，对她来说，未来的路还长着呢。

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中，父亲是1954年从东北工学院毕业的。我们全家老少几代都有人信佛，如父亲，他是每天必定要在佛前烧香的。而我的曾祖母和祖母也都信佛，祖母因她早先生下的男孩子全都死掉了，于是便接受了曾祖母的建议而学会了念佛号。在她念阿弥陀佛圣号还没多久，她就又生下了两个男孩。这次她不但把他俩全都养活，还把他们抚养成人，这其中的一个就是我父亲。

我是父母单位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孩子，从我之后，单位里才开始有其他的孩子陆陆续续考上大学，父母为此觉得我给他们的脸上增添了不少光彩。1985年，我从一所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学校教书，从此以后，每天过的日子就是上班挣钱，挣钱吃饭，吃饱饭再去上班。这样的生活过了几年后，想不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里，我的生活轨迹却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1992年，我在对佛法并不是很了解，只是出于想摆脱单调生活的愿望、给贫乏的人生找一个信仰当依靠的情况下，皈依了驻锡在离我家很近的成都昭觉寺里的清定大和尚。皈依时，清定上师给我取了法名叫智明，并在大雄宝殿里，亲自领着我们念皈依文。新皈依的和过去皈依过的人合在一起，大概有好几百。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穿着大红色的呢子上衣，上师就坐在离我不远的法座上。整个皈依过程中，他老人家一直都在冲我





们笑，笑得如此真诚而灿烂。我被这笑深深地打动了，觉得他真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

没过多久，有一天我又到昭觉寺闲逛，刚好看到上师在大雄宝殿外面的空地上，正非常虔诚地对殿里的三尊佛像顶礼。那种无比的虔诚又一次深深打动了我。我想，像他那样过去在军队中做过少将的高级将领，都这样虔诚地礼拜佛像，看来这佛像恐怕不会是简单的泥坯塑金的几尊偶像，这里面一定大有名堂。可惜当时尽管感动了半天，但还是没能真正发心去精进修行。

又有一次，我来到了成都文殊院，看到最里面一间殿堂的右边挂着一幅字画，那字里表达的意思是：人生皆苦海。这在我内心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看来寺庙真是神奇的地方，居然在讲有关人生的问题。

刚好我的邻居也是个学佛的，他还参加了文殊院的“青年佛学会”。学会的学员每周都有几个晚上组织听课，而且还经常到外地去参拜高僧大德。邻居把从佛学会借得的《观世音菩萨传》拿给我看，没想到我一看便看得眼泪直流。他又借来《释迦牟尼佛的故事》等录像带，以加深我对佛法的理解。随后我自己又看了《米拉日巴传》，也是边看边流泪。他的遭遇与苦行的经过，让我内心对他，也对藏传佛教生起了无比的敬仰。这时文殊院又组织他们去了西藏，参加一位噶玛巴大活佛的坐床仪式。回来时，邻居把这位大活佛亲自加持过的、写有藏文六字大明咒的金属手镯给我带回了一个，于是我就把这个手镯天天戴在手上。

就这样，在各种因缘的交汇冲撞下，大概过了三个

月的样子，有一天，在我内心深处终于生起了一个非常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开始真正修行了！马上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到昭觉寺找到清定上师，请他给我传“加行法”。得到传承后，我立即开始了五加行的修持，结果在刚刚开始磕大头时，我就得到了他的大力加持。现在想来，如果没有他当初的护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加行修完的。从对治我的嗔恨心到矫正我的邪见；从帮助我树立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到培养我初步养成视众生如父母的大悲心，可以说，我的整个修行过程，都是他老人家一步一步扶着走过来的。如果上师对我们众生的恩德可以用言词来形容的话，那么整个虚空也容纳不下他对我们的福泽。生生世世，我都报答不了上师对我的恩情，唯有像上师一样发大菩提心、誓愿度尽法界一切众生，方才能告慰上师殷殷深情。

修行每天都在进行。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后，在念经中我渐渐地感受到了快乐，心也开始体验到一份以前从未领受过的宁静。手不断地在拨动着念珠，嘴里不断地念诵着咒语，心里似乎便有了一种已离开了尘世的喧嚣与嘈杂的平和的快乐。这时我不再觉得念经是件苦差事，它已完全变成了一种享受。

也就是在修行刚刚有了一点起色时，违缘也就开始不断地向我袭来。不过我已不再像原先那般害怕、诅咒违缘了，因为我明白，该我承受的，我必须承受，更何况这时我心里还多了另一种依靠，那就是念经。既然在念经中能找到快乐，那我又何必去留意外在的幸与不幸呢？即就是天大的事情发生了，我也有念经这根柱子支



撑。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全天候地想着念经，念经成了我唯一的快乐。

不过此时的我，还是没有系统地学习过经论，所以对修行的次第以及甚深的中观见都不了解，而这些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又是多么的至关重要啊。正当我想迈步深入经藏时，一件人天同悲的事情却赶在了我的计划之先，没有任何预警地发生了——1999年，对我恩深无比的上师示现圆寂了。噩耗传来，我急忙赶到昭觉寺，却只能看见上师已被安放在水晶棺里的遗体。坐在他老人家的遗体旁，透过水晶棺，我能清楚地看见那熟悉而又安详的面容。尽管当时我早已是泪流满面，但还是与僧众一起在藏经楼忍悲含痛专修了“上师无上供养法”。我一边流着泪，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发愿：从今往后，我坚决不说上师不愿意我说的话；坚决不做上师不愿意我做的事；坚决不想上师不愿意我想的事。否则，就太对不起清定大和尚对我们大家的再造之恩了。

第一个皈依师的圆寂让我难过了很久，也让我清醒了许多：再这么晃晃悠悠地修下去，恐怕这一生就将在大大咧咧中蹉跎过去了。没有哪个上师、没有哪个法是专为我而准备着的！自己不去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决心，又如何能打破生死关？无常是不会为我一个人大开绿灯的，一定要起而精进了！后来，当我听闻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大名后，没有丝毫的犹豫与懈怠，揣着几百块钱我就直奔学院而来了。因为在无常的催逼下，我已越来越感受到尽快闻法、尽快获取了生脱死的把握的重要性与紧迫感。

一到这里，我就发现学院闻思修的风气相当浓厚，上师们也反复强调“修”必须要以“闻”、“思”为基础，这样才不会走错路。在学院中，我的闻思主要靠听课，修主要是靠参加法会。各位上师每天都给我们上课，他们的课都讲得很精彩。尽管有些内容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但心里却总感到一种莫名的快乐，甚至只要见到堪布们精神抖擞地坐上法座，我心里就高兴；只要能听到法王的声音，我心里就快活。而在学院中参加法会，更是对我的一种强化训练。没到学院之前，自认为自己念经已很精进了，每天不看电视、不唱歌、不跳舞，只要一有时间就开始念经。但在参加了学院的一个法会后，我才发觉，自己的“精进”离真正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我在学院参加的第一个法会是在藏历新年前后召开的“持明法会”。那时候，藏地凛冽的寒风刺人肌骨，但七千多人都在大经堂的各层楼上席地而坐，绝对不能呆在家里一边烤火一边念咒。法会从早上7点30分开始，一直到晚上9点方才结束，前后持续十五天之久，所有参加法会的人，都要在这期间内念够至少五万遍观音九本尊心咒。法会期间，早、中、晚都有人送奶茶，以保证每个人都能静心持咒。一天要这样不间断地念上十多个小时，以致每次念完，我都觉得特别累。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个法会后，以后再遇到一天要念十几个小时咒的情况，我都能顺利完成，再也没有当初那种要死要活的感觉。这种专一持咒的修行，我想一定会对我以后修禅定时的“止观双运”有很大帮助。

人们常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但我却非常幸



运地得到了“双福”。在来学院接触宁玛巴的大法之前，我恰好还遇到了一位格鲁巴的格西。如果说在喇荣，我找到了人生最终的归宿与修行最终的旨归的话，那么从那位格西那里，我则把格鲁巴严格的修行次第与缜密的闻思风格初步了然于心。记得他当时指示我要先看完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按照他的指示，我反复阅读了此书，结果一直困扰我的修行次第问题，这次总算圆满解决了。同时我也知道了怎样把佛法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知道了怎样以对治自己的烦恼来净化内心；还知道了轮回是怎样产生的，要通过怎样的方式才能断除，以得到永恒的快乐……后来我又看了宗喀巴大师对中观的讲解以及阿底峡尊者写的《入二谛》，这时我才算多少了解了一些中观思想。上师又传了我由宗喀巴大师宣讲的，完全是为修行人准备的讲述如何严守戒律、尊重上师、与金刚道友和睦共处的法门；还传了我如何修出离心、菩提心及空性正见的《三主要道论》，并要求我每天必须念诵。这样行持的结果便是：我的内心越来越平静，即使遇到困难、复杂、不顺利的事情，我也能静心对待。这时的我，才真正体会到佛法的伟大。

不论是在那位格鲁巴的格西那里，还是在佛学院，我所接受的佛法熏陶都让我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日新月异科技发展，确实能为我们带来许多现代化的享受。但是现代化的设备，不论是彩电、空调、电脑，还是宇宙飞船、人造卫星等，都不能解决我们的生老病死、爱憎离愁的烦恼；无论什么样的主义、论调，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我们日日必须面对的这些苦恼。能彻底解决



问题的，只有至高无上的佛陀，是他为我们指出了彻底解决这些困惑的唯一正确方法。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帮助我们最终消灭痛苦、获得快乐。不信你去试试看，看黑格尔、康德、萨特、罗兰·巴特……这些人哪一个能让你生死无惧！

茫茫人海中，人们都在寻找快乐。但为什么凡夫以寻求快乐为目的，而结果往往找到的都是苦呢？要真正断除苦的根源，得到永恒的快乐，除了学佛，别无他途。可能你的心里会抗拒这个观点，那就让事实来裁判吧，只是千万别用你的一生来做赌注！我始终觉得聪明人的智慧就在于能尽早迷途知返。

当智明讲完的时候，雪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屋檐下开始滴落像白色水晶念珠一样的颗颗甘露，东台的山顶上重又现出了太阳的圆圆面庞。她放射的暖融融的光明悄悄融入我心，照得我心里亮堂堂的。

推开窗户，猛吸几口清新而又略带寒冷的空气，再放眼远眺，白皑皑的银装素裹的世界在阳光下直刺眼目。过不了几个时辰，这雪就会全部消融的，那时，大地又将恢复它的本来面目……





历 程

初识彭拉是在1993年。而这之后的八年多的接触，让我感触最深，也是对她最赞叹的一点，便是她在自皈依起直至出家前这一段时间，几乎每个周六都要组织一批男女信众在成都放生。在当今这个经济浪潮汹涌澎湃的时代，一般人自不必遑论，就是佛教徒当中又有几人能做到像她这种程度、地步？这么些年来，不知多少生命经她之手而获解脱。

因而我对她的了解和信任也与日俱增。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刚放生回来在她家中稍作休息。当时天很闷热，彭拉善意地打开了空调。于是在一阵阵凉风当中，我随意地问起了她的学佛经过。因为我记得她曾偶尔向我稍稍吐露过，她以前是不信佛的。所以，我对这位目前非常积极的学佛分子的过去也就产生了了解的兴趣。

我成长于50年代，家庭背景既非巨贾富豪，亦非达官显贵。但因父亲乃习武行医之人，又在某个省级单位工作，故而收入也还可观。父母对我们几个子女倾注了全部的爱，以至我在“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甜水中渐渐长大，于同龄人中颇有点大哥大姐般的自豪感。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无情的烈火会将我们家毫不留情地全部焚

毁。父母积蓄多年的资产转眼成空，不仅如此，祸不单行的是，我那年仅十岁的大姐又突患恶疾，终因医治无效而丧生。就连我们家在银行里的一笔存款，也因银行宣布倒闭而如石沉大海……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使我们陷入了山穷水尽、困顿窘迫的境地。昔日宾客满门、不请自来，而今却形同陌路人，唯恐回避不及，真是应验了“人情似纸张张薄”那句古话。父母在一连串的打击之下，精神几近崩溃。父亲曾感慨地说道：“凡事靠自己，万事不求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在这样的激励教育下，我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发愤学习。

1963至1976年，那个不堪回首的动荡年代，我断断续续地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可能是前世的宿缘赋予了我一个聪慧的头脑，使我对任何一门学科都能轻车熟路般地掌握。并由于品学兼优的缘故，我还被连续任命为校学生代表、红卫兵总勤委员，以及市学生会委员。记得刚上小学时，我就向往着将来能做一个很了不起的人，要干一番大事业，为人类做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读高中的时候，我的数理化成绩非常优异，再加上“仕途”顺利，这一切更激发了我的理想烈焰。学生时代总是美好而令人难忘的，同窗好友欢聚一堂，各抒己见，互相交流，共同砥砺。此时的我，内心每每都会生起一种强烈的愿望：读大学，出国深造，做一名卓越的物理学家，为国争光，为民造福！

然而由于命运的捉弄，让我生不逢时地处于那个特殊年代——学生无论成绩多好，也不能直接考大学。直到恢复高考后，我才一举考入四川师大化学系。毕业后





我被分配到成都市一所中学任教，由于我对教育工作非常投入，故而仅三年的时间，教学工作便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特别是1987年，我所负责的毕业班，90%的学生都考上了中专、中师、幼师、重点高中，“优秀教师”的称号可算是名副其实了。

然而我却不甘心一辈子仅做一名教师，尽管中学时代的鸿图大志已不可能实现了，但就算鞠躬尽瘁一生，最后获得了教师界的最高荣誉“特级教师”，这也远远不能抚平我心中理想的失落。因为当时教师的社会地位很低，而人们的目光又一致向钱看，于是我也不得不另谋出路。在经济浪潮的推动下，我毅然决定下海经商。尽管并没有放弃教育工作，但工作态度、质量肯定大不如前。为人师表而未尽心尽职，这让我对于自己后期的教育工作至今仍深感内疚，总觉得愧对学生。

被金钱磁力深深吸引的我，仅用了一年的时间便在商界崭露头角：从小型经营、涉足运输行业，再到承包工程、添置私车，最后还飞到北京，成功地开办了一家公司。当然在这风风火火的创业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的纠缠不清之事。

也许是我目光太短浅的缘故，在正式开始发展商品经济的80年代，我竟然觉得自己已经有了用不完的钱，而我并不想成为金钱的奴隶。在我看来，挣钱就是为了享受，于是我又开始热心于如何花钱。很快，我便按自己的心愿，于峨眉电影制片厂附近建筑了一幢三层楼的别墅。不动产添置完毕，我又向“动产”领域开拓奋进。由于我的性格比较开朗，爱好也特别广泛，尤其对旅游



和摄影更是情有独钟，很自然地我便加入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在此期间，我也发表了一些作品，并游遍了大半个中国的风景、名胜，巴山蜀水更是不在话下，就连人迹罕至的藏区也涉足前行。当时的我没有任何信仰，是个十足的无神论者。见到藏族同胞简单、原始而贫苦的生活，自己则以幸运儿的姿态报以同情和怜悯。对于西藏这块神圣的土地，虽早有所闻，但却始终不能理解，更没有想到要去揭开她的神秘面纱。从经商到旅游，马不停蹄的奔波倒反而更加勾起了我的无限欲望。挣钱挣到最后让我觉得也无非就是图个享受，享受来享受去也无非就是在衣食住行这几个方面打转转。我有了一幢别墅，也不过是比别人多占了几平方米的活动空间而已；玩来玩去，除了用摄影机拍下一张张风光照片之外，所有的这些景点，于我的人生当中并没有留下任何刻骨铭心的记忆。看来我不能只做这种人去楼空的买卖，我得让我不安分的心真正充实起来，我得干点“实在”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的“业绩”。恰好由于80年代末期在四处云游期间，我广交了各路朋友，并结识了各阶层的人士，这让我又生起了强烈的从政欲望。于是，我开始与一些重要人物八拜结义、称兄道弟，或以姐妹相认。他们则热情地邀我加入民盟或国民党，我便义无反顾地开始着手办理有关手续。隔三差五，我这帮热火朝天的朋友便要到我家来聚会，我们还常常举行音乐舞会，总之所有的“政治活动”都离不开吃喝玩乐。自小被认作“丑小鸭”的我此时也开始美化起自身来：穿名牌服装、做流行发式，甚至在脸上涂红抹绿……如今看来，真是





貽笑大方，也不知当时是哪根神经出了毛病，的确有点若醉若狂的感觉。

1989年底，我终于从教育界调入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工作。虽然当时的工作非常轻松，待遇颇丰，但我却仍不满足，仍在努力地按照政界朋友们为我铺设的云梯攀登，因为我那时太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了。

就像经商干久了令我感到疲厌一样，与这帮政界人士混久了，我也渐渐了解了他们的底细。其实，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没有任何崇高的政治理想，完全是把“治国经邦”的理想堕落成政治投机的一种买卖与生存之道，政客生涯是与商人赚钱谋利并无二致的一种换了形式的利己活动。特别可恶的是，在“人民公仆”的幌子下，这些人还要遮遮掩掩，把偷鸡摸狗、欺男霸女、骗吃骗喝全都美其名曰为“工作需要”，这实在令我倒足了胃口。于是天生好动的我在人性未泯的情况下，又把目光转向别的充实生命意义的领域。

1990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接触到了气功，其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特异功能现象，打破了我那僵化的“唯物论”的陈腐观念，我也开始研究起所谓的人体生命科学来。经过短期的培训，我自身也出现了一系列的特异功能，如遥诊、遥治、透视……仅开天眼一项就已令气功界的朋友们羡慕不已。此时的我已对金钱、地位的追求逐渐丧失了兴趣，遂一门心思投入气功事业。不久之后，我又被纳入所谓的“传人班”进一步深造。

随着对气功研究的深入，我对宇宙、人生又有了新

的认识，但更多解不开的谜团又开始缠绕着我。当时因感觉道观及佛寺的气场好，是练功的好地方，故时常出入道观及佛寺。那时我学得很杂，各宗各派的理论都想弄个水落石出。权衡再三，最后我还是选择了佛教，并开始恭阅佛经及部分大德的开示，此时才算初步体会到佛法的精深与伟大，修炼气功时的诸多谜团也随即迎刃而解。我越学越觉得佛法深不可测，远非以我的小聪明所能通达。

这一阶段的气功修炼及初步接触佛门，对我后来的人生观的重新确立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不比不知道，一旦把佛法与当初曾让我魂不守舍的气功一对照，我马上就能感觉到佛法“一法不立”的伟大与究竟。气功要么执著在“气”上，要么执著在“死定”上，这些都是妄心乱动，背离本自无生的无为状态越来越远，还常常以神通逞奇炫异，更是远离佛法的大机大用。真能体证佛法的“真空妙有”，则又有何物、何情可让你执著呢？又有哪一物、哪一种功不是你的妙明真心的显现呢？还用得着拼死拼活去练个什么“阳神”、“气感”、“大小周天”吗？

1990年底在大善知识的引导下，我终于在昭觉寺的清定上师前受了皈依，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佛教徒。历来热衷于旅游的我此时更是名正言顺地云游名山古刹，觑见大德高僧，故而对显密各宗多少都有些接触。后来在闻得大恩上师法王晋美彭措的圣名后，1993年夏我便带着年仅九岁的女儿，与众亲友不辞而别，以无比喜悦、崇敬、虔诚之心再次步入藏区，并终于找到了我此



生永恒的归宿——色达喇荣佛学院。

从皈依算起，我学佛已有十一个年头了。这些年来尽管我如饥似渴地闻思佛法，但惭愧的是，却始终未能专一修持。虽然出家、在家皆能修行，但我深知唯有僧众才能荷担如来家业。正如《赞僧功德经》中云：“出家弟子能堪任，继嗣如来末代法，万德无量在俗人，不能须臾弘圣法。”以前是乱摸乱撞，后来总算值遇了佛法及大恩根本上师，但由于世俗凡情所累，每次到学院都是来去匆匆。刚听到一点佛法的正味，家里马上又以事勾牵，让我不得不急忙返回。回到世俗中，正知正念立刻就像被埋藏在了阿赖耶的最底层，死活提不起来。而多生累劫的习气等无明种子提都不用提便踊跃现前。烦恼依旧、痛苦依旧，特别是因为没有善知识的时刻提醒，自己又没有精进持久的耐心，眼睁睁地看着大道，但就是上不了路，即就是上了路也一步三停。以自己这种根基，再不专一行持，解脱何时方有出期？

思前想后，在反复对比衡量了在家与出家的利弊后，我终于下定决心，在2001年6月这个非常时期，毅然落发，并喜着自在僧装。剃发的那一瞬间，我在心底坚定地对自己说：“今后纵遇命难，我也绝不舍弃上师三宝！”

我最后想说，我绝没有权利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佛乃至出家修行，但我想提醒诸位知识界的朋友：不论我们是否相信轮回，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能开发出自己本具的“善心”，并以之调伏我们的自私心。我们要不断训练自己对他人的慈悲、爱和关怀，因为在生



活中开发出这种善心，便足以弥合我们和他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并为这五浊恶世带来难得的祥和与平静。有了爱与慈悲，还能让我们在面对生死时无所畏惧也无所遗憾，因为我们既已在这世上播下了善心的种子，那还会惧怕它不生根、开花、结果吗？

彭拉所讲述的故事是完全真实的，这一点从她那诚恳的语气当中就能了知。我本人非常喜欢诚实的人格以及诚实的语言，这一点我想法国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蒙田恐怕也有同感。他在《随笔集》中有一段话让我印象很深：“我所喜欢的语言——不论写在纸上的还是用于口头的，它们都朴实自然、简洁有力、趣味横生，既不是纤弱精巧的，也不是激越生硬的。”这几句话不但适合于彭拉的叙述，也同样适合于她的为人作风与学佛气派。

大概房间里的空调也有感于她的话而陷入了深思吧，我记得当时空调的声音越来越弱了下去，以至于最后彻底不动了，房间里很快再度闷热起来……

印 迹

圆行到学院的扶贫医院发心已两年了。尽管我与她的接触并不多，但总觉得这个出家人很精进，因为我每次去医院，总能看到她在那儿读经、看书，或者诵咒。



印象当中，她每次考试的成绩也都很不错。后来听别人介绍，才知道她不但在学院，当初在白玉的亚青寺时也很精进于闻思修。她来藏地求法是为了追随她第一个金刚上师的足迹，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听她自己讲，学成密法后，她还要回汉地弘扬佛法，这一点也值得随喜。难怪看她在学院期间恒常苦行求法，长期过午不食，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么一个崇高的目的。

一次空闲时，我让她讲一下她学佛的印迹，于是她便很认真地描述起她寻觅真理的曲折过程来。

1997年，我降生在吉林省长春市的二〇八医院。胖乎乎的我见到谁都甜甜地笑，父母也就用“二胖”来作我的小名。

那时的经济虽不像现在这般发达，但身为部队团级干部的父亲依然能使全家过上非常富裕的生活。我就是这样一个风平浪静的环境下，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少年及青年的美好时光。

高考的落榜是我人生的第一个挫折。好在第二年我又得以在进入工作单位的同时，考入中南财经大学下设的武汉经济管理大学学习财会专业。

说起学佛的缘起，那还得感谢我的弟弟。我唯一的小弟弟性格很内向，不爱多说话。从他上高中时候起，就在每天做完课后捧起佛经来看。当军官的爸爸、当老师的妈妈对他的举动都非常不解，因为包括我在内，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把佛教划在封建迷信的余孽里。大学教哲学的老师也说，宗教是人类精神的麻醉剂，佛教

是受苦者将希望寄托于来世的门票。所以我们都推测弟弟可能是在寻找精神上的安慰吧，毕竟现在的高中生中有几个是精神充实而愉快的？或许弟弟也可能碰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反正我们都不愿干涉他，怕伤害他。

可能都是同龄人的缘故吧，我是最早想走入弟弟内心深处的人，也是最先被他“熏习”直至最后“同化”的对象。我很疼爱小弟弟，所以渐渐对佛教也产生了兴趣，她到底说的什么呀？如果说麻醉人，又是怎样麻醉的？弟弟为何如此沉迷？……

就这样，我开始走进了佛道。首先是佛经里的文辞吸引了我，那简洁明了的语句就犹如优美的散文诗；介绍修行人证悟过程的文字又像是一篇篇小说；而有关世间、出世间环境的描摹就是风景散文。

接下来便是走进佛经的内涵，越深入越感到佛教不是什么“麻醉剂”，倒恰恰是警醒世人的“醒世良言”。她所阐发的关于宇宙人生的哲理，我生生世世都受用不尽。

妈妈看我这么热乎地与弟弟打成一片，也略感怪异地讲述了家中一件尘封已久的往事：我姥爷在世的时候就信佛，家里还供着一尊观世音菩萨。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菩萨几次放光显灵。姥爷去世后，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及父亲的身份，那尊显过灵的铜观音也不知流向何方了。一听这话我就想，噢！原来我和弟弟的学佛也和姥爷的善根有关呢！看来我们与佛宿世有缘。

随着大学的毕业，我的佛学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基础。显宗方面读了《华严》、《法华》等几部大经。密宗



方面，看了《大日经》、《莲花生大士本生传》、《金刚顶经》等等。不看则已，看罢不得不为佛教的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所折服。因姑姑是医生，故而我学的虽是会计专业，但平日也多少看了一些医书，诸如《子午流注》、《中医学》、《解剖学》等。越对比越觉得佛教对人体的认识，远比现代或古代的西医、中医要深广细致。如佛陀早在二千多年前就已指出人在母胎中，每隔七天的发育过程（详见佛对阿难宣讲的《入胎经》）。而密宗对人体的解说，更有独到之处。从五气、七万两千条脉、七脉轮、红白菩提明点，到寂忿坛城、文武本尊与身心一体的理论体系，都是中西医所未触及的。

从小我就很喜欢数学，高等数学的难度是让很多人望而生畏的，而藏传佛教中的历算才真正让人叹为观止。《时轮金刚密续》根据日月围绕须弥山的运转，将任何时间内的器世界变化规律，甚至天上星辰的数量，都能准确无误地计算出来。特别是《时轮密续》中，对人体与天体相对应的人天时轮一体性的理论，将人和自然的全息关系讲述得通透无余。让人不得不信服密宗即生成佛的科学性及宁玛巴大圆满的可靠性。

我不得不感叹科学与佛教的差距竟是如此遥远！

这样的边干事业边闻思佛法，一晃又是几年过去了。我自己清醒地意识到，该是找一位具德上师具体实修的时候了。

也许是因缘和合吧，生起这个念头没多久，1997年我就遇到了此生当中的第一位金刚上师——觉三上师。

觉三上师是湖北黄坡人，1910年出生，八岁皈依太虚大师，十三岁于维宽法师前出家。十八岁时，维宽法师观其因缘，又将其送往能海上师处学密。从此以后，觉三上师就作为海公上师的贴身侍者，随师入藏求法，六年后又随海公上师回汉地弘法利生。文革当中他被关入监狱长达二十二年之久，1982年方获平反而出狱。后隐其踪迹，悄然安住于一小庙中。

年逾八旬的上师，每早3点半即起床，有时还要亲自敲钟并领大家同修显密功课。觉三上师品行高尚，是国内公认的高僧大德。他对外物毫不贪执，不论谁供养他的营养品，他都要拿出来供众。每天早晨上殿前的一碗“智慧汤”，是四众弟子供养上师的，他也要分给大家一人冲上一碗。他常说，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今天脱了鞋和袜，不知明天穿不穿，要这么多东西有啥用？

上师因人施教、应机调化。针对我的烦恼习气，为打破我的傲慢心理，他有很多次都有意不理我，对待我的那份神情似乎比对那只叫“黑子”的狗还不如。我当时的心情不知有多难受！但我的无比傲气也就渐渐在这种“难受”中淡化直至消失了。

上师还教导我，要把自己永远放低下些。并讲述了他当年作为名声很大的大德，到别的寺庙去时，总是把当地寺庙的方丈摆在自己之上。如有供养他的财物，也全都留给寺庙的方丈及僧众。

上师的教导熄灭了我逞强好胜的习气，同时也让我体悟到上师的智慧。

我在家娇生惯养惯了，为了培养我能吃苦的品性，



上师命令我必须亲自去挑水，而他就坐在外面看着我。当我生平第一次挑着一桶水踉踉跄跄地爬上山坡，来到上师身边时，早已累得是气喘吁吁、浑身打颤了。这时，我看到平日几乎对我不苟言笑的上师，此刻竟笑得那样开心！今天回想起来，我能历尽艰辛到雪域求法，吃尽各种苦头而不退缩，实在是上师赐给我的最大财富。

上师那么大年纪，什么都可以放下，就是放不下对我们解脱成就的迫切希望。一想起他用颤抖的手拄着拐棍，蹒跚地从屋里走出，看着我们念诵法本，看着我们磕长头，问我好久才能修完加行，嘱咐我要精进精进再精进时，我的心里就十分感动。我不止一次地默默发愿：要精进修行，不负上师期望！

有时上师并不说话，只静静地坐着。但只要一看到上师那安详调柔的禅坐、祥和宁静的心境，自己烦乱的心就会立刻清凉下来。上师的种种功德、行为都是我学习的榜样，无声地教育着我，并使我向上师靠拢。

有一次，上师问及三峡工程的进展情况，我说我现在对这类事情毫不关心。他略带责备地对我说：“你是不是中国人呢？有关大众利益的事你都不关心，那你还关心什么呢？”

我这才觉察到，学佛后自己对周围的事物越来越无情，这已是误入歧途了，哪里还谈得上菩提心呢？我想身口意皆不离菩提心，度化众生不仅仅靠讲经说法，身口意皆能度化众生。要想自利利他，内证功德是多么重要啊！

有了这次经历，我以后就时时刻刻尽力按上师的榜



样去多观想天下如母一般的众生所受之苦。一日，我自己在房间里思维《上师供》的法义，渐渐地，第一次生起了为救度无边无际有情出离生死苦海而修行的心态。当我思维良久走出房门时，却发现觉三上师早已站在那里。他显得特别高兴，尽管手颤抖得很厉害。我问上师，手怎么抖得那么厉害？他只是慈爱地望着我。心的感应使我明白，上师已知道了我的全部心态。

当天吃中午饭时，上师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从现在起，人人都要发心利益众生，要你追我赶速证菩提！今天斋堂包饺子。而平日里，如果不是喜庆的日子，寺庙里是很少包饺子的。

……

正当我在上师的慈爱关怀下渐入菩提正道时，我的学佛之路上最重要的启蒙导师，我真正的精神之父——觉三上师，却于1999年2月1日0点45分圆寂了。

圆行说到这里时早已是泪流满面了，泪水如水晶珠子般地滚落胸前。看她哽咽着说不下去的神态，我便安慰她道：“别哭了，坚强些。觉三上师在法界中一定希望看到一个比以前更旷达、更能放下万缘的圆行！”

沉默了一会儿，圆行擦去泪水，又接着说了下去。

上师的圆寂，使我顿感人生的无常、佛法的难遇。虽然值遇上师，但密法才刚刚触及皮毛，离解脱还有十万八千里，上师就离开了我。我懊恼极了，整个人都沉沦于极端的痛苦之中。对上师的思念、对失去依怙的迷



茫、对下一步修行的疑惑……一时间全都涌了上来。那段时间，自己就像一具游魂野鬼一般，做任何事都心不在焉。想着上师一生经历了几个朝代的更迭，饱尝了人生的苦楚，使我对这个尘世也渐渐生起了出离心。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伤心迷茫之际，突然想到上师当年也是入藏才求到法的，我为何不走与上师一样的路线呢？想到这，我的心重又生起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我也要走上师当年入藏求法的路！

决心一定，我便在单位请了假，告别了双亲，和弟弟于1999年4月踏上了入藏之路。我们先到成都，又到康定，再到炉霍，又进理塘，然后又折向白玉的亚青，直到最后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这期间我们受了多少苦和累，只有天上的星星和自己的心能知晓。记得在亚青，我曾吃遍了当地所有能吃的野菜。每当吃野菜的时候，脑海里便浮现出当年觉三上师“逼”我挑水的情景……

再苦再累，我也甘愿承受。只愿能找到指导我后半生修行的上师！而今，这一切在色达佛学院全部圆满了。1999年底，我在喇荣圣地做出了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出家修行！落发的那一瞬间，当所有的往事纷纷涌上心头的时候，泪水再也忍不住地奔泻而出，一个愿望越来越清晰地占据了全部脑海：漂泊了那么久，终于有了归宿了！我愿生生世世皈依法王，皈依三宝，永远修行，直至解脱！

刚出家那阵，父母几乎天天催逼我回家，并要动用警察来抓我回去。我没有丝毫动摇，更不想回头。觉三上师给我指明了一条光明大道，而法王如意宝、学院的



高僧大德们，正领着我们行走在通往觉性光明的不归路上。这世上还有比在恩师的庇护下，奔向自由、奔向解放、奔向解脱更让人神往的事吗？

有时候真的很懊悔，想想学院已经成立了二十多年，自己怎么这么晚才来学院？善根福德怎么这么浅？看着很多藏族僧人十来岁就在学院闻思修，心里真的是很羡慕他们。

不过没关系！我想若来生还来人间的话，我一定要转生在佛法兴盛的藏地，并发愿从小就出家，再也不为世间无意义的事而浪费自己的暇满人身！

我想我们可能都知道，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史上的许多高僧大德们，都是在从汉地到藏地，或者从藏地到印度的求法之旅中圆满他们的学佛心愿的。这期间的风风雨雨、冷暖甘甜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全部体味。

对圆行来说，也许有人会不理解她的艰苦寻觅过程，他们可能会感到害怕而心生恐惧。也有部分人则会羡慕、随喜，甚至追随圆行的举动。无论如何，我希望圆行乃至更多的人都能看一看米拉日巴尊者的传记，我相信他的苦行经历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没有一番寒彻骨，怎来梅花扑鼻香”的！



取 舍

心地善良的人对父母往往都很孝顺，他们知道父母把自己拉扯大是多么的不易；他们知道自己的生长壮大无疑是以父母的衰老辛劳为代价的。爸爸妈妈把他们的儿女往往从幼儿园一直养到大学，甚至当子女们大学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还要操心他们的婚嫁。等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长辈们又开始关心孙子辈们的养育了……就这么操劳不已，恐怕真得“春蚕到死丝方尽”了。

佛经里也曾多次提到过父母恩如山似海，深广无边。为此，佛陀还专门宣讲过《父母恩重难报经》。故而，无论是世间法还是出世间法，都十分强调子女要孝养父母，要懂报恩。

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报恩？佛教经论始终坚定地认为，学佛、修行、广行善事乃至出家，才是最好的报恩方法。宁玛巴伟大的修行人华智仁波切也曾说过，如果你想真正报恩，最好的方法便是以行持善法、佛法的功德回向父母，并最好也能带动父母来修持佛法；如果你以造恶业的方式挣得利养去孝养父母，那样不但于父母无利反而有害！但是看看现在的芸芸众生，大都一头扎在浊浪扑天的经济大潮中，有几个能做到以行持佛法来报父母深恩呢？

幸好在这寥若晨星的真知报恩方法的人群中，我欣喜地看到了在佛学院出家的雪源，这张憨厚而清纯的面孔。我记得这个小伙子毕业于西南林学院，工作后经常处在世俗的应酬与学佛的矛盾，以及出家专修与难舍父母亲情的纠葛中。不过最终他还是出家修道了，此中原委还是由他自己来和盘托出吧。

如果我是老师，我会问同学们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而活着？可能有许多人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有的人纯粹是为一日三餐而活；有的则为暂时的安乐而活……林林总总，莫衷一是。那么到底为何而活呢？这个疑团从小学到大三，也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某一天，在一个偶然的场合里接触了佛法以后，才使得缠绕了十几年的疑惑得以化解。此中的因缘可谓说来话长。

我叫雪源，今年三十岁，出生于一个农村家庭。记得小时候我连佛号也没听说过，与佛教的最大瓜葛不过是逢年过节随母亲去附近的神庙上上香、磕几个头，如此而已。即使偶遇出家人也会不由得就心生邪见，视其为毫无出息、庸庸碌碌之辈。甚至还误以为凡做和尚者莫不是因生活所迫，或人生失意故而逃避现实罢了。倘不是大学毕业前的那次南岳之行，这些错误的认识还不知将绵延到何时。

1994年，我们选择了南岳衡山为毕业实习的地点。在紧张的实习之余，我们偶尔也会抽空去寺院参观一下。强烈的好奇心驱使我去仔细地聆听了那平日里很难



得闻的悦耳梵呗，还有庙里的悠扬钟声，附带着也顺便了解了一些佛教的历史……每当面对虔诚的信众时，就由不得让我肃然起敬，但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心中同时也感大惑不解：是什么动力驱使他们虽无人约束但又秩序井然？他们何故要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而来此深山僻野“受苦”？更不解的是：佛教传入我国已达两千年之久，非但没有衰落，反而愈加深入人心……带着满脑子的疑问，我不知不觉就走进了佛经流通处。那里面陈列着的众多经典，让人在目不暇接之余不得不惊叹佛法的博大精深；桌上的念佛机也恒时发出阵阵悠扬的“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圣号声，让我满了渴仰已久的聆听天籁梵音的心愿。流通处的老居士还非常和蔼地向我一一介绍了那些典籍的大致内容。最后我请了《竹窗随笔》和《觉海慈航》这两本书。回到住处慢慢开始翻阅后，万万料想不到的竟是越看越感到佛法的不可思议，最后竟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看到傍晚时分。放下书本后，我才忽然感到平生似乎从未看过如此发人深省的好书，自此算是深深地体味到了那醍醐灌顶般的清凉。于是，我当下就决定第二天再去请上几本佛书，但转念一想，天哪！第二天正是实习结束返校的日子，怎么可能再到寺院里去呢？左思右想，最后还是下定决心，一定要赶在当晚流通处关门之前再去请几本。就这样，我一口气跑了六里路，总算在寺庙关门赶到了流通处，并请回了十几本针对初机的佛学书。自那以后，我便与佛教结下了难舍之缘。这应该算是我的学佛缘起吧。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林场工作，环境虽然改变了，

但我却从未放松过对佛学的研究。林场山高树密，实在是修身养性的好地方。我经常是一大早便先于别人而起，爬上半山坡，迎着旭日坐在树下诵早课，下班后又如是诵完晚课。半年之中，一切都是这么按部就班地在悄悄进行，从没间断过，亦不想让别人知道。后来我又被派往基层搞林业普查，每天都得翻山越岭，但即便如此，我也没有间断过课诵——口袋里装的不是人民币，而是一本记事本和一本念诵集。

在家学佛，困难还是不小。比如后来我被调到县城的办公室工作后，应酬就特别多，尤其是每次随经理外出去饭店吃饭，我心里就犯愁。他们都已习惯于大鱼大肉，而我已经发心吃素了，这叫我如何是好呢？无奈之中，我只好星星点点般地吃点肉边菜。但时间长了，经理自然就产生了怀疑，这个时候我也就只好以身体不适等各种理由来加以掩饰了。

学佛日深，我渐渐萌发了出家的念头。可是面对日渐衰老的双亲，忆及他们从小到大对我身心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就不忍心撒手不管他们。我对父母历来都是百依百顺的，难道学了佛便要“大逆不道”了吗？原本想待父母终老之后再作打算，可是转念一想，真要等到那时，我岂不也要为人夫为人父了吗？儿女情长，纠缠不清，这难道不是永远也出不了家吗？难怪古人云“出家乃大丈夫所能事”了。心中十分惆怅之时，1996年我便南下广东，在一家外资企业谋了份差使。企业老板是香港人，诚信佛法。那时我一边上班一边带领十几位员工学佛，因之很受老板器重，但我心中还是念念不忘出



家之志。一次，我们要印行妙莲法师的《往生有份》，客户要求将原版的繁体字改为简化字，以方便初学者，老板便将这项工作交由我去完成。对老板的信任，我不敢有丝毫马虎，便逐字逐句地开始反复校对起来。可以说以前看书我从未如此认真仔细过，故而对书中一字一句之印象和感受都极为深刻，特别是当第三遍校对时，受妙莲老和尚“平生最喜劝人出家”这句话的点化，我的心中豁然开朗，以前的惆怅一扫而光。当下就立定了志向：欲真报父母恩，非出家不可！

但此事如何向父母表白呢？我自幼孝顺父母，极不愿伤父母的心。面对父母呵护有加的爱护，我心里格外矛盾，几次话到嘴边又最终不得不咽了下去。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母亲已不再年轻，她那脆弱的心，能承受得了这对她来说也许是致命的打击吗？她从小爱我甚至她自己的生命，每次我一生病，她就开始手忙脚乱甚至彻夜守候，唯恐我有所闪失，一旦见病情好转便又欢欣不已；凡有好吃的无不让我先尝，自己则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但最后我还是鼓起了勇气，“残忍”地向母亲坦白了。母亲先是一怔，继而不停地哭，最后郑重地警告我：“倘若你出家，我就跳河自杀。”我顿时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原先的一切计划全都被打乱了。为了不让母亲过于伤心，我也只好暂时顺从了她。然而经过一两个月的反复考虑后，最终我还是毅然走出了家门。记得当时给母亲留了张纸条后，我便头也不回地奔赴学院，但一路上我都不停地在祈祷观世音菩萨，乞求她加被我的父母双亲……后来得知母亲因此而



曾哭昏过去好几回，还引发了高血压……我深感此生欠母亲的太多太多，或许唯有努力修行方能回报母亲之深恩。

现在，虽然我已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但我知道未来的路还很长很长。讲述我的经历并非鼓动所有的知识分子朋友们都出家不可，我只是想奉劝有缘的知识界朋友，为了生活能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我们不妨多了解了解佛法。

人身难得，请善加珍重！

雪源的出家是一个具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在排除了一时冲动、盲目随众后的明智选择，也是他往昔的殊胜因缘成熟，才使他得以走上这条光明道路的。盲目而愚痴的人往往对身着世尊亲定袈裟的出家人不知恭敬，不知他们知不知道，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绝大多数的历代帝王将相对出家人都是很尊重的。按照佛教的观点，即就是一个人没有其他功德，但只要他披上僧衣也会对众生有所利益。僧众就像光芒四射的太阳一样，众生整日沐浴在她的光辉下，但却恰恰忽略了她巨大而无声的存在价值。其实，著名诗人歌德对太阳的一番礼赞倒是十分适合作本文的结尾：“朋友们，朝着太阳奔去吧，为了人类的幸福之花快点开放！挡住太阳的树叶能怎么样？树枝能怎么样？拨开它们，向着太阳，努力奋斗吧！”

诸位在家人，为了让人类的幸福之花能遍地绽放，也请面向僧宝的红太阳精进修持吧！



莫道女儿娇

我曾写过一首歌，人们称之为《修行之歌》。圆戒很喜欢唱它：“茫茫无边的红尘，是我抛弃的故乡。巍峨雄伟的雪山，是我修行的地方。法相圆满的上师，是我终生的怙主……”很多人也都很喜欢听她唱这首歌。其实，她曾是很著名的蒙古族女歌手，毕业于内蒙古艺术学院声乐系，在并不算太长的歌坛生涯中曾获得过许多掌声和嘉奖。然而，她并不为这些所迷乱，在雪域藏地毅然出家后，又登上了人生新的舞台。

我在呼伦贝尔盟的扎兰屯市长大，这个城市并不大，但风景却很秀美。位于松花江上游的雅鲁河穿城而过，人们都称这里是“塞外小杭州”。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的人们在单纯明朗的山水间便养成了纯朴善良的品性，我的父亲便是其中的代表。他信奉佛法，人品又非常贤善，对我更是慈爱非常。小时候的我十分娇气，常常以哭闹纠缠他。记得有一次，我又无缘无故地大哭起来，一哭开腔便什么都不顾了。父亲边哄边抱起我，但我仍使劲地哭闹，他实在没办法，就念起了观音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吧咪吽”。听到这咒语，我马上就停止了哭闹，接着又开始缠着父亲，非要他一遍又一遍地给我重复这句咒语……这也许就是我幼时的佛法启蒙吧。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善良正直的父亲常常用世间道理和佛法中的道理来教育我，诸如：对待他人要将心比心；与人发生矛盾时要多思己过；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等等。父亲的言传身教为我后来修学佛法打下了良好的人格基础。母亲对我的要求亦非常严格，她从不娇惯我，尽量让我学会做各种家务，什么洗衣、做饭、喂猪、放羊等等。在她的管教下，这些日常劳作，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已全部掌握了。父母的培养渐渐造就了我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使我在日后的日子里，不管遇到任何难事，都能泰然处之。

虽然没有胡服骑射的英勇，但我却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且非常喜欢唱歌。真正学佛以后，我常常这样自我推测：大概我的前世可能是一个唱歌的吧，我的歌唱天赋也应该是同行等流果所致。还在读高中时，我就考上了一所艺术类中专——呼伦贝尔盟艺术学校，并专修美声唱法。后来又以最优成绩毕业，并凭第一名的专业成绩考入内蒙古艺术学院，成为该院招收的首届大学生。我们学院位于自治区首府呼和浩特市，气候属西部半干旱地带，昼夜温差较大。我对此很不适应，故而常因水土不服而患病，有时考试时都需要同学搀扶着进考场。老师和同学都戏称我为“林黛玉”、“病娘”，但我仍顽强地坚持着，每次考试的成绩还是非常优秀，并成为全校唯一的奖学金获得者。有位会制造钢琴的老教授见我如此娇弱多病，就对我说：“我那儿有香港老朋友寄来的佛经，你可以看一看。读经书有很大的功德，或许对你的康复有好处。”对于治病，我几乎已到了穷途



末路的地步，这时又想起了小时候父亲曾对我提过读诵《金刚经》的利益，于是抱着一线希望，我就向老教授借了一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认真地读了起来。我的古文基础还算可以，再加上可能还有点善根的缘故吧，我基本上能看懂经中所讲的大概内容，还因理解了经义而生起了很大的欢喜心。此后我便把经书放在枕旁，在整整三个多月的时间中，只要一有空闲我就随时打开翻阅。就这么反复地读呀读，身体竟奇迹般地随之有了好转，这让我真切感受到了佛法不可思议的神奇作用。

赶上我毕业那阵子，社会上正开始提倡“双向选择”，毕业生可以比较自由地选择工作单位。对着地图，我选中了冰城哈尔滨。这座松花江畔的美丽边城，有着许多的欧美式建筑，不仅工商业发达，而且冰灯艺术更是享誉中外。更何况对我来说，最主要的便利条件就是，从这只需乘六个小时的火车，便可回到家中探望年迈的双亲，这可以让我免去许多牵挂。凭着良好的素质，我终于被全国著名的三大正规歌剧院之一的哈尔滨歌剧院录取了，并被分配在女子高音声部当演员。工作期间，我经常与省市电台、电视台合作录音录像，还在黑龙江省举办的音乐大奖赛中获奖。同时，我也在剧院附属的艺校担任教学工作；不仅如此，我又利用业余时间创办了一所拥有八百平方米面积的高级音乐幼儿园；还要经常去关系单位帮助他们排练合唱节目、担任指挥等等。总之在个人事业方面，当时的我的确可算是风风火火、一片升腾。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便成了家。丈夫是位音乐教师，

人品非常好，而且弹得一手好钢琴，我俩可说是珠联璧合的一对。加之我们俩人都有较强的创收能力和比较好的创收途径，生活也就显得非常富足了。当时由于工作职业的关系，我们经常要出入于哈市的大酒店、大宾馆等高级场所。而后来，我却心甘情愿地踏入每个月只有八十元补贴的出家生活，这在我往日的世俗生活中，不过是一顿早茶钱。我的这种选择，看来只有同道的修行人才能理解。

1996年春，剧院上演歌剧《安重根》，当时有位范居士（即是现在也在学院出家修行的圆通师）和我一起在后台候场。趁演出间隙，我对她说：“现在真是太忙了，身体特别疲软，怎么办呢？”她说：“你一定没坚持念佛号、看佛书吧？还是要坚持下去，让内心多一些宁静，这样才可能消除疲劳与不适感。”她的话又让我想起了以前念《金刚经》的经历，两相对照，我顿时觉得非常惭愧——怎么每次都是在穷途末路之际才想到佛法？而佛菩萨却在任何场合都不放弃我！

那年秋天，去藏地喇荣佛学院学习佛法已有半年的范居士又回到了哈市。我迫不及待地便赶去见她，向她打听了许多藏地的学习情况。结果我是越听越上瘾，真想逮个机会也亲自去一趟。恰在此时，单位选派我去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深造，我顺利地考取了全国尖子演员进修班，师从国际声乐比赛评委、中央音院声乐系主任郭淑珍教授。她很欣赏我，同意我进修一年后就考她的研究生。但此时的我对这些已越来越心不在焉了。闻思佛法日久，我想去喇荣常住的念头便渐渐不可遏制地增长



起来。我已慢慢地习惯于用佛法的道理去思考我周围的人和事：我的大姐和大姐夫住着高级别墅，每人各养一部车；而二姐夫则是个包工头，每年能赚上百万。但要说起他们的精神修养，则实在是不敢恭维。不过再反观自己，以前也曾沾沾自喜于自己的所谓高雅职业，动不动就自诩为搞艺术的。现在想来，其实所谓的高雅、低俗都只是世间名言的假立而已，从本质上讲，它们并无多大区别，永远都只能是自己欲望的奴隶、职业的随从。美妙的歌声也只不过是声波的振动而已，它带给人的享受也只是暂时的精神沉迷。我的出离心已然生起，对于世间生活的享受和艺术事业的发展，对于已经得到的或即将得到的，我感觉怎么看都像是浮萍一样，总是处在无常变化中。但一想到娇小可爱的女儿，我就心软了，她离开我可怎么过呀？……

我拿不定主意了。恰在此时，我在成都偶遇了来自学院的慈诚罗珠堪布。见到他后，我就一股脑地向他诉说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堪布听罢和蔼地对我说道：“许多人想要出家修学正法，但总是放不下老人啊、孩子啊。不过你自己想想，不管放得下还是放不下，到最后关头你不还得统统放下吗？”堪布的话让我思维了很久。是啊，自己如此贪爱执著的身体，最终都不得不放下，更何况父母儿女呢？儿女亦如同过客，有缘则相聚，缘尽还分手，再痴情难舍，也抵挡不了无常的催逼！

放下别人执著的，才会获得别人所没有的。想到释迦牟尼佛舍弃王宫生活而出家的故事，我就在想，佛陀看中的不也是纷繁迷离的世俗表象背后那条永恒的光

明大道吗？那么我为何不能赶快追随佛陀的足迹，也勇敢地踏上正道呢？

当我终于决定要离开自己温暖的家时，心里真像打翻了的五味瓶，我意识到这次的离开可能就是永远的告别了。刚刚两岁半的女儿甜甜地笑着跑到门口说：“妈妈去学习，我没办法，要早早回来看我啊……”我依依不舍地边走边回头和女儿挥手告别。“再见了孩子，如果妈妈今生欠你和爸爸的话，妈妈会用佛法作最好的补偿的，相信妈妈吧！一个真正的母亲是永远不可能做对不起孩子和家庭的事的。相信我吧！”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就离这个繁华的都市越来越远了。但心里却很清楚，我将离上师、离地处青藏高原的喇荣圣地越来越近了……

在这寂静神山呆下来后，每每想到身后的繁华世界，想到远在家乡的父母亲人，难免就会有阵阵酸楚袭上心头。但同时也会隐隐地感到一丝安慰，因为全家老少当中，毕竟妈妈还是比较理解我的选择的。她从小就常常向我灌输：一流佛子二流仙。而父亲又一生秉正，我相信他们一定都会有一个圆满的归宿。

那我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后半生即使沿街乞讨，我也会坚持走下去。因为我知道，我所选择的道路也就是当年佛陀所走过的。

圆戒告别可爱的女儿、温馨的家庭，一心要到寂静的寺院过清静的出家生活，这的确不容易，没有真实无伪的出离心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是，一旦



当佛法走入一个人的内心时，他对世间所谓最美好的事物也会弃之如敝屣的。因为在他眼中，佛法的甘露才是至上无比的美味。这一点，有缘的人们不妨亲自尝试尝试。

此外，我还想用俄罗斯文学家冈察尔的一句话来安慰圆戒的女儿：“母亲的爱是永远不会枯竭的。”希望这个小女孩长大后能明白并理解、支持母亲的选择。

圆戒在谈话中也曾提到过她的歌唱天赋问题，她觉得这是前世的同行等流果所致。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外国歌手的前后世的故事。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女歌手叫皮里斯莉，在她过世后，大概又过了很多年，在英国，有一位妇人怀孕后经常在梦中看见皮里斯莉，还常常听到她在梦境中唱她自己以前唱红过的歌。等这个孕妇最终生下一个女婴后，医生惊奇地发现，孩子的右肩上居然天然就纹着一幅皮里斯莉的画像，且异常逼真、细腻。这个小孩长到六个月时就能唱她前世唱过的歌，因而人们都称她为“小皮里斯莉”。世界各地的人们，特别是皮里斯莉的歌迷们，便纷纷前往探望，一时引得世人沸沸扬扬。

以佛法来解释这种现象其实很简单，法称论师就曾说前世的触觉感受都会在今世显现，更何况声音。月称论师在《中观四百论释》中，也以鸽子和牛奶的比喻表达过相同的意思。

因此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断，圆戒的前世也应该是个歌手吧。当然我并没有什么神通，不知道她的前世具体是谁。这一点，还是让她向有神通之人去询问吧，或者



自己去亲证。

心中的启明星

今天是2001年7月12号，很平常的一个日子。但对圆弘来说，意义却非同小可。八年前的今天，他第一次出现在我面前，而如今的他已是一名比丘了。相处了这么多年，我对他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常常听人说，圆弘日后恐怕会有一些的修证吧！对于他的具体修证层次我很难下断语，但我知道的是，他的人品非常不错，人也很稳重，且有一定的闻思水平，也非常喜欢实修。这些年来，每当我讲经说法时，他总爱坐在最前面，在离我很近的地方瞪着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似乎要把佛法的所有精华全都吸进他的脑子里。看着他憨憨的认真情态，我有时便喜欢在课堂上跟他开个玩笑。而他也从不发火，还是那么静静地跟着大家一起乐。

尽管跟他交往日渐深入，但几乎从没跟他长谈过关于他出家的事情。刚好今天是他来学院的八周年纪念日，不妨把他约来好好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

赤壁是湖北南端的一个小城市，苏轼流芳千古的《赤壁赋》讽咏的就是这里。名闻遐迩的陆水风景区如同一块晶莹碧绿的翡翠镶嵌在古城郭的西边，壮观的宝



塔山威镇在东面。而我的出生地——河北街就位于古城郭北门的对面。清清的陆水河从家门旁缓缓流过，背后有古色古香的龙头山烘托，真的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

地方虽好，自己却生不逢时，我出生时正赶上那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这更培养了我懒于读书的恶习。不过可能还有些数学天赋吧，初三那年，真像瞎猫逮着死耗子一样，我居然考上了重点高中。随后在老师的良言规劝下，浪子回头发愤用功，1984年我终以优异成绩考入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应用数学系。当时，我是我们那一片儿仅有的大学生，为此着实让全家人风光过一阵子。进得大学校门，扫尽以前陋习，为让家人更风光，本人的学习一直很努力。屡获奖学金不说，1988年更以最高分考入本校高能电子学研究所攻读研究生。1991年获硕士学位后毕业，并被分配至重庆邮电学院任教。

其实我原本一直是位科学信徒，1990年才开始接触佛法。近二十年的学校教育，使我相信科学才是拯救人类社会的唯一力量。每当想到是科学让人造卫星上了天，是科学让人类把足迹踏上月球，是科学让相隔万里的亲人交流起来如在目前……我就一阵阵心潮澎湃，觉得整个世界都被科学踩在脚下，受它支配。记得中学学了牛顿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后，我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巨匠产生了极大的信心，那时他是我心中唯一的偶像。后来又学习了狭义相对论，对爱因斯坦的睿智又仰慕得五体投地。当时的我正处在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龄，我下定决心一定要追随爱因斯坦的足迹，成为一

名新的划时代的物理巨人……

正因为我对科学如此信服，因而我的学佛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科学相对比的过程，其间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也比较艰苦的转变。1990年之前，我对佛教一无所知，按理来说，对自己不了解的事物或现象不应该轻下断语，这才是科学的工作态度与方法。但由于受长期歪曲教育的影响，我也不知从哪来的一股邪火，对佛教嗤之以鼻倒也罢了，有时竟冒出这样的念头：像佛教这种精神鸦片，为什么不把它彻底消灭，还要让它留在世上坑害人民呢？

1989年下半年的时候，由于身体欠佳，我开始学习传统文化中的养生术，这里面有些地方也牵涉到佛教，由此我才对以往的偏见有所收敛。毕竟，练功的感觉让我觉得佛教再怎么着也是一门“功夫”，还是有些“名堂”的，并不是完全骗人的。以此为契机，我对佛教的态度有所改变了。而且在这期间，发生在我周围的一些事情，让我开始对科学有了一种不信任的怀疑。

我有一个同学叫王兵，曾经用耳朵“看”到一张塞进他耳朵里的纸上写的“电”字；有一个小女孩叫罗亚丽，是我们一个大学老师的孩子，她曾用自己的能力，将病人体内的许多小竹签取出来；还有个孩子的耳朵可以写字——将一个纸团放入耳孔内，旁边放一瓶墨水，这个小孩居然能用意念在纸上写出旁观者指定的任何字……我并不是在这里渲染所谓的“神通”与“特异功能”，我只是引述这些活生生的例证，用以说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可能并不像科学，或科学的辩证法



所揭示给我们的那样简单。这个世界的所有认知领域并非都能让科学轻松驾驭，更不用说宇宙、时空乃至人心的构造与秘密了。

这些都启发我从科学之外，包括从佛教的角度去重新审视这个我们自以为很熟悉的世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人人都在讲“运气”二字，你能用科学的手段、方法去测定运气的性质吗？也许科学家会用概率统计学作解释，但那往往根本说服不了任何人。后来皈依佛门后，看到“业力”二字，所有疑难才全都冰消瓦解。你的运气好，绝非好运的概率高，而是善业所结之果报；你的运气不好，也并非厄运的概率高，只是你所造的恶业现前而已。既然因果律是全世界公认的客观规律之一，那么善恶的因果报应又有什么理由将之斥为迷信呢？难道种瓜反得豆不成？

就这样，在思考中学佛，在学佛中思考。一点一滴地，我逐渐逼近了智慧之门。不过在电子科大期间，虽然我也看了一些佛教经论，但并未认真领会其中的深刻含义，只是作为工作的辅助以补科学思维之偏。像什么菩提心、出离心等等压根儿就没有生起来过。虽然在成都昭觉寺也皈依了，但自己都很清楚，我的所作所为离一个真正的佛教徒还差得很远。

思想上真正的转变是在对前后世的轮回有了定解之后。那一阵子，几乎每天我都被前后世的问题困扰着，不懂懂这个问题，学佛只会是空谈而已。我通过多方研讨、思维，终于认同了佛陀所宣说的轮回之理。现在回顾这一过程，我觉得得到这个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最



重要的启示是：必须放下成见，如理如法地认真思考，而不要轻易诽谤才是最佳的科学态度。记得我曾经问过一个未学过佛的大学同学：“佛教认为无我，你以为如何？”她认真思索了半天，然后认真地回答我：“确实如此，人只不过是连续不断的新陈代谢而已，并非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当时我就在想，我们如果放弃固有的偏见，不受愚昧或错误的教育定式所左右，拿出胆量思索，那么佛教的许多教义一定会被人们所接受，包括前后世的问题。现仅举一例以供读者思索：现在的分别念是依外境产生的呢，还是依前一刹那的分别念而产生？若依外境忽然发生，那么今天怎么可能回忆起很多年前的事情？若说前一刹那有，则一直往前推，当然就会有前世。正如《量理宝藏论》云：“心不观待他因故，依因前际无始成。因聚齐全无障碍，依因后际无终成。”

通过深入思维，反复观察，此时对我而言，佛教与其说是宗教，倒不如说是最彻底、最究竟的哲学。她明白无遗地解释了宇宙真相，故而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它如实揭示了人生的本来无我面目，故而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在以上认识的基础上，它又教导人们走自利利他、自觉觉他的修行之路，故而又是关于方法论的学问。如果探究并获得真理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毕生的追求，那他还有理由去拒斥佛法吗？

1991年，我被分配到重庆邮电学院无线电系，在仪表室从事通信仪表的研制工作。这里群山环绕，风景优美，建筑物古色古香，真似山庄别墅一般。当时，我所在的科室在相关项目的研究水平上处于国内领先地位



位，研制出来的仪表能直接投入生产，因而经济效益非常好。就在这么舒适、惬意的环境中，我的求道之心反而日渐增盛起来，因为那时我正在研读《中观四百论》。我最深的感慨便是：佛陀真是太伟大了。缘起性空的道理彻底看破了时空的实有性，了达了它的假定性、观待性。这种境界是相对论无法比拟的，因相对论尽管明了了时间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观待，但它并没有彻底通达时间的空性特质。至于佛陀宣说的“以一刹那现无数劫”的境界，则更是科学家们所无法想象的。

明白了一定的道理后，苦恼也随之而来。由于没有善知识的引导，我无法实修。有一段日子，在实修愿望的驱使下，我竟一个人跑到对面的山坡上，找一块平地、垫上一块纸板，然后就盘腿坐在那里。那根本不叫打坐，但我实在没办法，我太想实修了。要不整日在理论里面转圈圈，日子久了，只能增盛分别念而已。记得《普贤上师言教》中也说过：“一切佛经、续部、论典中从未宣说过不依止上师而成佛的历史。我们现量见到的也无有一人以自我造就及魄力而生起十地、五道功德的。”正因为如此，1992年7月，我下定决心专程前往青海，在西宁、循化、湟中等地历尽千辛万苦寻访许多寺院，但却始终没有缘分找到善知识，当时心中的失落自是不堪言表。善知识没找到，麻烦倒找上门来了。1993年3月，二哥为了阻止我继续深入佛道（因他已敏感地觉察出来，照我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来非剃个和尚头不可），便让姐姐将我调至广东顺德。他们的苦心我明白，无非是想让我在顺德这个飞速发展的新兴城市里，目睹一下极度繁荣的物质景观，

好打消我学佛出家的念头。在常人眼中，物质的诱惑似乎是最难抵挡的。但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那些打工仔低级而又可怜的生活，而那些阔佬们的猥亵神态更让我恶心。我再次忆起佛陀“善业和智慧是安乐唯一来源”的教言，求道的渴望于是更加猛烈起来。我这时已闻知了四川色达的喇荣佛学院，内心的向往使我简直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在这里一刻也呆不下去。而就在此时，一位在办公室当文秘的姑娘又向我表达了爱意。

她真的是很善良，也很乖巧，很惹人怜爱。我们共事的时间虽短，但彼此都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我当时就在想，我决不能就此止步，甜蜜的爱情恐怕是修道路上最大的障碍了，因为它牵着你在六道轮回打转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爱乃一切轮回之根啊！于是，当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后，我向她坦白了我的决定。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如往昔一般善解了我的心意。她叮嘱我：“一定要来信啊！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看你。”我答应了她，但同时就在心里暗下决心、打定了主意：为了屏息俗缘、专心向道，就让我从你的视线中默默地消失吧！

单位这一关还好过，家庭的障碍可就太大了。1993年6月底，我在没跟家人打招呼的情况下就不辞而别了。原因很简单，我根本不想再给自己、给家里添麻烦。如果告诉他们的话，没准儿他们会来顺德将我押解回去。

让我感觉最不忍心的就是抛下了姐姐，她曾说过今生今世都要善待我这个唯一的弟弟。在她移民国外前



夕，大哥给我寄来一封信，说如果我愿跟姐姐一起出国，她愿承担一切费用。如果不想出国，也务必回家，就近重新找个工作。狠了狠心，我给大哥去了封电报：既不出国，也不回家！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多多少少明白我的一些心志。

1993年7月12日，冲破了重重阻挠后，我终于来到了法王如意宝驻锡弘法的根本道场——色达喇荣佛学院。这是我人生路途中最重要转折点，从此以后，我就可以在解脱的大道上快速向前了。

从我接触佛法开始，到今天已有十二个年头了。十二年前我还是个在黑暗中摸不到边际、踟躇彷徨的行人；而今，虽说经历了不少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心中的那盏启明星，却已高挂在清静的虚空，为我照亮归家的路程……

如果不出家的话，圆弘恐怕早已获得博士学位了。出家学佛，又精进修持了八年，如果按泰国的佛教教育体系，也该荣获佛教的博士头衔了。不过据圆弘自己说，他最想过的还是一个普通修行人的清净生活。

学院成立二十多年来，这期间培养的人才不可胜数，其中不乏很多以大学生身份出家的僧众。他们在这里闻思经论、闭关实修，我相信对每个认真求法的行者来说，他们的收获都是不言而喻的。当年玄奘法师、义净法师西行印度求法时曾长住过的那烂陀寺，我想与我们学院在弘传正法、教化人心方面所起的作用应该是无二无别的吧。当两位法师学成回国后，他们分别成为了



支撑唐朝鼎盛佛法大厦的顶梁柱。那么在佛学院求过法的这些汉族知识分子出家众，我也希望他们莫舍汉地众生。当他们学成回汉地后，真祈盼他们能把藏密精华融合显宗风范，为正法甘露遍洒人间而尽心尽力、鞠躬尽瘁。

期望着像圆弘那样有知识、有文化、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出家人，通过一代接一代绵延不断的努力，引领一代又一代的众生走向究竟成佛之道。

心路漫言

人们喜爱的夏日时光很快就要溜走了。当漫山遍野的青青草地开始渐转渐黄时，我就感到色达的夏天快要被秋季完全挤出我们的生活空间了。喇荣的四季就是这样，春夏很短促，秋天更是短暂的过渡，接下来便是漫长的冬天了。每到冬天，我们就开始期盼下一年的春暖花开……

今晚的月夜有阵阵秋风吹过，微微透着一丝凉意。但清明的天空中那轮十五的圆月，却给人带来无尽的祥和与遐思，那清凉的甘露月光给每一个炽热烦恼的众生都送去了些许的平和与清爽。

月光透过窗棂照进来，与室内的灯光互相辉映着。坐在书案旁，笔尖便开始流淌出日日盘旋在脑海里的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轨迹来。今天我要描绘的是毕业于北



大数学系的果正的学佛心路，可能这次的记述缘起非常好吧，因为古印度的许多诗人总是爱用晴空里的圆月来比拟众生的清净心，我想这份描摹用在果正身上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印象当中的北大，是中国许多莘莘学子一直高悬心间的梦想。圆了自己求学之梦的果正又是如何走上圆满自己求道之梦的旅程呢？那就让我们在他的清净心地上一览他的心路风景吧。

很小的时候，我就对一切生命有着一种莫名的敬畏。说得好听些是“有善根”，不好听就是“性情软弱”。这也许和家庭环境有关，因我的父母都是善良而又老实的人。记得那时常有乡下的亲友来访，来时总会带一些土产。而母亲最怕的便是这些土产中有鸡的影子，因为在城里没法养它们，杀又不忍，最后只好再送回去。

长大后进得燕园，才发现在这里依然得面对关于生命的尴尬措置问题，因北大的宿舍素以蟑螂多而著称。本来对这种小东西我是十分厌恶的，有天晚上躺在床上，不经意间居然看到有只蟑螂公然从我身上爬过。顿然生起的厌恶之情使我一下子就用书将它拍死。过后看着它的尸体，一个问题忽然浮上心头：仅仅因为看着它感到恶心便让我杀掉了—一个生命，那被杀的看到我—这个“刽子手”又会有什么样的痛苦和愤恨呢？那个时候适逢报纸上正在讨论一些人吃猴脑的问题，这更引起了我的自觉，我开始思考，为什么人们为了自己的一点点享受或恼怒就要不断杀害生命呢？

对这方面的思考，迫使我开始关注一些哲学、宗教方面的书籍。最初由于受妥思托耶夫斯基小说的影响，我对基督教很有兴趣。但在读了一遍《圣经》后，我感觉弥漫在其中的血腥气实在难以令我对其产生认同感。

不过对于佛教，如同许多青年人一样，我起初也是抱着排斥态度的，总觉得有些“迷信”、“愚昧”的成分在里面。一想到佛教，总是让人联想起建庙和磕头，这不能不说是末法时代佛教的悲哀。我的一位读过许多佛教经典的同学曾说过：“在理性上我倾向于佛教，但在感性上却倾向于基督教。”

只是在偶然地读过了一本关于佛教的小册子后，我才发现原来我思考的许多问题，佛法早已为我们解决了。特别打动我心的是佛教众生平等、自性自度的教义。由此我开始进一步学习起佛法来，越深入便越发感到佛法的博大精深。渐渐地我开始按照一个佛教徒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在这个自我修炼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平和了。

毕业时由于种种原因我一时没找到工作，加之面临感情方面的纠葛，故而心情十分低落。7月下旬我去了趟普陀和九华，并在九华山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期间还在祇园寺里正式皈依了三宝。那一段日子，我每天住在寺里，上完早课后就出去爬山。有一次，我在从天台去古佛洞的路上迷了路，结果走入了一条荒废的古路。正彷徨之际，忽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无路可去中，我便坐在路边的一棵树下开始仰首望天、默念佛号。慢慢地，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开始融入了这苍茫的迷蒙雨天



中，与天地山川融为一体。当山间流动的清新空气弥漫整个身心时，心头不知怎地便悠悠然浮出那著名的四句偈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睁开眼，此时雨过天晴，天际一道彩虹横贯西东。

离开九华山时，我一度萌发了出家的念头。在南京鸡鸣寺，有一天偶遇了一位看上去很邋遢的老僧，当时他正在晒太阳。我坐在他身边，还没开口，他就忽然抬眼望着我道：“你知道你父母正为你担心吗？”一句话说得我顿时耸然动容，随即便向他请教。他眯着眼说：“有些事现在说了你也不明白，有些事到时候你自然会明白了。道是那么好求的吗？你一辈子能做个好儿子就不错了。”这番教诲使我受益匪浅，当下我就决定返京归家了。一回北京我就很快找到了工作。

回京后按照皈依师的指导，我先从净土开始起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净土宗是下愚之人的修法，其实净土法门是极为深奥的，简单的一句“阿弥陀佛”概括了无上妙旨。就我个人的感受，念佛首先就是定心。佛说八万四千法门，归根究底就是为了净心，心净则土净，儒家不是也讲“正心诚意”吗？每次念到入神处，我就感到有一股气随着“阿弥陀佛”四字从丹田直冲脑海，浊气当然也就随之四散而离开了。

不过随着入佛愈深，我也愈加看到了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一方面，许多人奢谈佛学却不愿精进实修；另一方面，许多人深信不疑，但就是不能如法正信。特别奇怪的是，许多人学了佛，苦恼反而更多了。所以我



特别希望人人都能深入经藏，得遇明师，自净其意，放下执著。也只能如此，才能学出个名堂来。

作为一名大学生，我感到对知识程度较高的现代人来说，最难理解的恐怕就是因果轮回了。甚至许多学佛多年的居士，心里也将信将疑。都说小乘重业力，大乘重般若，其实我们应明了通达业力正是通达般若的基础。不信因果轮回，不知人生从何而来、死往何处去，又谈何解脱呢？这就像不信万有引力却要发射火箭一样。我的理解是：因果轮回不仅不是迷信，恰恰是最科学而乐观的解决人生问题的学说。你相信了它，你就能明白苦乐之所从来，并进而安然处之。同时也就知道了道德建设之必要，从而自觉、自然行之。最终借着对因果不虚的洞彻，我们也才能孜孜行于解脱之大道上。我就亲身体会到明白因果对我心性的直接作用，比如世上许多恶事都是一时之气引起的，如果我们能在嗔怒之前先反省一下自己，不唯此世的自己，还有无数劫以来的与嗔怒对境的恩恩怨怨的关系，我相信大多数的嗔怒心就能变为忏悔心、宽容心了。在此基础上，爱与慈悲、菩提心，便都可在明了因果轮回、六道众生辗转互为父母兄弟的基础上日渐增长起来。想当初，佛于菩提树下证得正等觉后，曾惊叹于人人都有佛性而不能自觉，只因为贪嗔痴所蔽。其实我们许多学佛人也一样在大搞贪嗔痴，只不过换了一种表现方式而已。贪求法门，样样都学是不是贪？容不得一点不同意见，动辄斥对方为“魔”，是不是嗔？学了一点东西就妄自尊大，处处看不惯别人，是不是痴？



当新世纪到来的时候，为了新的世界更加和平繁荣，为了“庄严国土，利乐有情”，一个佛教徒应该做些什么呢？其实答案早已包含在我们日日诵习的那四宏誓愿里。

果正的故事并不长，因为他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不过，我相信读者朋友们还是能从中感受到他日渐增盛的菩提心与大悲种子。在佛教的教义中，依众生起大悲心，对任何一个修行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内容。弥勒菩萨在《现观庄严论》中说：菩提心依靠可怜的众生才能得以建立。如果我们对众生起慈爱之意的话，相续当中一定会生起菩提心来。佛视众生如爱子，这种境界连世间知识分子都感叹不已。拉克西米·拉那苏博士就曾说过：“佛陀就像一位贤明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孩子在熊熊的世俗烈火中玩耍嬉戏，于是就采用各种善巧方法将他们引离这火宅，趣向安全的归宿——涅槃。”真希望果正以及所有的修行人都能以佛陀为榜样，在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拯救自己，最终能与众生同登涅槃彼岸。

写完果正的故事，我信步踱到沐浴在月之清辉下的庭院里。不用抬头，你都能感受到那无处不在的月光。向四周望去，学院的一间间木屋里，一盏盏灯光已如群星般四散弥漫在这辽阔的山间、高原。

月光与灯光无声息地融会在一起，我的心也沉入到无边的深深静穆中去了……



精神的力量

浩瀚无边的宇宙，天上有星星无数，地上有鲜花无数。天地之间，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无数，佛学家也无数。我本人可能是因为前世的缘分吧，从小就喜欢佛法。闻思日久，就更觉得她能解决众生所有关于今生来世的疑惑、烦恼，也能详细说明从空性到显现的一切万法。以短暂而难得的人生，我愿生生世世修行佛法，徜徉在佛法的海洋里。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到我的上师，因而我就更加感激把我带入这个美妙世界的大恩根本上师——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因这一切全是法王的慈悲摄受所致。有时呆在空无一人的房子里，我就会想，如果没有上师的摄受，那我可能还会跟很多我的同龄人一样，沉迷在一个无有任何实义的世界里造作不休。所以，当我拥有今天的精神力量时，我更是要生生世世都牢记根本上师的恩德。

而在我所接触到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有许多是通过上师三宝的加持才了解到佛教的奥义的。比如我所认识的慧日，这位毕业于某省委党校的才子，不仅写得一手好文章，而且还精通摄影，他现在正在攻读研究生。记得当初在成都时，我就看过他写的文章，还曾赞叹过他。这次我又遇到了他，并问起了他的学佛经历。在听了他的讲述后，我在他的原话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些我的分别



念。现在就将这篇“混合体”一并奉献给有缘的读者，如果大家能从中获得一点收益，那也可算是这个名叫慧日的摄影家对佛法做出的一份新贡献吧。

感谢内心永远的好奇，让我对从未了解过的新事物不是排斥、妄下断语，而是愿意真心靠近去心领神会。正是靠着这种与生俱来的禀性，我才得以有缘认识佛教，并进而决定与之终生相依。

有一年，我参加了一个摄影专题比赛。鬼使神差，最终我竟然把我并不了解的成都文殊院当作了我的创作点。记得那是一个平常夏日的清晨，我很早便来到了庙里，结果发现到那里烧香的人们去得更早。后来才知道，那天是观音菩萨的生日。

拍完大庙，还觉得不过瘾，我又直奔六十里外的古镇黄龙溪。不大的古镇，镇头镇尾的寺庙却有三个。混在排队烧香许愿的人群里，我又拍了不少照片。

等照片洗出来细细看过几遍后，我发现花花绿绿的人群中，夹杂在一大堆年青面孔中的花白头发们格外显眼。后来听人介绍，每年春节，为烧正月初一“头炷香”的人们，总是争先恐后涌入寺庙。那香炉整日都是红彤彤的，消防车片刻也不敢离去。在这拥挤的人流中，年轻人占了绝对多数。但那时我的注意力并没有放在他们身上，我想就像我为了某种猎奇、神秘的心态等因素而去拍摄寺庙一样，这帮同龄人恐怕也并非出自真诚信仰吧。这样，我便把好奇的目光对准了这些白发人。这可能就是我与佛教的初次结缘吧。



老年人当中的婆婆们最终占据了我镜头的焦点。这些儿女早已长大成人的婆婆们，长年游走在名山与小庙之间。她们中的一些人会选择适合自己的小庙住下，并最终在晨钟暮鼓的氛围中安度余生。那时我只知道她们被称作“居士”，对于这些居士们性灵深处的东西我并不了解。随着对取景框内呈现出的她们平凡而淡然的人生的关注，我渐渐发现，居士们在一起的生活总是充满了互相关爱，而且与社会上那些整天搓着保龄球、提笼架鸟、通宵玩麻将，或日日泡在孙子、孙女们的尿布中的老太太们不一样的是，她们的精神很明显有了某种寄托，因为她们大多都能很愉快地欢度晚年。刚开始时，我觉得很奇怪，尽管我尚年轻，但我以敏感的心都能感受到的生命终将消逝的痛苦，却似乎对她们没有任何威压的作用，几乎每个信佛的老婆婆都能很安详地一步步走近即将来临的死亡。思前想后了半天，原因看来只能有一个，那就是佛教给了居士们以精神的支撑，使她们得以从容面对必将到来的死亡。这种结论使我对佛教有了一个最初的但也是最强烈的感觉——她是可以让让人无惧生死的。

后来又有机缘去了高原，那是在一个百花盛开的季节。穿过草原，越过湖泊，翻过高山和峡谷，我来到了一群虔诚的人中，心便也不得不同样虔诚地潜下来开始试着了解他们。这是一群以另一种方式面对人生的各种难题，以另一种方式试图改变自己及他人，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我们生存实质的“喇嘛”。这些喇嘛们中的许多人都以善良的心地坦诚地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同样希望



我们这些“非喇嘛”们也能发心，把大家共同生存相依的地方建设成精神的乐园。与他们尽管语言不通，但我没有任何障碍地便可自由穿梭在他们之间。即就是回到了城市，也常常感觉心还留在那片青青的草场上。

渐渐地我发现，自己每一次匆忙逃离喧闹的都市，都不再是为了休闲出游，而是受潜意识当中回归心性家园的力量所趋。不知为什么，每一次在无奈地返回后，心中对那方圣土总是充满牵挂。难道那就是没有围栏的、属于我也属于这些佛教信徒们的精神家园？难道那里有我迷途人生中可以当作暗夜明灯的精神导师？一张张照片虽默默无言，但却像在大声地试图宣讲出一个隐藏了很久的秘密，一个关于我的命运的谜底。我只能把这一切都归为缘分。

老婆婆们的走向死亡，让我体味到佛教带给人的从容静观的力量，她可以教人空掉一切不必要的顾虑与恐惧。几度深入藏地，让我感受到佛教赋予人心灵的那种平和的启迪，她可以教人抛却一切纷攘的物欲与沉迷。而真正让我感受到她对生命最本质内涵揭示的，是在观看和拍摄了天葬以后。在那之前，我对佛教的理解多停留在诗情画意的层面上。而直面藏传佛教对死亡一刀一斧的刻画，才让我真正明了了生的本质。

那种直观的视觉冲击，简直可以把一切迷茫而固执的执著统统冲垮。男女老少都不得不接受一个事实：死亡随时都会出现，管你年少还是年老、富裕还是贫穷。但在天葬台上，让我最感惊异的却是，我没有看到、听到过一次哭天喊地的号啕，与试图留住亲人的妄想。我

只能再次把它归之于佛教思想的渗入人心，是佛法让人们学会并习惯于体认真实而又虚幻的死亡。我们所惯常接受的教育，总是让我们把生离死别看作是残酷的东西。但佛教的理念却让人能超越这种残酷，树立起正确看待死亡的新观念。这种对死的无常观并不是要我们都消极地坐以待毙，而是更积极地面对人生，但又不过分执著人世间的一切财色名利。我们都把生死之间的过程当成一段自然的生命之旅，我从周围环境吸取养分的同时，始终不忘用自己的回报促成整个人文、生态系统的和谐并进。同时你在生命进程中所种下的一切种子，即就是你的肉体消失了，但这些种子依然会找到新的适合它们生长的载体，继续它们未竟的结果、成熟之生命运动规律。佛教告诉我们，我们所造的一切业，不论是善是恶都叫种子。如果有形的种子你都阻挡不住在阳光、空气、水分促成下的生根、发育、成熟，这些无形的种子又怎么可能仅仅因为你肉体的毁灭而一同断灭？它们还没有现形、成长呀！它们为什么不能在新的生命载体之上继续繁衍生息呢？知道了并坚信这个道理，我想我们大家都会力争在现世的生命旅途中多种善的种子。这样即使是死亡现在来临，我们也可安心承担——毕竟这善的种子不会把我们的灵魂惊慌地带往丑恶的轮回之路。这种临终关怀比拼命地用一切医药手段竭力延长一个人的生命，要从容、科学、自然得多。这种“延长”方式才是使生命永生的最可靠保障。

在轮回的路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凶恶的面孔，但亡灵们大可不必慌张，因为比它们更凶恶的面孔，他们在世



时都已见过。喇嘛们在庙会、法会上的“羌姆”表演，展示的面具都是将要在阴间出现的人物面孔。有了这样的死亡演习，当亡灵在阴间遇到这些真正的面孔时，他们完全可以将之当成一场演戏，当成一种表演，甚至还可以伸手去摸摸那些奇怪的脸谱。不仅如此，佛教中对灵魂的超度，还可以帮助那些留恋世间的亡灵早日转世，帮助死去的人“往生美好的境界”。这种种的关爱，让人感到在佛教的世界里，死亡并不冷漠、残酷，它只是一首自然而平静的诗。

经历了这种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感受、认识、了解佛教的过程后，她方方面面的教义，从生到死、从世间到出世间、从不了义到了义、从日常行住坐卧到顿超三界，我全都对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佛既然是梵语“觉悟”的意思，有的人真正学佛，便真的有所觉悟。这种觉悟真让我羡慕，那是洞穿一切现象、了然于心而又丝毫不为之所动的旷达胸襟。而且佛教的博大精深远超人的想象，她所涉及的领域是上有天文、下有地理，人类文化、医学、文学等无所不包。她可以让修行适应每一个人的根基，有时简单的一个“六字真言”咒语也能作为老阿妈的解脱之道，而有时，她又能让某些教派的行者花费二十年工夫去辨析义理。刚入藏地时，我简直无法适应这里的恶劣环境，但日子久了，我体会到，佛教讲心中有佛，教人们心胸开阔，难怪在艰难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这里的修行人表现出的是豁达和对生活的热爱。在与自然界的适应过程中，他们不是强调“战天斗地”，而是处处强调一种与日月山川相做伴的和谐。靠



着一种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佛法，柔弱的人变得坚强，自以为是的人将学会如大地一般安忍而谦逊。

如果说刚开始接触佛教时，是把目光对准了那些老婆婆们，是想在她们安度晚年的背后探寻支撑她们接受死亡的精神力量。深入佛教日久，我的镜头自然而然又转向代表“生”的那些青年面孔。曾经认为他们的信仰不过是时髦赶得厌烦了，干脆换一下口味，尝尝佛教这个“鲜”。或者把天龙八部、基督耶稣、玉皇大帝与佛陀一起拉来，当成“天灵灵，地灵灵”似的祈求偶像。后来才发觉，在佛教中，生与死其实是一体的两面，不生不死方是本来的亘古长存状态。一些年轻人非常幸运，他们在正处似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般风华正茂的时期就接触了佛教，并按佛教的道理，一步步回归永远年轻、永远不生不灭的那个本来状态。他们不是在迎接死亡，而是力图能尽快超越死亡！他们以“生”的修炼，朝气蓬勃地主动向精神最后的家园进发。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姑娘，她在一个注定的机缘中结识了一些真正的大德，并由此认识了佛教，从此一颗曾经漂泊的心便停留在了佛教温暖的港湾。但对一个向往佛法的个体而言，就像一条驶向目的地的船，他必须经受风浪的考验。这位姑娘修“五加行”的体验，就让我深切感受到佛法塑造人心灵的巨大力量。她每天都专注一心，用全部的体力与心力，在两千、三千、五千等等枯燥的数字间磨练自己的心性。看着她的手磨出了厚厚的老茧，甚至额头都被磨破，在酷热难耐的炎夏，半个“五加行”就已让她掉了十来斤肉。劝她歇一歇，她却





总是抹去满头的汗水，淡淡地说一声：“不碍事，不过就是不能停下来。”

有什么力量能比信念更坚强？有什么说教能让一个年轻人抛却一切名利的勾牵，向着圣洁的理想迈步向前？

只有佛教！只有她才能让一个人为了生生世世的美好、幸福、解脱而放弃世间所有的妄念。她以其无与伦比的究竟、彻底、圆满吸引着人们靠近她，走入她。这种碰撞、交汇，将会把每一个与她结缘的人都送往幸福的彼岸家园。

我终于学会了一句咒语——“嗡班杂萨埵吽”，从此就有一种永不枯竭的精神力量驱使我爬过心灵的沟坎。在漫漫旅途上，在得意与失意之间，心中总是不停地在默祷：“嗡班杂儿萨埵吽……”

慧日的话刚刚讲完，我心里就产生了一个念头：佛教的奥妙真让人感动、佩服。从佛陀的慈悲、智慧宫降下的利益众生的源源不竭的甘露雨水，我们只要从中领受一个观点、一滴甘霖，都可以使我们的人生从此翻开新的日历。慧日所描述的人生感悟当中，我深有同感的便是他讲到的因果轮回不虚的道理。佛陀在《百业经》中说过：“纵经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理论原则在整个佛法的理论体系中都是个关键。其实我相信，世间的理论者、思想家、智者只要经过认真独立的思考，也可以了达她的真义。但如果想当然地人云亦云，你可能永远也不会揭开因果的



深义。

说到这里，我又要再次感谢我的根本上师，正是法王如意宝在关键时刻赐给了我们内心以定解，让大家并非从口头上，而是从心里对佛法的伟大、对因果轮回生起了永不退转的正信。所以，我特别希望知识分子们都能深入佛法的实修实证领域。这样，如果你一旦获得了真实的修证，那么即使有百千万人来到你面前，你也不会变动立场。诚如宗喀巴大师的上师所说：“诸位朋友，现在，就算是有成千上万的智者来到我面前的虚空给我指路，我确定的信仰、方向也不会因之而改变。”因为一个人如果真的品尝到佛法的滋味，那他就一定会达到这种境界——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认准一个根本上师，究竟走完一条道路，那时自会条条大路通长安。我相信，慧日通过切实的努力参究，产生稳固的定解后，也会享受到这般永不退转的美味。

常随佛学

生活中的许多人都练过或想练气功。对于气功，我的看法是：有些功法对人的身心有一定的利益，并促使某些人在获得健康的同时趋入佛门。我碰到的很多虔诚的佛教徒都是先凭气功练身，后又入佛门修心的。但有一点事实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大多数的气功与佛法相比并不究竟。还有一些功法则直接与佛法相违背，带



累众生求道不成反而受害。不过若是你能透过此种功法而转入佛门，那你还是应该赞叹这种功的，否则你也入佛门无因。在末法时代，还有少数功法则将众生越来越引向背离佛陀教言的地步，使众生在背觉趋迷的坑中越陷越深，这种功法则绝对是邪教魔说。

如《慧海经》云：“修善违缘多，造恶顺缘多。”此种描摹正揭示了末法时代正邪颠倒的混乱局面。真正的修行人值此末世必将遭遇多种违缘，邪教功法当然也属其中之一。但既是真正的修行人，那就定当违缘面前不低头，如此则必将取得修行的最终胜利。

新民的经历恰好就能说明这一点。

我叫新民，1970年9月出生于河南长垣的一个小村庄里。童年、少年时代的我是在贫寒的家境中度过时光的，虽然年少，但也颇识几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理。等到上高中时，又逢父亲生病，几种复杂的病杂在一起，用药又相互冲突禁忌，治疗起来非常困难。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此刻更是面临雪上加霜之困窘。那时的我整日处在忧郁困顿之中，不平又无奈之余，便常常找来鲁迅的文章与杜甫的诗歌以期自勉。于是考大学便成了我心中的神圣理想，我发誓无论如何也要发愤努力，一定要冲出这让我日益感到窒息封闭的县城，我要到更广阔的地方去，去了解外面的天地。

以这样的雄心壮志，1988年9月我终于被西安交大数学系录取了。刚开始时，我非常不适应数学系的课程，因我不知道那些课程到底有什么用，心中一片茫然。日

日机械地听课、学习、吃饭、睡觉，结果初入大学时的慷慨热情很快就消散掉了。离开了小县城，来到了相对广阔的大世界，原本想得到一些轻松宽慰，孰料环境变了，心里面的郁闷却一如往昔。在这里，我发现自己才枯力竭。就像无法改变自身所处的家庭环境一样，我也同样无法改变我自身的任何境遇。

日子真难过啊！

恍惚当中，一个学期接着一个学期就这么匆匆而过了。

夜深人静之时，眼望陷于沉沉黑夜中的校园，我就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个人的渺小与卑微。联想起被局促在穷山恶水中的父母，被围困在书山题海中的我，一种在历史长河的汹涌间顿见个人的无常与无力的感觉，让我稍稍觉悟到一点名利如浮云般的虚幻。

既然人事不可恃，那又有什么永恒的东西存在呢？生命不可能就像微风吹过一般了无痕迹、无所依凭吧？我心中总是隐隐觉得，悲观归悲观，但我还不至于绝望。我要为生命找到可以让我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的生存理由。

于是便常常跑到书店，买来《老子》、《庄子》、《易经》、《论语》、《史记》之类的书来读，还有《山海经》、《奇门遁甲》、《三国志》等。饥不择食、寒不择衣，空虚的我见到玄妙的文字便想从中寻觅到一种可以充实自身的智慧。尽管稀里糊涂，但眼界也确实稍微被打开了一点。我开始懵懵懂懂地相信，一定有一种不同于课堂教育的另外的学问境界存在着，我应该更加努力地



那个境界攀升。

后来不知怎么得到一个折叠本的《金刚经》，也不理解里面的经义，反正非常珍爱，似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无论走到哪里都要把它带在身边，就算作是一种护佑与依赖吧。

真正感到这个世界别有洞天的，是在参加了一个气功学习班之后。我亲眼见到许多人减轻或解除了病痛，他们表现出来的发自内心的感激喜悦和生机活力，深深地感染了我，我很快就被课堂之外的这些传统的东西折服了。我很欣赏教授我们气功的那些老师，他们身上洋溢了别样的一种气息：谦和、节制、敏捷、负责。原先读《易经》中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不太理解，而他们的行持就仿佛是一个注解、一个示范。从中我引申到，如果一个人要是达到了这种功法的最高境界，那就证明许多古圣先贤确实不是凭空臆想，他们真是了达了宇宙人生的隐秘规律，并借助一些独特的功法也将我们带入那个非世间智慧所可理喻的世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练了一段时间的气功后，我发现了潜藏在自己心地里的生命力，那是一种原先想都想不到的内在活力，借着练气功而终被激发了出来。于是课余时间我更加勤奋地研读这种气功的理论教材，直待深入进去以后，我发现它的名词术语都是传统道家的东西，距离现实生活的体验似乎很远。记得这个功法的创始人曾说过，他们这种气功就是要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的交接处，建构起一座桥梁为人类造福。对此理想我甚为景仰，视之为改造未来社会、人心的一个路标。

从此，灰色的大学生生活便泛起些许的亮色来。

1992年大学毕业后，我考入了复旦大学数学所读研究生。复旦是江南才子聚会之地，上海又是海派文化的中心。眼见周围的人纷纷出国深造，或者谋求开公司挣大钱，我就觉得抱着研究中国传统与现代科学融会途径这样的想法，实在是形单影只、力不从心。在这里，大家仿佛都认为，这种念头那是李约瑟等人才应当固守的，一个现代青年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实在是愚不可及。

别人的看法是不会打消我的念头的，但随着自己孜孜不倦的深入研究，我自己对这种功法的理念却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我越来越觉得传统学术体系与现代科学的融会发展是一个背景很宽的题目，而对于一个确定的问题，两个语言知识系统的分析与解决方法都是不同的。传统学术的概念术语，如太极、阴阳、有无、虚实等都没有明确的量的关系。而现代科学以物理、数学为典范，表达规律的等式实质上都是要在某种变化中，表示出一种能用量的关系显示出来的不变性的规律。只有一个参照系的物理学是相对简单的，但两套思维模式势必要带入多个参照系，相互间还要建立必然的联系。当允许多个观察、参照、测量、计算并行在一个系统之中时，这时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会怎样呢？而且把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就必然牵涉到一个人的观察角度、立场、自身状况等因素，这个参照系统就会因人而异、千变万化，那所谓的不变性又到哪里寻找呢？

不光是对这个功法的理论框架产生了怀疑，进而对



所有的人文、自然科学新理论的创制，我都有了一些疑惑。当把多个独立并列的认知等作为基本的东西，引入到新的概念体系中以便构建新的知识系统时，参照系也必然是相互独立的多个，以对应于多个认知与价值系统，逻辑也将是多元而非仅仅二元。这样，问题一下子就变得极为复杂，继续往前探究则完全是在黑暗中了。

参照系永远都是参照系，它并不是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体。想到这个问题，我的眼前豁然一亮，尽管我根本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我是一件异常值得高兴和欣慰的事情——我明白自己开始返本还源了。我一下子就醒悟到，我一直在外围、在周边打擦边球，那么多烦恼困惑都是因为没有想到过我是什么、我的心是什么、是外部环境还是自己内心产生了烦恼；曲曲折折的探求，特别是练气功也真有点像“头上安头”，身体机能确实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精神面貌也高扬了许多，为此我还是要感激那种功法、感谢那些气功老师的。只不过我开始考虑，这些气功是否都是让你换一个“参照系”去重新感受一下这个世界？参照系一换，当然感受就不一样。以往你执著于外部世界，现在你的眼睛则老盯着“气”，这肯定会带来两重世界的感觉。放大镜聚焦在纸上是将纸烧着的，你将专注于钱的心念专注在你的气感、肉身上，这个肉身不发生改变才怪呢！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时间离开了人则毫无价值与意义。所以绕来绕去还是回到了那个困扰人类几千年的人的本质问题上来。我就是练得身轻如燕了，本质问题搞不懂，也大不了就是



在人的糊涂本质上又多了一个燕子的参照系而已。飞来飞去的我当然可以多闻多闻、打开另一扇窥探世界的天窗，不过这一切于我的本质又有何关涉呢？

那么宇宙的本体在哪里？我自己的本体又在哪里呢？

猛然间想到了日日带在身边的《金刚经》，为何不打开它看看佛陀对这个问题的开示呢？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句话让我震惊不已。天哪，难道我也是一种虚幻的存在吗？如果是的话，那每天勤于练功、苦于思索岂不更是幻中之幻了吗？这虚妄既然是与真实相看待才存在的，那真实又在哪里呢？

从此我开始了新的思索。

刚开始放下气功、转随佛学时的欣喜，很快就被新探索的艰苦打破了。没有上师，只靠自己摸索实在是太难、太痛苦了。为此我时常悲叹自己业障深重、愚痴执著、学不如法。而一个没有上师指引、自身业障又很严重的人，加之六根逐世间，贪嗔痴迷慢，这个样子是很容易走火入魔的。1999年3月，我就真的掉入了邪魔的陷阱。

那时我已于东华大学应用数学系任教了四年。复旦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后，我就一直在这家大学任教。记得三月的一个清晨，我看到窗外有一个非常漂亮、文静的女孩在练一种我从未接触过的功法。尘情一动，我马上就对她产生了好感。谁知这一凡情萌生却带给了我终生难以忘怀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他们练的是一种后来我才意识到的邪教之功。



肥皂泡终究是要破灭的，但在它没破灭前总还是要折射出一些华丽光彩的，使那些眼力不佳之人之为之眼花缭乱。我就是这些两眼目盲中的一个。尽管我也曾反复思维过一个月，但没有接受过任何明师指点、没有任何正法传承，又因懈怠放逸而从未深入过经藏闻思的我，又如何能做出正确判断呢？不多久我就失去了对自己的信心与从容，在恍惚不定中落入了邪教的陷阱……

整整有一年时间，我天天挣扎在死亡与再生之间。一直到2000年的5月，在听了一位朋友直击脑髓的训诫，并看了他带过来的《心经》与《楞严经》后，我才涕泪纵横地再次感到了佛陀的伟大与佛法救人慧命之功。这位朋友告诉我说：“你以前觉得气功与新兴科学都在外围打转，都没有直指心性的大解放，绕来绕去，只不过换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再去执著而已。而这个邪教更可怕，它宣称的解脱分明执著在一个有限的有形器世间内，这算哪门子解脱？况且这种解脱还要以丧身失命为代价，分明是推人陷火坑嘛！解脱是你超越了生死，绝不是自我戕害。你怎么这么糊涂？”

更振聋发聩的来自看《心经》与《楞严经》的体验。我这下算是彻底理解了因缘的道理——我为何迟至现在才看到它们？除了因缘，别无他解。

这两部经告诉我，一切有形有相、有作有为的东西皆是幻影，都是空相而不可得。如何是真正的解脱？那就是不要著相，一切放下。那么又是谁在著相？谁来放下？

是心！

当我颤颤巍巍地捧着经书、小心翼翼而又激动无比地得出这个结论后，那种死而复苏的感觉真让人永生难忘。

佛陀的智慧确实是究竟无比！他一下子就抓住了问题的本质，拨开乌云见青天。而且最关键的是，他还给了问题以本来面目——他轻松而又慈悲满怀地向我们指出：识取自心，万事毕矣！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如何“练”心？

佛陀不用任何故弄玄虚之词，不需要你掏任何学费，没有任何建构所谓庞大体系的野心，也不让你绕来绕去。他平实而亲切、直接而透彻地告诉我们：一切的一切，无不是自性、自心的作用，无一不是妙明真性的显现，不论山河大地、山川草木、男女老少……所谓练心即是明了它的本性为空，但不妨应物现形，只要不执著就行。其实原本就不需要执著，一个幻化的你执著一个幻化的境，究有何意？

我只能惊叹于佛法的伟大，同时忏悔自己的愚痴。既然罪从心起那就还将心来忏悔吧，我相信“心若灭时罪亦亡”。

经此障碍，我总算认清了一念不觉所招感后果的严重。六根所染触的六尘境界虽极尽变幻麻痹之能事，也无非是一个个围城陷阱。扰人自扰，误人自误，如长久沉溺必求出无期。

接下来的我便甩掉了以往的包袱，开始真正在佛学大道上精进不辍起来。

当把《弥勒菩萨所问经》、《楞严经》反复研读过后，



我再一次惊叹于佛陀对末法的授记，无一不照彻世间所有邪教的真实面目。真乃“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啊！我于是至心发愿：生于末法，我一定要常随佛学，常随善知识学。愿勿再造作任何恶业，愿所有善事功德一并回向法界众生共发菩提心。

闻思了一些经论后，我便又踏上了求师访道之途。

记得在 2000 年暑假，我来到了成都昭觉寺，看到大雄宝殿里挂着一位老师父的大幅相片。他笑吟吟地站在那里，非常的慈祥、宁静、和蔼，仿佛是从一个非常清净欢喜的地方来到这里似的，一点都没沾染上这里的凡俗和喧嚣，眼睛亲切平和地注视着每一个人，似乎洞察了一切人的甚深心地。始终微笑着的嘴唇，似乎可以说出给苦恼者以真切安慰的话语，可以抚平他们内心的创伤；可以给种福者以踏实的信心；可以给问法者以甚深的法味。我不禁长久地痴痴地站在那里看得入了神。他是谁呢？等问过了旁边的师父以后，满心的欢喜立刻化为悲哀，这位老师父已圆寂一年有余了……

我不禁流泪哀叹，恨自己无缘得以亲近这么慈祥亲切、洞达明彻的上师。悲泣之余，我在老人家的相片前庄重发愿：祈求三宝加持，让我得遇明师，受其教授。

也就是在这一天，我正式在昭觉寺皈依了三宝，并取法名智贤。拿到皈依证的当下，我的确是欢喜莫名。从今往后，我就是一名正式的佛弟子了。常随佛学！常随佛学！我再也不愿把有限的宝贵年华投入到如烟世事当中了，我也不愿再在各种外道与邪教间痴心妄想了。就把这一生都用来追随佛陀的行持吧。以佛为师，终生



不悔。

又是一年过去了。我依然在努力，依然在寻访上师。

我不知道因缘会最终将我带往何方。但我清楚的是：黑夜给了我一双黑色的眼睛，佛法指引着它去寻找光明……

新民讲了很多他的经历，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皈依时心中发下的大愿。如果真能行其所愿，一生追随佛陀足迹，永不退转、常随佛学，那他则决定能成就解脱大事。因为《宝云经》中说得非常清楚：“仅闻释迦牟尼佛圣号亦获不退果。”更何况他不仅听闻还积极行持。

富贵学佛

在佛学院常住的汉僧大概都还记得这么一件事：2000 年末，学院金刚降魔洲佛法高级班举行七部大论的考试，有位女士专门从加拿大飞回来参加，她就是明兰。当七个月前宣布要举行这次考试时，她当时正在学院闻思。听到这个消息，她非常遗憾地对我说，她不可能在这儿呆七个月，因俗世的事情太牵累人。但她将回到加拿大好好复习，等到考试时请务必通知她，她无论如何也要赶回来参加。这段因缘便促成了上文所讲的那次“壮举”。考试结果一公布，明兰的成绩非常优异。

明兰应该算是在佛学院学佛的人当中比较富裕的



一个了。我记得 1996 年时，她就已经成为北京一万三千家外企中正式受聘的“首席代表”里月薪最高的几位拔尖人物之一，而且又是罕有的一位女代表。在这个时代，能如此勤勉精进于佛法的富人实属罕见。

2001 年 7 月份，我们一行几人坐车从康定返回学院。途经二郎山那长长的并不怎么明亮的隧道时，我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何不听她讲讲她学佛的热忱是从何而来的呢？这种热忱与世间富贵生活的吸引之间，从长远来看，到底何者更能使她最终获得安宁与快乐？当时恰好她的女儿也在场，她也一个劲地催促妈妈快讲。于是明兰便以聊天的方式，宣说了她迄今为止在人世间的事业概况与学佛历程。

人常说“富贵学佛难”，那意思是说处在富贵当中，人们往往因贪恋既得利益而很难甚或无法对世间生活生出离心。这话用在别人身上也许倒很贴切，想想看，一个百万富翁有了百万家产，你能保证他对千万的生活不羡慕吗？这一羡慕不要紧，那就向千万富翁迈进吧！等到好不容易挤进千万富翁的行列，好嘛，你再看看，这世上又有多少个亿万富翁呀！隔壁别墅里的张老板就开着两、三辆凯迪拉克和加长林肯呢！不行，我得再向亿万富翁前进！一咬牙，得，这人就像离弦的箭一样，直扑新的更上一层楼的目标去了。人就是这样，被欲望鼓起来的风帆，不“直挂云帆济沧海”，那是绝不会自我泄气掉的。欲望就像一个布满钞票与美酒的陷阱，你一旦跌下去，喝得晕晕地数着钞票，你还能想到要自拔

出来吗？

故曰“富贵学佛难”！我身边的富翁们也有不少家中供着观世音菩萨及各路财神，从赵公元帅到关公，从白财神到黑财神，他们口中确也整天喃喃念着“阿弥陀佛”。这时，如果你告诉他：“不好了，你买的股票跌惨了！”十有八九，他们会扔下手中的念珠，立刻脸色铁青地直扑电脑跟前，一阵骂娘的脏话与一连串的手机联络后，末了，你也有可能听到他们说：“阿弥陀佛、观音娘娘，这次你们要是保佑我度过难关，我一定把家里的佛像从 18K 金换成 24K 金。我还要给你们戴上钻石戒指，南非的钻石！”

这并不是我有意编排的闹剧，而是确实发生在我周围的事实。如果说是闹剧，那也是由我的这些“富友”们亲自上演的一幕滑稽戏，只不过当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丑态而已。说到我自己，我当然并非百万富翁，不过与时下大多数人的生活相比还算相当富裕，故而也把自己忝列富贵之列。但我却从自己一帆风顺的生活当中，感受不到丝毫功成名就的快感与满足。在日日与富翁为伴的生活中、在天天与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过程里、在往来世界各地的奔波中，我看够了繁华背后的冷漠与奸诈；微笑掩藏的阴谋与算计；觥筹交错中，多少的生命被吞下大腹便便的肚里；一张张钞票背后无数人的贫贱与哭泣……因而我总觉得在这个几乎是用金钱堆就的世界里，一把火烧尽这些表象的金光灿灿后，这个世界还能留给我们些什么？当我们用尽全部心血把自己的生命建筑在纸币叠成的“事业”上，并最终耗尽生命的



最后一滴油时，这生命之灯的熄灭可否带来我们灵魂的安息？那时你是否要把这些纸币、这些人们印在纸上的数字也一同带进坟墓里？透过富贵的浮沫，有一天，我在生命最本质的层面上终于抓住了一样东西——佛法。从此以后，我才觉得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的我的存在，才被赋予了原本就存在，只因我们的过度愚痴以致被淹没了很久的意义。

我的成长可算是顺利、风光的典型，学佛后我才明白这些都是宿世善根成熟的果报，因而现在在“消费”这些福报时，我也就格外小心、警惕。

刚一进入小学，非常幸运的是，我就碰到了一位朴实、正直的老师，她把“学雷锋”这几个字深植在我幼小心灵的深处，使我终生都能把“为人民服务”当成座右铭。七岁半时，作为辽宁省所有小学生的唯一代表，我参加了辽宁省第十五次教育战线的“讲用会”。后来又一路领先，考入沈阳市的重点中学。最后，由于出生在一个药学世家的缘故，我又不负众望地考入了现在已更名为“中国北方药科大学”的这所重点高校，并选择了制药专业。毕业后的工作情况则又应验了那句老话——“芝麻开花节节高”。先是在1991年时，担任东北制药集团国家八五规划项目的技术翻译，在考察德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过程中，邂逅了在西班牙度假的著名美籍华人靳羽西女士和她当美国议员的丈夫。在了解了我的翻译水平后，他们夫妇俩一再鼓励我：“一定要去美国！一定要去美国！”

那时候我正处于事业的上升阶段，也跟大多数做着



事业、发财、名利美梦的人一样，哪里想到过什么佛法、什么出离的念头。受了他们的鼓动，我后来辞去了公职，开始了转战南北、驰骋东西各国的“个人发家创业史”：1992年任德国美康速公司中方首席代表；1993年任香港三江公司首席代表；1995年任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非政府论坛代表；1996年任葡萄牙世界银行中国首席代表；1997年任德国柏林化学股份公司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

也就是在这种迈向巅峰状态的生活、事业过程中，我的心却随着日渐到来的名誉、地位、金钱反而渐渐空虚起来。特别是移民加拿大后，住在自己的别墅中，一旦从工作当中稍微抽出点儿清闲时间，原本非常难得的闲暇时光，在我却成了一种摆脱不去的重负：越是有空闲时间，我越是感到了自己生活的极度空虚。我不知道自己这样忙碌究竟为了什么？为了钱吗？我可不想像有些人那样，一辈子被钱役使。不为了钱，我生活的根基又在哪里呢？为了事业吗？我现在是越发觉得“事业”二字的可笑了。有谁会在心底为我明兰事业的成功而喝彩呢？而且这种事业与我从小就抱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于这个世界到底又有多大价值呢？有时与那帮阔太太们到俱乐部消遣消遣，我发现她们在一个下午的喝茶时间里，能几个小时地谈论你衣服上的一道花边。而太太们的丈夫、先生们各个又都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每人的领带都纹丝不乱、衣服都纤尘不染。他们谈到的话题永远都是政治与金钱这两大块。不过，如果你要让他们为非洲儿童捐上一美元，他们都会极为认



真地花几千块钱先坐飞机飞到那里，然后戴上防毒、防传染病的手套，摸一摸一个非洲儿童的脸，再照张相，巡视巡视一个村庄，再掸掉皮鞋上的灰，然后坐上飞机回来。写上一份几千字的调查报告，再举行一个新闻记者发布会，最后面对摄影机镜头宣布：“我为非洲儿童捐款一美元！”

我真的是有些厌倦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已是世人公开的秘密，要不何来“无奸不商”呢？沉浮商海日久，接触到一些平日里看着温文尔雅的公众人物，但他们背后的阴暗面，真让人不寒而栗。商场上泡得久了，自己的心有时竟到了麻木不仁的境地。记得有一回与女儿一起赴一个大规模、高层次的宴会，当满座的中外宾客纷纷把筷子、刀叉伸向饭桌上一盘盘尚在酒精的燃烧火焰里挣扎着的醉虾时，我也毫不犹豫地把手对准一只正拼命往外爬的大虾，谁料女儿却在一旁大哭起来。尴尬的我怎么软硬兼施也无济于事，只好把她带到卫生间。一问才知，女儿是觉得那些虾们太疼了！

我这才意识到我的感觉已被铜臭气熏得太迟钝了。

也就是在这种种的身心疲惫、困顿、空虚之中，我才开始认真思考起我的人生。记得当初因家里是中医世家，故而多少熏陶得我对传统文化也有些偏爱。正是在接触古代医学理论的过程中，我零星地摸到了一些佛法的皮毛。但那时年少气盛、对未来充满了狂热妄想的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把佛法当成生命支柱的。大约在1995年的时候，可能多半是出于好奇吧，我在河北遇见了柏林禅寺的一位法师，当时他专门给我开示过一段

话，可那时的我又哪里能领会到其中深义，现在我才算多多少少回过点儿味来了。记得当时老人家说：“心识敏快并非长处，就像一个钟摆的功能并不在于它的快速一样。”当时我曾问师父：“那钟摆的意义又何在呢？”几年过后，被自己的贪欲这根弦上紧了的我，在快速地摆荡于名利之间终感疲顿后，才总算明白过来，钟摆的功能是在时刻提醒你生命之钟的意义所在啊！

从此我便开始留心佛法。但由于未能遇上具缘上师，故而对佛法的甚深理论几乎是一窍不通。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道理，我想还是应该尝试尝试吧。故而这些年来一直瞪大双眼攫取金钱的我，也开始学着放钱、学着布施了。我想从自己最执著的环节下手，看看佛教说的放下身心世界后的通身自在是不是真的。如果放下钱财就能得到轻安与快乐，那么佛教揭示的五欲声色染污自性清净；六识起心造境、妄为分别，并执为枷锁的教义就应该是真理了。

于是，这些年来，我先后捐资给北京松堂临终关怀医院、兰州麻风病院、拉萨孤儿院、北京儿童基金会及虚云禅林之“慧日楼”、中国佛学院之教学楼等机构部门及寺院。

在这样发心的同时，我可以把我做这些事情时的真实感受告诉给每一位朋友：那真是一种身心通泰的畅快！因为你把钱用在了最能发挥钱的用处的地方；因为从别人感激的目光中，你能体会到心心相印的真诚；因为你第一次当了钱的主人；因为你可以借此体会到“舍得”二字的真义：舍去枷锁，得到自在与快乐。



在学佛的路上我就这么边摸索边前进，而在 2000 年 6 月时，我的生活却遇到了几乎难以跨越的障碍。在平时，我早就烦躁不安了，或者就用世间法去“以牙还牙”了。不过已受了几年佛法滋润的我，此次想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再回中国的五台山去，到文殊菩萨的清静道场上去静思反省一下。

结果，这个决定后来被证实为是我这一生中最正确的一次幸运抉择。因为在五台山，一个偶然的时机里，我看到了有关色达喇荣佛学院的一套明信片。其中有一张上面印着一位名叫晋美彭措的法王的相片。一看到这张法相，我的内心就像受到了一种极强烈的震撼，眼泪怎么也止不住地哗哗往下淌。我并不是一个易动感情的人，而且也从不轻易相信所谓的神通感应，我始终觉得学佛应该是一件很平易的事。但就在面对这张非常平易的相片时，我的内心却掀起了一点也不平易的波澜。我急切地翻过明信片，我想后面一定会有与这位老人有关的话语。果不然，背后工工整整地印着他老人家非常欣赏的两句古德法语：“亏损失败自取受，利益胜利奉献他。”

我终于明白我流泪的原因了。不可思议的缘分让我在一段极压抑的时光里，遇到了照亮我未来人生道路的根本导师。在往后的日子里，上师，还有这两句偈子，就像一手术刀，在我的心灵深处一点一滴地解剖着我的私心、我的贪执、我的愚痴。这种毫不留情的解剖，让我渐渐地下定决心一定要摧毁灭尽那挣扎、喘息、翻腾了几十年的“自我”。

再后来的日子便是在加拿大与学院之间来回飞渡的。自从认识了法王、了解了学院，我发现自己的心境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变，特别是对上师的无限恩德体会得更加深刻。这种欣喜、庆快，让我总想把一句古诗改头换面一番：同是窗前梅花放，别有净月便不同。今生能沐浴在上师的清辉里，此生难道还会有比这更令人心旷神怡之事吗？

我现在已有了出家修行的念头。不过许多大法师都劝我说“佛法不离世间觉”，他们可能看我在现阶段以在家身份能更好地弘法利生吧。我想这一切还是随缘吧，但我实在不想再在五欲翻滚的世间油锅中虚度光阴了。许多人可能会羡慕我的世间生活，但我最羡慕的却是像上师那样，过一种自利利他、自觉觉他、自度度他的充满佛教慈悲、智慧情怀的生活。在我看来，不信佛法的人倒有可能是这世上非常可怜的一群人。我们可以没有钱，可以没有权，可以居无定所，可以食不果腹，但就是不能没有智慧！愚痴才是这世上最可怕的犯罪！

让我们都来羡慕智慧吧，并且最好都能追求佛法的智慧。如果这世上能有一轮慧日终日亮堂堂地普照一切，那我们何愁人间还会有黑暗？在佛学院近万人的僧团中，我经常会见一些五、六十岁才出家的汉族比丘尼，心态平和而快乐地领取学院每月发给她们的八十元汉僧生活补贴。每每看到这种景象，我的心里就悄悄地涌起一股暖流。但愿有一天，上师能给我剃度的想法不会再是一个梦想。

为了梦想实现的那一天，我还要继续跋涉在这光明



而艰难的旅途上。

车子快要接近泸定时，明兰也结束了她的叙述。看到一车人微微都有些困意，我便打开车窗，让江风徐徐吹进来。远处的江面上，残阳如火，烧得一江都红彤彤的。想起明兰在旅居国外期间，依然善心不退，又是在边远地区创办救助失学儿童的小学，又是为五台山佛学院兴建电化教学设施，同时还能闻思正法且保持正知正见，这些对于一个拖家带口的女士来说确非易事。

正想到这里，明兰又一次悄悄问我：“堪布，我还是想出家。到学院后可不可以明天就给我落发？”对她的要求，我一点也不陌生，因一两年前，她就萌生过这个念头了。正要回答她时，她那个可爱的小女儿却着急了。小孩子一个劲地向我使眼色，又是摆手，又是摇头。看着她那着急的样子，我不禁失声笑了起来：“怎么，舍不得妈妈吗？”“小朋友都有妈妈，要是妈妈留在这儿出家，我一个人回到加拿大生活得多困难呀！没人管我，没人给我梳小辫，您可千万别开许呀！”可能是受妈妈学佛的影响吧，小小孩子竟会用“开许”二字。她见我还在笑，就更加起劲地对我说：“您暂时别开许，行吗？我在加拿大也学佛，等我长大了、学成了，请您到加拿大弘法，那时我一定会同意妈妈出家，行不行呀？我想我们完全有这个能力，我们全家原先就打算在法王已去过并赞叹过的夏日亲城里建立一个密宗道场呢。怎么样，堪布？”看着她的紧张样，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恰在此时，横亘在江面上的泸定桥出现在了

一百二十五位知识分子的学佛历程



众人眼前。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被它吸引走了，我也只好暂时放下了这段因缘。不过我想，也许有一天，这样的缘起会真的得到实现……

佛光普照

一天下午，我又开始了平日最喜欢的例行工作——泡一杯茶，看几本佛教书籍。讲经说法二十余年来，这已成为我的一个保留习惯。许多人认为我可能喜欢钱财或名利，实乃一沽名钓誉之人；也有人认为我最喜欢参禅实修。实际上，让我感到最惬意的，恰恰是在一杯清茶的陪伴下品味佛教经论的无尽魅力，就像现在这样。

智海浪花

正当我在看着一部佛教与科学的研究著作时，来自台湾的莲光法师走进了我的院子。他一年前在学院剃度出家，记得当初给他落发时曾问过他，会不会在这里“小住”一阵后便“逃之夭夭”，因很少有人受得了这里的艰苦环境。当时他倒是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会。”这回见到他，我顺便又和他聊起了相同的话题。他微笑着沉吟了一会儿后回答道：“我不会离开学院的，我在这里出家是经过长时间思考后才做出的抉择。堪布，您若是了解了我在东西方求道的经历，我相信您会对我有一个更明晰的认识，您会相信我的诚心与努力。我会护戒如目、精进闻思，这一点相信您最终会有所确认。”



望着他坦诚而坚定的目光，我不觉对他说道：“那我倒要听听你的‘东西游记’了。你说说看吧。”

智奥是我初次皈依时的法名，现在我的法名叫莲光。

我是在台湾出生并长大的。说起我的童年生活，也还算得上幸福美满。岂料好景不长，家中因经商失败而致家道中落。这是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无常的威力。

考上台湾成功大学后，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又去服兵役，当了两年排长，也还算顺利。那时我对古典音乐非常入迷，曾经发过一个大愿，希望快乐的音符能跳跃在每一个人心中。为实现此愿，退役后我便来到德国，想在这个古典音乐的发源地进一步深造。岂料又是好景不长，因讨不到德国音乐教授的欢心，不久我只好再次重操旧业，改攻生化。当时，我的研究方向是艾滋病的对治。那时我们已经知道病毒繁殖的二十多个步骤，只要能中断其中一个即可有效防治 AIDS。但要找到一种既能杀死病毒又不伤害身体的药物，至少也得经过五到十年的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况且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人类仍未发明出一种治疗病毒的特效药，即使最普通的感冒也只能通过打预防针或用抗生素的方法，不论好细胞还是坏病菌，统统杀死。天长日久，既伤害身体，又让细菌产生抗药性。

对整个西医体系的不满，并不能抵消我对德国这个国家的喜爱。这个国家非常强调对人的尊严的维护。比如我刚到德国，过马路时依国内的习惯站在路边等车过

后再走过去。谁料那辆汽车却停下来，司机挥手示意我先过去。我实在是受宠若惊。从此以后，每次过马路看都不看旁边一眼，就理直气壮、抬头挺胸地走过去。后来回国后，依这个习惯过马路时差点儿被撞得扁扁的。人性质朴、生活节俭、做事认真、守时守序是德国人引以自豪的民族特性，他们在现代化的同时并不废弃自己的传统。比如德国人对动植物都非常爱护，小孩子捉到小虫，妈妈就告诉他：小心不要弄伤它，放回草丛去。而我们中国人的“传承”，一般都是干净利落地一脚踩扁，然后再加上一句：“脏死了。”在德国的城市周围可以看到许多松鼠、野鹿、兔子等动物，人与自然基本上处在和谐之中。

在德国学医两年，发现西医把人彻底物化了。西医看病人，仿佛个个都不是人，而只是一些细胞、组织、结构，或者是带菌体，或者是病理、病源、病情的承载体。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式，只能治治标、缓解缓解症状而已，而对于心志之类的疾病则往往一筹莫展，所以在德国转悠了几年后又决定回国学中医。中医的体系迥然不同于强调化学性的西医，它的八纲辨证、阴阳表里以及中药的升降沉浮、寒热收涩等等名相，多与很难定量分析的气、能量等中医基本范畴有关。而非常可惜的是，目前国内各大中医院校、研究所，恰恰都是在套搬西医化学性的定量分析方式去给阴阳五行做定性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随着对中医了解的深入，我渐渐体会到，中医虽较西医远为优越，但似乎仍未探到疾病的核心。后来接触到佛法，才知道真正的



病因乃在人的内心，唯有根除五毒才能达到完美的健康。否则心结打不开，再好的身体也是徒有其表。知道了这个道理后，我就住在一个显宗道场，专修净土法门，并准备出家。那时的生活非常严谨，每晚10点钟左右休息，凌晨2点45分起床，早课两个小时都是站着，若昏沉，立刻就有纠察师用香板“供养”你。每日的功课总计有五小时，其余时间都用来建设道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没有一天假日，有人觉得太累，希望老和尚放个假，老和尚就回答说：你问问阎罗王，他放假我就放。

在这里我整整呆了两年，身心方面的收获自不必说。但这里除了小沙弥外，常住大众几无闻思的机会，除了老和尚的开示。我自己觉得不太对应自己的根基，就放弃了原先的打算，又到印度学藏医。可能宿世与医学有着不解之缘吧，总想利用医学济世救人。尽管由于不懂藏文，我只学了《四部医典》中的前两部，但已知它的理论确实比中医究竟。中医对经脉的认识可分为经络、十二正经和奇经八脉。经络可比为小溪，十二正经可比为河流，奇经八脉可比为海洋。但学了藏医后，才知道中脉就可比喻为宇宙了。而且藏医中，气脉的“气”属于智慧气，那是完全由大悲心和菩提心所摄的，和中医气脉中的业劫气大不相同。藏医以贪、嗔、痴三毒引发的风、胆、涎来辨证论治，比如贪心重则脉管紧绷，嗔心重则脉管炸裂，痴心重则脉管松缓。现代人一般贪心重，故易头痛。一般商人又特别多患心脏病，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心机太多，心脏束缚太大，最后就导致心肌梗塞。嗔心重的人常会发生脑溢血，或者心血管破裂或

肝脏方面的毛病。爱生闷气的人往往脑或心脏形成血栓。在医院看多了，这些病因基本上都八九不离十。藏医学的这些论述比西医、中医都深入多了，非常接近佛教的道理。

目前在美国因瑜珈术很发达，所以他们发明了一种仪器，可将人身上的能量拍成彩色照片，其原理是将人身上的电磁波转成可见光，共分为赤、橙、黄、绿、蓝、靛、紫和白光。一般红光表贪嗔烦恼较重，比较重物欲；紫光和白光是表明修行人灵性较高的光色。配合瑜珈术的三脉七轮（附带说明一下，瑜珈术中的三脉是纠缠在一起的，那是凡夫的业劫气脉。而藏密中的三脉是笔直的，那是佛菩萨果位的气脉。所以密宗是由果位起修，故可即生成就），有经验的判图人可由照片就看出一个人的个性及健康。许多人动辄斥佛教为迷信，动辄把佛教与各种气功或神通划上等号，其实通过下面我自己的亲身体验，足可验证佛教到底迷信不迷信。我第一次拍照时是和我弟妹一起去的，当时判图人叫我赶快去医院，因为我的图像是一团黄灰色，而我弟妹的却是很漂亮的图形。接下来我没有去医院，反而去参加了一个水陆法会，念了好几天观音名号。九天后我和弟妹又一起去拍片，结果那个判图人几乎把我当作圣人，因他从未目睹过一个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将浊气净化掉的先例。我告诉他那是上师三宝的加持，后来他也皈依佛门了。而我的弟妹因这九天内去外国办事，整天劳心劳力、造作不休，结果整个气场溃不成形。

以上只是我亲身经历的一件小事，但亦足以说明佛法的不可思议。如果深入整个人类史、科技史、道德史，



你会发现佛法的光辉其实早已炫如日月，只不过人们都因积习、业障太深而感受不到佛光普照而已。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兴起了一门科学叫做 CHAOS，中文译成混沌学。在此之前，西方科学研究犹如一棵愈分愈细的大树，所谓博士也都变成了“尖士”，他只对自己所从事的科目有所了解。而混沌的定义则可说是不规则中的规则，如水流、烟等在流体力学里算是相当复杂的问题，但透过混沌学却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方程式来表示。也就是说，混沌学着重突出的是各门学科的共通性、互补性。再往下发展，人们发现，将破碎照片之一角的图形，经由电脑无数次放大，可重现整个原图形，继续放大后，还可重复出现，而且重复无尽。这就是有名的 Fractal（碎形）理论。这个理论不但在科学上引起重视，在哲学界也引起很大反响。它再一次印证了佛陀的教言真实不虚。《华严经》中说：“一尘中有尘数刹，一一刹有难思佛。”“普尽十方诸刹海，一一毛端三世海，佛海及与国土海，我遍修行经劫海。”也正阐述如是“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一般而言，宏观宇宙天体学家和极微粒子方面的专家，只要接触佛经，如果他对佛法不抱成见的话，一定会对佛陀的大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十年前我在德国时，欧洲尚少佛法。但只过了两三年，佛法，尤其是藏传佛教，就已是遍地开花，几乎每场关于藏密的报告都是场场爆满。我想这主要是因为藏传佛教在理论上通过因明逻辑、辩证思维来确立正法与非法；在实修上又通过持咒、观想，或修气脉明点，按次一步一步断惑证真；况且它还有许多不共的方便法，能有

效遣除修行中的障碍，如息、增、怀、诛这四事业法，故而才能吸引许多烦恼极为增盛的西方人，在佛法中去寻找清凉甘露。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西方大部分的发达科技都是用来增加欲望的，就像绝大多数的广告都是在引诱大家去买更多不必要的东西以刺激消费一样。这样，大众也只有想办法去赚更多的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和网络的发展，使距离的障碍被打破，但人类并未因此更快乐、更易沟通，生活反而更紧张了。近年来，由各种探讨如何放松心灵的书大为畅销便可看出这一点。但这些书多半没有找到心理紧张的根源，只在表面上做文章。而随着紧张而来的就是恐惧，怕失去自己的身体、妻子、家庭、工作、名誉、势力，也怕疾病、衰老、死亡……我想只有通过大悲佛陀的教法，才能让人类的狂乱之心回复本来的自性。这才是真正的大自由、大自在，而这又绝非政府或金钱或经济或一知半解的所谓“灵媒”能够给予。

在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禅宗就已传到欧美，但因无高僧大德弘扬，故而禅宗正脉便大多流于嬉皮式的“口头禅”了。我曾碰到一个法国人告诉我说“佛来佛斩，魔来魔斩”，但他自己根本不知道其中密意。后来多亏藏传佛教的许多高僧大德慈悲心切来到西方弘法，才使得东风西渐，藏密这一朵奇葩方得以盛开在西土。现今，在印度、尼泊尔的寺院里，有许多西方人在学习佛法。我在南印度的色拉寺还看到过一位美国佛教徒已通过了格西考试。目前，全世界的潮流也是愈文明进步的国家，佛法愈兴盛。而反观中国，原本是一个佛



教大国，但现在不要说禅宗，连书法、泡茶都让小日本拿去变化成书道、茶道，以致许多外国人都以为书艺、茶艺是源自于日本的。日本有个永平寺，这个道场目前还维持着唐朝曹洞宗的道风，僧人的威仪令人叹为观止。而在中国，这样的道场则已几乎绝迹。日本虽很现代化，但寺院设备一如唐朝，完全没有空调等所谓现代化设施，全是木制房屋。

所以在经过了十来年的对比三思后，我这才来到了雪域高原，来到这唯一保留佛法精髓的香巴拉净土。我一生乃至生生世世的愿望都是：融合藏密精华，重振显宗门风，再创汉唐盛世。从台湾到德国，从德国到印度，再从印度到藏区，心中的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越来越清晰：倾尽全力，我也要为佛光普照大地献上自己的绵薄之力。

我很赞叹并随喜莲光的出家举动。作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的台湾，能够提供给莲光的生活甚或修行环境都比这里要富裕充足得多。而莲光能来到这气候恶劣的高寒雪域求学佛法也确非一件容易之事，特别是在当今这样一个许多没有修证的出家人都纷纷离开藏地，前往繁华大都市“传法”的时刻。所以我才会从心底赞赏他的求法热忱。

历史上有无数的高僧大德舍弃了凡间俗情、物欲享受，他们甘愿来到寂静无人的山洞、树下、茅棚内苦修，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苦行僧生活。他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便是要通过这种种的静修、苦行来显现和开



发出心所本具的大光明。很多世间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接受这个观点，我也无法强求人们都能普遍认同佛教徒的生活与修行方式，因为在众生的因缘没有成熟之前，佛陀都不会开口说话。

步出困惑

有一天，我坐在喇荣沟摩尼宝区的甘露旋山谷里。这里有清静的小溪，小溪两旁盛开着金、银两色的花朵，花丛中还点缀着零星的小树。在这样宁静的氛围中，我打开了《喇荣课诵集》。

正读诵着每日的课诵功课时，有几只蓝色的布谷鸟飞到了我身旁的小树上。它们开始唱起美妙的歌曲，那声音宛转极了，特别好听。没有办法，我不得不中止念诵，从口中流露出几句话：“美丽的布谷鸟，你们不要再唱了。否则连小溪都要被你们的歌喉耽搁在这儿，不肯再向前流淌了，我也没有办法再念经了。”就在此时，我看见圆教穿着那身惯常披的黄色汉僧装向我走来。圆教有时在帮我整理整理文稿，因而对他我还是非常了解的。记得两年前评选汉僧堪布时，我觉得他的戒律、行持、智慧都已够格。但他却对我说，他不希求堪布的名声，他认为自己离真正的“堪布”这一目标尚有很大差距，等以后自己确实达到了这种境界再说。就因为这件事，让我对他印象很深。



等他坐在我身旁，我忽然有了一个念头，我还从未听他讲起过他自己的出家经历呢，何不趁此机会让他给我讲讲。

我出生于江南的一个小镇，自幼喜欢寂静独处，默言寡语，小时邻人皆称我为“哑巴”。与中国所有同时代的少年一样，我在六至十七岁之间接受了小学、中学僵硬的灌输教育，高中毕业统考时，又终于冲过“独木桥”，进入了大学。

在长沙市求学的那几年，是令我极为迷茫困惑的时期。国门的打开，令当时的大学生开始接触到外界的许多知识，当眼界从封闭、狭窄、愚昧的壁垒中解放出来时，激进的年轻人便不愿再死心踏地地相信统一课本，更不愿再接受强硬的灌输训练。我们开始向西方所谓的自由文化抛去了羡慕的目光，同时也向被僵化的教育阉割掉精髓的东方传统文化伸去了热忱之手。岳麓山下的校园中，大学生们再不像过去那样“安分守己”……在那种背景下，我也开始苏醒或者说渐渐想到了人生、世界的种种问题：人应该怎样生活？我的一生应该追求什么？人生何去何从？国家政权、社会、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怪物？……为了解决心头的这些疑问，我便成天泡在图书馆里做“书虫”，啃完了一部又一部的哲学、文学、历史巨著，以期洞彻心头疑惑。在这期间，不期然地也开始遭遇了佛法。记得那时候的图书馆，基本上找不到一本真正的佛学书籍。第一次遇到佛教教义，还是因为当时的历史课本上有一段批判佛教的文字，其中

对“苦集灭道，欲望即是痛苦”有简短的介绍。说来也许有点荒谬吧，惯有的逆向心理，加之或许是某种神秘的触动，我的心在听到老教授念那段文字时，居然感到一阵颤动，还有那么一丝丝的清涼感浮上心间。从此之后，我的足迹便不断出现在麓山古寺，目光时时停留在佛像、经书与寺内那种宁静超然的气氛上，因我非常想找到这种能让我心动的教义的机理。尽管并没有找到人为我解说佛教的内涵，但每于闷热不安的校园中呆不住时，只要到古寺坐上一会儿，我的心灵就会得到一阵安慰，宛若游人于陌生的暗夜旷野中，忽然看到了一点若明若暗的灯光。1989年的夏天，我在麓山古寺的大殿前照了一张相：两手平伸、双腿分叉，全身紧紧“钉”在大殿门口阻挡游客的栅栏上。佛陀的圣像在暗淡的背景中现出金光闪耀的头部，双目悲悯地关注着这位为愤懑、疑惑所困扰的年轻人。

在麓山寺的宁静与校园图书馆的中外名著抚慰下，被种种人生世界观的问题困惑着的我总算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毕业后，我顺利地分配到了石油销售系统工作。那时石油是专营商品，国营石油公司一统天下，其公司的干部职工养尊处优，享受着优厚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虽然如此，在堂皇的办公室里，“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的生活，却并不是真正有理想、有良知的年轻人所愿过的。面对这个扼杀自由人性、扼杀崇高志向追求的社会“大酱缸”，我觉得在我尚未摆脱的人生困惑之网上，无疑又笼上了厚厚的迷云：“是随波逐流，还是奋斗？是毁灭，还是生存？”“难道我



的生命也要消磨在这千百年来的怪圈中，随顺那些庸庸之辈，为衣食住行、权利、家庭而忙碌一生？”“难道在人世的生活就没有更有意义的方式？难道没有办法能摆脱这些迷惑，过一种理智而无痛苦的自由生活？”……公司上下、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总是使得我的心灵一阵阵抽搐，因为面对人世的丑恶阴暗，敏感纯洁的心实在是无法忍受。但由于此时无缘进一步学习佛法，我便将时间大部分花在对《资治通鉴》等历史巨著与尼采的哲学、美学思想的研究上，希望从中能获得一些有关人生幸福安宁的答案，但结果却是发现整个人类历史其实充满了杀戮与绝望。面对现实与理想的激烈冲突，我不得不做出我的选择，尽管亲友们一再劝告，我最终还是放弃了“铁饭碗”、“铁交椅”，我决心走出去闯荡闯荡世界，去看看人世间的真面目！

在沿海开放城市拼杀了多年的朋友们，纷纷向我伸出了热情之手。繁华的深圳、珠海；纸醉金迷、穷奢极欲的生活环境；“拼命地玩，玩命地干”的生活准则，一度也曾使我觉得“充实”。然而每于清晨酒醒、晓风残月之时，不甘沉沦的我又总会感到心的阵阵刺痛：“这就是我吗？感官刺激就是人生的安乐吗？”无边的大黑洞，横亘在前方的虚空，令人窒息的迷惑与恐惧不时扼紧了我的心。我不断地将这些问题询及周围的朋友，及一些事业有成的强人、大名鼎鼎的奇人异士，然而这些人也与我一样，在这些问题面前，表现的只有困惑与无知。

1993年夏季，疲惫、焦虑、不安的我在风景如画

的海滨城市三亚休养了一个多月。每天踱步在海风拂面、波浪轻荡的沙滩上，思索着光怪陆离的人世间的炎凉苦难、生活中的团团乱麻、宇宙的无尽奥秘、哲人们的种种名言警句，我的心智渐渐地算是得到了一些启发：再去深入书海吧，去四海游访吧，去拜访一些真正超尘脱俗的高人吧。我非要找到明鉴一切的智慧！我非要过上一种自由而理智、清醒而不亦步亦趋的自在生活！于是在读万卷书的同时，我又背上了简单的行囊，开始了远涉万里的新长征路上的思索。我乘海轮自南至北，以赏水天一色的大海来壮阔心境；徘徊于苍山洱海及西双版纳的密林，又徜徉于桂林山水，让森林碧流尽情洗刷心灵的灰尘；跨越黄河，借故宫长城，勾起千古的幽思；最后还溯黄河而上，试图体味千万年中，龙的传人之血泪如何沉淀成凄凉的历史……

1994年的一天，我又回到了广东佛山市喧闹的大街上。看着似蚂蚁觅食一般急匆匆的行人，不知怎么我就忽然想起了应声救人世之苦的观音菩萨，又想起了能赐予无上智慧的文殊菩萨，心里面好像突然一亮：跑了那么久，为什么就没想到过要去清凉山的冰雪世界呢？能在圣境雪山峰巅的巨石上坐坐，看看蓝天白云，让身心热恼消失在雪线之上的碧空中，此生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快乐呢！

当南山寺脚下的“清凉圣境”四个大字映入眼帘时，我那迷茫躁动的心突然平静了，平静得就像五台山白雪皑皑的山野。刹那间，我做出了一个决定：以前的二十五年既然没能让我在痛苦不堪中找到人生真谛，那么从



现在开始，我何不尝试一下另外一种生存实践呢？与佛法擦边了那么久，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按她的教法去实修一下？不管成功与否，反正我都可以自信地对自己说，至少我尝试过了，我过的是自己自由意志选择的信仰生活，我并没有轻易地俯首贴耳于惯常的社会规则。走自己选择的特立独行的生活之路吧。要知道，我是多么渴望能从纷繁的生活表象之中演绎出生活的真理，为此目的，我将不惜一切身心代价。否则，此身心要它又有何用？是留着它继续感受痛苦，还是盲目地与众沉浮？看来我得把这副躯体交到庙里去锤打一番了。

刚刚进入寺庙时，我一边向诸位比丘长老借阅一些高僧大德的传记，一边砍柴、挑水、做饭、扫地，这期间我得到了许多磨练。特别是随师父们下山搬运供品、粮食时，背着沉甸甸的大包向山上爬，每走一步，我都觉得自己在变得日益坚强。有一天下午下大雪，我孤身一人背着一百多斤供品赶回山上，一直到晚上10点半，才奋力地在风雪、饥饿、疲劳的侵袭中，踏上北台顶那厚厚的雪地。每一次拼尽全力从积雪中拔出腿时，我都感到两眼发黑，几乎要昏死过去。那时我就在想：如果死在文殊净土的叶斗峰顶，我会不会有什么遗憾呢？人生的意义不就是锤炼自己、升华自心吗？不能超越肉体感官的束缚，心灵怎能变得坚强，又怎能达到超越一切的自由之境呢？文殊菩萨，加持弟子啊！……

在那一次的经历后，我向寺庙里的师父们请了七天假，在一间茅棚里开始禁食、念经、静坐，我想更进一步地体会自身的饥饿感与静坐修道交织冲撞的矛盾力

量，我想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身心到底在一种什么状态下才能达到平衡。后来我又反复翻阅了《密勒日巴尊者全集》、《梦游集》、《虚云老和尚年谱》等著作，期冀能从中找到指导我修行的力量。那时候可能是缘分尚未具足吧，我很想找到一位可以终生依止的高人，但就是不能如愿以偿。其结果只能是像这样自学自修。最终，我发心在憨山大师闭关修行过的狮子岩神仙洞住上一段时间，去专心修持一位宁玛巴噶陀派堪布所传的大圆满前行法来磨练自己。

狮子岩人迹罕至，非常寂静。岩窟面南背北宽敞干燥，阳光充足。洞前的山坡上长满了山桃、樱花、金银花，还有黄精、党参、香草。沟底下的山泉终年流淌不息，演奏着清冷的妙音，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在那儿修持大礼拜、百字明等加行时，除了一位慈眉善目的放羊老人偶尔光顾外，在白天，我只能与山雀、松鼠、野兔说说话。在冬季的晚上，还会有一只豹子准时到沟底的泉眼边喝水，时不时它还要卖弄一番它的嗓子。修习加行时，我真切感受到贪嗔妄念如同藤蔓一般紧紧缠缚着自心。无奈之际，只有拼命地诵咒、磕大头。心情闲逸时，我也会经常回味、咀嚼一番人世的经验，那时我就会想：没有崇高理想的人，恐怕与这儿山上的野兽并没有多大差别吧。有一年夏天，我的邻居老松鼠生了一窝小松鼠，但后来老松鼠不知怎么掉进附近的水坑中去世了。结果过了两天，四只小松鼠也全都死在水坑中。这使我自平生懂事以来第一次放声大哭了一场，我终于无奈而悲戚地由世间亲友的离别思量到人世的衰变无常，



从此我更为努力地修习四加行。而这期间我做了不少吉祥的梦，不时感到三宝的慈悲加持。

这样过了十八个月后，我觉得自己贪恋软暖安逸的习气稍微得到了减轻，内心也较以前安宁坚强了一些。我觉得这十八个月的佛教生活已足以让我明白一些事实：只有佛教的教法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品性。那么她当然也可以改造整个人类社会的前景；所有对人生失意、社会阴暗的感叹，在佛陀对宇宙真相的揭示中，都不过像是遮蔽太阳的乌云，真理的光芒终将穿透世俗的一切假象；世人的一些评价，诸如学佛是青灯古佛了余生的消极、人生不得意时的逃避等等，这类观点只不过是门外人戴着“盲公镜”看佛教而得出的结论而已。我觉得自己放下俗世琐事走进佛门后，才真正开始走上一条积极向上、勤勉不息的自我完善的光明大道。因而，在得出了以上结论之后，1994年的四月初八，在尚是雪花纷飞的北台顶，我终于下定了决心：脱下俗装，剃除须发，将俗世的风尘抛尽，开始二十六岁以后人生新的征程。

后来又过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时节因缘可能都在此时成熟了吧，我听闻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的名字，并看到了从那里流传过来的法本。一股暖流从此开始在心中悄悄澎湃起来：也许我终将会在那里找到我可以终生依止的根本上师！

在一个清明的早晨，我背上一个小包告别了本地一些熟悉的道友，静悄悄地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这块彩虹升起的圣地，开始了新一轮新的求学之旅。由于无比



大恩上师的威德加持，我心无旁骛地在经论的甘露海洋中畅游了数年后，自己的心终于开阔起来，多年来盘结在心头的乌云，也一点点地散去。从人生世界的种种困惑旷野中，我觉得自己终于走到了一条金光闪耀的大道上。

通过在学院的闻思，我越发觉得在我们生活的这样一个世间上，无有一刻不受着生老病死无常衰变的侵袭；不管在世间如何努力，我们在无穷的人生宇宙奥秘面前，还是如同白痴一样无知，还是有许许多多无法克服的无奈和苦难；在世间轮回的大黑洞前，人类是那样的渺小而孤苦。自古至今的哲人们苦苦思索追寻，然而又有谁解决了这一系列的问题呢？

一切智智的佛陀告诉我们：宇宙的万事万物，无一不是分别心识所现的幻影。然而由于无始劫来的习惯误执，我们不断地于幻化光影中，假立了森罗万象，并安立了种种名言差别。就如同于睡梦中，由迷乱习气现起了种种梦境，而我们不知是本来无有的虚幻梦境，反而执著为实，并分别这是痛苦境这是欢乐境等等，还为此时而哭泣，时而欢笑，如同患臆病的疯狂者一般，虚妄的自劳心神。现在我们以宿缘的成熟，感而为人，有血有肉，有灵有思。在这种条件下，作为有智慧、有志向的人，决不应迷幻于虚幻的肉体感官刺激，像牲畜一样只知寻求食物、交配生殖；而应依止智者，学习知识、追求真理，以自心智慧彻达人生宇宙的奥秘，从痛苦不绝的生死大梦中醒悟，证得超越一切生老病死束缚的大自在安乐！



所有的困惑于人生陷阱但又不甘沉沦的朋友，愿大家都能踏上佛法这只天梯，走上不断寻求心灵升华、寻求自我完善、寻求身心解脱的自强不息之旅。

圆教讲述他的经历时，太阳一直在微笑。而四周也空无一人，除了我们俩。

本来我还贪恋着外境的美妙歌声、静谧的风景。听他讲完，我的心也开始变得沉静而内观起来了。圆教的修行是一种非口头禅似的真修行，这让我联想到当今世上许多形象上的修行人，当真正的违缘、痛苦到来时，这些人的“行持”、“智慧”往往一点儿也派不上用场，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修行没有落在实处。藏族有一句家喻户晓的话：“许多在舒适悦意环境中能修行的人，在违缘痛苦面前则显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因此无论是选择在家还是出家学习佛法，我希望人们都能现量了解，并最终证悟佛陀每句话、每个字的含义。否则，人生当中必有很多无法排除的曲折、痛苦会将你压垮。

在现在的佛教徒当中，有钱财的人我看到过许多，而拥有调伏身心的这种智慧财富的人则微乎其微。尽管我自己算不上是一个够格的修行人，但我却始终牢记着华智仁波切的这句话：“修心、修心、修自心。”



雪域情怀

藏地在无数高僧大德的加持下，从古到今都是一块吸纳各方知识精英的宝地。过去、现在乃至未来，佛法的威力与藏传佛教的独特魅力，都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探宝，并最终获得妙法甘露。就我所了解到的情况而言，已有数不清的知识分子在雪域得到了解脱身心大法，并因而对这清净藏地唱出了无尽的赞颂诗篇。比如我们下文的主人公刘疆，就从心里对赋予他再生的地方有着浓烈的感恩之情。

刘疆在 2000 年的《定解宝灯论》考试中，曾取得了全院汉僧第一名的好成绩。平常的他就给人一种清净、严谨、自律甚严的印象，总是能看见他在一个无人的角落默默而专注地看书，或者以本尊心咒来反观自性，从未见他与众人嘻嘻哈哈、来来去去的闲散状态。

有一次，在细细飘洒的小雨中，我和刘疆站在汉经堂的屋檐下进行了一次平日难有的交流。在和风细雨中，他轻而淡的声音与漫天迷蒙的雨丝交织在了一起……

我于 1969 年出生在四川南充县的一个小山沟沟里。那时，父亲远在湖南工作，日日干着繁重的体力活，整天还要省吃俭用，以把自己用血汗挣来的二十元工资大半寄回。母亲则是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一人在家





苦苦支撑，精心养育我们姐弟三人。在我很小时，我们全家便搬到湖南，不久又迁往天津城。不过因那时只有父亲一人是城市户口，故而家境仍是举步维艰。为补贴家用，母亲起早贪黑去郊外割草，中午以凉水当饭，傍晚时分便担着两大捆沉甸甸的芦苇去卖钱……印象当中未曾有过吃香喝辣的记忆，偶有“牙祭”，父母便全都留于我们姐弟吃。年少不明事理的我们却不知父母辛酸处，狼吞虎咽的同时，反觉得生活无忧无虑。

为了我们将来能有个城市户口，过上不愁衣食的城里人生活，父亲放弃了在内地直辖市的生活，带领全家奔赴遥远而又艰苦的新疆，以此为条件去换回全家人的城市通行证。地处西北边陲的新疆，是块人烟稀少的地方。当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的时节，你连路也寻觅不得。唯一带给人欣喜的便是下雪的冬季——天山上下、昆仑南北，到处是一片银白纯洁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冰雪世界就仿佛童话境界一般，“冻人”而又美丽。

可能是因为父母没文化的缘故，他们才对我们子女的学习非常重视，总是谆谆教导我们要听老师的话，要好好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有出息，长大了也才能找个好工作，否则只能跟他们一样受苦一辈子。我总觉得父母的话听起来好似境界不高，但确实道出了生活的实情。在这样的鞭策下，我抱着“笨鸟先飞”的态度猛学猛攻，最终总算考上了河北化工学院的机械系。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功不唐捐”四个字蓦地闯入脑海。

四年大学生活期间，父母节衣缩食省下滴滴血汗钱供我花费。每当看到他们寄来的张张汇款单，我都忍不



住要心酸好长一段时间。该怎么报答他们的厚爱呀？为了儿子的明天，他们的黑发过早地染上了霜花，腰身也疲倦得不再挺拔。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记得在上大三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位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老师，他的出现却在不经意间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他是学佛的，且特别钟爱禅宗，又年轻有为、聪明能干。也许是机缘相投吧，我很喜欢到他宿舍去玩，他便也常常给我讲一些做人的道理，从修身、齐家开始聊起，聊着聊着就这么渐渐被他引向了佛陀的教言。他所讲的如何培养贤良人格的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对他所阐述的佛法道理，我却觉得有些陌生。因从小到大的教育灌输已使我很难把佛法与科学、与理性挂上钩，留在我印象当中的佛法大义，最多也就是电影《少林寺》中的武僧生活。而一想到出家当和尚，我就马上联想到禁欲以及不可能享受小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心中不免就起嘀咕：我还要找个漂亮的女朋友去过我的幸福生活哩！

就这样度过了四年的大学时光，毕业时被分配回新疆的一个设计院工作。第二年我又被评为助理工程师，生活应该说已开始走上正轨了。那时工资收入也很高，同事之间相处也融洽。父母看到我的情况也甚感欣慰，于是又张罗起给我成家的事来。

不久我就与当地一位心地善良、贤惠的女子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很平静，在和睦的相处中，我们一天天安安稳稳地生活着。

说起妻子与佛法的因缘，也颇耐人寻味。她在上黑



龙江商学院时，曾有一位同学在大学毕业前夕突然放弃毕业分配而选择了出家为僧。当时全校哗然、议论纷纷。学院领导还专门到寺院找过他，希望他“痛改前非”。在全系大会上，领导还以他为典型，告诫大家千万别像他那样走上一条灰色的人生之路。当几乎所有的同学、老师都在替那位同学感到可惜，认为他太傻、太怪时，妻子却在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佛法会有如此巨大的力量，让这位同学甘愿舍弃美好的前途去毅然出家呢？既然每一个人都不會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那他的这种选择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深层道理呢？

我们也就如此以各自的缘分接触到佛法的一些皮毛，或者说得到关于佛法的一些初步印象可能会更合适。走上工作岗位、成家立业之后，随着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对人生百味的体验也日渐增多起来。于是佛法的影响与对世间社会的洞见，也开始在我们心里潜滋暗长。

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些老工程师们原先兢兢业业于本职工作，等退休以后，除了少数人能有机会继续发挥余热外，大多都赋闲在家、无所事事。除了以看电视、打门球等方式打发余日外，剩下的生活内容便是静等身体一天天衰老直至死亡。

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尽管我和妻子也不过是普通的知识分子，但面对前辈同行的这种生活状态，原先对工作和生活的热望在现实面前也不得不冷却下来。我们并非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壮志，也非抱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豪情。但最简单的一个



问题还是会常常逼迫我们反省自己：我们的明天又该如何度过呢？

不甘沉沦，那就得重新酝酿未来的蓝图。

经过一番努力后，我们终于有机会随着一位朋友的指导与带领，共同奔赴位于雪域高原的色达喇荣佛学院。我们来的时候正好赶上法王如意宝于1995年首次主持举行的“十万持明大法会”，当时的景观真可谓盛况空前：那嘹亮的法号声响彻天宇；激越的法鼓撼人心魄；十万僧俗齐诵的金刚咒语气壮山河……我们每天都被这壮观的场面感染着，每天都沉浸在喜悦与收获之中。法王如意宝慈悲安详的目光、出家僧众友好朴实的神态与庄严静美的仪表，使我们倍感亲切、肃然起敬。对于佛法所知不多的我们，来到这里就像来到了一个兄弟姐妹和睦团结的大家庭，一点也不感到陌生与孤单。这不正是我们一直都在寻找的一种精神风貌吗？

雪山将哈达映照得洁白而美丽，僧众们红色的僧衣也似火似霞。置身其中，让人倍感温暖，心中也有了依托和希望。我们自然对佛、法、僧生起了从未有过的信心，并一同皈依了上师三宝。

入得门来，方才渐渐感受到佛法不可思议、无法言喻的奥妙。于是对传法圣地的眷恋，便成了我们归乡之后的主要精神情感。就像是受到一种看不见的磁场感召，我们一次次地踏上了赴佛学院的求法之旅。

一边感受高原温暖的阳光，一边品味佛法的妙雨甘露，在这里呆得越久，越是让人不愿离开。我这时对以往的人生真真切切有了一种后悔不尽的感觉，我真是想



不通，为何我以前会距离佛法如此遥远？要是能早一天碰到上师，早一天认真地用自己的脑子去分析一下佛法，那我现在的进步一定会让自己都感震惊的。

每次短暂的停留，都无法满足我们对佛法的渴求。经过一番努力后，我和妻子先后离开了工作岗位、离开了家园，我们决定长住于此，以便能日日聆听大恩上师们传讲的佛法妙理。

排除一切杂念与干扰后，在这一住就是好几年。虽说也精勤不懈，但所闻所学还是让我们越学越觉得自己的渺小与无知，越学越觉得佛经论典的慧海深不可测。

印象最深的，便是佛陀揭示给我们的生死真相。人们往往都认为“人死如灯灭”，实则这生命的运动状态真乃接力赛一样，一期生命连接下一期生命，这接力棒就是那善业恶业。受它的牵引，我们被永无休止地投入一种生命形态到另一种生命形态的循环之中。世间接力赛还有一个目标与终点，而业力的接力赛如无佛法明灯的指引，将不止不休地在六道中轮转不息。而人们的愚昧与可怜之处便在于，大多数人都认定这业力的接力棒是不存在的。不过我倒是想反问这些人一句，假如没有这看不见的业力牵引，那我们的所有举作，这么奔波过来，那么劳碌过去，又是以什么为目标呢？有多少人能清晰地看见自己的前途，并理智地自主命运呢？既然你根本无力主宰命运，那你有什么理由反对被业力牵引而趋入盲目的命运跑道呢？说穿了，人们不过是被眼前或梦想中的那些可怜的安乐蒙住了双眼而已。它就像鸦片一样，只尝了那么一点点，便就此上瘾，根本意识不到

自己是在吸毒。所有人生中暂时的安乐感受都是无常的，如三更梦、瓦上霜一样，终究会消散得无影无踪。佛陀以慧眼亲见众生轮回受苦的情景，故而因悲悯迷惑重重的众生之故，以权巧方便之智慧宣说了八万四千法门，目的就是为了使不同根基的众生依不同的方便法门，共同走上脱离轮回的解脱之路。

生死轮回，轮回生死，没经过闻思佛学的人，不具备真知灼见的人，有谁能看清甚至想象一下生死的事实与场面？在《释量论》中，法称论师曾说过：“心无观待其他法，成立前际无穷尽，因已具足且无碍，成立后际无穷尽。”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不同的人看同一个物体会会有不同的感受，故心不应从外境产生。若无缘无故地就产生心，则思想家应成愚夫，愚夫应成思想家。那么心生何处呢？显现上来看，只能是从前一刹那心而来。如此逆推，则应无法找到心的前前根源、最终根源。所以生命的轮回就像昨天、今天、明天那样，从未停止过它的相续不断的产生。

明白了这一点，我想只要我们认真地努力地去行持下去，则把握今生、创造来世就绝对不会是纸上谈兵。

正当我们在佛法的天地中如此纵横驰骋时，却日渐因远离故土多年而遇到了来自家庭方面的不解与问难。记得1999年当我再次准备到佛学院求法时，母亲却用无言的落泪向我表白了她的难过心境。我真的是很难向父母作过多解释，我的确从我的自身经历中体会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与父母难舍难分的感情。不过父母却始终认为，我离开他们便是忘恩，便是淡忘他



们，这又如何让我向他们解释呢？在父母眼中，乃至很多人眼中，学佛之人是不太讲究世故人情的，他们抛下父母家庭，也不知为什么要过一种离群独居的生活，这岂不是不尽人伦孝道、不顾社会发展？

要想破除这种偏见，只有人人都深入佛法，而这一点又是多么的不现实！故而遗憾乃至伤心便在所难免。其实佛法的核心思想便是发大乘菩提心，爱众生如父母，慈悲所有众生，使他们都能离苦得乐。千万别以为学佛之人没有真感情，从佛陀到法王如意宝，再看看许多高僧大德对父母亲友的感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不懂人间真爱，而是把这种爱扩大为一种更深、更广、更纯、更究竟的对所有众生的感情。他们为众生都能脱离痛苦的轮回，而将私情私爱升华为道情法爱，以智慧的奉献去慈爱救护天下一切如母众生。正如明朝莲池大师所说：“亲得离尘垢，子道方成就。”上师法王如意宝亦是如此悲悯众生如独子：“若一众生未得度，我佛终宵有泪痕！”

这是怎样深挚的情怀，这是何等伟大的胸襟啊！

每每想到父母对我的恩德，我就感到必须要用最好的方式去报答他们。记得小时候每当我生病时，妈妈总要背着我去打针，风雨无阻。如果我不学佛法的话，我可能会用床前尽孝的方式伺候他们一辈子。但不知则已，知则当效。一生辛劳的父母均已退休，晚年生活也很安逸。但不能仅仅使父母身体得到安养，还要让他们现世与后世都能得到精神上的快乐，并力争永脱轮回之基。当然，报答父母之恩的方式有多种，每个人的因缘、

能力不同，采取的方法也会多种多样。对我而言，当我看到父母的眼泪，看到他们对我表现出的眷恋后，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地闯入我的脑海：看来我应该出家了！

因为学佛越久，我越发感到：舍不掉婆婆，实在难生极乐。对我个人而言，既已多少了知了一些轮回的实相，那就更应该少一些对世俗的贪恋，如果还儿女情长，那岂不是辜负了佛陀的教言？自己的学佛不也变成了口头空谈？暂时的舍离妻儿老小，肯定心中会有种种波澜。但一想到世俗之情实乃业力这接力棒最牢固的粘合剂，摆脱这令人困恼不堪之五浊恶世的强烈愿望就让我不得不铁下心来。

是要这一世的你恩我爱，还是生生世世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自在？

而且对我而言，出家还有一个比较有力的助缘，那就是妻子的想法也早与我不谋而合。在日常家庭生活中，我们互相帮助；学佛过程中，我们又比学赶帮。并且为了不影响闻思修行，我们早已商量好不要子女，以免分心。她平日贤惠勤劳，对体质较差的我多方照顾、操持家务，付出的实在太多太多。人生短暂，诚愿她出家之后能精勤闻思，早获解脱。我无以回报她对我的帮助，只有在心里默默祝福她了。

至于父母，我会用出家修法的功德回向给他们，并日日祈盼他们也能早闻佛法、早入佛道。我想对他们最好的报答，便是自己力争早日解脱。否则，按世俗法门报效，恐怕自己下一辈子沦落在哪一道都尚不自知，那时还认识今世的父母是谁吗？



一世与万世相较，我还是选择能生生世世利益他们的法门吧！

记得当我和妻子最后一次以世俗人的身份共同迈出家门时，相视一望，我们都感慨万千。

是的，就要与世俗生活告别了。没有什么留恋之处，只是因父母暂时的不理解而有几许遗憾。

那就带着遗憾向雪域、向学院、向心的归宿地进发吧，我们原本就是在缺憾中追求圆满！

在雨中，我无法用纸和笔记录下刘疆的言谈，只能用心把它们都刻在脑子里，等回家后才得以用记忆的钥匙再次开启。于是，这才有了这篇奉献于有缘者面前的“刘疆抒怀”。

记得当刘疆停止了叙述后，刚好天也放晴了。雾蒙蒙的天空一下子变得透亮、湛蓝，乌云全部散去，只剩下丝丝白云在天际飘荡。沐浴过后的草地上有晶莹的雨滴闪烁，翠色更是直逼人眼。让我和刘疆最感心旷神怡的便是，正当我们准备各自回家时，从南山的山顶到西山的山腰，天际间蓦地出现一道彩虹。

我们即将迈开的步伐，不由自主就又停了下来……



心中那片蓝天

站在首都北京的街头，看着四面八方如潮汐一般涌动的人流，我总要问自己这么一个问题：茫茫人海中，有多少人听闻过佛陀的教言，有多少人接受过佛法的甘露滋润呢？在北大参观时，这个疑问就更强烈了。因为作为中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从这里走出的为中国乃至全人类做出贡献的人不胜枚举。但如果这些人中精英们也对佛法不了解、不认同，甚至排斥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他们的这种贡献，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究竟利益人类的身心与社会的健康上升了。

因而多么希望北大的莘莘学子，能用真正开放的胸怀、智慧的头脑，去体味佛法的慈悲与智慧啊！

所以，当听说北大有个禅学社时，我的内心的的确确感受到了一种欣慰与庆幸，特别是在了解了毕业于北大心理学系的硕士研究生圆法的修行经过后，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了。作为禅学社的一员，圆法主要依靠对大悲咒等咒语、名号的行持，而了达了禅宗直指心性、见性成佛的殊胜法门。恰恰在这一点上，圆法的经历可以对许多认为念诵咒语等修法属“有相密”，因而与禅宗砸碎一切外在名相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之人的看法，以一个有力的纠偏之机。还是那句话：法无高下。透得过去，则万法归一，条条大路通长安。透不过去，则分别





名相、执著宗派，而致纷争不息。

全知麦彭仁波切在《大幻化网》中说道：“心咒就是本尊，依靠如意宝一般的心咒，可赐予修行人一切今生来世的所想所缺。”所以很为一些知识分子依靠心咒的力量而了达心的本性感到高兴！

圆法凭借大悲咒现见心的蓝天，我们就趁此机会来浏览一下这万里无云万里天的清净面目吧。

从小我就向往着能拥有一片纯净的蓝天，我可以把全身心融化其中。为此目的，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找着，直到后来真正从佛法中受益良多后，我才恍然发觉，这蓝天其实就在我心中。

想想自己学佛的缘起，只能用“不可思议”四字评之。真正学佛之前，我已念过七年的六字大明咒。不过，当时我根本就是把念咒当成一种“气功”，目的是治病，甚至想借此出一番“神通”，而对其中蕴含的佛教精髓并无太大兴趣。但就这么念呀念呀，念到后来居然就给我念到佛门里去了。当时是糊里糊涂，现在再回头去看，我不得不佩服观世音菩萨的慈悲接引，这就是他老人家的善巧方便度生法啊！后来接触《普门品》的经历也大致相同，这让我再次对观世音菩萨、对佛法的种种不思議处生起极大信心。

很早以前就听闻过《普门品》的大名，但当我最初看时却觉得它“太浅”，好像神话故事一般。那时由于受念诵六字大明咒的影响，我已开始趋入佛门并读了《金刚经》、《圆觉经》等经典，故而仅从自己肤浅的角



度去理解，觉得《普门品》没什么“味道”，不如那些大经大论深刻，所以就把它放到了一边，而且这一放就是好几年。一直到我后来开始经历人生中最艰苦、最彷徨的那段日子时，在极度的迷惘和恐惧中，我才突然又想起《普门品》中曾说过念观世音菩萨圣号可以让人脱离苦难和恐惧的教言。情急之中，我也不管“深奥”不“深奥”了，拿起《普门品》就开始不断地大声念起“南无观世音菩萨……”这次的经历让我马上再次回忆起以前念大明咒的情景，那次是“歪打正着”，这次是临时抱佛脚，但无论怎样，观世音菩萨都没有舍弃我。念着念着，心居然就慢慢地平静了下来，恐惧淡化了，痛苦减轻了，因为我开始感觉到观世音菩萨似乎正在给我撑腰、打气。有了她的慈护，我还惧怕什么呢？渐渐地，我好像感觉到了一片蓝天开始在头顶出现：那么纯净、那么开阔——这不正是我童年以来的最大憧憬吗？第一次，我从内心体会到观世音菩萨的伟大！第一次，我从内心感受到《普门品》及佛法的伟大！因为第一次，我感受到了心的平和与空灵，我这才意识到“浅人当成浅法看”这句话的意义。从此再进一步深入佛经，才开始渐渐体会到它的堂奥。就像《弥陀经》一样，《普门品》也是宣说如来果地境界的经典，但却常常被人看浅。人们往往忘了《华严》的最高境界是“事事无碍”，而绝非“深奥无碍”。《普门品》中讲述的观世音菩萨救火灾之事，经常被人口头理解为是比喻，这火喻“欲求”、“嗔恨火”。其实现实中的火灾、水灾，你又焉知它们不是被人心中的贪欲与嗔恨催生起来，又借助一定的外



缘而以灾变的形式显现在世人面前？心地如果不净，这山河大地还不知又要怎样显现它的忿怒相呢！就像我念《普门品》时的感受一样，心地无事了又何愁外缘纷飞呢？

再往下走，我对佛法的理解就更深入了一步。生存于世俗间，我越发体会到人生不如意事常占十之八、九。每个人都有无数的欲望，而这些欲望又往往要遭受挫折，故而就会令人常生感叹，我也一样。不过学佛后的我，心境自是大别从前。空闲时，我常常坐在北大的未名湖畔，借着一遍一遍持诵大悲咒的力量，把所有的烦恼都倾吐到虚空当中去。我知道佛言不虚，我相信大悲咒的力量遍满虚空法界，一定可满足众生心愿，但这其中的真正密意还是在网上看到某位法师讲解《华严经》后才得以了悟于心的。那位法师说：“整个虚空界就是你自己！”这句话似一道闪电，突然劈开我心头的乌云：原来大悲咒的力量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自性的力量不可思议！大悲咒可满足众生无量无边之愿，那是因为我们自性当中的宝藏本来就无量无边！只是由于平日逐物迷情而没有发现、开发出来而已。大悲咒就像一把火柴，点燃了我们久已蒙昧的心灵慧焰。从此以后，每当我再念大悲咒时，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我的信心更大，恭敬心更强了。我相信大悲咒，因为我相信我自已；我恭敬大悲咒，因为我恭敬自性佛。学佛学到这，我算是对禅宗“见性成佛”、“当下承当”的观点有所认识了。打那以后，我一方面越学佛越快乐、越自信，一方面也越发恭敬众生。因为人人皆有天真佛性，一体同怀、无二

无别。以前也知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但总觉得自己的理解偏于理性、偏于口头，很难落实到行动中。明白了“心佛众生无二无别”后，这种理论才在我心中深深扎下了根。

印光法师曾说过：有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而真正的恭敬心与信心又非凭空而来，它们来源于正确的见解。在我对空性、对本来无生无灭、对大平等有了一些相似正见后，每每再念起大悲咒来，心中似乎总能感受到一片湛蓝晴空的存在。我真的是希望整个生命都能化成一团空灵之气，融入那无边无际的空间。

再回想起人们经常说的那句话“知足常乐”，在佛法的观照下，对这句话我又有了更新、更深入的理解。这“足”实乃指“本性具足”，若人知道了他所希求的一切其实全都储藏在自家心田里，根本不需向外苦苦追寻，不需以造孽作恶为代价去谋取；也根本不必患得患失，因为自性宝库永不枯竭。那样的话，则人人该是多么自足而快乐。“不读《华严》不知佛家之富贵”，的确如此，你若真的以为财富全在社会上印行的纸币里，那我也只能为你叹息。离开了佛法，你就永远丧失了开发自身智慧宝库的机会。我们应该厌离的并不是这个社会本身，而应是那种被烦恼奴役、被无明戏弄的耻辱而愚痴的生存状态。这世界本身原本是非常美好的，只要我们擦去蒙蔽心灵的灰尘……

再一次看到了那一片蔚蓝蔚蓝的天空。也许是心的影射，也许是观世音菩萨变现的光辉。无论如何，让我



们双手合十吧，为了你的、为了我的、为了一切众生心中的蓝天，让我们祈祷吧……

圆法的见解让我心中生起很大的欢喜，因为他对心性的认识境界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能言行一如，这样的修行人应该说是续佛慧命的希望。圆法以禅宗角度理解的蓝天，总让我想起大圆满的伟大导师无垢光尊者，在不朽的论典《七宝藏》中也大量引用的以蓝天为喻的金刚句。记得无垢光尊者总爱用清净、透彻的蓝天来比喻了然、明然的心地境界，并一再强调，如果行者要想观心的话，蓝天就是他最好的对境，特别是在修托噶时。在这一点上，大圆满的观心窍诀与显宗依靠蓝天而获证心、佛、众生的本来面目，应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本人也是通过大圆满的修行窍诀而多多少少对佛法有了一定相似的了解，只不过为了保守密法的缘故，在此就不宣说了。等到有缘的朋友们得过相应的灌顶后，到那时，我再依诸位传承上师的教言与你详论一番。更进一步说，不仅蓝天，这地、水、火、风在密宗里都可成为一个真正修行人的修法助缘，可以帮助我们的一切观为自性、自性的妙力。而借助各种心咒则是非常好的达成这一目标的捷径。

愿人人都能依自己的根基找到合适的观心法门；愿人人都能在心性的蓝天中尽情畅游，去体会多生多劫以来，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本属于自性的自在！

我以科学论佛法

生活在这个人类共同依赖的器世界的人们，却有着种种不同的观念。观念的差异是客观存在，但无论如何，所有的看法、观点都应当是合理的。不过紧跟着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这“合理”的标准是什么？

现在的佛教界、科学界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互相诋诟。某些科学家认为佛法的实践与理论离日常的科学态度十分遥远，而一些佛教徒则认为科学的立场与方法论，是主客对立的分裂式研究……如果平心静气地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权衡，我相信任何问题最终都会水落石出。只是这种公正的态度在很多场合下，都被很多人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吴金先生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后来又皈依了佛门，相信他对科学和佛法的对比研究，将会给很多人带来助益。

我出生在成都市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父母都是共产党员，母亲是医生，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我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从小学到大学接受着常规教育，唯物主义思想对我们来说是根深蒂固的。但在十多年前，还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做出了我这一生中非常重大的一个决定：皈依佛教。



我想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我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中学到了逻辑上的因果规律，而反观自己走过的这十几年道路，更让我深感由因遇缘然后必然感果的道理。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我就对同学们在一起山南海北无意义的闲聊和名利之争心生厌倦，总希望能用那些时间和精力多学点有用的东西。儿时常听父母讲起瓦特看到煮开水而发明蒸汽机的故事，这让我自幼便对宇宙人生的奥秘充满了好奇。上初中时我就有了一个朦胧的想法：人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现在观察到的宇宙是一个更大的巨人，宇宙外面还有宇宙（其他的巨人）。现在想想，这个看法和佛法中的华严世界的一些境界竟有相似之处。那时，我对研究生命现象这个问题也极感兴趣，从古人的典籍和故事中，让我感到此中有着极大的谜团。我经常很不解地想，为什么如此大的谜团，世人却不感兴趣，这难道不比煮开水的意义大得多吗？还记得那时闲聊时常常爱引用一句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当时并不知其中深意，只是把“色”理解为漂亮的女孩子，而“空”就是什么都没有了。当然现在再来看这句话，我自知其中包含有极深刻的道理。

学生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佛教的了解只限于广播和电视上所介绍的内容，偶尔能听到一两句像“色不异空”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样的名句。那时我对佛教的认识就是“因人生坎坷而悲观厌世，口念慈悲然行动却冷酷无情”的形象，还有就是在电影《农奴》中那个阴险的活佛形象。长辈们的看法则是佛教没有积

极向上的思想，对国家社会的进步没有多少助益，而且他们把这个看法也传给了我们。深深思维一下，我现在终于发现教育环境对人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巨大了！

我从小就对练气功很感兴趣，而此中的道理确又不能为现代科学原理所解释，因之对古人的东西也就越发感到好奇。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国内的气功名人们也正大行其道，从他们的报告和书中，都侧面提到了练功中的“鬼神”问题，这进一步触发我对这一古老且具争议性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皈依的事情，也有意无意地提到日程上。因我当时正练气功，听说修藏传密法可得到虹光身的成就。虽然虹化的事别人只是提了一下，但我心中却好像对此事挺熟悉，还非常向往羡慕。而且又听说修密必须先皈依上师才能听受、修习。就这样，对虹身成就的向往，促使我在那年的四月初八，以好奇和忐忑的心情参加了成都昭觉寺由清定上师主持的盛大皈依仪式。当时我只是觉得成为一名佛教居士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中国古代的很多名人如白居易、苏东坡等不都是居士吗？现代人为何不可以开阔一下自己的思路呢？

没想到通过这么一个皈依仪式，我彷徨多年的心理状态居然被打破了，我开始以开放客观的心态去理解、研究佛教的理论。现在回想起来，心中还是深感庆幸。后来，当我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深入地研究佛法时，才发现在我面前呈现的竟是如此巨大的一个宝库。如果以我有限的现代科学知识去判断，那么我认为，现代的工科、理科和文科所代表的科学，其发展的顶点将



是佛法。真希望弥勒佛的降世是科学发展到极至的结果。

皈依的举动不应该是盲从的，而我那时对佛法还并不了解，只是为了对自己和家人负责，我才真正开始认真地研读佛经，准备彻底挖出它的“封建迷信”的根子。记得当时认真去看的第一部佛经就是《心经》，一部代表整个佛法核心的佛经。在这部经中，深入解释了代表佛教世界观的名句“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含义。此中的“色”包括了宇宙中除心识思维外的一切存在，“空”是代表一切事物的本体，而不是“没有”。用现代科学的语言来表达，“空”可不恰当地类比为“能”，“色”则是指由“能”幻现的万物。通过这几句话，我看到了佛陀两千多年前对当代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质能守恒定律的精确文字表述。但遗憾的是，现代科学只研究出了“能”的表面状态，在佛法中还指出了“空”是心识思维和行为的根本出处。换句话说，“空”比“能”代表的层次要微细得多。从佛法看，“唯物”与“唯心”都由“空”组成；或者说佛法既不“唯物”也不“唯心”；或者说“唯物”只代表了“色”的范围，而“唯心”只代表了心识思维的范畴。想想这两者间的千年之争实在是庸人自扰。对《心经》的分析，让我实在找不到任何否定她的依据，为了能继续找到一些否定佛法的依据和迷信的所在，我开始了佛法的实际修持。但多年来的修持让我不得不从心中感慨：现在的质能守恒，让人发明了杀人的原子弹；未来的质能守恒，不知又将会生产出何等的杀人利器？佛教导人们修心，



真乃用心良苦啊！对《心经》的研读，令我至今都无法找到否定佛教的理论根据，反而使我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

多年来，我虽然在进行佛法的修持，但同时也得走常人所要走的路。大学毕业后，我参加了工作，然后谈恋爱、结婚、孝侍父母，过着常人应该过的生活。其中让我颇感欣慰的是，现在身边有一个能共处学佛的贤妻在旁，令我的佛法修持从未间断过，还经常会受到督促。记得当年结婚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跑到成都郊区的清静大山中去修习破瓦法。工作后，我每年至少要做一次放生，以培养利乐有情之心。这么多年来，我放弃的东西很多，但唯一不敢也不愿放弃的便是每日的佛法修持。在佛法的教义中，始终强调应视众生如父母。如对现世的父母尚无大悲心，令其离苦得乐，那对无量众生的慈悲心又从何谈起呢？百善孝为先，其实佛法修持的根基所在就是学好做人，我于世间法中修持佛法常常有感于此。

在我们这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我时常感到，现代人经常盲目地以现代的科技成就，来武断地否定古人的文化，因而得出诸如佛法是迷信的等等论断。其实什么是科学？我个人认为就是以完全客观公正的心态去观察、研究世界，并发现规律，再利用规律改造世界、利益人类社会，这才是科学的最终目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因为知识的局限性和缺乏公正与客观，布鲁诺被教会活活烧死；而中国的清王朝因不能开放思想接受世界的发展，则最终导致了自取灭亡的命运。由此可见，开放与



公正客观的态度对人类社会是多么的重要!在看待佛法的问题上,我觉得人们大都存在着某种武断而轻率的态度。如常听人说“科学证明佛教是迷信的”,在这一问题上,我并不认为科学证明了什么,我想人们只是以现有的成就否定了他们并不知道的东西。常听到有人在谈科学,但让我感到的不是在谈方法,而是在谈成就。在他们看来,科学就是汽车、飞机、计算机、核能、航天等古人所没有的成就。并据此而大胆、轻率地断言,宗教是完全的迷信,因为当把望远镜对准遥远太空时,我们并没有看到上帝;当飞机翱翔在白云之上时,也没有看到美丽的天女和传说中华丽的宫殿。科学在此时已不是代表客观公正的一种探索方法,而成为对以往成就的固步自封:凡是与当前现代科学的成就相违的就都是错误的、不可能的,佛法就因之被定义为是愚昧的、封建迷信的。当我们感慨布鲁诺时代,教廷残酷统治、压制科学的时候,我们是否想过我们可能正在用科学的成就——科学的教廷,去压制科学的方法?我们不再客观公正,我们开始毫不留情地压制异己。在常人眼里,科学与宗教是一对天生的敌人。我想有时人们似乎都忘记了,现代科学成就的本身就是源于方法的,正是古人不懈而客观公正的探索才有今天的成就。前人真是让我感动,他们是如此地创新而不为已有的知识所束缚,那才是科学的真意!现代科学的成就还远远不能了解生命的本质,它连当前的气功现象都解释不清,我们又怎能对不了解的事情妄下断言?

在我们谈论佛法时,客观与公正的科学态度,让我

感到是如此的重要,她是打开生命本质最强有力的钥匙。通过研习,我发现佛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是对科学态度的最完满的定义和方法。真希望科学家们能以开放的心态来看看《金刚经》,她是这样的平实而伟大!对佛法经典的学习,实在让我找不到否定她的依据,但可能最不能让我说清楚的,还是为什么在云彩上没有找到美丽的天女。不过我想,佛经中也没有说头顶的云彩上就有天女,古人也没有记载说万里无云时就能看到无量的天上宫殿。我想一个人如果了解了佛陀的一生、佛陀高尚的人格后,就绝不会再有这样的想法。从佛教的传统看,我们知道她是一个诚实的宗教。常人看佛经,因她没有告诉我们怎样做计算机,而其他的又不知所云,于是便将之划归为神神道道的一派妄言。其实我想这大概是因为自己首先看不懂,而后才敬而远之罢了。恐怕你还没资格说佛在撒谎吧?!难道盛唐时期的高僧们、一代又一代的名流们都是一群愚人吗?以至于我们的唐僧要千里迢迢跑到印度去虔诚地受骗?而我们的鉴真和尚没事东渡到日本,也能成功地愚弄日本国民吗?疑团太多了,还是让我们首先做到平等、公正、客观吧!

说到我对佛法的信解力,那就是对平等开放的心态的信解。佛说当你真正做到了平等开放,你将能见到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想我没有任何权力说佛是错误的,因我尚没有做到佛所要求的要具备一颗真正平等、开放的心,只是少许地接近而已。

记得某位科学工作者曾问我:你说佛法是真的,那



就请复现给我看。我们知道科学的方法要求对事实和规律的可复现性，佛法绝对符合这一要求，大家从古人和现代修行人的经验中便可以证实这一点。只要按佛说的要求，千人修千人成，万人修万人成，其中的差异只是毅力问题。但非常遗憾的是，很少有人能去亲身实验，在对深邃的佛法不知所云后，听了一个“迷信”的论断就溜之大吉。当我们用科学的态度去研究佛法时，科学的验证标准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科学实验是在相应知识水平和实验条件下复现现象、了解规律的过程。农村的一个老年人如果没有现代科学的熏陶基础，我想也并不会一下就明白“氢+氧+高温=水”的道理。因此对某一科学现象的实验复现性的理解，一定要有相应的知识基础，对佛法尤其如此。当大家尚不能读懂佛法究竟的时候，就像这个老人不懂“氢+氧+高温=水”的道理一样，他可能不知道要高温加热。那样的话，氢和氧永远是分离的而不会有水的生成。佛法实验的复现性是一样的道理，参与实验的人对佛法修持实验的要求要非常清楚，才会有相应一致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科学实验要求的是一致的仪器条件，而佛法的科学实验要求实验参与者的一致心识状态，以验证出同等的科学实验结果。只因心识状态条件的难以实现，故佛法实验的实证显得极为困难，但绝不能因此否定实验的可行性和规律的可验证性。如果我们的态度是科学的，探索真理的信念将帮助我们实现相应的条件。对任何一种实验来说，探索生命真理的信念都是最关键的一环，看看每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哪一个不对真理有着矢志

不渝的追求？而这也是获得佛法成功实验条件的至关重要的保证。当我们愿意参与实验，对观察平等开放的觉性感兴趣时，我们将亲见六道轮回的景象。如我们只对“煮开水”感兴趣，那将不会了解六道为何物，如是我们就有权利否定六道的存在吗？难道就凭我们的一念兴趣就可以去判断事物的对错吗？可能在我们蔑视无知的人们只知烧香拜神的时候，我们正犯着与他们同样的错误，那就是不了解就下结论、人云亦云的错误，这才是真正的迷信！我相信只要有了正确的认知态度，人们对佛法就一定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会了解到佛法就是生活的一点一滴。佛法的规律告诉我们的，只是如何以正确的方式去生活，一个真正普通而平凡的人就是一切。佛法将使我们获得平等、开放、客观、公正的了解能力，真正的科学态度将与她无限重合!!!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无所不在，她容万法而又与万法互无违逆。那就让我们在生活中去体味佛法的滋味吧！

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认为吴金的分析，特别是对很多自诩为科学工作者的人，其实却恰恰丢掉了最要命的科学思路与方法这一点，剖析得尤为透彻。本人在《佛教科学论》中也曾涉及过相关论题，有兴趣者不妨参看一下，这里就不广述了。



故 乡

人们都热爱自己的故乡。我也赞美过我的家乡，不过我对家乡的理解，与一般人对出生地的眷恋却有些不同。我曾写过一首歌，歌中唱道：“我难忘的故乡，是喇荣圣地；我难忘的恩师，是晋美彭措法王；我永生修学的正法，是无上的大圆满。”的确，在我心中，我求学佛法的喇荣，才是赋予我真正生命的故乡。在这点上，来自东北大学的彭列也与我有同感。

“在家千日好，出门寸步难。”离开故乡的日子里，心里总像是没有着落，总盼望着能早点回家。

山清水秀、沃野千里的东北平原，是我生长的地方。但我心中的故乡却是喇荣圣地。在此呆了一年多，虽然感觉生活条件远不及家里，但每天都能享受佛法的阳光，故而实在舍不得离开。这里不但有雪域高原特有的风光，更有难得的智慧宝藏。而对于人生智慧的探寻，在我中学时代便已拉开了帷幕。

当时，高考成了决定我个人前途、命运的头等大事，但是一场波及全国的“人生意义”大讨论，对我的影响却更大。那是1979至1980年间，以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为起因，《中国青年报》等多家宣传单位发起了一场关于人生观的大讨论。“人生

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真可谓是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大量的专题讨论文章，我几乎全看了。尽管为迎接高考，我每天都要做大量的习题，但我宁肯少睡觉，也想把人生问题弄个究竟，以使我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能增上一步。后来讨论日益扩大，国人踊跃投稿，雪片似的稿件越积越多，最后报社只好暂时停止了这场讨论。可见，人生观、世界观等问题是千百年来人们热衷探索的问题，但多少年来人们也找不到满意的答案。等到后来我开始学佛了才知道，其实在佛教的经论中，对此问题早已有了圆满的解答。

佛法十分强调人格的重要性，“世法即是佛法根”，贤良人格是修持一切显密佛法的基础。佛法又十分强调“心地善良”、“行为如法”，而这两方面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做人的应尽义务与责任。在当年的讨论中，也曾有人提出过“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主张，这也可算是培养善良人格的一个条件吧。如何做到修身养性并进而觉悟人生？唯佛法中才有明示。知理而后行，佛法教导我们要奉献人生、服务大众，在此过程中成就自觉觉他的目标。直至如今，我仍庆幸参与了那场讨论，因为正是通过这场讨论才使我日后能有机缘涉足哲学领域，并进而转入佛学天地。

1986年冬，利用冬季农闲，我告别了故乡，到祖籍浙江等地旅游观光。期间慕名游览了西湖灵隐寺，还去了离那不远的很小的寺庙——法镜寺，该寺由尼师借管借用。当时有一位很年轻的尼师，边用斋边记录着捐赠芳名。见她吃着清可见底的青菜豆腐汤，我不禁





问道：“吃这么清淡的菜能行吗？”她笑着点点头，接着又给我讲了一番道理：“人不是只活这一世就什么都没有了，后面的路其实还长着呢。获得此宝贵人身，若贪执于财色名食睡等所谓的快乐，就会在三有轮回中受无边的痛苦而不得解脱。当然，人们都把杭州比作人间天堂，我们也并不是不会享受，只是我们不贪恋那种‘享受’而已……”她讲的话让我似懂非懂，但从她那坦然、庄重、自豪的神态中，却可以让人真实地感觉到，她对这种淡泊名利、清净戒律的出家生活十分满意。

现在想来，灵隐寺前“咫尺天涯”四个大字，也许是济公活佛在笑我吧：走进大雄宝殿，心却离佛万里。很多年以后，我开始忏悔：当时为什么对那位尼师的开示不以为然呢？如果那时就向她请上几本佛法书籍，早日懂得佛法道理，也许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不过这一切都是因为时节因缘未至的缘故吧，谁让自己福报浅薄呢！

1995年夏季，我与一位朋友去宁波天童寺办事。天色渐晚，大殿前传来一阵阵抑扬顿挫的诵经声。我们走过去看时，只见一位五十岁左右的老僧正独坐石栏前闭目念诵。他那微驼的腰身，在夕阳的余辉中更显得孤单冷清。全寺也没有几个僧人，只有老僧的声音在这深山古寺中回荡。我悄悄地对朋友说：“这老和尚多可怜啊，孤身一人就这样过一辈子么？”没想到朋友却笑着说：“你觉得他可怜，其实他还可怜你呢！”怎么会是这样？我一下子糊涂了，百思不得其解。朋友已学习佛法多年，一句不经意的话却让我翻江倒海起来。虽然受他

影响，几年来，我也看了一些佛教书籍，但对佛法大意并无多少认识。在我看来，如此孤苦伶仃的老人当然非常可怜，他怎么可能还会有心情去可怜像我这样自以为生活得很幸福的人呢？这是一个怎样的思想境界？出家人为什么会如此？

后来我才懂得，一切痛苦均源于自己的欲望；一切诸佛的功德则源于利他之行。有了良好人格的基础，再对三有轮回生出离心，才能守持清净戒律，并真正发起利益众生的大悲心，直至生起愿、行菩提心，从而才能承担起弘法利生的重大责任。这实非一般等闲之辈所能为之。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以精进和信心去修习中观乃至一切显密的精华——光明藏，则必获解脱轮回的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僧的形象在我心中日渐高大起来，俨然成了我人生道路上的路标，指导我一步步地去探寻人生的意义。而我对于佛法科学性的认识，却是推移到了今年五月的一天，在我来到喇荣佛学院闻思了一段时间的经论后，方才彻底有所了悟。

有一天清晨，上师在讲器世界（通常称为宇宙）的形成时说：佛经论典中，对须弥山、四大部洲、日月等天体都有着详细的描述，以此为依据的时轮历法被藏历所采用，其对于年代时间的计算十分准确，乃至日月食的出现和结束的时间都可精确地推算出来，与当代天文学家依据现代科学仪器观测、计算出的结果是一样的。这说明缘起性空可以解释宇宙中存在的各种现象，佛教的科学性、严谨性由此可见一斑。听到这，我心里不觉一震：



这不正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弄明白的问题吗？

上中学时，我就对天文很感兴趣，并曾观测过星座、月食和日偏食等。记得有一本书叫《天体和宇宙》，介绍当时的天文观测水平只达到几百亿光年的范围，在此范围之外的宇宙空间情况则不得而知。而且书中将宇宙的起源解释为由原始氢气形成，并有宇宙大爆炸等假说。但若简单地逆推：原始氢气又是怎么形成的？书中并没有答案。在书上，我写下了自己的许多问题和质疑，当时就觉得现代天文学的局限性太大了，并进而对它的科学性产生了怀疑……此时经堪布一点拨，这二十多年来的疑惑当下就烟消云散，对宇宙马上就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由此而使我深信，其他自然之谜，在佛法的智慧宝剑前也一定会迎刃而解，就看自己愿不愿意深入佛法，并按她的要求去实际行持了。

虽然那时的我一心想学习天文学，但最终考上的却是与农业有关的专业。毕业后，我便一直在故乡的黑土地上默默耕耘、默默收获。然而受自然环境和市场因素的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却一直举步维艰。这使我总能想起一首禅诗：“手把秧苗种福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成道，退步原来是向前。”看来，修道若有所成就，而非如自己经营农业一样连年歉收，则必须都摄六根，调伏自心，才能播种希望，夺取真正的丰收。

故乡的云，时常在心中飘过。今后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不再会是四处漂泊的游子了。因为在我心中，早已找到了永远的故乡。



彭列通过多年的摸索，最终对佛法生起了正见，走上了探索人生真理的阳光大道。对现在的他而言，漂泊的心灵终于找到了最后的归宿与家园。

如果我们翻开佛教史便会发现，历史上的许多高僧大德都曾将自己求道的地方当成自己的真正故乡。我从自己的经历当中，也可体会出这一点。记得某位大德曾说过：“在自己的根本上师那里获得了妙法甘露，自己的身心也随之受到了洗礼，这样的再生之地才是自己永远的故乡。”

换句话说，如果自己没有任何地方受到佛法的滋润，那么这个地球上的所有角落，对他来说都不会是心灵的栖息地与港湾。这样的话，他疲惫的灵魂何时才能回归自性的家园呢？

发现真理 追求大乐

如果佛法能融入每个人内心的话，我相信人人都会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越是深入佛法，越是按照佛法行持，你会发现自己的身心越是能够更快地离苦得乐。我想这一点德空应该体会很深吧！据说上大学那阵，他也跟当时的整个青年族群一样，标榜风流、追求潇洒。如果不是值遇佛法的话，这个当年的风流小子可能现在还沉溺在世俗的贪恋中而不能自拔呢！用德空自己的话来讲，





通过佛法才使他的整个人生发生了根本变化，因为在佛法里他才找到了能通达真正快乐的幸福之路。

我是一个追求快乐的现代人。上中学时学习成绩没落下，同时又酷爱体育，以洒脱快乐而闻名全校。课余闲暇时，常常驰骋在绿茵场上或畅游于蓝天碧水中。填报高考志愿时，我又选择了当时很热门的专业——旅游经济学，这样我便从寒冷的冰城哈尔滨来到了温暖的古都西安，进入了历史悠久的高等学府——西北大学。

著名的历史学家侯外庐曾担任过西大校长，历届学子中不乏中外名流。校园里花团锦簇、绿树成行。掩映其中的那座豪华图书馆很快就成了我的最爱。我几乎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尽情饱览知识风光。从国内外最新的科学突破到古老的周易、论语，从历史、哲学到现代社会各种问题，探究人生真谛、追求真正安乐的热流，总是在我阅读这些智慧结晶时悄然涌动。

好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眨眼间我大学就毕业了。分配到黑龙江一家国家一类涉外旅游总公司后，在整天飞来飞去地穿梭于各大名胜古迹中时，心中的那份对真理的渴求仍若隐若现。

1992年仲春的一天，我信步闲逛到极乐寺，一进山门就顿感身心豁然开朗。红墙金瓦辉映，梵音花香交彻，景致真是不错。我像一个孩童突然闯进了陌生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欣喜。来到经书流通处，上百种经书让我大感惊奇。真没想到，佛教还有这么多的教材、这么丰富的学问，一种对陌生领域的求知欲望顷刻便勃然

生起。我一眼就看中了一本金黄封皮的《大佛顶首楞严经》，以前也听人讲过“成佛的法华，开悟的楞严”，我便毫不犹豫地请回了这本书。兴冲冲地赶回家后便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一口气读完时已是下半夜了。

掩卷深思，如梦初醒。欢喜踊跃，如获至宝。反观大学时代的所学所思，种种疑窦顿然冰释。整部楞严所观察的就是人类的起源、宇宙的真相。纵观古今中外，与其说科学家、哲学家找到了永恒的答案，不如说他们暂时地解决了眼前一点肤浅的问题，或者说仅仅提出了疑问更为准确。从地心说到日心说再到相对论，你就能了知不断发展变化的科学永远只能是对时空真相的相对接近。划时代的科学巨人牛顿，晚年放弃了对科学的研究而去探寻神的来源；物理学家帕斯卡面对茫茫太空常常发出究竟人在何处、人往何处去的慨叹。这实在是人类本能了知宇宙人生究竟答案的愿望，在牛顿、帕斯卡这样的科学精英身上的集中体现。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巨人爱因斯坦亦理智地指出：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他提醒我们在走出了宗教迷信的怪圈后，不应盲目地又走进科学万能的迷信中。并明确指出能弥补科学之偏又能经实验实证的只有佛教。我想要是人们都能像爱因斯坦那样理智、坦诚，那发现真理的机会就会更多。

哲学家推究宇宙人生的起源、本性，不外唯心与唯物两种理论框架。“不改为性”、“唯一是唯”。若物为第一性、唯一一物，人住何处？若心为第一性、唯一一心，物从何生？而佛教则不这样认为。假立的名言量中，心、物皆存在。而在胜义谛中，既不说唯物也不说唯心，而



说心物不二。既是不二，心物当然就无固定恒常不变之自性，但如水中花一般无实而分明显现。

再比如“观察”这一行为本身。科学是很重视观察的，但它在研究观察对象的同时，却忽略了观察者本人。这使我想起了一则很有趣的新闻报导：美国一华裔科学家研制出一台智能机器人，在把历代象棋大师的棋谱输入后，就开始向前苏联一位国际象棋大师挑战。当棋下到一半时，前苏联大师已有点儿招架不住了。只见这位大师在沉吟良久后，突然下出一步令人不解、完全违背棋理的败招。但歪打正着，机器人不知如何应对就干脆失灵了。是的，机器纵有千万亿种功能，但它终究是被动的、死定的。而人的心智却是无限的、灵明的、主动的。一旦人的心智出了问题，那么无论如何观察现实，也摆脱不了片面性、错误性，就像带了有色镜看世界，怎么也不能还原世界的本来色彩一样。而佛教则无此偏执，她既注重观察现实，又注重观察观察者本身，观察对象与观察者是平等不二的，是不可分割的，是辩证统一的。所以不能主观先执著个唯物或唯心的观点，然后再进行观察，这就像先戴上红色眼镜再去观察白纸一样的可笑了。

故佛教在平等对待能观者和所观境的基础上，首先观察能观者本身。能观的心智明了一切，它能明观大千世界。那么这个能明白一切的心，又是什么东西？它住在何处？什么颜色？什么形状？这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带给我的最直接、最有力的震撼。我如是现量周遍观察后才豁然发现，从前一直感觉在事物现象之外有个



独立的能知的我，而这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虽然了了分明的作用是如此明显，但它的“体”你是绝对摸不着的。它与一切色相、大小是不二的，不可分离的。故能知的精神与所知的客观事物不是截然分割、各自独立、有质碍的两个存在，而是毫无自性的，犹如影像的幻用而已。当我站在高山之巅放眼望去时，清澈的阳光圆明普照，蓝天、白云、绿草、河流如明镜净影朗朗现于心水之中。远望那小路上一点人影，我不禁哑然失笑。以往固执于这小小黑影能遍见大千世界是多么离谱的妄执啊。多亏《楞严经》的指引，我终于看见了真理的明月。这清净的月光竟是这么直接、这么透亮、这么平等无碍地普照森罗万象。从此以后，我就将《楞严经》放在手头、枕边，有空就从它那汲取力量，这样，前前后后我大约将《楞严经》看了有一千余遍。越看我的内心越透彻明白，我的信念也越斩钉截铁。我毅然决定：将此一生奉献给真理，将此一生奉献给众生，用自己全部的身心去实践佛陀的伟大智慧。

曾为浪子偏怜客，故我对知识分子在探索人生真谛的道路上出现的疑惑、迷惘深为理解。同时又对知识分子由于对佛教的习惯性误解，而错失得到人生究竟答案的机会深感惋惜。我愿在此帮助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从对佛教的误解中走出来。

我们的心似水，虽然清净本明、明现一切，但若被偏见的狂风拂过，则会浑浊波动致使影像扭曲。我以前亦曾以科学家自居，未如实周遍观察便说六道轮回未曾亲见故而实乃妄说。现在我不禁自问：是否因为现在暂



时见不到明天，就因此否定明天的太阳会升起呢？我深深地为以前的夜郎自大、信口开河而感到脸红惭愧。

恩格斯有句名言：“自由是认识了必然。”这是他对真理的理想。而佛陀却完全认识了真理，并因而得到了自由。对一个真正拥有自由的人来说，所谓的神奇、神通岂不是如穿衣吃饭一般自然？现在科学家们已认识到了十一维空间，这其实就是在为佛经中的大小相容的无碍境界作注解。比如在一张二维平面空间中有一人，假设在三维立体空间中有一人在二维平面上做一投影，则二维空间中的人无法推知此投影的大小来去，这样他就会觉得其神异而不可思议。同样，在三维空间中，人们认为遮障重重的墙壁，在四维空间里都可无碍通过。故维数越高的空间，越显得通透而不可思议。佛陀就是现见了一切时空的人，佛陀的神通变化当然也就无量无边。

佛经中把心物不二的本性描写为不可思议的空性，有些人常常把此误解为不可知论或感觉像被丢入茫茫太空、荒凉沙漠一般一无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人们对自心、万物的过分实执而产生的偏见。其实佛经中所谓的“空”，不是逃离万象后进入的虚空；亦不是根本就不存在，犹如兔角一般的断灭；也不是先有后无的生灭之灭。因为人们过于偏执恒常的“有”，故而佛陀才用“空”这个词去破除人们对“有”的偏执，而不是让大家另外去执著个“空”。这些名言概念都无法究竟描述一切现象不二一如的本体。只有当有无的概念完全断尽时，万法一如的本性才可明现目前。

在日本、德国的高级科学实验中，人们看到，在真空容器中，两个电子爆炸后，仅剩一片真空，电子了不可得。但在真空中又突然发生电子爆炸。因而，当今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开始否认恒常独立的物质存在，开始承认一切现象都是不可分割、无碍统一的整体，这就为人们进一步信解佛法的第一义“空”打开了一个突破口。当然也不能把佛法的般若空性误解为容器中的真空，或者场、黑洞等新的科学概念，那些也仅仅是种虚幻的现象，而不是一切现象不二一如的本性。空性和现象是本体和作用的关系，它们不是先后成立而是不可割裂的。全体为用，正在起作用时，全用即体，如全水起波、全波即水。

当然，要彻底明白这其中的真正含义，就应当依止精通佛法、有大智慧大慈悲的导师，系统深入地研思佛教的经论，才有可能通达空有双运的究竟密意。在初步理解了佛法的奥妙后，我渐渐生出了离开尘世出家修行的决心。因我已看透了毫无任何实义可言的若梦浮生，在这种如幻的显现中，有什么东西能比抓住生命的本质更让人值得为之奋斗呢？打定了主意，我便开始寻觅起能让我真正闻思正法的道场来。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我非常幸运地在法王如意宝座下成了一名出家弟子。

听闻了法王所传讲的各种经论后，我从内心感到这位弘法事业遍满全世界，万类齐收、平等普度的上师实乃再世佛陀。法王的教法皆是从大圆满的觉性中现量任运流露，师承法流极为清净。他针对末法时代人心不古、



情执深重、僧才凋零、佛法衰微的普遍状况，悲愿无尽、观机设教，教导弟子以贤善的人格为学佛基础；以显宗的戒律为护持佛法的根本；以闻思中观为增长信解的主要途径；以严持三昧耶戒为成就密法的保障；以至极了义的大圆满见为即生成就的秘诀；最后又以普贤十大愿王摄受引导一切有缘众生同生西方。这样的导师即就是仅闻其名，也必将获得无量护佑。

所以我真诚希望：所有有缘者皆能得遇智慧具足的具德上师，得遇究竟了义的正法，大家都能获得究竟永恒的大乐，并最终品味到清净真理的法乳。

愿我们都能直趋涅槃，同登极乐莲邦！

我相信德空的思索与行为会给人们带来很大的收益与信心，他对《楞严经》的理性思索，也许能够打消一些人对佛法心存的疑惑与偏见。

不过我也听说在德空出家以后的这八年间，他大学时的女朋友对他还一往情深地等待、执著。但我相信，这些都不会动摇德空出家的信心，这八年的修行，应该让德空已增长了不少对治烦恼的智慧。真希望德空能如当年的弘一大师那样，以各种方便法门度化他的在家眷属；更祝愿德空能以迦叶尊者为榜样，终生持戒精进，毫不染著世间爱欲，为释迦牟尼佛的正法久住于世做出自己应有的一份贡献！

入佛因缘

人生经历当中的许多挫折、痛苦都可成为一个人成长过程中的顺缘，正像华智仁波切所说：“显现上的一些挫折实际上成了值遇佛法的因缘。”的确如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在遭遇了家破人亡、婚姻破裂、疾病缠身等等诸种痛苦的折磨之后，最终遇到佛法而幸得解脱。在藏汉佛教史上，从违缘的困缚中开始行持佛法的大有人在。

我们佛学院的心道，也是在家庭遭遇到种种变故后才开始投身佛门的。如今的他，正在佛学院这块清静的圣土上，精进而心安地钻研殊胜的佛法。

我曾经生活在一个幸福的家庭，人在快乐的时候似乎是想不到宗教信仰和精神寄托的，所以那时我离佛很远。但命运的转变是由不得人的，就像每天的天气。当我十五岁那年就要进行中考的当儿，幸福突然抛弃了我们。

父亲在我中考前夕突然病倒，几天后就被确诊为肺癌晚期。拖着最后一线希望，母亲和姐姐陪他一同前往上海。空荡荡的房间里，我第一次成为这个家的主人。虽然深夜醒来，难免会有凄凉的寂寞感泛上心头，但繁重的功课又使我不得不暂时淡忘这一切。年少的我第一



次领教了厄运面前人的渺小、人的微弱、人的无奈。

中考结束，父亲也从上海回来了。没过几天，还没等他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他就匆匆忙忙甩下我们娘仨先走一步了。

痛定思痛，我实在想不通命运对我们的捉弄，便打算从文学作品中寻找生死的答案。

现代文学大师中，林语堂是那么的幽默和机智；梁实秋是如此的轻松与悠闲；周作人又带给我们闲适和平淡；徐志摩则让我们品味浪漫与燃烧……可是在他们人生的最后阶段，他们的生命却都没有奏出华彩乐章，相反，却是同样的黯淡与灰色：医院中全身插满管子；监狱里苦苦挣扎；空难的一声巨响……至于最伟大的文化战士鲁迅，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一个都不饶恕”，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铮铮铁骨与磊落胸怀，同时似乎又让我们感觉到一种放不下的执著。

至于外国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海明威，最后竟然都选择了以同样的方式——自杀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尽管他们都已站在了世俗人生的最高处——诺贝尔奖的领奖台。这样的归宿岂能作为我们的样板？也有人说，到了他们那个境界，生死都无所谓了。但我总觉得这句话经不起推敲，同时也不负责任——结束自己的生命到底高到人生的什么境界？

四大古典名著中，《红楼梦》是我最后接触的，但印象却最深：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到头

来却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是否就是人生？如果人生就是这样的虚幻多变，又谈何生活的意义？

三年的技校生活总算结束了，我第一次能将自己挣得的薪水交给母亲。这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不知她是怎样含辛茹苦地操持着家务。当辛酸终于熬到了头时，她的身体却彻底垮了下来，尽管此时家境已日渐好转。终于在1992年的夏天，她住进了医院——尿毒症，这种比癌症还要可怕的病，在她身上已潜伏很久了。

当医生告诉我诊断结果时，我一连串地发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不幸全要落在我头上？医生的回答客观得近乎冷漠：谁都可能碰上，包括我自己。

单位——医院——家，在这条三点一线的轨迹上奔波了近半年，一辆崭新的自行车被我骑成了一堆废铁。最后终于争取到了让母亲前往上海进行肾脏移植手术的机会。为此我中止了工作，在1992年腊月二十八的凌晨，我们登上了“江申一号”的甲板。

寄居他乡十一个月，其中的辛酸一言难尽，好歹我们还是回来了。正当我们欢喜地为1994年的春节忙碌时，姐姐却因婚姻的破裂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镇定住自己，强打起精神，来安慰我那伤心欲绝的母亲。夜间，独自一人睡下时，我常常被噩梦惊醒，泪湿双襟。

人力与业力的拔河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势力悬殊的战争。数十万元的代价，也只让母亲的生命多维持了一年半。这一次她又住进了医院，前后仅仅



七天，就永远闭上了双眼。

在极度的痛苦中，我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日记：我是一株孤独的草／春雨浇头／夏阳炙烤／肃杀的秋风吹过／我已失去了生命的绿色／连日的冬雪又将我深深掩埋／岁月难挨／生机渺茫／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腐烂／还是燃烧

母亲的丧事结束，一个完整的家庭也就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生活还将延续下去，它根本不会顾及一个弱者的吁请。而我也必须生存，凡夫的生命也不是那样的不堪一击。但我必须找到新的生命支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满腹的苦楚、满腔的心事、满怀的疑惑，我开始接触了佛教。

来到九华山，当时刚好在举办地藏菩萨圣诞的纪念活动。钟鸣悠远，青烟袅袅，躲过了热闹的人群，我和一两位刚刚认识的青年出家人交谈，谈人生、谈历史，也谈哲学、宗教……最后我们三人都在深夜的虫鸣声中沉默了：我们的归宿将在何处？临别时，他们送我一套录音带——《倾听恒河的歌唱》，多么富有诗意的名字，而内容却是满含血泪的沉重，我也仿佛成了其中心酸的一个音符。

对于佛法，我了解的仅仅是一点儿零星皮毛，但我已隐约知道未来要走的路了。

六个月后，我结束了一切俗事杂务，冒着严寒来到了雪花纷飞的九华山，开始了另一段人生的旅途。

在这条路上没走多久，我就决定剃发出家了。既然



家徒四壁，那就干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吧。

再后来，我就来到了喇荣佛学院，并决定在这里长住下来。

曾经问过自己，生命是腐烂还是燃烧。既然现在认定佛学院是一个大熔炉，那答案当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心道的经历让我们又一次形象地领略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几个字的含义。世间的一切财富、名利、家族荣耀、亲情友爱，最终都将像大梦一场一般消散得了无痕迹，只不过这种无常的体验对心道个人而言，多了一些沉甸甸的血和泪的份量。其实，即就是对那些日常生活尚且平静、安定的人来说，一切的一切都终将如流水一般不复存在。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当中不就歌咏过嘛，“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因此把世间的幻化景观牢牢执实的人们，当时间告诉你，这一切都不可靠时，你有必要还要继续执“实”不悟吗？

现今的许多人贪恋美色、美酒，陶醉其中既不知也不愿自拔。另外有些人虽想修行，但他们往往意识不到我们所拥有的人生其实很短暂，而在这短暂的如白驹过隙一般时光中，又有一半多的时间要被用于睡眠、饮食，且不说你还有许多杂事要做，有时还会因生病而不得不躺在床上。这样，剩下的修行时间又有多少呢？萨迦班智达说过：“诸人寿短其一半，夜间入眠如死亡。又遇病老等众苦，余半亦无享乐际。”这真正说出了我们的生活实相。





愿所有珍爱生命的人们三思!

一生何求

汉地、藏地的佛教信众开始走上学佛之路的缘起有很大的不同。汉地的大多数人从小接受无神论的教育，他们对佛教起先大都抱一种怀疑、批判的态度，后来才依靠种种因缘而趋入佛门。原先对佛教持怀疑态度的人，有些最后通过观察思考而最终证取了佛法的真理，我想这也是造就智者的一种方式吧。莎士比亚就曾说过：“怀疑是大家必须通过的大门口，只有通过这个大门口，才能进入真理的殿堂。”这种登堂入室的体验恰恰可以用钟展的经历来说明。

记得在了知了佛法大义、对解脱生起了坚定的渴求之心后，我曾慷慨豪迈地问自己：一生何求？随即在心里，我自己应声答曰：明心见性！这个誓言，我想我会用全部生命去证取、体认。不过这种对人生目标的确认，在我也是经历了一番长期的思考摸索之后才得以建立。

我于1975年出生于江西省的宁都县。那个地方虽然只有巴掌大，但奇人异事却不少。我的母亲对佛菩萨十分尊重，对各路神仙也敬畏异常。以此因缘我也得以常随其后跑到庙里参拜、上香。至今我还记得，大约在十岁左右吧，母亲带我到莲花山青莲寺“朝仙”，在寺

院中我第一次看到了佛堂中用红布包着的经书。小心翼翼掀开一看，《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金色标题顿入眼帘，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当时在寺中还见到了长期不进食的释宏青，《佛教科学论》一书中也提到过她。

上初中后，我是学校的积极分子，故而一改幼时随顺母亲的“无主见”行为，开始对母亲的“迷信”深感不满，甚至为此还发生过争吵。那时母亲接触了一位“仙家”，自称“莲花”，是从天界下来“普度众生”的。母亲大事小事都喜欢去找她抉择，而她也确实颇有灵异之处。那人一方面装神弄鬼，一方面也宣讲“善恶有报”、“布施积福”等观点，还积极为人算命、治病。我也是又疑惑又尊重地“拜见”过她几次。

学佛后我才知道这种“神通”其实只是“依通”。但民间对佛教的信仰往往都是这样，乡野之人动辄就把各种奇门方术孱杂进佛法，神仙鬼怪、观音弥陀全都被当成崇拜偶像，难怪佛教常常被人视为迷信了。

进入高中，由于课程非常紧张，我那点儿与佛教的渊源也快被数理化全部覆盖了。原先还与母亲辩论一番，此时也绝无心情为此目的再去翻阅佛经以期找到“破绽”了。

小时候由于有与神异事件接触的经历，所以尽管批驳母亲为迷信，但心里对佛教并无太大的先入为主的成见，因为我的心智尚远远不够发现佛法的“漏洞”。但也正因为这种种的灵媒、神怪，使我心里隐隐约约又总把荒诞不经和佛法扯上关系。这种稀里糊涂的又信又疑，一直伴随我直到考入北京理工大学电子工程系通讯





专业以后。

进入大学后，我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一些“我是什么”之类的问题，同时也可以自由而广泛地接触各类人物、阅读各类书籍。但我却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么一个问题：即我们许多人从小到大一直都耿耿于怀一个“我”字，为“我”而不惜费尽所有心机。但事实却是，“我”根本无法自主！尽管我们都自以为“我”自主地做出一切思考、一切行动，不过事实告诉我们，“我”永远都只能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你自以为的一切努力，其实都是不自觉被欲望牵引着，不管是财欲还是色欲，甚或名、食、睡欲，都像一条条鞭子在鞭打着你，让你奔走不息。我们何时做得了自己的主？

明白了这一点，我感到异常悲观。于是我忽然想到，母亲她们求神拜佛会不会也是因为感到无法主宰命运，才把自己交给佛菩萨去驱动呢？于是带着更大的怀疑，我再次走近佛教，不过这一次要认真、理性得多了。仔细拜读的第一本佛教读物是《金刚经说什么》，这本书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且有自身经历。看过之后让我大喜过望，感觉自己疑网重重的生命似乎就要出现一线生机。此后又陆续阅读了《佛法修证心要》、《习禅录影》等著作。当时的感觉如醍醐灌顶、大快人心。我立刻觉得欲求解脱必须证悟心性，欲求自主同样必须证悟心性，如是才能做得欲望的主人，并转欲望为妙用。因之马上我就立下了“一生何求？明心见性！”的誓言。

大学毕业后，带着对佛法相似的见解，我来到了南京参加工作。一次在金陵刻经处偶获一本《略论明心见

性》，阅后再一次感到欢欣鼓舞，随即便赶到上海欲求听闻“心中心法”，但终因遭遇违缘而不得遂愿。也就是在上海，我碰到了学佛当中最大的一次障碍：当时听到许多人在议论说心中心法是假法，有些话还出自一些颇有名望之人的口中。同时也听到一些人到处诽谤另一位禅门大德。还有些学佛之人当面就互相攻讦，说密宗好禅宗不好，或禅宗好密宗是邪道……不只是攻讦，许多人还提供了很多“栩栩如生”的细节。我的信心原先倒是很坚定，经过这一回折腾，我才发现其实我对解脱的信心确实是非常坚定的，但对解脱的法门、对禅宗、对密宗、对上师、对佛法的信心，真的有些像墙头草，一遇环境变化就不由自主了。原先在世俗间感到做不了欲望的主，学佛后发现这种状况依然如故，原因就在于没有定解，没有在一位具德上师的指引下去闻思修。“纸上得来终觉浅”啊，看来还得亲身躬行。但跟着谁躬行呢？我又一次陷入怀疑之中。

回到南京，就这么在疑惑中痛苦地等待着，在等待中痛苦着，直到有一天看到了《略论各宗互不相违》，这颗犹疑不决的心才结束了彷徨状态。第一次有人明确告诉我：上师们调伏弟子各有善巧方便之处；万法归一，体相同只是用有别；万行门中不舍一法，更不能轻易否定、诽谤任何一个佛陀应机设教的法门，否则都是谤法、舍法罪；许多表面看似针锋相对的论点，实则来自同一佛菩萨的不同化身的方便宣说……看到这些金刚句，我内心的疑惑顿时荡然无存。从此我就对这本书所从出之的色达喇荣佛学院生起了强烈的信心及向往之情。不过



接下来的修行再次向我展示了一点严酷而冷峻的事实：向道是容易的，修道是困难的。有一阵子，我的内心非常散乱而痛苦，财、色两字简直成了日日与我作怪的障道石，我每天都要为挥之不去的诱惑而苦恼。既想远离但又无力自拔，只有一个人在暗夜里独自懊恼。看来要真想明心见性，没有古人坐破七个蒲团的九死一生的勇往直前，这向上一路怕永远只能挂在嘴边了。头悬梁、锥刺股，说说容易实行难。我开始有些明白“不大死，焉得大生”这句话那异样沉重的份量了。

这一阶段，我又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佛法无疑是通向光明的，但我能否顺利抵达终点呢？

带着明心见性的执著理想，带着对自己懦弱、随顺自己欲望、无力超越自我的谴责，带着寻求根本上师的迫切渴望，我下定决心要奔赴喇荣了。

来到学院是2000年6月。在这里我终于见到了神往久矣的法王如意宝及一些法本的作者，还有一位大活佛。在与那位活佛作了长谈后，我心中久久蕴藏的一些疑惑都得到了满意的回答。活佛最后笑着对我说：“要是一门深入、不懈精进的话，你一定会享受到佛法的乐趣，关键就在于一门深入。每个地方你都用铁锹挖几下，一看没水你又另起炉灶重开张了。那样即就是挖几十年，一口井你也挖不出来。其实你可能离水源也就只有几步之遥了。佛陀不会打妄语的，二千多年来的许多大成就者也不会就那么傻乎乎地附和佛陀的。只要你按照佛陀的教言去做，最终所有的这些痛苦、疑惑、矛盾都会转化为本有的大乐的。学佛不能越学越痛苦、越学越

糊涂。当然刚开始时，有很多现世的所谓欢乐会让你经不起诱惑。但选择在你，是要永久的大安乐而暂时克服一些欲望的困扰，还是顺着凡情走，而长久地沉沦痛苦之中？我相信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会有一个明智的抉择。如果想实修的话，我建议你可按照《大圆满前行》的次第依次修来，你试试看，下次再遇到违缘的时候，大圆满的法要能否让你做得了自己的主。”

我无法表达对这位活佛的感激之情。我只想说，明师难遇、正法难求，但在学院，这些我全都得到了。我觉得我开始真正上道了。

从学院回来已有一年左右了，这期间我又阅读了《普贤上师言教》、《窍诀宝藏海》等法本，对大圆满的殊胜窍诀生起了无比的信心。我越来越感到各宗的互不相违之处：大圆满和禅宗乃至心中心法都同样强调了识取本心、认自本性、以心观心、心外无法、无生空性的要诀。尽管由于习气颇重、积习难改，我也时常懈怠放逸。但总的来看，在修五加行的过程中，我已能渐渐地悟出那位活佛所说之话的妙处了：我总算可以体会到修行的快乐了——那是在磕一个个头时、在面对从一到十万这些枯燥而沉重的数目时，在强迫自己不向肉身的酸痛、心灵的疲塌投降之时，你从心中所感受到的挑战极限、战胜自我的欢欣。

就这么困惑着、犹疑着，又摸索着、努力着、奋进着，虽然我还未体会到佛法的究竟利益，但内心的感受告诉我，我是十分幸运的。几乎在每个人生的关口，总有那么一两盏指路的明灯为我照破沉沉夜色。因而我有



理由相信，只要我坚持不懈地走在修行之路上，我一定会有一个美好而光明的未来，那是一定的！

钟展经历了从怀疑佛法到信仰佛法，信仰之中又多次遇挫折因而再度怀疑，直至最终获得定解的过程，这恐怕是许多学佛的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有些人虽然对人生充满疑惑，但却从未想到过要探本究源、斩断疑网，这种人真是可悲。佛教讲要断疑消惑，不仅对世间法如此，对佛法有疑惑的人也应该努力争取通达佛理，否则即使你想驳倒佛法也会陷入茫然无知的境地。

这个时代的人们往往不喜追求真理，但在不具备了知佛法甚深义理的智慧时，又特别爱随意诽谤佛法的真理，这恐怕不是一个负责任之人的负责之举。我们佛教徒很喜欢辩论，因为真理越辩越明，但我们不喜欢诽谤。我们相信佛教是经得起一切辩论和问难的，因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知识分子或非知识分子能驳倒佛法妙义。

时间和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时间和实践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发现安详

当我们身心正处在旺盛时期时，我们应该好好利用这一阶段的充足力量去涉猎佛教以及世间的科学、人文



知识，否则等白了少年头，那就只有空悲切了。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如果能一边工作一边学佛则是最好不过的了，千万别像有些人，动不动就把学佛推到退休以后。一些人以为退休后可以很好地利用空闲时间钻研佛经，其实你只要看看街头巷尾的书摊上，那些《名人垂钓》、《老年养花》、《金秋娱乐》等杂志书籍，就可以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的幼稚与不切实际。利用年轻时的大好精力，在不影响自己工作的前提下学佛，该是一件多么舒心惬意的事啊！

这一点，想来毕业于西南民院的王智利早就有所领悟，否则，她也不会现在就把佛法当成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了。

我出生于一小康家庭，成长经历可谓一帆风顺：从高中考取大学，大学毕业后又作为优秀学生被选入国家机关工作。如今，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佛，生活因此充满了充实而有意义的情趣。

1997年以前，对于佛教，我并没有多少认识。唯一看过的佛教书，是一位朋友从南京栖霞山带给我的《安详集》。尽管对这本小册子中的一些名词，如“法的现量”、“法的比量”等无法理解，但其内容我却能完全接受，以至于每当自己生起烦恼之时，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翻看这本《安详集》。

1997年7月，一位朋友从外地打电话来，让我帮助他到成都文殊院青年佛学社打听一些事情。一天晚上，我便和一个朋友到文殊院去了。在这之前，尽管在成都



住了十多年，但我从未去过文殊院。找到了青年佛学社后，我发现里面有不少佛学书籍，一个青年人热心地告诉我们说，可以到此借书看，并提醒我们，要去圆通殿找某位法师才容易弄清楚看书过程中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

来到圆通殿外，只听一阵阵庄严、悠扬的“南无阿弥陀佛”的唱念声不断传来，我不由自主地就对朋友说：“我们进去看看吧！”很奇怪，我们进殿后便很自然地跟着大众念了一小时的“南无阿弥陀佛”。念完后，我心里有种很舒服的感觉。从那以后，我便对佛法产生了好奇和想学习的念头，于是就开始到文殊院青年佛学社参加一些学习研讨。

1997年10月1日，佛学社在德阳万佛寺举办了为期七天的第二届禅净共修营。短短几天，便使我对佛教和佛法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完全应该归功于组织这次活动的一些高僧大德们的慈悲。他们不辞辛劳，天天为我们开示佛法的含义，并用他们的智慧启发我们的觉性。禅净共修营的活动丰富多彩，参加的人员大多数是年轻人。清晨大家统一着装开始跑山，边跑边念“向西方，向西方，大家一齐向西方”。跑山结束后就到大殿开始上早课，念《阿弥陀经》及佛号。上午一般是法师开示，下午是念佛静坐，在这期间还进行了燃灯供佛、朝山、忏悔等仪式。每一次活动，似乎都让人污染的内心得到清凉的洗礼；每一天清晨都使我体会到了“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增”的意境。当我们跪在大殿上面对佛像，念到《普贤行愿品》中的“往昔所造诸

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语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时，就像向来顽皮的孩子突然意识到了自己往昔所犯下的种种错误，于是面对母亲，悔恨的泪水便再也止不住地掉下来。虽然心里因所造之罪孽而倍感难过，过后却不乏欣慰感慨：这是觉悟的眼泪，也是走向解脱的眼泪。黑夜里，当点点供佛的灯火闪现时，每个人心里对释迦牟尼佛都有一种神圣和崇敬的感觉：天上天下无如佛，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如佛者。

当朝山时，我们三步一拜地跪到地藏殿前，领头的法师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说，地藏菩萨是专到地狱救度众生的，现在是末法时代，大家要是不努力修行，将来就只有到地狱里等地藏菩萨来救度了。话音刚落，大家便齐声痛哭起来。我想，当时在场的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我痛哭是因为觉得自己就像经书中说的那样，在生死大海中头出头没而长时间不知出离。

通过这次禅净共修营的学习，我发现深藏于心底的灵性和觉知得到了苏醒，我深切感受到释迦牟尼佛是一位完全觉悟了的大医王。如果说医院里的医生可以救治我们的生命，那么释迦牟尼佛则以佛法为医方，不仅救治我们的生命，而且还拯救我们的慧命，让我们走上一条离苦得乐、幸福圆满的人生大道。我们每个人不都是想追求幸福生活、解脱生老病死苦吗？我反复地想了又想，这个世间除了佛法外，还有其他什么方法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没有！当我得出这个结论后，便自觉地将修行——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行当成了我生活中的



必需。尽管和自己作斗争是很困难的，甚至有时会进一步退三步，但佛法始终如一盏希望的明灯，照亮了我人生旅途中每一个黑暗的角落。在生活中遇到烦恼时，当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都会自觉地将佛法的理念融入其中。渐渐地，我惊奇地感受到，烦恼和不安在减少，快乐和安详在内心稳步增长。

人身难得，佛法难闻。我期望能有更多的人在今生就得闻佛法，并依止福慧圆满的具相上师。大家都能早日找到人生的航向，共同驶向幸福的彼岸。

刚刚在我的书院里记下王智利的经历，当把目光转向院子里盛开的各色鲜花时，我就发现了一桩怪事：在五彩缤纷的鲜花中间，有几枝是假花，插在地上纯粹是一种点缀，但在一朵假玫瑰上，一只蜜蜂竟也非常卖力地在花蕊中吮吸“花蜜”！我不由得仔细观察起这只蜜蜂来，而它居然很长时间地徘徊在这朵假玫瑰上。

看来它太贪恋相似的颜色了，或者说它的智慧还不足以区分真假。而它的同伴们则都在周围那充满生命力的花朵上，尽情吮吸真正的芬芳。

这让我马上就想到了当今学佛的很多人，在依止善知识时会经常出现的错误：他们可能跟这只蜜蜂一样，把没有任何资格的上师当成自己的依止对象了。

王智利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我希望她在学佛的道路上能更进一步——找到最根本的依止上师！只有这样，才能更快地开发出自己本有的智慧心灯；只有这样，才能照破自己以及众生的无明黑暗。



再定睛细看时，那只依附在假花上的蜜蜂已不知闹嗡嗡地飞向何处了。而那些沉醉在新鲜花蕊中的蜜蜂们，则还在专注地采集着花蜜……

突破重围

战争中的围追堵截是很平常的，而日常生活中的硝烟和鏖战也不少见。对释持幢而言，他的出家历程就像一场突围战，一方面要向自我宣战，一方面又要突破世俗偏见，冲出家庭樊笼。这里虽没有刀光剑影，但也不乏唇枪舌剑。这场“战争”进行得很辛苦，但最终的胜利者还是释持幢。

本人俗名冯景枫，出生在宁夏平原贺兰山下。自幼受父母钟爱，天性顽皮好斗。因初、高中学习成绩都非常优异，故被父母寄予厚望——一定要光耀冯氏门庭。

我的父母都信佛，父亲且有很多佛经，他还经常问我一些佛经中的疑难字词。由于佛法和我所掌握的书本知识不相吻合，因而我总认为佛法是一种过时的迷信观念。但因父亲老拿经书来问我，故而无意中我也断断续续地吸收了一些佛法常识。一次，父亲拿着一本古文的关于禅宗六祖的故事来问我，我一边给父亲翻译，一边心里嘀咕：这个祖师可能真有其人吧？怎么文章的内容叙述得跟真人真事一样平实、可信？受好奇心的驱使，



在夜深人静之时，我偷偷下床，准备完整地看完这篇故事。刚走到佛案前，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就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念头：这佛菩萨没准真有吧？怎么看着那么逼真。这下糟了，我以前对他们说了那么多不恭敬的话，他们该不会怪罪我吧？就这样蹑手蹑脚地不敢前进。但转念一想，父母不是经常说观世音菩萨如何如何慈悲吗？如果她真的慈悲，那就一定会原谅我的。于是我就鼓足勇气，小心翼翼地打开了书卷。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有意接触佛经吧。以后《金刚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等经文，也像这样被我囫圇吞枣地翻阅过。当时觉得佛菩萨们的广大神通很让人羡慕，至于内容倒大多看不懂，但至少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轻易否定了。

真正对佛法生起信心，是在1991年经历了一场家庭变故之后。那一年，我的表叔、大伯父、堂哥三人相继离世，特别是我的一个小侄女也紧跟着过早夭亡。对我这样的凡夫而言，恐怕也只有在内心里很痛苦的时候，佛陀宣讲过的有关人生苦空无常的道理才开始盘踞在脑海吧。我想普通人大概都这样，只有痛定之后才开始去思维痛苦，而欢乐的时候则常常忘乎所以，以为整个世界都是为自己准备的，更何况还有很多人即就是面对痛苦也还会继续在苦中作乐。当时我开始觉察到，一种无形的悲哀其实笼罩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我们人类在天地之间，其实是如此的渺小又微不足道。生命本来就非常短暂而且充满苦恼，这样的生存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将时间全部浪费在虚名浮利上，为生不带来死不带

去的名誉、钱财、家庭、事业付出那么多辛劳，为何不利用这点儿光阴去追求自在安宁的证悟与解脱呢？把这些道理都想明白了以后，于是，1992年元月初九，我便正式皈依了三宝，迈出了寻求真理的第一步。

但要想迈出第二步又谈何容易呀。我曾三次委婉地向父母提出我想出家进一步修道的要求，结果每次均惨遭扼杀——父亲的反应是倒吸冷气、惊愕至极，整个面部表情异常痛苦；母亲则痛不欲生，日夜哀号，最后竟致以绝食相要挟；六亲眷属则昼夜给我做工作，苦苦哀求，似乎人生最大的悲剧在我家上演了一样。

无奈，我只得鸣金收兵，暂时放下这出家梦，继续过我的世俗生活。

人常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修道又何尝不是这样。1994年我考入四川财经学院之后，在整个社会大气候的影响下，我也开始思考，从世俗角度能否找到一条通向幸福快乐的道路呢？心中一直紧绷的出家这根弦此时也略微放松了一下。但找来找去，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价值何在？像这样的问题却始终找不到答案。在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科学家的书本中找寻，结果却发现他们自己的一生往往也都抱憾而终；在社会这个大课堂里找寻，我看到的除了纸醉金迷、夜夜笙歌、两眼发绿地拼命挣钱这样的景观之外，剩下的便是发现人们的精神世界几乎一无所有；我又去问父母亲友，他们的回答是：生活就是工作、成家、养儿育女。再问一句，就这么过一生吗？他们就都略带诧异地回答道：不这么过，那该怎么过？最多再补充一句：祖祖辈辈都这



么过，只不过生活方式随着时代变迁而略有差异，但大框架都如此。我终于发现，父辈们乃至绝大多数人的精神都已被定格在某种程式内了，他们不想也无力突破生活的固定框架，只能沿袭着走下去。

而佛法却早已给了我一个立足点，让我可以从高处俯瞰整个人生。在大学、社会、家庭间转悠了几年后，我终于又回到了原先的起点，只不过这次我的思想已升华过了。我渐渐明白，如果你其实过得很苦，有人向你指出来时，你却打肿脸充胖子，说“我不苦，我很快乐”，这是愚人；如果有人指出你的病根，你拒不接受，这还是愚人；如果有人想把真正的幸福安乐之法传授给你，你却扭头就跑，这更是愚人！我实在不想当这样的愚人，因为佛陀早就宣示过“苦、集、灭、道”之理。

有了这样的信念，我详细地对未来算了一笔账：父母对我确实付出很多，但由于人情淡漠、物欲无底，恐怕日后我也只能顾及妻子儿女，父母恩又从何报起？而如果出家，这不可思议的功德定可回报父母；在当今社会，你不营私舞弊、投机钻营，想过好日子就无有是处。但这么做必定会积累下后世受苦报的无量前因，而出家则可避免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本来就烦恼重重，在现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要想洁身自好实属不易。稍一失足，就可能造下杀盗淫妄酒等诸多恶业。而出家则可借助外在戒律，从外到内逐渐达至自性戒律清净。这样想清楚之后，我便在朝礼宝光寺、文殊院、昭觉寺时，在三宝前庄重发下清净誓愿——无论碰到多少违缘，我都必须出家。否则，只顾眼前恩爱缠绵，那我将永远无法出离



苦海。所以我要先出家修成正果，并愿代父母受因我出家而感受的痛苦，特别是祈请三宝加持我父母，千万别让他们因阻挠我出家而造下弥天大罪。

人在困顿的时候祈求诸佛菩萨加持，由于他把全部的心念都专注在诸佛菩萨身上，故而也就很容易感应道交。我一面奋力祈请三宝加持，一面又千方百计做好父母的思想工作。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终于父亲来信同意我出家了。接到信函，简直让我百感交集，一方面感恩于诸佛菩萨的恩泽，一方面更发愿以后不管顺境、逆境均誓死不离三宝！否则别说突出重围，就连一个小关卡恐怕都难以突破。

在解除了自身的障碍、来自家庭的障碍后，现在我终于得以在学院享受佛法的安乐。回顾这一段历程，我总觉得要想战胜自己的无明与贪执，战胜来自各方面的违缘，那就必须抱定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否则就只能半途而废，重回原来的生存状态。

江水不可倒流，人岂能安于退败？这样节节败退，最后你会连立锥之地都丧失殆尽。到那时，你也就只能乖乖做俘虏了。

只要以佛法之光，照亮了前进的方向，那就抛却自家性命做它一回拼命三郎吧！

决战岂止在战场？在生命的每一个瞬间，我们都在与无常搏斗，都在与自心较量，都在与外境抗衡。重重叠叠的困难、迷惑、贪执、无明、业力、因果、习气等等交织成一张张束缚之网。是作茧自缚、画地为牢，还



是冲破障碍、迎接光明，持幢的努力给我们提供了一面最好的借鉴之镜。

在人间

色达的夏天是非常迷人的，尤其是展现在我院子里的夏日风光。好像所有的颜色都聚在花丛中，让你以为姹紫嫣红的春天还在继续。花丛中还杂有一些小松树、小柏树，青青的、嫩嫩的，在夏日的晚风中轻轻摇曳。偶尔从地洞中、树背后还能发现几只探头探脑的小兔子，悄悄向四周张望。在黄昏灿烂而透明的光线中，蝴蝶飞舞的翅膀划过美丽的弧线。

经常有人说我这个院子像个植物园，还有人说像印度的红花花园。我却觉得这个院子叫书院最合适。许多经论不是在书桌上翻译的，而是在这个园子里写就的，我自己的闻思也常常在园中进行。这样的小天地，与鲁迅先生、苏东坡居士的书院该没有太大的差别吧。

正在青草地上看书的时候，圆良拿着一尊文殊菩萨像来到我面前。

“又要让我开光哪？”我合上书卷。

“麻烦上师了。”他有点不好意思，“上师，您什么时候也给我的脑子开开光。”他摸摸自己的脑袋。

“可以呀，”我冲他笑笑，“到这已有七八年了吧？智慧还没打开呀？”我接过文殊菩萨像。

他又是那么憨憨地一笑。

“上师，您要是不提，我还真没意识到自己到这儿已有八个年头了。怎么就好像昨天才发生的一样，一眨眼，八年的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听母亲讲，我出生的时候窗外正下着瓢泼大雨，等父亲浑身湿透地领着接生的医生赶到时，我已经急不可耐地呱呱坠地了。兴奋得不知说什么好的父亲，便脱口而出给我起了个名字——雨来。

在雨中，我降生到人间，从此大千世界中又多了一个叫“雨来”的小不点儿留下的足迹。不记得儿时享受过什么珍馐美味，但在非常贫寒的家境中，那种暖暖融融的和睦气氛却长久地留在了记忆中。父亲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六元，却要养活一家七口人。我深知父母捉襟见肘的窘境，便经常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减轻一下他们的负担。于是我便常常和哥哥爬上高高的榆树去摘“榆钱儿”以充全家之饥。每当黄昏掌灯的时候，全家老少围坐在一起，听着窗外淅沥的雨声，品着满屋子氤氲着的榆花的略带苦味的香气，那个时候，我也大约能体味得出“合家欢”的美好含义了。

昏黄的灯光中，每一张泛着温情、开心的笑脸，还有那一大盘冒着热气的“榆钱儿”，便形成了我对童年最温馨的记忆。

在艰辛中长大，清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成为记忆中的风景。哥哥姐姐都相继大学毕业并找到了理想的工作，我也考上了财贸管理学院学习经济管理。



大学的时光给了我充分的自由去发展自己的阅读兴趣。平日就很喜欢读历史、名人传记的我，更是乘机广泛浏览了东周列国、先秦两汉的史料。每每读到诸侯争霸、忠孝节义之臣慷慨赴死的情节时，便忍不住遐想连篇、魂魄飞荡，总是在想自己什么时候也才能报吾土吾民，以济苍生呢？看到奸人佞臣，便往往拍案而起，恨不能手到擒来、诛而杀之。就这样在踌躇满志、幻想与失望交替袭来中，度过了少不更事的大学时代。

在人间的生活好像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沿着命定的轨迹奔赴各自的命运之旅。前人如此、今人如是，后人还将重演相同的故事，只不过换个躯壳、换种方式而已。生活的实质其实一模一样，无外乎生老病死。我也同样，毕业后被分配至广播电视局工作，担任会计并负责广告的宣传策划。日复一日的工作，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也没觉得一生就这样过下去有什么不好，反正大家都这么过。只是偶尔会有一丝淡淡的失落、伤感涌上心头——我就这样活下去吗？每当这个时候，我总是爱站在地图前，在想象似的跨越高山大川之间，让封闭于狭小空间的心暂得到释放。我的手指抚摸过云南的西双版纳、西安的兵马俑、成都的都江堰……每当目光凝视于四川版块的时候，心总是倍感亲切。我常常指着四川区域喃喃自语：以后一定要到这儿来！现在回想起来，那该是怎样的一种因缘啊？我最终踏上了这片土地，并且在这里一住就是八年。

在世间的的生活如果没有那次拍摄广告的经历，恐怕就将这么按部就班地走下去了。但命运往往就在那么一

瞬间被彻底扭转了方向。

那天，我和同事到郊区集贸市场采访拍摄，收工后正准备回家，忽然看到一队人马吵吵嚷嚷往一个院落里涌去。我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兴趣，便鼓动同事一同过去瞧瞧热闹。刚到门口，“华严寺”三个大字便赫然入目。我不禁诧异万分，怎么在这生活了这么多年，竟不知道我们眼皮底下还有这么一个寺院？赶忙拽上同事随着人流拥进去。里边的庭院不大，三间瓦房里供奉着几尊佛像，还有一个经书流通处。两边是简单而洁净的僧寮。一位师父见到我们后，就很热情地迎了出来。我们都是初次与出家人见面，根本不知该说什么好。师父便送了我们几本《觉海慈航》、《因果轮回》之类的小册子，嘱咐我们回去后静心去看。

想来，这就是我与佛教的初次结缘吧。本来我的大脑中一点佛教的概念都没有，更甭提什么信仰了，还多多少少以为那是迷信，反正从来也没研究过。那次的不期而遇让我心中产生了一些涟漪，况且出家人对我们又那么热情，我们对寺庙的印象也不错。于是我便想，这佛教里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就这样，我首先打开了《觉海慈航》。

看过之后，我发现我对里面的有些观点并不能完全接受，但对善恶有报还是颇能认同。还有些问题不明白，便想去问那位师父。这样一来二去，我也就成了华严寺的常客。

往寺庙跑的次数越多，越羡慕出家人的那种超然物外、悠然自得的心态。同时也渐渐对世人不解生存之苦



反而执著于声色犬马、勾心斗角感到乏味。联系自己以往读过的春秋史册，越发感觉今人之唯利是图、为钱丧命、损人利己、中饱私囊，与古人所谓“丈夫宠辱不能惊，国士如何受胁凌。若是忠臣奉廉洁，外人未必敢相轻”相比，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

这时候，我的思想开始起了波澜。到底是别家辞亲走到青灯古佛黄卷中，还是继续做我的财会及广告呢？

1994年3月，四川成都昭觉寺的一位法师到我们那儿传法，对我教益良多。法师言谈举止间总是透着那么一股飘逸脱俗的风韵，而且佛法造诣颇深。记得他反复对我开示，讲明人身难得、佛法难闻的道理，有几句话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你以为你能活多久呢？是不是可以万寿无疆？有限的人生除了用来上茅房、进厨房、躺床上，是不是还该干点儿别的？”又想起自己往昔的豪言壮语，细细斟酌，发现那毕竟不是利益大众的真正道路。自己喜欢的那么多春秋义士、战国英雄，别说扭转历史进程了，有哪一个能扭转得了自己的人生进程呢？就连写出《逍遥游》的庄子本人，恐怕鲲鹏展翅九万里的直上青云，对他也只是是一种梦想吧？看来只有精进闻思修，将来弘扬佛法、净化人心方是正途。

也就是在此时，我朦朦胧胧的出家志愿开始日渐清晰了。与这位法师商议时，法师云：出家实乃大丈夫之举。但最好能把父母安排好，不要有后顾之忧。

这个时候我开始体会出“自古忠孝难两全”的滋味了。父母恐怕是安排不好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我这个孝顺儿子去当“断子绝孙”的和尚。无奈，我只



好骗他们说我要去美国小姨家，并说朋友在北京已替我把护照办好了。本想星期天走的，不想，星期五就被姐姐发觉了。她一言不发红着眼圈就要进父母房间，我一把拉住了她。我小声抽泣着告诉她：“让我干我想干的事吧，否则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我就这么拽着她的衣袖，她就那么红着眼睛看着我。过了很久很久，姐姐叹了口气，哽咽着说：“你走吧。”说完她转身就扑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的一刹那，我看见她的后背在剧烈地抽搐着。

当天中午，我就到单位把事情处理完了。回家后，看到老爸老妈正在客厅里看电视，姐姐一言不发地陪着她俩。等到我进去，姐姐硬是挤出一个笑脸，而在我眼里，那比哭还让我难受。

我最后望了一眼我这个尘世的家，望了一眼操劳大半生的爸爸妈妈，心中一阵酸楚：今天我就要离开你们了。以后我就没有世俗的家了。

掩上门我悄然离去……

时至今日，我出家的消息一直瞒着父母。在雪域高原，在色达喇荣，这八年来，我每隔几天就往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父母我在外求学经商，一切都好，请他们不要挂念。哥哥姐姐自然也帮我几句腔。

父母一直耿耿于怀的是，这个雨来怎么八年都不回来看看爹妈呢？

我现在已不叫雨来了，八年前剃度的那一天，我已重新有了个名字，叫圆良。什么时候，父母能叫我一声圆良呢？



在人间，就有许多这样的无奈，每个人都不可能活得圆满，就看你如何取舍了。

对我来讲，只有舍弃小家了。否则带着这么多的羁绊，又如何走上出世间的大道呢？现在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快快修成，好有能力去解救父母，及与父母无二的无边有情，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在佛陀所组织的大家庭中，享有生命最自在的欢唱！

听完圆良讲述的时候，太阳已经西坠了，它的最后一抹光亮在文殊菩萨像的脸上淡淡地敷上一层金辉。四周静谧极了，飞舞了一天的蝴蝶此刻静静地伫立在青草尖上。很少见过如此绚烂的翅膀，金色铺底，上面点缀着星星点点的橙红色花斑，在黄昏柔和的气息中微微浮动。我和圆良此刻都把目光专注在它身上了……

永远的路

妙称给我的最深印象，便是脸上永远挂着一副平和而坚毅的神色，嘴里永远吐露一种沉静而又略带磁性的声音。

妙称来学院也就两年的时间，刚一来我就注意上了他，不为别的，就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男中音的架子，向上可以高扬，向下可以低沉回旋，真是做维那的一块好材料。特别是他念《药师经》时，抑扬顿挫，一气呵



成，将药师佛的大悲大愿、释迦如来的大慈大化，用他的一片诚心与坚定信心，演绎得淋漓尽致。在雪域高原，他将汉传佛教优秀的唱经传统精彩异常地展示了出来。在背诵《入中论》时，他的流畅与投入也赢得了全体僧众的喝彩。

接触多了，发现他不仅声音好，人也很真挚。

我们的谈话就从他小时候的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开始。

六岁时，有一天放学回家，路过父亲单位，看到里面围满了人。我也挤进去看，发现一张白布单下躺着一个一动不动的人。“叔叔怎么了？”我问身边的大人。

“死了！”“死了？”我有些疑惑不解。这位叔叔是父亲单位里才来不久的一个农村小伙子，大概也就十七、八吧。平常老看见他给办公室打水、扫地，蛮勤快的，不知此刻他为何却成了这个样子？就这么躺着，直挺挺的。我好奇地用小手拨弄着他那双穿着新布鞋的脚……这一幕童年的画面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

表面上看来这件事是过去了，但我想它一定潜伏在我的潜意识深处，时不时会冒出来，对后面的人生有着隐然而确定的作用。上高中后，时间是在应付紧张的学习任务中度过。偶尔有一次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篇关于释迦牟尼佛一生经历的简介，只有半页，内心却受到从未有过的感动。尽管后来这份感动又被堆积如山的复习资料挤到记忆的角落里，但总感觉这篇文章似乎在悄



悄地推动我的生命走向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童年经历埋在我的潜意识当中，总有一天它会对我的的人生发生作用。高中的这次体验也同样。在考上大学后，特别是我又学医，对生命的体验也就更自觉、更理性。而且，原先的经历在因缘和合后便都爆发了出来，促成了我对生命的全新感受。

我上的是一所医学专科学校的中医系，功课不多，每天才一两节课，这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泡在图书馆里。也就是在此时，我开始广泛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在他的小说里，偶尔闪出的几缕神奇的光芒，射入我那迷茫和昏暗的心里，指示我走上那条尽管还很模糊，但却好像是心里早已向往的路。

从表面看来，金庸的小说倒没有直接宣传佛法，但里面的内容往往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他的一部小说中，我第一次看到少林寺三尊大佛像后镌刻着《金刚经》的四句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时虽对其含义一无所知，却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以至热泪盈眶。又见到少林寺三大高僧在降伏邪派高手“金毛狮王”谢逊之后，还经常为其念诵佛经，其中就有尸毗王割身肉来换取鸽子生命的动人故事：慈悲一切众生的尸毗王，为了救护鹰爪下的鸽子，不惜将身肉一块块切割下来，一次次放入秤盘中。最后身肉割尽也没法达到鸽子的重量，于是他毫不犹豫地举身攀上秤盘，此时大地震动，天雨香花……当时读到这段文字时的那种难以遏制的激动，至今还记忆犹新。我觉得世间几乎找不到这种能彻底牺牲自己、利益

他人的博大胸怀，于是便将这段故事摘抄下来，随身带在身边。大学期间陆陆续续还从书中抄录过一些佛法方面的片言箴语，每一次都有像盲人在路边捡到宝贝般的欢喜雀跃。再结合医书思维佛理，我开始渐渐相信佛法所谓的前生后世、六道轮回之说了。比如清代医学名著《医方金鉴》中，记载着一则治疗人面疮的医案。插图是一位身着袈裟的僧人膝上赫然长着眼、口、齿俱全的人面疮，后来方知这是有关唐代悟达国师的一则公案。国师是汉时袁盎的后身，人面疮乃当年袁盎杀掉的晁错所化。再有一名医为一求诊的鬼神治疗风疾，在稻草人身上取穴扎针，也收到疗效，鬼神称谢而去。每当看到这些医案，内心深处多少就有点怀疑起所谓现代医学的“科学性”了。

上大学期间，我只是初步涉猎了一下佛教的外围领域。而现在，我却在佛学院出了家，出家与仅仅接触佛法是两个概念，这中间肯定有个过程，有个过渡。连接这两个步骤的中间阶段，就是我毕业后的工作经历。正是因为被分配到一家医院后，目睹了太多的人间惨剧，才使我最终彻底生起了出离心。

那时，我回到家乡的一家医院，医院虽小，悲欢离合的故事倒也不少。令人迷茫的社会是个大荧光屏，天天上演兴衰更迭的故事。而医院这一频道则主要演出生老病死的悲剧。在家乡工作的近两年时间里，所闻所见都促使我的生命更加趋向内心那条隐隐向往的道路，就如同流落异乡的疲倦浪子，总是翘首眺望着归途。

面对白衣天使亦无法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幼儿



尸体、绝望母亲的号泣；面对接到绝症诊断书的患者那黯然失神的双眼；听到各病房发出的高声惨叫、低声呻吟；再有那些一个个得了冠心病、胃穿孔、大出血、心脏衰竭、全身大面积烧伤等等的患者，我那颗尚未麻木的心就感受到一次次的刺痛。每当看到一个个病人从我们的手术台上被抬往太平间，我就常常反躬自问，医学到底有什么究竟的利益呢？既挽留不住必然逝去的生命，也无法安慰人们内心的酸楚。那么我的出路又在哪儿？

苦闷当中，结识了佛教界的几位人士，有幸拜读了几本对我人生转折起了很重要作用的书籍，特别是《劝发菩提心文讲记》一书对我启发尤深，可以说正是这本书带着我走到那条渴望已久的希望之路的路口。尤其是书中描述的那轮回中皆已做过自己父母的众生，种种凄苦艰辛、怎样在轮回中漂泊、互为父母子女，以及恩怨爱仇的无常变化，真让人感到可悲可叹、可笑可怜。我渐渐明白，我与众生“从旷劫以来，互为父母，彼此有恩。今虽隔世昏迷，互不相认，以理推之，宁无报效？今之披毛戴角，安知昔非为其子乎？今之蠕动蜎飞，安知不曾为我父乎？”呜呼！如此轮回迁流，何日才有个尽头？

正是这些振聋发聩的法语，逐渐滋润了我干渴的心田。我的心似乎又被春风拂醒，经常飞越拥挤浑浊的都市，栖息于松柏参天的深山古寺，想象着自己跪拜在一位慈祥的老和尚面前剃除须发、身着袈裟、听闻佛法、诵经参禅……

其实只要你有心想，想象终会有变为现实的那一天。我也不例外，1993年终于落发出家，1999年我又最终来到了色达喇荣佛学院。

记得马丁·路德·金有一篇著名的讲演稿《我有一个梦》，他梦想总会有那么一天，不论白人、黑人，还是黄种人，人类都能像兄弟姐妹一般，平等和睦地共有一个家园。我不知道他的梦想能否实现，但血淋淋的事实却是，编织这个梦想的马丁·路德·金本人，却被他想象当中的“兄弟姐妹”们枪杀了。

我也有一个梦，这个梦远比马丁·路德·金的梦更瑰丽更庄严，那就是愿所有众生都能回归至最美好、最平和、最清净的自性家园。那样的世界将是何等的风光？！出家是踏上寻梦之路的第一步，佛学院是我实现梦想的加油站。而前方的路还很远，很远……这是一条永远的路！

带着佛法所赐予的智慧与力量，向着梦想的远方，我发誓：永远向前！

看着妙称稍显黝黑的面庞上那双清澈透底的眼睛，我似乎就看到了他那颗跳动着的透明的心。我相信，他的梦想终有实现的那一天！从医生到比丘，这不已是梦想实现的第一步吗？

经历了人世的风风雨雨，饱看了世间的生死变迁，尽管年龄不大，但妙称已足够从医院的手术台上、太平间里看透世事无常了。

有智慧的人绝对不会对生命有丝毫的鲁钝，他们也



绝不会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机械化运作中结束自己的一生。

在生命的沙丘上，无常之风吹过，流沙聚散起伏、变幻莫测。

智者如何留下坚实而难以磨灭的足迹呢？记得吾等大师释迦牟尼佛曾说过：“若多修无常，得诸佛加持。犹如众迹中，大象迹最胜。如是佛教内，唯一修无常，此乃最殊胜。”妙称六岁时就对死之无常有了初步体认，可现代人当中，有些年逾花甲之人还在浊世中迷乱着。这世上还有比这些一生都颠倒麻木的人更愚痴的吗？

心灵的超越

释宗彪，原名韩彪，生于1975年，祖籍天津市。1994年时考入浙江工业大学化工系本科，专业为化工工艺。大二时开始接触佛法，经过一两年的闻思与抉择后，1998年他于多宝讲寺正式出家。在此主要以修学法相唯识宗为主，其后又在色达喇荣佛学院修学大中观、大圆满等密法。

原本宗彪留给人的印象是不大擅长言谈的，但当我向他询问他的学佛经过时，宗彪却一改平日习惯，很开心地向我诉说了起来：

读大学时，我的兴趣爱好十分广泛。除必修课外，

我还大量选修了偏向于社会科学与其他边缘学科的一些科目，来作为自己知识结构的补充。每逢学校举行演讲或报告会，也不论内容是什么及主讲人是谁，我都会积极参加，尽量不错过每一次补充自己人生见闻的机会，以期来开阔视野、拓展知识层面。课余及节假日时，我主要干的两件事——锻炼身体与博览群书，目的也是为了使自己的精神与体质都能不断地成长完善。经过这样的认真思索与认真生活后，我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要将自己的毕生心血全部用在创造人类和平与幸福的事业——佛法的研究与修证上。我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算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才算替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找到了最佳的立足点。

少年时代的我就一直幻想着要做一名科学家，在人类科技史上留下自己的永久贡献。长大后却发现这不太现实也无甚必要，因而志向的选择对处在中学时期的我来说，就成了一件很让人迷惑的事。我还曾立下兴办慈善事业的大愿，但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这个愿望其实并不能根本解决人们贫富不均的事实……

随着年岁的增长与阅历的增加，我越来越多地了解了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各种问题，亦亲睹了许多人生的不幸。人们生存于世间所必须遭受的种种艰辛、痛苦，深深地刺痛了我纯真的心灵，让我越来越强烈地萌生了为人类谋最究竟幸福的迫切愿望。也曾想到过利用儒道二家的思想来净化人心、修身养性，但就像当年先是对科学、慈善事业产生幻想，后又无可奈何地把它们丢掉一样，我最终发现，不论儒家还是道家，由于它们对于



心性的揭示不够深入，故而总是让人有一种不满足、不踏实、不彻底的感觉。直到最后，当我在佛法中看到佛陀对心性透彻的阐述后，才真正产生了如获至宝、相见恨晚的感觉。那年我二十一岁。

整个佛法宣说的就是佛陀亲证的慈悲与智慧，对于一个有志青年来说，得遇如此妙法，该是多么的幸运。

古今中外有多少仁人志士都在孜孜以求宇宙人生的真相，但又有几人能如愿以偿？有不少人因学识有限，阅历所局，他们提出的种种以农业、科技、政治或教育等方式治世利民的主张，虽然于国泰民安的局部达成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终因这些计划、方案大都是通过改造外部世界来实现其社会理想，它们没有涉及或只是粗略地关注到作为行为主体的人类的内在品性，因而这种种的整治、发展社会的理念，都欠缺对人心调治的关怀。

虽然教育是塑造灵魂的最直接手段与工具，但现代的工业及消费文化体制已改变了其本来面貌。以往的教育主旨皆以修德为中心，而今则以工巧明（数理化）与文秘等实用科目为重心；在整体的教育目标上，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已离塑造心灵这一点越来越远。

再来看看让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自豪不已的科技成就吧，我相信对科学发展的深入思考，将会让世人更能体会出佛法的超越一切世间科技之处。现今的科技可谓日新月异，新技术、新发明不断涌现。我们生活的环境已被科技造就得相当舒适，甚至一个平民百姓的享受都超过了封建时代的帝王，特别是在他也与社会同步而

进入电子时代、网络时代之后，人们已近于随心所欲地就可获取各种悦意享受。但若论其实质，只就我们获得的文化资讯而言，许多娱乐节目都只能使人长时间地沉湎于被动的感官享受，心灵经常都会被不良镜头所污染，本有的天真与灵光怎能不渐被掩盖呢？

21世纪，人们的真实幸福可能还不及古代的农民们，他们的淳真、质朴、勤劳、和善……想必我们都已久违多时了。那时的自然、浓厚的亲情，不掺杂利益驱动的友情与爱情，也超过当今不知多少倍！

人类只知着重外在建设，而忽略心灵的净化，其结果只能是技术越发达、物质越丰富、社会越繁荣，人类的幸福也越淡薄、意志更趋衰颓、心灵也越来越空虚，良知更是一泻千里似的大退步……失去天真、淳朴本色的现代人，唯知整日盲目地忙碌。他们无暇反躬自省、探寻一切发展的本源。

其实不论世界如何发展，一切一切的根本还是人，而人的根本则是心灵！社会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科技的发展上，更取决于心灵觉悟的提高。科学之昌明、技术之先进，其初衷往往都是为造福社会。但无可讳言的事实却是，它们常常为邪恶势力所操纵，反而对人类祸患无穷，真可谓兴福而致患矣。很多当今世界存在的问题，正是科技的不合理应用与人类心灵被腐化的“时代产物”。

关注社会发展之人士，都会对此深生忧患。单方面畸形发展科技的后果，便是恬静、康宁的生活几乎被摧残得荡然无存，人类往昔的甜美与安乐生活几近一去不



复返，而心灵的痛苦则大大超过以往的任何历史时期。我们如果将童年美好的回忆与今天无奈的现实相比，几十年的变迁就已令我们不忍再细思量了。

综上所述，目前的症结所在是：物质文明的盲目发展，卑劣人格对科技的不善利用。对症下药是：以佛法净化心灵，或将教育的核心放在贤善心灵的培养上。

“但得本，莫愁末。”佛法以修心为根本，只要能驾驭心，心得调善，自然浑身安乐。在此净化过的心灵摄持下，人类的所有行为，必会真正造福这个世界。因为通达了心的本性，亦即掌握了宇宙的根本，那么人类的所思所为都会依循自然规律而不逾矩。不仅如此，从内心出发，还可以让我们轻易把握整个宇宙至高无上的法则。自然科学以外在研究的方法力求解开宇宙乃至人心的秘密，但这样做的结果除了能解决个别的枝节问题以外，它却将正常的社会秩序逐渐打乱，因之而造成的灾害难以弥补，引发的祸患危及每个生命……

而从表面上看，佛教修行者好似行为怪异、不拘于常规、反传统、反现实，但此种显现只是趋向大智前的方便手段而已。倘若像所谓的正常人那样，只知迷恋于物欲情爱、感官娱乐，这又怎么可能得到心灵的净化与超越？

佛法虽包罗万象、广博无边，但其核心内容却只是阐释心灵的奥妙，并指导人们以种种观心法门而去修行以至于亲身体悟。心灵的超越是佛法最特殊的一面，这是在净化人心的基础上的更高修行，以期达于对心性的



彻悟。亦即超越普通的言思境界，趋入至高无上的彻底圆满；超越狭隘心灵的束缚，实现对“小我”彻底的超越，唤起自性中本来就具足的“大我”——智慧力都已达到圆满境界的品格（即为佛陀境界），此时才能真正大兴宏愿，广行治世利生之无量事业。人生、社会、宇宙的种种成住坏空，皆根源于奥妙难测、灵用无尽的心，而对于心性认识的浅薄，正是科学的重大弱点。

证悟佛法者，虽心智远超现实，但行为还是立足于现实的因果法则——内怀密行，外现梵行。佛法修行，亦是以人类心灵的现有水平为基础，因为它所教导的主体还是普通层次的民众。

在佛法的教义当中，有一个最基本的概念，那就是轮回。关于三世轮回，大量不可辩驳的事实已为之提供了确凿证据，令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的人无法质疑。众多具特异功能者、接受催眠术者、濒死经验者、具前世记忆者，以及佛法证悟者等等，都已成为这一理论的强有力的证人。

关于另一个重要概念，因果报应也要联系三世轮回才能表现出其在整体时空中的正确性，若只着眼于今生今世的狭隘范围，则根本无法客观、全面地认知它。

这一点上，简单的逻辑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基本概念。三世好比昨天、今天、明天，对处于今天的我而言，昨天已成过去，明天尚是未来。昨天、明天皆非我今天所能感受体验到的现实，但我却坚信它们必然存在，这是因为较长的寿命使得我们能够经历许多个“三天”。同样，如果我们能清楚记得如何从“前世”



来到“今世”，再趣往“后世”，相信人们也不会再怀疑此种理论的合理性。只是大多数人都“记性太差”，别说前世，就是昨天的事也忘失殆尽，就好似我们从梦中醒来多是一无所知一样。

千万别因为我们看不见前世、后世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就像宇宙太空间有很多运动规律尚不为人所知，但它们却无时无刻不在世界的每一个空间精确地控制着宏观、微观、人和事物的每一刻演变一样，它们不会因为人类的无知或漠视而失效或错乱。真理也绝不取决于人的意志，因为真理是永恒、本有、普遍、必然的。

在佛法深广而自由的时空中，每个具有心识的生命，都是从无穷远的过去而来，并流向无终的将来。在漫长的时空穿行中，生命不断转变着它的形态（即随业力受身）。每个生命既在自己的业力能量所造就的时空中受因果规律的奖掖或惩罚，又能主动积极地超越禁锢自己的时空环境。这其中的差别唯在于修心的层次、觉悟的水平、认识本性的深浅等方面。

转变命运的机会完全操纵在我们自己手中。谁向佛法投入的越多，谁得到的回报亦越丰。修行人的生活其实是最富创意、最具趣味、最能自主的，但他们同时也必须做到难舍能舍、难忍能忍，行世人所不能的种种苦行，以获得最终的对有限心性的超越。

去尝试着以佛法来超越心灵吧，在这个过程中，你失去的只是身心的枷锁，你获得的将是整个三千大千世界！



宗彪在他的谈话中，着重强调了前后世的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亦进行过很认真的研究。独自一人时，我思考过前后世的本质；在几百人的僧众面前也辩论过这个问题；我还翻译了藏传佛教论典中一些涉及这一问题的论著……同时在《阿难入胎经》、《释量论》、《量理宝藏论》、《七宝藏》中，佛陀及诸大论师都曾详细讨论过前后世的存在及其理由。全知麦彭仁波切在《中观庄严论释》中也说过，《释量论》中广说了前后世的存在道理，但关于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关键所在是，如果知道了万法唯心造的道理，则前后世的确定存在及因果真实不虚就非常好理解了。

我希望人人都能反复思维这个问题，力争尽早解开前后世的谜团。对我个人而言，在对前后世有了坚定的信解后，现在即就是有无数个世间智者、科学家、学者站在我面前与我辩论，我也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与恐惧。

确认前后世的存在对任何一个佛教徒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不通过智慧进行抉择，不相信前后世及轮回的观点，这样的佛教徒和外道、和非佛教徒又有什么区别呢？

愿大家都能了达佛法对于生命的甚深观点！否则，你永远不可能超越有形身心的束缚，也永远不可能达于本有的生命自在状态。





归 家

物质高度发达的当代社会，特别容易激发众生本来就就很炽盛的欲望，层层无尽的诱惑，更是为贪欲的泛滥推波助澜。许多人在年轻时，将几乎所有的钱财、时间、精力、心思都投注在所谓的甜蜜爱情上，究其实质，这依然是贪念在作怪，而男女双方对情欲的贪执，更是轮回的根本。有智之人应能看透爱欲的本质：它的暂时性刺激对人的精神作用极大，而人们为了这无常的感官享受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从爱情中所得到的“快乐”，大抵不出身体的欲望满足与心灵的相互愉悦、依恋这些范畴，其实这种种的迷乱感受，在佛陀的教言中早已有了对其本性的深刻剖析，只是在把幻境执著为实的人看来，非实有的爱情依然要被障壁重重的他们添加上许多人为的虚幻面纱，一如他们在梦中自认为亲身实证的那般。

也有些人通过自身的经历渐渐明了了爱情的实质，比如希言。现在某大学读佛教专业硕士研究生的他，也曾经狂热而天真地执著过爱情。希望他的经历能对沉溺于爱河中的人们，特别是青年人有所启发。否则等到日落西山时，再反省年少时的轻狂无知，那时又会产生多大的实际利益呢？

坦率地说，我过去的行径确实像一个浪子。而值遇佛法这之后的岁月，却将我那曾经轻飘飘的生命塑造得沉重、坚实了许多。当转回头再去看看时，总会有一种感觉明白地告诉我：踏上佛道其实真的是我成长历程的必然。

说起我的童年，那应该说是在瓦砾土堆上度过的——大地震后的唐山，到处都是断瓦残垣，一个又一个的防震棚见缝插针般地遍布废墟之间。整座城市充斥着无序与混乱，而就在这倾斜的地基上，我渐渐长大了。

大约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吧，与那些用一生的时间也抹不去心中阴霾的大人们相比，我们这些未经世事的孩子是不懂得什么叫沧桑无常的。那些满目的废墟，反而成了我和小伙伴们疯跑、游戏的绝佳场所。记得当时，每当孩子们都被大人们一个个地叫回家吃晚饭时，在某块平坦而略微有些凉意的石板上，总会剩下一个双手托腮的孩子。他总爱傻傻地望着天空，一直到满天的星星眨呀眨地挂满眼帘。那个孩子就是我。直到当班主任的妈妈下了晚自习来“捉拿”我时，我才会不情愿地跟她往回走。那时妈妈总爱问我：“又傻想什么呢？”我就开始一连串地问出一些傻乎乎的问题……

“还记得少年时的梦吗？像朵永不凋零的花。”的确，假如此刻追问回忆，我想那时做的梦大多都关于“永恒”吧。天空是永恒的吗？时间是永恒的吗？星光是永恒的吗？当然，所有的这些问题对那时那个爱做梦的少年来说，是不可能有什么答案的。但这种对未竟探求的永恒思索，却永远刻在了我的灵魂深处。





似乎我的成长总是要与歌声相伴，在废墟中长大，又在郑智化的《年轻时代》中迈向血脉喷涌的青春年代。“口袋里没钱，名堂倒是很多。妈妈多说几句，就嫌啰唆。总以为自己已经长大，受伤的时候不用回家。永远以为地球就踩在脚下，年纪轻轻要浪迹天涯……”尽管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首歌的内容很浅，但它宣泄的情感却很纯、很真。好久都没听到这首歌再飘荡在耳边，但只要它的旋律被人不经意地哼起，心头便不由得浮起中学的那段时光。那时的生活大抵不出三样东西的范围：摇滚乐、啤酒、枪战片。其中影响我至深的当属枪战片：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为朋友两肋插刀、身中几十枪的镜头，每天都要在我的脑海中反复播放几十甚至上百遍。于是我学会了义气，也学会了打架。那时觉得跟人打架，尤其是动家伙时，那种剑拔弩张的感觉真是刺激。不过在内心，应该说追求的还是永恒——从童年起就在苦苦寻觅的永恒。只是在中学时，我把友谊的永恒看成了瞬间爆发的所谓“光荣”与“牺牲”。

年轻时代，确实有一点天真有一点呆；年轻时代，确实有一点疯狂有一点帅。如果说在那段叛逆时代里还留下什么有用东西的话，我想那应该算是绝不苟同于他人的性格，以及无畏的勇气吧。“所有欢笑和泪水就是这样度过，那一段日子我永远记得；或许现在的我已经改变很多，但至少从未改变那个做梦的我！”

接下来的成长岁月里，我开始遭遇了我的初恋。

曾经在脑海里幻想过无数个关于自己的爱情故事；曾经呼吸困难地想逃又不忍地去敲女生宿舍的门，但

是，时间和尝试告诉我：欲望的升沉终归要归于平淡，新鲜的感觉最终一定会变成不新鲜。后来当我看到“巫山云雨浙江潮，未到千般恨未销，到得还来无别事，巫山云雨浙江潮”时，我深切感受到，自己稚嫩的爱情，真的成为了苏轼这首作于近千年前的诗歌的绝佳注脚。在频繁的约会、逛街后，我们彼此加在对方头上的光环已消失殆尽，因而交流变得越来越乏味。我暗暗地问自己，这就是我渴望的永恒爱情吗？本想摆脱寂寞而追求爱情，但当爱情来到身边时，我却发现得到的是更多的寂寞。每次聚会结束，我都要面对更加孤独的自己，我想她的内心也会是同样的感觉吧。当爱人成为最熟悉的陌生人，那种痛且苦涩的感觉，就像把整个人都抛向无底的深渊；每一次心跳都把痛苦沿着血脉压向全身，直叫你没法不懂得两种苦：求不得与爱别离。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慢慢学着自己长大吧，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男女间的感情是永远无法真正充当人生的基石的。也就是在恋爱前和恋爱后的那些时日，我开始阅读佛学书籍与大量的东西方哲学书，特别是佛陀的教言，让我常常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但刚开始时，我只是把它们当作知识去积累，从未想过要把圣言与自己的生活结合起来。而初恋的遭遇，便适时地充当起我整个人生的转折点，我开始从中品味出佛经上早已宣明的道理。这样我便不得不开始把佛经的道理用于指导我的生活，因为我不得不承认，其实我根本不具备看透雾中花、水中月的智慧双眼。

如佛所说，智慧和解脱都是在孤独时发生的，如果



懦弱的人逃避孤独，那也就等于逃避了智慧和解脱。以逃避寂寞的初衷跌入爱河，我想这正是许多人迷失自性、造诸众苦的渊源吧。我渐渐明白了，如果我最执著的爱情都只能给我带来无常体验的话，这世上还会有所谓的永恒吗？

尽管佛法一再强调不离世间觉，但很多年轻人还是因为认定佛教是禁欲主义而排斥她。我想这真是个天大的误解！其实睁开眼去看看这个娑婆世界的对对夫妻，有哪些人能摆脱在合法外衣下的欲望放纵与发泄？有哪些人能摆脱千篇一律的生活中的隔阂与淡漠？有哪些人能在外表万花筒般的空虚实质中，顿悟婚姻的束缚与牵强本质？又有哪些人能在日复一日的烦恼海中，获得穿透一切如梦幻泡影般的有为法的智慧？挥挥手与爱情告别后，我也就懵懵懂懂地大学毕业了业并加入了上班一族。因为我的专业是营销，所以理所当然地我就成为了一名挣钱的“苦力”。在营销过程中，我越发体会到了商业化社会的万般“风情”：以我的职业为例，我的所有才智、精力乃至生命，都仅仅凝聚在我所推销的啤酒，或是电器那么一个小小的品牌上。我已不是我，不仅如此，我还要对客户说很多言不由衷的话，做很多表里不一的举动。任务放松时闲聊喝酒，任务繁多时又加班熬通宵，我的身体及心理都开始出现透支。有时在加完班赶回家的路上，长长的街、冷冷的夜，路灯幽暗的光又拉长了我的身影，这时在心中就会异常清晰地回荡起《心经》的开头：“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我就是因为空不掉这五蕴、空不了这



利益驱动才度不了一点点苦厄呀！我追问自己，“我追求的是什么？不是真实而是幻影。我在逃避什么？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本来面目！”纠缠交错的时空里，一种没有感觉的感觉占据了思绪乱乱的我，这个都市夜归人的灵魂。

这是我想要的人生吗？肯定不是。随着学佛的逐渐深入，我的心理天平越来越倾向于以佛法来重新建构人生。我相信自己并非一个盲目信仰者，作为一个有理性的现代人，我在佛学和其他宗教与哲学间是有过长时间的慎重抉择的。反复的比较结论是：只有佛学才能提供给人们关于烦恼与痛苦的原理与解脱之道，特别是她独有的戒、定、慧三学，更是其他一些外显高深、实则无关人生痛痒的哲学理论所难以望其项背的。我从心底想对世人们说一声：不安的灵魂们啊，到佛学殿堂里为自己找一个永久的家吧！

不久之后我就辞掉了工作，撇下很多亲朋不解的目光，背上简单的行囊，开始踏上寻找自我、回归心性的路程了。走遍了五台、九华、峨眉、普陀，怀抱一种浪子寻根的心情，一路上见过许多人，也经过了很多事。当越来越多的人与事都已随风而去时，驿动的心终于渐渐平息了下来。该回家了。我发现对我这样的一个佛学“贫儿”而言，流浪并非是我最好的成长旅途，我该在一个丰富的佛法驿站中去长久驻留一番了。

经过一年的苦读，我考上了佛教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对于那个喜欢仰望星辰、托腮思考“永恒”问题的少年来说，我想这应该是最合适的选择吧。



为了找到宇宙人生的圆满真理，我已舍掉了尘世间的许多诱惑，也许未来我还将舍弃更多。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当久被尘劳封锁的心珠抖尽风尘之时，那照破山河大地的光辉本色，终将证明我的所有努力、所有舍弃，都会因那一刻的升华而得到最终令我无悔的回报。

为此，我将用生命做全身心的投入与期待。

人人都在希求对他们来说至真至爱的东西，但我觉得对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来说，清净的智慧才是他们最应珍视的无价之宝。而在所有世人公认的智慧之林中，佛陀的智慧则历经考验从未受到过任何能与之对等的挑战，因它从未被任何人检验出有何漏洞与缺陷。因而知识分子真的应该对佛法有所领悟，不论你从事任何研究，都可从无所不及的佛法智慧中汲取于己有用的妙法甘露。

无论是面对爱情还是事业，也不管你身处顺境还是逆流，都希望欲了知世界真义的知识分子们能先通达，至少了解一下佛法的真理。只有拿着金钥匙才能打开宇宙万象的大门。

选择信仰

这个时代的科技比起我们父辈们所处的那个时期



是要发达得太多了。不说别的，单是笔记本电脑、数字掌中宝、网络时代等等这些名词，老一辈人可能连听都没听过，他们更无法想象克隆绵羊是怎么一回事，太空蔬菜又怎么会端上我们的饭桌。

我自己就有一部非常方便的数码照相机，虽不是一个专业摄影家，但我也喜欢经常带着它到处留影。不过最经常出现在我的取景框里的常常是人物，特别是知识分子。一遇到知识界有缘的朋友们，我就想在底片上留下他们永久的音容笑貌。

刚好今天碰到了周晓勉，理所当然地我就把智慧的镜头对准了她，照下了她的学佛情态。至于拍得传不传神还是请观众朋友们来评判吧。

从小我就受到佛教的熏陶，因为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记得那时候父亲吃素，而且从不说谎，并要求和教育我们做一个诚实、正直、有品德的人。这在佛法并不兴盛的河北当地来说，无疑被视为“古怪”之举。但我却喜欢听父亲讲一些吸引人而又有教育意义的有关佛教的故事。有时我也会想一些问题：“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我呢？天的外面有什么？再外面还有什么？”

十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父母旁边，父亲问母亲：“你学佛是为了什么？”母亲说：“我为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娑婆世界的苦恼和琐事太多了……”然后父亲又接着问我：“你学佛是为了什么？”刹那间我好像感觉到了自己心中漫无边际而又无法言说的痛苦，



于是脱口而出：“我是为了解脱。”

我与佛教就有着这样一种缘分。有时我去寺院也很喜欢听那里的晨钟暮鼓，感受那种古老、神秘而又清静的气氛。不过除此之外，要让我谈出对佛教的更进一步理解，我却无话可说，因为我对佛教的了解并不太多，平时我更专心于跟伙伴们玩耍。父亲看经书似乎只是他自己的事情，反正他也不强迫我们去信仰什么。

在十四岁那年，我跟着父母去附近的寺院找一个老法师受了皈依，并在父母的影响下自愿吃素。

佛陀在我少年时的心目中是一个很崇高的大人物，他有着无边的智慧、完美的人格，能宣讲深奥的教理并显示神奇的幻变。随着年岁的渐长，有时候我也看一些佛教的书，比如《释迦牟尼佛传》、《弘一大师传》或佛学知识书。隐隐约约地我觉得在我所知道的宗教里，唯有佛教浩瀚如大海一般，使我望不到边际。但当时的思想状态充其量只能算是半信半疑而已。

1993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了一个很不起眼的学校——邯郸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专业是中医。

在学校，我开始受到一系列中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等等的系统教育，环境的影响使本来就没有稳固信仰的我很容易发生转变。那时年轻气盛的我脑子里充满了对于未来的种种幻想，整天萦绕于脑际的都是诸如如何在社会上立足之类的问题。偶尔想到父母，我就只知道他们有一些修行和佛事活动，于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年岁大了，需要为自己找一个精神支柱、找一个寄托，我想那也应该算是一种人之常情吧。



我也不必打扰他们，他们有他们的路，我有我自己的轨迹，这样互不干涉也好。记得有一回假期回家，一天晚上我在灯下翻书，无意中抬头看到父母都在念佛，那时的我似乎早已把童年时与佛结下的那点缘分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看着父母的举动我甚至感到有些可笑，因为我越来越无法确信在西方有那么一个比童话还美丽的世界：那里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每天六时天降妙花，香洁无比；那里地面平整，黄金为地，美妙浴池，七宝砌饰，金沙铺底；那里饭食器具，随念而至，用毕自行消失；莲花化生，花开见佛，什么时候想修行，就可以当面请教善知识，直至究竟成就……这样的一个世界，我顽固地认为反正我没见过，因而不可能相信。看着专心诵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父母，我顽皮地说：“你们要是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别忘了来看看我或托个梦什么的，不然我可不相信噢。”父亲望了望没有一点出离心的我，淡淡地回答道：“那时你也许早就高兴得把我们忘了。”听了父亲的话，我顿感兴味索然，就好像他们已经看破了社会上花花绿绿的一切，而我还傻乎乎地在重复他们早已厌弃了的生活之路。但当时，我仍然幼稚地认为我有我自己的追求、理想和命运，我还要好好地享受单纯的学生生活，不能让自己的心像古树枯藤一般过早地老掉。

二十岁毕业的那一年，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考上了硕士研究生。可能是还未完全丧失从小带来的改也改不掉的一些习性吧，复试的时候我不愿意说谎骗人而讲了实话，说自己是应届的专科生（专科生得工作两年之后才准许报考研究





生)，结果考研的事也就成了泡影。回家等候分配的日子里，现实才让我从幻想中重又清醒过来。我悲哀地意识到，我需要去适应社会，需要被社会承认和接受，而不是可以像以前想象的那样，能自由、自如地游弋于社会。可是在我努力去适应社会这个庞大机制的过程中，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不适应和不平衡。我曾经声称要主宰自己的命运，可毕业后仅仅几个月工夫的实践就让我明白过来，作为一个凡夫的我，只有被命运所转，怎么可能有主宰命运的自由呢？

我面临的不仅仅是医术上的问题，似乎更多的是适应社会的问题，从出卖假药到各种坑蒙拐骗的手段，使我从内心深处越来越反感这个你欺我诈的社会。那时父亲已经开始每年到色达喇荣佛学院来参学，从他那里我也可以借机听到他讲一些有关法王、堪布的功德等等的东西。但我关心的仍是自己的事，尽管自己的情况已是一塌糊涂。似乎人们都得等到撞破南墙才肯回头。我也一样，虽发觉现实与课堂、课本的距离不可以里计，但我还是没有想到要另找新的人生支柱。

参加工作后不久，我就发现自己与环境很难协调。我不想只盯住金钱，不想为了金钱去作弊、去贪污、去变得油头滑脑，因为我不认为物质的富足就能够填补内心的空虚。因此，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对工作非常厌倦了，人也开始消瘦起来。整天听同事们聊些无谓的家常，看着他们使劲给患者开一大堆不知从什么渠道进来的价码昂贵的药品，以便分得奖金时的丑态，我就常常扪心自问：我的一生也要这样过吗？

实实在在是被空虚、堕落的生活逼到了走投无路的境地，然后可能是苍天有眼吧，在一个偶然的因缘促使下，我突然想到了法王如意宝和色达喇荣佛学院，这真好像是一盏明灯在心中悄然亮起，我当时强烈地渴望并下定决心一定要到学院看看。就这样我进入了藏地雪域，并最终入了密乘。这一切似乎是偶然发生的，又好像是必然如此，但无论如何我的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将近两年了，我一直没有离开过这里，汉地那花花绿绿的世界对现在的我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诱惑。佛陀说过：“三界无安，犹如火宅。”而我已不想再被卷入轮回的水车。现在，心情开始变得比较明朗平和，不像以前那样大起大落，我似乎把从前的名利之心放下了很多。如果没有相应的因缘，自己却还要苦苦地执著不放并不实有的东西，那只会给自己徒增烦恼而已。况且一个人在世间法上即使再精通，也无法解决自己轮回的痛苦和生死的大事。因此我才感到庆幸，因我能在上师的加持下，几经周折而终遇殊胜的佛法。

说来惭愧得很，严格地讲，直到现在我仍没有什么修证和境界。但我相信，只要不离佛法，心灵就一定会在周围这个善变的世界中得到些许的安宁。没有信仰的心是狂乱而痛苦的，这是我曾经深深体会到的。因而，我是多么地希望无始以来漂泊在轮回中的人们都能早日信仰佛教啊。选择了佛教，你也就等于把自己引领到了一条看得见灿烂前景的智慧之道上，生命将因此而有了最终的依怙与保障。



我照相的技术不是很好，但晓勉信仰的身心照我大致还是捕捉到了一点轮廓。说到选择信仰，我相信不仅对佛教徒来说很重要，因它是一切诸法的根本。即就是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信仰也特别值得推崇，这一点世间伟人也多有提倡。雨果在其名著《悲惨世界》中有这么一段话：“信仰是人们所必需的。什么也不信的人不会有幸福。”而创作出不朽的文学形象——约翰·克里斯朵夫，这一代表了整个欧洲知识界，乃至全人类，孜孜不倦地探寻人生终极理想与幸福的人物的伟大文学巨匠罗曼·罗兰的一句话，恰好可与雨果的思想互为印证：“整个人生是一幕信仰之剧。没有信仰，生命顿时就毁灭了……没有信仰的人就会下沉。”

仔细想一想，其实挺可悲的。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里，如果一个正人君子有了真正的信仰，恐怕很多人反而会认为此人的脑子出了问题。这真是一个天大的邪见！

去选择一种崇高而究竟的信仰吧，生存于此世间上，让我们把信仰的大旗高擎在心上！

以佛法指引人生

今天是青年节，是属于年轻人自己的一个节日，也是春天开始降临喇荣的时刻。经历了漫长而灰色的严

冬，这辽阔无边的雪域大地终于换上了鹅黄嫩绿的春衣。久违了的小鸟也纷纷从冬天筑就的厚厚的草窠当中探出头来，引颈婉转一下憋了一冬的嗓子，于是我也能在它们清脆的啼鸣里尽情吮吸春天的气息。

毕竟是春天！这几天来喇荣的年轻人一拨又一拨。他们利用七天的假期到学院，要么朝山，要么拜佛、绕坛城，当然更多的是来参学佛法。于是满山遍野的嫩绿草丛中，便时不时冒出他们青春活泼的亮丽笑脸。

春天是真的来到人间了。当活泼可爱、一脸朝气的石伟来到我眼前，跟我讲述她在大学毕业前夕，终于了却心愿来到学院的前后经过时，这种感觉在我心中便越发强烈起来。

我出生在辽宁的一个偏远农村，父亲是位教师，母亲是个农民。全家生活拮据，几经周折，家境才慢慢好转起来。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而且体弱多病，所以父母和两个姐姐都非常疼爱我。小时候也没有吃过什么苦，还养成了懦弱而又任性的性格。

1997年，我考入了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大学的生活是充实而自由的，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用来接触社会、认识社会。在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中，我逐渐意识到了自己有很多弱点，比如懦弱、自私、狭隘、自我封闭等等。为此我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试图融入周围的群体，不断改进自己的缺点。在这一过程中，自己也确实取得了一些小小的进步，但在更进一步面对这个社会时，我却越来越感觉到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且不可思议的群体。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圈子里干着追名逐利、尔虞我诈甚至不择手段的种种事情，但每人脸上却俨然都贴着一幅“我是好人”的标签。为此，我常常感到茫然和失落，感到自己的命运像风中的一片落叶，被社会这股飓风吹得无所适从。

2000年，通过朋友我认识了一对年轻恋人，想不到这两位从此便成为值得我终生尊敬的朋友。男的高高大、宽厚仁慈，女的则是比我早几届的师姐，而且又是同乡。刚开始接触，我就觉得他们别看外表平凡，实则与众不同。他们身上没有现代人常有的那种浮躁感与功利欲，总是带给人一种平静、从容、自然、祥和的感觉。从一开始交往，我就喜欢上他们了。这或许是缘分，让我在异地他乡认识了与我的人生经历迥异的他们，从而使这段经历让我一生获益匪浅。

这对年轻人在成都一边求学一边学佛。他们家里有一个佛堂，里面有很多佛像和佛经。有时候，他们就给我讲一些佛教里的典故，因为好奇，我也就当故事来听；有时，他们又讲几位高僧大德的事迹，而这又往往让我感到神奇和向往；有时，他们还带我去成都的寺院，与我在寺院里漫步，体会尘世被挡在外面的感觉。而在寺院里，我也真的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恬静和祥和。我隐约觉得似乎有另外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更值得我去追求，那是一种晨钟暮鼓、与世无争的生活，是我的这对朋友朝夕提撕的生活。赶上没课的时候，我就又跟着他们去放生，在这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居士，有白

发老人也有年轻人，偶尔还能看到藏地的喇嘛。放生的时候，要给鱼儿念经加持，然后用船把它们运到湖中间，再一筐筐把它们放归湖里。看着它们重又获得自由，我也如释重负。我想，其实动物和人一样，都有生存和享受自由的权利，不能因为人类貌似强大就可以为所欲为，更何况人们怎能为了自己的私欲就随意剥夺动物们的生命。通过放生，我更加认识到佛教才是真正博爱的、大公无私的宗教。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我对佛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从佛学书籍中学到了很多道理。佛教对世界、对人生都有深刻而积极的认识，她倡导正直、善良、真诚、无私等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而竭力强调人们一定要摒除自私、狭隘、虚伪等丑恶的一面。她教人们放下执著，以一种宽广的胸怀来面对人生……

学习佛法后，我觉得自己少了许多浮躁和烦恼，多了几分自信和从容，心胸也比以往更大度了。碰到挫折和不如意时也能坦然面对，不再像从前那样动辄就怨天尤人。同时与其他同学的相处也变得更融洽了。当烦恼生起的时候，捧起一本佛经便觉得仿佛一股甘泉流入心间，内心马上就回复平静。面对这个曾经以为很难适应、遍地丑陋的千变万化的世界，我现在可以镇定地对自己说，没关系，我能行！

后来利用大四寒假回家之机，我又为父母带回了很多佛教方面的书，真希望佛法的智慧也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启迪。因为回顾自己这四年来的大学生活，感觉收获最大的就是学到了佛法，这无疑为我今后的人生指明了方向。这种充实的喜悦，我多么希望能与人共享。



2001年“五·一”节的时候，我终于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色达喇荣佛学院。这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这里有高远的蓝天和苍茫的大地；这里有无数的出家人和居士在修行；这里的条件尽管比汉地艰苦得多，但是每张面孔上都洋溢着安详和幸福。我们住在女众出家人的小木屋里，大家同吃同住，相处融洽。在交谈中我才了解到她们并非是因为遭受打击、逃避现实才出家的。恰恰相反，她们大都怀着对究竟的美好生活的向往才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她们乐观而豁达的胸襟让我们敬佩不已。这一次我也满了自己长久以来的一个愿望——皈依佛门，并认一位非常慈悲的活佛为我的上师。

我的学佛之路还很短暂，一切都还在顺其自然的进行当中。我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来了解佛法、学习佛法。我相信，这样的人生才会更充实，我们这个社会也才会更美丽。

从“五·一”到“五·四”，全国各地的青年朋友们都在以各种方式欢度假日，而对我来说，我的脑子里似乎从未有过假日这个概念。幸运的是，我能用智慧甘露来充实自己，过去如此，现在、未来依然如此。所以我很高兴地写下石伟的学佛经历，因为我想把它作为一个节日礼物献给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希望他们看到这篇文章后，于身心都能有所收益。

心迹

我经常见到社会上一些非常自私的人，尽管嘴上说为人民、为国家，实际的行持却全是为了自己。自私的人假如生活在顺境中，他是根本想不到并希求佛法的。我最近就碰到了这么一位人物：他是负责整顿学院的工作组成员之一，平日里总是异样强硬地诽谤佛法、否认佛陀的存在，肆无忌惮地做违背因果之事。结果前几天他突患急症，经检查已是癌症晚期。几天之内，他的亲朋好友就都弃他而去，包括他的子女。绝望中他痛哭流涕地给我打电话，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时，谁也不来管他，现在只要佛能救他，他就开始信仰佛法……

像他这种人，在乐得晕头转向时是根本不会想到无常的，而生死其实随时就悬在我们每一个人头上。假如真是有智慧的人，只要你平时不忘佛法，那么在生死关头，你绝对就不会感受痛苦。

死亡，不管是逼向自己的或是迈向亲朋的，甚或是针对毫无干系的第三者的，对一个人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善知识，就看你会不会利用它、抓住它而已。在这方面，秋音女士的经历确实可以给大家提供借鉴。

印象中，小时候父亲常牵着我，在夏日的夜晚出去散步。仰望深邃无边、星星闪烁的天空，父亲常给我讲



些“黑洞”、“白洞”、“飞碟”、“太空”之类的知识。对此，我充满了好奇，以至这种对宇宙的好奇，一直藏在心里，并在以后的日子中时不时地闪现。

长大后经历的便是如世俗必修课般的漫漫上学之路，并最终如愿考上了南京东南大学。当然不可能选择一直向往的天文系，而是选择了实用的计算机。大学的氛围渐渐造就了我“个人奋斗”、“实现自我”的理念。虽然也有几个日落黄昏在校园操场的苦思冥想，也有假期在图书馆猛看尼采、叔本华的经历，但均未得到关于宇宙人生的满意答案，反而对生命的本身更为疑惑。不过有一点却似“恍然大悟”，原来周遭，乃至古今中外忙忙碌碌的人们，对自己的生命本源搞不清楚，竟也可以活得像那么一回事！那时候也想看佛教的书，但却无缘碰到合适的，只看到过一本讲述佛陀生平的故事集，因感觉上好似神话，便也没太多在意。但佛陀舍王位出家，菩提树下发愿不成正觉誓不起坐的精神却打动了。而后来读到的达摩九年面壁、神光断臂求法的叙述也同样令我神往。

从学校毕业后步入社会，便不由自主地卷入了追求自我实现的浪潮中，一切都开始以自我为中心：自我锻炼、自我发展、自我表现。那时真可谓“目标方向明确”，而且充满“信心”和“精进不懈”，具足了“立事的因缘条件”。现在回想起来，不由淡然一笑：精神可嘉，但方向有偏，而且充满了执著的不安与痛苦。

正当我鼓足了马力，全身心投入奋斗时，有一天下午，忽然接到一封家中的电报：“母亲生病，速回……”



急急忙忙赶回家看望生病的母亲，但家中没人，只有一张留言条。看过之后，便又马不停蹄地匆匆赶至医院……

幼稚、无知、可笑、可怜的我，崇尚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战胜、主宰命运的我，那一天，那一刻，却被上天很不经意地嘲弄了。母亲，关爱护佑我的母亲，如同空气般滋养我的生命而从未被我察觉的母亲，已于当天早上就离开了我，而且是永远！母亲就躺在我面前，但她再也不能如往常那样关照我，哪怕睁开眼睛看一看我……小时候，母亲总牵着我的手，怕我摔怕我受惊吓，而如今，我却让母亲一个人去走那段最艰难的路……我感到了彻彻底底的失败，彻彻底底的无奈。我真是一个不孝的罪人！

绝望的我走进寺院，请老法师教我做一切能做的事情，哪怕对母亲能有一点点的助益，不论有效或无效、信或不信，我不想再错失一点点补救的机会。我开始第一次诵经：四十九遍《地藏菩萨本愿经》；第一次顶礼地藏王菩萨，祈愿天下母亲安康，祈愿天下父母离苦；第一次真诚地持诵阿弥陀佛圣号，并在梦中恍惚觉察耳畔似有轻诵的佛号声……

母亲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最后一次送给我一份至珍的、无价的礼物——佛缘。这是我生命中最最无价的珍宝，是我认定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所在。母亲不仅赐予我生命，更赐予我利用这一生彻底解脱的机会。母亲的恩德虽粉身亦无以为报！

粉碎虚妄后是彻底的清醒，执著追求的真实，恰似



虚幻不实的泡影。风风火火的母亲是家里的核心，没有了母亲的家中竟是如此的凄凉，只剩下和顺的父亲和我七岁的妹妹。

那个时候，母亲离去的伤痛和对自己昔日未尽孝道的谴责，使我开始不能容忍对“自己”的任何考虑。母亲不在了，“我”的一切也已无所谓。我开始真正成为一个女儿，一个姐姐，开始真正领会了责任和亲情。单位里，尽心去忍，独当一面；家里昔日饭来张口的我，开始忙于一日三餐，更开始操心妹妹的学习。那时的裂变是巨大的，是对以前的我的一种否定。

否定之后，便需要重新树立，不管是人格还是立身基础，甚或人生道路与价值标准。我开始执著且认真地问自己：花开花落，人来人往，生命的意义究竟何在？不明之中，就开始从古往今来的圣者智慧中汲取养分与寻找答案。而他们的种种善说渐渐冲破了我原有的狭隘。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从中，我的心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旷远和安然。

“彻尽法界性，誓至解脱地，得为三界雄，解救诸群迷，我建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斯愿不满足，誓不成正觉。”佛菩萨的誓愿震撼着我的心灵。

“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喻若须弥。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洗诸尘垢；不著如风，无诸障碍；旷若虚空，大慈等故。”佛菩萨的行径，令



我高山仰止。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藏菩萨的大愿震彻寰宇。

无始以来的诸佛菩萨们，在此请接受我至真至深的顶礼……

佛菩萨的无上大愿大行使我生起无比的崇敬，自然就我将我引入了佛门。1995年的大年初一，为了纪念母亲，我开始吃素，并一直延续至今。

在母亲过世后的那段日子里，我在南京鸡鸣寺遇到了一位叫小王的道友，我便是在她的指点下诵持了《地藏经》。她是一位非常精进、有执著追求的人。末法时代修行不易，要寻得一个如理如法的修行道场实在很难。她换了好几个寺庙，最终还是离开了舒适的鸡鸣寺，来到了扬州的高旻寺。缘于她，我也得以进入高旻寺，并有幸随行参与了“禅七”。

禅七意在克期取证，所以从早至晚多达十多坐香。坐香时间也不一，最少如晚息香三十分钟，最长如早课香一小时，其中间隙便为跑香，至今我还很意念禅堂中的跑香。真正参禅为道乃大丈夫之所能行，坐上当提起全部的警觉疑情，深、忍、止、寂，以期力破无明而明本性；开禁下坐，当如猛虎下山，经行如风，心行如一。百余禅和子绕佛而行，“提起来！”急行的队伍中班首师父扛着香板，高声督促，其势之大，如挑战生死的号令；“啪”一击板，立刻收住，一切止寂，此刻但看己心，“当下念佛者是谁？”

可怜薄福的我，因繁忙的工作缠身，第一年只能利



用假期随喜，但这已让我对那里的修行氛围深有感触。第二年的新年，我便在禅堂度过了。第三年我已回南京，所幸有二十多天的探亲假期，我才又回到了高旻禅寺。最初两次是求道心切，但来去匆匆且理路不明，徒以妄想心识，揣测宇宙真理。第三次安心稍息，身心清净而安然，但生死心不至切，没有意识到强烈的出离心和至真的菩提心对真正的修道是多么重要。

高旻的禅七确立了我此生学佛修行的志向。在此之前，生活、事业是我人生的重心；之后，修行悟道，成佛度众则成为我此生的唯一目的。

目标虽已明确，修行之路则漫长而艰辛。

刚开始时，外境上：世事扰乱，竞相纷呈；内心：心地未明，闻思不够，理路不清。所以虽有一片心愿，但磕磕绊绊，时进时退。那时的我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斗争之中；处于清明和愚痴，处于两个不同的“我”的轮番交织中：一个是志求无上道、质直柔和、刚强勇猛、能舍能行的大我；另一个则是：被尘世所牵，资生不易、顾虑重重、狭隘遮蔽而艰难的小我。

尘世中的修行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后来，因缘时至而接触到了密宗。一看《菩提道次第广论》就觉得与自己非常相应，因而感叹不已。那里面指出了三士道的修行关键：闻、思、修。并特别强调对初学者而言，闻思显得尤为重要。藏地佛学院一般都设有辩经院，细致、精密的思辨抉择是正确无误的修行基础。

后来又有幸得到了《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它涵括

了完整的修行次第：无伪的出离心，无上的菩提心，忏悔，七支供和上师相应法。根据自己的修行体会，五加行的的确确是一条必须依止的修行之梯，它不仅是大圆满的前行，其实也涵盖了大圆满的正行。

同时在善知识的引导下，我又开始研习大圆满的智慧教言。通过仔细辨析，潜心思维，我终于对缘起性空有了突破性的认识。虽还只是理上疏通，但已感到了身心无比的轻松、自在。就如同一下子掀去了心中的障盖，解开了身上的枷锁，让我深切感受到：“众生实在可悲可叹，无始以来虚妄流转、轮回痛苦得实在冤枉！”大圆满的教言使我产生了无比的信心，同时对诸佛菩萨、大善知识们更产生了无比的崇敬和感激。我真心祈愿大：圆满的智慧之光能照亮末法时代更多众生的心灵。

如今，我的修行已少了一些浮躁和烦恼，多了一份安忍与自在。我愿以一颗真诚心、质直心、长远心，老老实实、诚诚恳恳地修持大圆满，不带半点的虚伪和矫饰。工作、生活上，要学会合理安排、正确面对、勇于承担、绝不苟且；在人世生活中，则试图慢慢熏习父母兄妹之心和自他相换之行。

佛陀教诲下的生命，充满了光明、安乐、祥和与智慧。愿我此生乃至生生世世都能追随佛菩萨的足迹；愿天下众生都能行持大智、大勇、大仁的菩萨之行，以臻到达彻底解脱的圣境。

在大城市的股股浊浪中，我很少能听到真正的法音，因而秋音的话让我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她通过直面



母亲的死亡而通达了真理，现在又说出了真理，这让我想起了莎士比亚的一句话：“真理往往是在痛苦的呻吟中说出来的。”

有时我在想，生存于大城市中的人们，像不像即将落山的夕阳映射下的灰尘？缤纷不了多少时间后，它们的光芒也就随着太阳的西坠而被夜色吞没了。从宏观上看，人们如此纷乱而盲目地忙碌于自己的利益，在关注衣食住行的同时，根本就没有考虑是否让灵魂得到了真正的归宿与安宁。而当你从微观方面纵深剖析一个个都市游魂时，你看到的只会是一个个不可告人、不可言喻的痛苦。因此，当众生没有获得佛法的甘露，没有获得修证自在的时候，被困苦煎熬、困扰的每一个众生都是非常可怜可悲的。而如果你真正调伏了自心，那么不论你身处何方、居住何所、身着何衣，都会处于一种永恒的安详、幸福当中。

那么，被痛苦烦恼困扰的众生，为何不希求能带来真正的自由与自在的佛法呢？

神游宇宙奥妙之门

圆春原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英语系本科生，1999年来到学院。他的年龄虽不大，但性情却很温和，给人一种老成持重的印象，所谓“疾言厉色”在他的脸上是看不到的。在一次管家会议上，我问起他的学佛因缘。

他敞开心扉，向我讲述了他的心灵蜕变史。

学佛是我真正懂事以后的人生选择。而在小时候，我们家乡用来骂人的最厉害的一句话便是：“你咋不去当秃子？”这种对和尚的蔑称，使我的幼小心灵对出家人生起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印象。

小时候挺怕死的，所以非常喜欢“及时行乐”这句话。万一哪天没命了，而人生中的许多乐趣都还没尝到，这岂不太亏了。因而初中时我就“及时”地抽烟喝酒，如此“行乐”了两三年，结果考试成绩经常名列倒数前几名。乐趣没找着，母亲倒是痛哭了几回，以致最后补习了一年方才得以混进高中。

高三时，偶尔接触了“潜息气功”，按照它的要求尽可能实地修炼了一段时间后，浑身上下出现的灵异现象让我既新奇又大惑不解，这是我从小到大从未有过的—种身心体验。我自己的觉受和同学亲友的一些事实，渐渐使我相信，可能平常我们对身心世界忽视得太久，所以一旦“潜息气功”帮助我们重新打开身心世界的一个窗口时，我们这才发现，原来自身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潜能。练了大概一年左右吧，身心的确有些改观，因而对特异功能的存在也确信不疑。但有一日，忽闻初中时的一女同学因舞场惹祸而横尸家门，这件突发事件却让我不得不重新定位生命的健康标准与含义。我本来就怕死，从小到大一直都畏惧死亡。现在又亲眼目睹了生命的脆弱，人生苦短之感便渐渐开始充溢心胸了。

这时，一位同学给我介绍了几本书：《向知识分子



介绍佛教》、《一位科学工作者研究佛经的报告》及《佛学群疑》等等。本是带着挑剔的目光以谨慎的态度接受这几本书的，只准备将佛法当作修习气功的辅助而已。谁料经一段时日的悉心投入后，原先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些苦闷的思索与迷惘，竟在经书当中一扫而光！自己感到受佛法甘露滋润得畅快无比，与自己的心机甚相契合。不久，我便彻底放弃了气功，心安理得地开始遨游在解开宇宙奥妙之门——佛法的无边智慧海洋里。熏习日久，我竟悄悄地萌发了出家之志。为慎重起见，我做了三、四年的痛苦等待。有时为了“考验”自己，便有意恣情放浪形骸，以便观察此心能否真正淡于红尘、安于宁静、不为声色犬马所左右。同时我又全力争取考上外省（我家在贵州）重点大学，一方面，多少让父母稍感安慰；一方面又可摆脱他们的直接影响，等因缘成熟后好悄然出家。

最后，我愿遂矣——我顺利地考入了四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上大学时，我常常悲哀地发现，大多数同学根本不理解我。他们有的认为我将成为书法家，因为只要临赛前找几本帖子参研一下，不久我的一幅中堂或对联便有可能在全校获一等奖；而我平日的行履，又被一些同学当作薄情的花花公子，因我和许多女同学的关系都不错，尽管我不对其中任何一位有非份之想，但还是被他们当作“大众情人”；舞场中，我的劲舞很受欢迎；戏台上，扮演“流氓”角色更是我的一绝……于是他们就都接纳了我这世俗方面的显现，而对我的信仰，却仅仅当作是一种人生戏耍。正如一女同学所说：“彭大师

（他们对我的戏称）会信佛？他会出家？我才不信呢！”

心的真诚无人喝彩，行为的造作倒“应者云集”，这世界是否有点儿乾坤颠倒？在我的内心深处，总觉得出家修行才是我这一生中最应该走的道路。

1999年夏，宽霖老和尚与清定上师相继离世，在成都的我，心中茫然不知所措，顿觉人世无常、胜缘难求。小时候一直害怕的死亡阴影，更使我对了生脱死的佛法修习充满了渴望之情。儿时对出家人的恶劣印象，也早已被对闻思经论、闭关苦修的出家生活的向往所取代。我本来就鄙夷犹豫不决的小人之性，特别是当对前途又有了一定的把握与规划时。那么该怎么办呢？大丈夫当机立断！走！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于是，拎着简单的行李，念着大悲咒，我一路径直奔向期盼已久的佛法圣地——色达喇荣佛学院。

现在，我在学院已呆了两年了，这两年来闻思让我对那些误解佛法、鄙视出家人的愚痴之人的言行深感痛惜。我真想告诉他们，如果你真的关爱生命，如果你真的想探究关于身心乃至宇宙的终极真理，那为什么不能以宽容的精神来对待佛法呢？佛法至少不会让我们杀人放火，佛法至少不会简单到让我们相信有一个所谓的“造物主”存在。那么有什么理由不给她一席之地呢？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人死之时，心中万分留恋与恐怖。也许出生前，同样因恐怖与万分不情愿，我们哭着来到如此难舍之人间。”此之话头话尾，细心者颇值一参。三世因果之确有，使我安心不少。对死亡



的害怕，也就悄无声迹地消融在自己当下的努力与对未来的长远确定性规划当中了。

我学佛仅属刚刚涉及，略知皮毛。现举《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点滴内容，将我的心得体会呈现给人们。

经中，佛陀不假借任何仪器设备，在他自证的现量境界中，提到各种生命体所居世界，有仰世界、覆世界、侧世界等种种情形。联系地球，以北极之处为仰世界，则南极处为覆世界，赤道上为侧世界。如此，地球之圆相已见端倪。扩而宏之，经有“十方三千大千世界”的说法，正是“十方虚空无有穷尽，世界国土不可限量”。因此，佛教的空间是无穷浩渺的，时间亦无始无终，远非“天圆地方”的狭隘思量所可比拟。如此广大宇宙，又与我们的身心世界和谐一体，是一整合的统一场，有着众妙之门，即《华严》所云“十玄门”。将之比照当今科学理念，颇令人玩味，在此不行广述，有兴趣者当可自行比照浏览。总之，若将我们的身心世界命名为法界的话，那么四种法界则可将宇宙人生万象的奥秘尽示无余。

四法界即理法界、事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对一凡夫而言，通过修行，历此四层次即可证得一真法界的实相境界，也即成佛。最起码，若我们懂得了理法界的内涵，便可了知佛教圆融大平等的义理。从竖向来看，现在入于过去，过去入于未来，一念可入漫长历史，漫长历史又可归为一念。从横向来说，没有绝对卑微的小，因为任何一都是一切；也没有绝对威压超级之大，因为一切又都是一。由此横竖无二，故而一



味平怀，等视群生。这无疑为社会建设及人心调适提供了理论方向。并且，若人们按佛教的方法去实践，最终则必能超越凡情，远离一切烦恼困顿，进入自由王国的大乐实相境界。

所以我真诚奉劝诸位有识之士，只有深入经藏，方能智慧如海。如能沿着闻思修的路径前行，待一朝灵机妙发，终可顿然朗彻大千世界本来风光。从而得以让人生、让理想、让全部的身心全都豁达无碍、悠游自在、神游无极、通透十方。到那时，尽虚空皆我体性，满大地是我光明！

真乃庆快平生。

圆春一口气讲完他的大学生活、他的思想转变、他学佛后的观点境界，这当中我都一字不漏地品味着他的全部谈话内容，我尽力想走进并把握这个学佛者的内心世界。等他意犹未尽地结束他的论述时，我发现在座的管家们有的已酣然入梦；有的睁大兴奋的双眼，似乎跟我一样欣喜于圆春精彩的人生展览；还有的则窃窃私语，好像一方面对圆春今天的侃侃而谈表示惊讶，一方面又对他的学佛之路议论纷纷……但我最终不得不终止这一切，我提醒大家：“还是让我们进入正行吧，毕竟我们这次开会的议题不是圆春的学佛之道与华严十玄。”打断了大家的分别念后，我们开始进入了今天的议事日程……

发现心灵的归宿

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四，1962年的今天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听母亲讲，那天的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是亮丽的，天空蓝得透明，朵朵白云在家乡的帐篷顶上悠闲地飘荡。时不时地，空气中还传来周围牧民诵经念咒的声响。三十九年后的今天，当我坐在学院的花园里，任思绪去捡起这么多年来所走过的风雨人生的一鳞半爪时，母亲和蔼的微笑、家乡的蓝天白云，还有佛法的点点甘露，这些我恐怕一生都忘不了的印迹，又重新浮起在脑海。我想即就是我奔赴天涯海角，这些景致也都会永远陪伴我的。

听说汉地的许多地方为庆贺我的生日，今天都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放生活动，对此我表示深深的谢意。不仅现在，将来乃至后世，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想纪念我的人，他们在六月初四做放生的话，我都会永远感激他们。

正思量时，就见彭措拉姆带了一大帮她的那些大学时的朋友向我这里走来。彭措拉姆已多次来过藏地了，刚开始时是跟着别人，后来是让很多人跟着她，而且追随者越来越多。这个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才女，不仅有经济师及注册评估师的职称，而且还是著名作曲家罗念一创办的格桑拉女子合唱团的合唱队员。

听说她在某个经济电台听众热线节目担任客座主持时，也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

“堪布，生日快乐！”人还未到，彭措拉姆的声音就已先传了过来。看着她与伙伴们叽叽喳喳的欢快样子，我想何不借此机会让彭措拉姆给我，特别是给她这次带进来的这批朋友们讲讲她的学佛缘起呢？这个在世间社会风风火火的成功女士的学佛之道，应该对她的朋友们不无裨益吧。

我的童年既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

不到两岁，我就随着父亲住进了那个年代特有的牛棚，吃的是玉米饼、咸菜疙瘩，睡的是铺在水泥地上的草席。没有小伙伴陪我嬉戏，更没有五花八门的各式玩具。整日游荡在一群学识渊博的叔叔们中间。刚听完达·芬奇画蛋，又缠着他们讲曹冲称象；一会儿想象自己是弹奏《月光奏鸣曲》的盲女，一会儿又猜想“红于二月花”的“霜叶”究竟长得什么样？

因为家庭的良好熏陶，我没有荒废我的读书时光，每次都以轻松的姿态跨过一个一个考试难关，这才为我赢得了现在稳定而令人羡慕的工作。我仿佛格林笔下穿着水晶鞋的灰姑娘一样过着公主般的生活，整日出入酒吧、饭店、卡拉OK厅、美容院、时装展等场所，拥有上百套的各式时装，CHANEL、DIOR等几百乃至上千元一瓶的世界顶级香水、化妆品也常常因为过期而挥发浪费掉。

春天，我徜徉在新加坡圣陶沙的丛林里；夏天，我



从韩国济州岛的海边踏浪而归；秋天，我漫步巴黎塞纳河畔，回想着雨果于《悲惨世界》中描述的冉·阿让可悲可叹的一生；秋天，我陶醉于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音乐厅里《蓝色多瑙河》的优美旋律中，过着自认为高雅而有品味的生活。

这是一个资讯发达、信息爆炸的年代，一切都讲究金钱、效率：文学作品用的是网络语言；朋友之间的交流通过 Email；情人的打情骂俏也以电话为媒体；同一单元楼的邻居鸡犬之声相闻，却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缺乏深层次的沟通，处处防范、战战兢兢、互相算计、尔虞我诈，大家都这么时髦而病态地活着。眼见周围的同事朋友有的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杀。

曾经大声地宣布“这是一个美丽动人的世界，一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的女作家三毛，用一条丝袜结束了曾给人们带来无数浪漫幻想的生命；而于山海关卧轨自杀的海子也曾留下过“活在这珍贵的人间，人类和植物一样幸福……”的思考；大洋彼岸又传来了诗人顾城杀妻自尽的噩耗，他曾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赞美世界，用蜜蜂的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

他们的死深深地刺伤了我，因我曾将他们作为自己思想行为的楷模，以为这些偶像们能将我引向幸福的伊甸园。然而事实告诉我，花前月下、诗情画意并不能解决灵魂深处的惶恐，幸福不是永恒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幸福并不等于精神上的快乐和满足，一味地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只能让我面临更大的困惑。



在德国的科隆大教堂，在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看到那些虔诚的人们跪倒于耶稣脚下，我也开始对灵魂和精神的问题进行深深的思索。科学极端发达的西方人也离不开宗教的精神支撑，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也“晚节不保”成为佛教的信仰者。科学和宗教不是对立的，宗教可以解决科学所不能解决的精神上的空虚，使一个灵魂变得更加坚强完美的只有信仰。

大街小巷都放着郑钧的《回到拉萨》：“雪山、青草、美丽的喇嘛庙……”随着歌声，我也跟着朋友去了位于藏地的色达，见到了碧蓝如洗的天空、辽阔无垠的草原，以及阳光下生活单纯而幸福的人们。

当我来到色达喇荣佛学院时，看到遍布山野的修行人的小木屋，我惊呆了。难以想象在人烟稀少的高原深处，竟有如此之多的修行人，而且其中为数不少的人来自于生活条件优越的汉地。

僧侣们的诵经声震撼着我，世间难以计数的美妙音乐，从无有如此韵致。它们清悦如天籁之梵音，荡涤了纷扬的污秽尘埃，淹没了功名利禄的喧嚣，使我躁动不安的心灵得到安宁与静谧。

通过与僧侣们的交谈，我了解到世上还有修行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平淡而又丰富多彩，单调而又其乐无穷。也了解到学院院长晋美彭措法王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成就者，他的智慧和品德感召了各路精英云集于此潜心修行，使学院于短短的十几年间规模不断扩大，成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佛学院。

短暂的旅程结束了，心却留在了高原。



不顾亲友的劝阻，我背负行囊一次又一次独自来到为之魂牵梦绕的色达。那些隐藏在暗红色僧袍下的多姿多彩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修行人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恬静安详而且神秘的生活吸引了我；法王及堪布活佛们风趣的语言、深邃的智慧、高尚的品德、殷切的关怀、和蔼的笑容更使我倾倒。记得多年前，每当读到吴均的“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返”时，总忍不住要掩卷感慨。而今，“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生活却如同一个久远的梦从我的记忆深处被唤醒。

我成为了一名佛弟子，并学会了诵经，而且还开始攻读以前自认为枯燥无味的佛学书籍。其实佛祖释迦牟尼正是因为世事无常、轮回痛苦才舍弃王位，不畏艰难，孜孜不倦地去追求真理的。佛在证悟实相后，又四十九年如一日地把自己的所得化为八万四千法门去度化每一个有缘众生。上师们也以“智不住三有，悲不住涅槃”的无缘大悲心，为使无边有情脱离轮回、获得解脱而应机施教，不辞辛劳。上师和佛祖的慈悲胸怀使我明白，要摆脱现实生活的无奈，修行是唯一最究竟的途径。特别是当我看到关于般若空性的理论时，茅塞顿开，豁然开朗，多年来建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一下被打碎。佛学理论给了我无穷的想象空间，解答了心中一个又一个的疑惑，更使我的信心与日俱增。

反思过去，我为自己的愚昧而感叹；旁观周围，我为别人的执著而悲哀。我多么想把自己的发现告诉大家：现实如同镜花水月，忙忙碌碌、恩恩怨怨，只能徒



增烦恼、于事无补，并受制于业力的牵引。而我于佛学知识的海洋中欣喜若狂、如饥似渴地吮吸着养分，全然不知身之所在。

社交场所消失了我的踪影，我的突变引起了别人的猜测。当朋友们重新接近我时，发现我开始变得豁达坦然、知足少欲。其实是佛学理论使我重新定位好人生坐标，而每当实际生活中遇到难题，感觉山穷水尽疑无路时，还是佛法又让我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我的佛教书籍常常被人借走，而当我再进高原时已不是孤身一人，总有一大帮朋友追随。我的朋友们也被上师的智慧和慈悲倾倒，有的皈依佛门，有的因此而写下一篇篇与佛教有关的文学作品。

有时也要面对另一些人的不解，每当此时，我就深感自己知识的匮乏，人格的缺陷。我多么希望度化众生事业如海的上师那无边的智慧，也能融入自己的相续，使我也能给饱受热恼之苦的芸芸众生带来一丝清凉的慰藉。我正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着。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修行的道路是崎岖而漫长的，但收获却是妙不可言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只有亲自尝一尝梨子才知道梨子的甘甜。

彭措拉姆的故事让我感慨良多。如今的她正为获取宇宙人生的真理而孜孜不倦地精进修持着佛法，这一点确实值得感叹、随喜。记得黑格尔说过：“真理诚然是一个崇高的字眼，然而更是一桩崇高的业绩。如果人的心灵与情感依然健康，则其心潮必将为之激荡不已。”



今天收到那么多的生日祝贺，而她的这份礼物尤为别致。很感激她的讲述，让我在这样一个又平常又不平常的日子里，得以听到一个学佛者的心声，并得以预见，更多的人将会因这心声的传递而共同踏上追寻心灵归宿的路途。

正寻思间，猛然发现太阳已开始西落了。朵朵云彩此时汇归为天边无际的壮丽晚霞，整个天地都笼罩在一种庄严、肃穆的灿烂霞光中。金黄、橘红的光线，把我、彭措拉姆、她的朋友们、花园、草地、远山……全都带入了一个静谧的氛围中。

就让我们此刻把身心全都消融在这清静寥廓的天地之中吧……

在痛苦中觉醒

每个人探寻人生究竟意义的途径都有所不同：有些是遭遇太多违缘而入佛门，以期找到摆脱痛苦的方法；有些是因为看透了这个世界虚幻的表象而选择了正道；还有的通过思维甚深道理而对般若正见确立起信心……不过，无论人们选择的道路有多么不同，只要诚心学佛，他们最终都能摆脱烦恼抵达幸福的彼岸。

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圆体显然属于前者，他“爆发”的方式便是选择了佛法作为导火索。不过他刚来学院时，可能是因

为被痛苦折磨得太久、太厉害的缘故吧，求解脱心切的他，在对佛法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就手捧一把宝剑来到我面前，要向我求一种六个月就能斩断烦恼丝、直趋圆满境地的大法……

痛苦能压垮人，也能逼人趋向坚强。自那以后，我对圆体也就多了一分关注。

了解多了，知道他曾在中央美院上过学，酷爱绘画。那么下面的他的这幅“自画像”，不知能否清晰地为同学们勾勒出他本人的轮廓？

在近四十年的人生岁月里，我曾从事过室内外装潢、CIS、灯光效果等等实用美术的设计与创作，同时对纯艺术也有着强烈的兴趣。在进行美术创作之余，对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我总是有许多不解的困惑。

每当放下画笔，开始思维当今世界的风云变幻时，那份感觉总是苦涩而失落的。五颜六色的油彩建构起关于世界的纷繁缤纷的表象，但油彩背后的事实，总让人感觉其实所有的颜色都只有一个特征，那就是苍白！但这种苍白却变幻出那么多空洞又足以迷惑人的色彩。这时候我开始理解古人所谓“五色使人目盲”的深义了。

我十分赞叹法兰西杰出的雕塑艺术大师奥古斯特·罗丹（1840—1917）不朽的雕塑作品《思想者》。那个有着一双深邃目光的人，似乎正想穿透时光的迷雾，去把握自己的生存困境。“思想者”的目光并没有仰望星空，但几乎所有见过这座雕像的人，都能马上体悟到他的“思想”其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的。“心事浩茫连广



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就是这位雕刻出人类思索的广袤与迷离的伟人，曾经非常豪迈地宣称：“我们的社会将要多么快地把过去存在的错误与丑恶除掉，而且我们的世界将会何等迅速地成为乐园！”

每当想起罗丹的这句话，我的心总会立即沉入悲哀的深渊。一百年过去了，罗丹的梦想一次次被证明为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只是一个罗丹，正像莎士比亚所言：这个世界充满喧哗与骚动，其实都只是痴人在说梦。还是这位罗丹，他还有一件伟大的作品《地狱之门》。我觉得这件作品倒有些符合预言的特性，只不过现今地球上的“地狱”景观，远比罗丹的作品惨烈百倍！单以波黑为例，交战双方，特别是美国，在那个地区投下的贫铀弹就相当于当年在日本广岛所投下的原子弹当量的十倍！

先哲曾警告过后人：以巧智对付巧智是非常危险和愚蠢的行为。而纵观当今全球，恐怕说“以巧智对付巧智”都太过美誉了。现今的世界格局，正逼迫人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都在走“以强力制服强力，以霸权对抗霸权”的路子。这样造成的结果，将是非常危险而愚蠢地将整个地球变成活地狱。

地狱之门已洞开无数，天国之路又何处寻觅？

想起美国电影大师库布里克的对人类未来的预警之作《奇爱博士》。那里面的核武器狂人稍一发神经，整个地球就可以被毁灭无数次。三、四十年过去了，这部电影真的成为了一则预言。高度发达的科技，没能把“错误与丑恶”除掉，相反，某些电脑黑客人为设计的



故障，可以使美国总统随时打开控制导弹发射系统的黑匣子。我们的生命就悬于那一丝之间！

罗丹啊罗丹，假若你活到现在，还会雕塑“思想者”吗？恐怕一尊名为“绝望者”的雕塑将会出自于你的手下了。

那么放下画笔，不去审视周遭的世界，反观一下自己的生活又如何呢？

那就只能用“一团糟”三个字概括了。

学佛前，我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诸如围棋、跳舞、唱歌、各种纸牌、电子游戏甚至搏击术，全都在我的爱好之列，因而各路朋友也参差不齐。就拿跳舞来说吧，我不敢说自己是舞帝，但在我们那一杆人马里，至少也称得上是王子了。假若一天有48个小时，我也不会“三缺一”的，我对玩太在行了（学佛后才知道这是由于自己慧浅障重，习气业力所致）。

再看看我的家庭。父母一方面对我很溺爱，一方面又专横不讲道理，很多时候让我难以适从。妻子，说到她，只能长叹一声，她真称得上是刁蛮无理了。她认为自己很漂亮，经常出入舞厅、牌场。当她沉迷于牌局中时，便会与人打得天昏地暗、面无人色，甚至彻夜不归。

罢！罢！罢！谈这些只会越发让我感觉无聊、感觉压抑。

也就是在这种内忧外患之中，在外面的世界看到太多的丑恶与无奈，在笔下的油彩中怎么也找不到“悠然见南山”般的和谐，在家庭生活中又越来越厌倦自己及



家人的庸庸碌碌之后，真的是在一种走投无路的极度空虚苦闷中，我才开始在佛法中去探寻一种别样人生的。

记得在接触佛教以前的最憋闷的日子里，自己的内心深处常常会涌起一股股莫名的悲哀。这种悲哀在我离家奔赴色达喇荣佛学院的车上，达到了最高潮，仿佛从内心深处奔涌而出，似乎要把我以及整个世界吞没……

好在最后终于来到了色达喇荣！

从出家到现在已两年多了。回过头再看看自己当初的选择，有时真忍不住要暗自窃喜。假如我没有遇到佛法，假如我没有选择佛学院，那么现在的我又会飘荡在何处呢？是在牌桌旁，还是在舞场里？还是整日握着画笔，试图描绘出这个我根本把握不住的光影世界？要么就是忧心忡忡地睡在自己的床上，担心原子弹会落下来？

回顾自己所走过的这些弯弯曲曲的路，我真想把自己的反思、审视与朋友们分享。当初曾热切地关注过科技的发展，现在我总算明白了，其实现代科技基本上还停留在对显法的研究层次上，而对空性之理则视而不见，更不用说“显空双运”了。科学巨人爱因斯坦终其一生总算明白了这个道理。而牛顿晚年的困惑，就在于他对科学产生了极大的怀疑，从而导致他向上帝那里乞求宇宙的第一推动力。粗浅者不明所以，动辄批判牛顿为倒退、迷信，其实牛顿的这种“倒退”实在是因为没有因缘值遇佛法而做出的痛苦“迷信”呀。

对佛法的偏见乃至诽谤也情同此理。《佛教科学论》云：“知识水平一般，甚至连普通的家务也茫无头绪的



人，对佛教就没有理由横加非议。否则越乱评议就越发显出自己的浅薄无知了。”

所以真希望每个人都能对佛法作一个客观、心平气和的研究。不论你是像我那样，于穷途末路之际才把佛法当作最后的拯救者；还是正处在得意洋洋之时，而不屑或无心于对佛法的了解，都希望大家能静下心来仔细地审视一下佛法对我们周遭世界的理解。

而今，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言：“整个大地充满了狡诈者。”难道不是吗？在一个没有人害怕因果，也没有人承认轮回的社会里，你还能坚持说这个世界是一个美丽新世界吗？

离开画笔所粉饰的那个世界，走到佛陀所揭示的真实世界中来，心中常常有两种感情在交织冲撞着：对自己选择的欣慰；对未觉悟者的悲哀。当我穿上庄严的僧衣，站在雪域神山之巅，遥望那灯火辉煌的迷幻世界时，我总在想，那里有我的父母双亲，有我的兄弟姐妹。什么时候他们也能挣脱出那迷幻之网、踏上菩提正道呀？！

应该说圆体已踏上菩提正道了，现在的他比起两年前已成熟了许多。未来的路还很长，而选择在他，成就与否也在他本人。以他目前的精进来看，我相信他前面的路途一定会充满光明。



我走的是坦途

当初在东北哈尔滨参观冰灯时，一方面对冰灯的璀璨深感惊叹，一方面我又隐隐地对这里乏少密宗寺院，且人们的闻思大部分都停留在表面状态而满怀感叹。后来在齐齐哈尔碰到曲丽荣等几位大学老师后，这种担忧才稍稍得以平息。通过与他们及另外的一些知识分子的交谈，我感到这里知识界的朋友们对佛法，特别是对密法，一般都有很大的信心，并且也有一些相应的闻思基础。与他们就佛法及世间法作了几次深入探讨后，有几位当下就发心要到藏地求学。

这种对佛法真理的探究热情让我很感欣慰，我一再鼓励他们争取把一时的热情化作持久的精进，而且要找到真正可以依止的大善知识，这样方能把辩聪之世智转为佛法上的真智。

后来曲丽荣真的来到了雪域藏地，并搭建了一座小木屋，开始潜心研究起佛法来。不久之后，她就在闻思的同时又闭关实修。这样的精进努力，使她如今的佛法修证水平达到了引人注目的程度。毕业于医科大学的曲丽荣何以能走上修学的平坦大道？我们还是先来看一看她的人生履历再下结论。

我出生在东北平原的一个小县城里。本来在中国的

传统观念中，重男轻女的现象比较普遍，可在我们这个家庭却恰恰相反——兄妹几个中，父母最疼爱的是我。虽然过的不是锦衣美食的高档生活，但全家人也从未让我受过苦。上学之后的生活尽管单调，但我却不觉得枯燥乏味——以书为伴、以学为乐。这样，每回考试我都名列前茅，以至“三好学生”的奖状挂满了家里的墙壁。

十年寒窗，不负众望。1988年，我终于考入了省城重点医科大学，初步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或当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或做教书育人的“辛勤园丁”。我总觉得从事这样的职业才是最神圣、最有意义的。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心中有一种美滋滋的满足感。后来在母亲含泪相送的目光中，我怀着满腹的离愁与满腔的热望，告别了故乡和亲人。

在大三之前学基础课期间，我的内心十分充实、十分宁静，这与环境幽雅肃穆的医大校园也极为协调。可是，就在大四临床实习的过程中，如无风的湖面般平静的心境却溅起了层层涟漪。穿上白大褂，感觉似乎真的成了“白衣天使”。走进门前挂着红十字的医大附属医院，我们这些实习生心里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每天早出晚归、认真实践，对患者也尤为关怀爱护。但是患者对我们这些小实习生却并不很信任，有些甚至敌视我们，以为我们是在拿他们当实验品。可对那些有名望的专家、教授的态度却全然不同，视他们为救世主一般，仿佛自己的生命完全掌握在这些大名医的手中。

在我转到内科实习的当天，恰逢一位十几岁的白血病小患者入院。他聪明伶俐，十分惹人喜爱。除了脸色





苍白外，根本看不出他有病。科室的医生护士们也都很喜欢他，于是治疗起来也格外精心。然而他的病情却越来越严重，并发展到在最后一次手术后的监控期间，竟长时间地昏迷不醒，带累父母也焦急地彻夜守护在床边。后来他突然睁开了双眼，这双平时会说话的明眸此时已暗淡无神了。他直勾勾地盯着一处，这样过了没多久，瞳孔便开始放大了。父母惊惶失措，赶紧喊来主治医生，许多专家也赶来会诊。但最终，他们也只能摇头叹气、面无表情地离开，孩子的母亲则最终绝望地昏了过去。

我亲眼看到了在死亡面前，被视为可起死回生的名医们此刻显得是多么的无能，他们高超精湛的医术也变得多么的无力。对于看惯了患者在病痛中苦苦煎熬、临终者在死亡线上绝望挣扎的这些医生来说，内心也许不会有什么异样的反应，可此事却震动了我的心灵。从此，我不再认为医生有多么神圣了。可怜的小男孩只活了十几岁，他的父母该如何面对失子之痛呢？人生不可能都是坦途，我自己又能否应付未来的各种打击？从这之后，我心中便开始寻找另外一种支撑，但我自己也说不清要寻找的是什么。

后来，我偶尔去了一次基督教堂，觉得他们的博爱主义倒是值得崇尚，至于其教理、教义，则真的是乏善可陈，而且还总觉得他们的崇拜色彩太过浓厚。因此，慢慢地我也就对它失去了兴趣，也许是那时的我还十分推崇个人价值的原因吧。

在大五即将毕业时，同学们都千方百计地为分配奔

波劳作，而我却对此很漠然。本来成了“大款”的哥哥愿意为我出一大笔钱选一个好的去向，但我断然拒绝了，我不愿把自己的前途搭在别人的肩膀上。当一所医学院前来要人时，辅导员征求我的意见，我欣然接受了。父母也尊重我的选择。于是我便从一个校门走进了另一个校门，只是身份不同了，现在我成了一名教育工作者。

谈起我的最初学佛，那也应该算是一个奇缘吧。

刚踏上工作岗位时的那种新鲜感，渐渐地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了，每天备课、讲课，循规蹈矩地重复着这些工作。可能看我还比较老实听话吧，科室主任对我尤为关照、器重，想重点培养。这样，1994年，我便开始着手准备考研。在复习期间，有一天，我去同事宿舍借书，当时她正与一位男士说话，不经意间我逮着了这么一句：“一切都是无常的，有什么可信赖的。”想不到这句话竟成了我进入佛门的起因。当时不知怎的，猛然间，我就想起了那个死去的小男孩。平常我从不愿与陌生人讲话，但这次我却主动加入了他们的谈话行列。后来又看了几本那个男士推荐的佛学书，感觉其中所说颇有道理。半个月后，还是通过那位偶然邂逅的男士，我荣幸地见到了来自色达喇荣佛学院的一位大恩上师。通过交谈，在我对佛教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并澄清了许多迷惑后，我就正式皈依了。接下来，我便放弃了工作和世间所谓的发展前途，只身走进了佛学院这片新天地，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通过学佛，我明白了，苦乐其实缘于自心。若能认识自心的话，则无论怎样的外境皆可成为一个人成长发



展的顺缘、助缘。这样的话，人世间的的所有沟沟坎坎，在一个以佛法调伏了内心的人看来，又何尝不是平坦大道呢？明白了这一点后，当初因那个小男孩之死，而在心中泛起的对自己未来道路的恐惧感便消失殆尽了。

起先我是趁着寒假偷着跑到学院来的，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到了父兄来抓的厄运。为此我也流了许多泪水，尤其是想到从小就关爱我的母亲……然而好似铁屑完全被佛法这块巨大的磁铁紧紧地吸附住一样，在这里，我每天都沉浸在法喜之中，完全忘记了世俗的牵累。记得最初听缘起性空的道理时，自己周身汗毛竖立，兴奋不已，觉得世间的一切学问在佛理面前都显得十分渺小、不堪一击。学佛后，我才真正认识到一个人来到人世间的意义，也真实感受到人身的价值所在。因而在喇荣圣地我一呆便是六年多，而且越学越感到佛法的博大精深，任何外界的阻挠都不可能再将我拖回到老路上。

如今，在我的同学当中，有些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已有一番造就；有的正在攻读博士、博士后；还有的在国外深造。但可惜的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学佛。但愿有一日，我能成为他们进入佛门的桥梁。

听完曲丽荣的经历，我的感触是：一个人不管他以前如何，从现在开始，快快走上行善断恶的道路才是最紧要的，也才是最有意义的。给漫漫人生铺就平坦大道的并不靠外在的攀缘造作，而是依赖心的内省与调伏，心的调伏又最终只能通过佛法才能彻底得以解决。世间上的一切痛苦，比如战乱、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等等，



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内心的三毒炽盛。人如果生了贪心，则贪污、盗窃、邪淫等行为当然就有可能发生；如果人人都怀有嗔心，那么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没有战争、屠戮与伤害？而人若无智慧，那他的行为又怎会如理如法？

为了让我们的人生变得平坦，我们的人民能享有幸福，我们的社会拥有和谐与温情，让我们都把目光关注在自己的心相续上吧。若人人都能断除自心的一切恶源，那这个世界恐怕就会比佛陀在世时更加美好！

物理与心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人生轨迹，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人生故事。在我们佛学院的一千余名汉族四众弟子中，圆莲就属于比较特殊的那一类。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在他出家后不久，家人就跑来学院将他押赴回乡的情景。结果，他在途中就设法逃了出来，并重新回到学院的怀抱。

从1994年他来学院算起，我跟他的相识已逾七年年头。这个俗名叫蒋莲化的小伙子，1964年10月出生，1982年考入武汉大学物理系，1986年毕业并获物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又考入北大攻读物理学硕士学位研究生，1992年毕业后留在北京工作，1995年来学院正式出家。

记得他刚到佛学院的时候，本着物理学“格致”的



字面含义，以实证、唯物两面大旗相标榜，几乎天天找我和慈诚罗珠堪布辩论。现在的他，依然保留了一个真正科学工作者所应具备的严谨、求实的工作态度，只不过他的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背后的指导思想，比起现代物理学的所谓实证理论，已不知高明到哪里去了。

当我向他询问起他的求学、出家的经过与因缘时，圆莲的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想不到这个物理学硕士讲起话来还蛮文绉绉的，听起来让人感到饶有趣味。

进入大学后，每每于闲暇无人之时，我总是被一个问题久久困扰，那就是人为何而生？人生所求又为何？前思后想、辗转反侧，依然不得其解，总是感觉身心空荡荡的，无所寄托。尽管父母对我非常慈爱，他人也多投来羡慕的目光，但我自己多少却总感觉到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感，于是便借由书籍以求充实。曾遍阅气功、道教、佛教典籍，亦自修气功，颠来倒去，然收效甚微。后偶于图书馆借到一部《金刚经》，读后虽不甚明了，但却怦然为之心动。

后来我又翻阅了《佛教书籍汇编》，从此渐渐开始深信唯有佛教方可解决自己身心之痛苦。在广泛涉猎了大量的佛教经论后，我于1989年寒假正式皈依了佛门，并在师父的教导下持诵起百字明来。这些初步的闻思修行已让我的身心有了诸多感应，于是，我越来越认定佛教是真实不虚的，绝非世人讥谤的迷信之论。为更求深造，1994年我终于来到了喇荣圣地闻思佛法。

不过，可能是时节因缘未至的缘故吧，再加上我自

己又业障深重，在喇荣呆了没多久，我就又回到了北京。回京后的那段日子是我人生最备受煎熬的阶段。那时我在一家电脑公司工作，在商场尔虞我诈的环境里耳濡目染久了，自己变得越来越害怕，害怕以自己目前的修养功夫，如若在此环境中再呆下去，那最终的结果必然是要与这污浊社会同流合污。苦苦追寻的解脱之道，刚刚因值遇喇荣、值遇上师而稍露希望之光明，难道又将因自己的选择都市生活而夭折？“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一旦错失因缘，再回头恐怕已是百年身了。但父母那边又如何交代呢？就这样，我彷徨于世间感情、名利与出世修行之间，达半年之久。直至1995年10月13日的那一天，自己突然醒悟过来：六年前之今日踏足北京，难道这六年的时光还不足以让我参透、看破、放下人生尘缘吗？人生有几个六年呢？难道还要用自己一生的光阴去重复别人已重复过无数次的世俗生活吗？想到这，我便下定决心，只身悄然再次向佛学院奔去。一到这，便好像顺理成章似的马上出家为僧。

记得我刚来的时候，无论如何也放不下对物理学方法、理念的执著。这么多年过去了，回过头再看看佛法之理与物之理，感觉自是别有洞天。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科技的日益发达反而更加反衬出人类的可悲。知识爆炸导致各种学问日趋繁琐深入，然则世人却似乎越来越愚昧，越来越不能解决自己身心的烦恼。那我们要这样的科技又有何用呢？在繁荣的表层下，其实是摆脱不掉的深层痛苦。我想这根源大约在于心逐物欲，以致失掉本来的清净面目，才会导致我们



被自己的工具——科技所驱役吧。

比如关于意识或心识与物质或色法谁先谁后的问题，科学界、哲学界多少年来都未争论出个所以然。有一种哲学观点认定物质先于意识而存在，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意识对物质又具有反作用。学佛之前，我对此种观点未加分析地就全盘接受。现在，有了佛法的正知正见，我想在此对此观点略作破析。第一，心识既具有能动性或曰主动的创造力，而物质明显不具有此种功能，那么说物质决定意识岂不成为无中生有吗？若真由无中可生有，那么无中不生有也应顺理成章。以我学过的物理学为例，任何之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全是守恒的，如物质守恒、质能守恒等等，从来没有无中生有之物。再者，心识或意识既然具有能动性，那么由意识产生物质岂非更为合理？

还有，我们一般人认识世界悉皆借助于眼、耳、鼻、舌、身、意，仅以眼睛认识物质或色法而言，所谓的“看见”只不过是借助于诸多因缘如光线等在眼识中产生了一个影像而已。除此之外，外境之山河大地从本性上来说绝非实有，这些显现上千姿百态的影像和我们在梦中见到的色法又有何异？剩下的耳鼻等感觉器官的感觉本质也皆可以此类推。佛教中的唯识宗指出，外境之色法或物质，只不过是我們被业力所牵而由心识所幻现而已，本无实有，若更言物质先于意识、决定意识，岂不是错上加错？大前提都不成立，再以分别念妄加揣摩所谓虚幻之物的“道理”，并执为实有，那就更可笑、可叹、可悲了。

再比如物理学中，研究物质之构成时，皆谓物质由分子构成，分子由原子构成，原子由原子核与电子构成，原子核由质子与中子构成，质子由基本粒子构成，等等等等诸如此类。而佛教的着眼点并非在此粗大物质由细微者构成等分析上，如以中观自续派的离一多因对之进行分析，则了可知，既然粗分由细分构成，则粗分即非实有或云无自性。而细分又可再分，如是可抉择细分也为无自性。若由数学极限而推，则可认知任何物质从粗分乃至最微分皆非实有、皆无自性。理解这一点，便可理解唯识之万法唯心所现之理，亦有助于理解中观应成派之一切不予承认之最究竟的大空性观点。

另外，物理学中讲述物质的运动变化时，着重的是量上的关系，如讲裂变、聚变等时，从实验就可以得出一定的质量能转化为一定的能量这一结论，其公式即为 $E=\Delta mc^2$ 。其中E为能量， Δm 为质量，c为光速。以佛教的观点考察，如以中观自续派的大缘起因而言，既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消失一定的质量可以产生一定的能量，那么无论质量、能量皆非恒常不可改变，以因缘聚合故，在真实义当中皆无实有性或自性，否则应不观待因缘而万古不变了。

当然，现在的我是用佛法的角度、义理，去破析理解物理学中的一些现象、结论。而对物理学中得出这些结论所采用的方法，来学院前，我是颇引以为自豪的。那时，我总认为这种“严谨”、“慎重”、“求实”的物理学方法论非常值得佛法也加以借鉴。现在站在佛法所赋予我的最究竟的立场上，重新审视物理学的方法论，真



有一种登万仞峰顶而小视天下的感觉。

其实像量子力学等学科，皆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或云公式之上，再借助于数学而构成一套理论。若此理论可以解释新发现的物理现象并可预测尚未被实验所发现的现象，而这些现象又能被将来的实验所证实，就可以验证其为一个伟大的理论。然则再伟大的理论也必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就像爱因斯坦的理论超越了牛顿时代一样，因其仅是第六意识之产物而已。而诸法实相、大空性 or 无自性以至佛的如所有智之境界，它们远离了一切分别妄念，无有二取，现量而见。其之差别，何异天地？！

如果说这一套物理学的方法论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在科学研究中，我们对新事物的探索，常常需要采用一些科学的假说来进行小心翼翼的推证。那么，对于博大精深的佛教体系反倒动辄就斥为迷信，这种做法是不是有些不符合科学精神呢？你做过对佛法的研究吗？如果没有，那你凭什么就拥有指手画脚的权利呢？

我的经历告诉我，如果你能潜心深入佛法的话，那你最终一定会发现，她实在是关于宇宙、社会、人心的最科学的方法与理论及实践体系。

圆莲回去的时候已是深夜了。抬头望天，满天灿烂的星斗不由得就把人的视线引向无尽的宇宙。这辽阔苍穹、这浩瀚时空，引得多少科学工作者殚精竭虑、毕生求索以期了悟宇宙实相啊！然而一个个定律、一个个理论又总被后人一次次地超越和推翻，因为它们永远也不



能达到对事物认知的圆满状态。如果说圆莲出家以前的求学之道代表了世间大多数学科的治学方向的话，那么佛法则无疑给他，也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崭新的扩大认知半径的途径。我们是否应从单一的对物之理的推究转向对人心的把握与认同？佛法不但可以向我们揭示水分子的缘起性空特性，更会给我们指出实为万法之本源的心的分子式与构造，而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心之为物，其妙处有几人能知？

从物理到心理，愿圆莲能在“心”途上百尺竿头、再上层楼，直至最终回归心物一如的圆觉状态。

菩提路漫漫

真实说来，每个学佛人的真正行持都会给社会、家庭及个人生活带来积极影响与正面价值。但可惜的是，社会生活中的大多数人却根本不懂得学佛及学佛者的价值所在，这种认识上的偏颇之处也许和我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密切相关吧。而就我所了解到的一些佛法兴盛之地的佛教教育环境而言，大都非常重视佛法的普及、提高工作，因而有关佛法的讲演及学习讨论会也就举办得相当频繁。在这样的相对平和的学佛氛围中，许多普通民众久已蒙蔽的善根则很容易就得到催生并最终成熟。现在四川大学攻读宗教学博士学位的释满纪，就是在偶遇一次佛学讲演会时而顿萌菩提心志的。



满纪法师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她在台湾上大学期间便因听某位法师的佛法讲演而迈入佛门并至出家。她在与我交谈时说道：自己并不喜欢内地的北京、天津等大城市，却独独喜欢四川这个具有独特人文环境的地方，因这里可以有很多机缘认识汉、藏的一些高僧大德并继续深入研究佛学。我当然很赞赏并随喜她的选择，不过最引发我感慨的还是她的入佛因缘。我总在想，其实众生各个皆具菩提种子，但成熟与否还要依靠种种外缘，只有因缘聚合才能显发苗芽并茁壮成长。因而我多么希望，全社会都能为佛法这棵古老慧树的兴盛、壮大，共同培养一方肥沃的土壤！全社会都能为每颗求真、求善的心灵，给予些许关注的目光！

母亲离开我已经十年了。

我永远都坚信，她来这世上的短暂一遭，就是为了引领我学佛。因而不问今后的人生际遇会如何、我身会处在天涯的哪一角，在每一天清晨与黄昏的太阳光线中，我的内心深处都会自然回荡起她在老家佛堂里，每当此时此刻，一定会跪在佛前，用一声声悲切而虔诚的音声诵出的弥陀圣号。记得那时，她会一直念到腿麻声哑方才止歇……

而当时的我正处在通过激烈竞争才考入著名大学的书生意气年代，整日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傲然自居，想当然就将佛教视为如其他民间信仰一般落后、消极，并顺理成章将之贬在迷信之列。只是在大二放春假时，当一个大和尚来到我们那个纯朴小镇，并惹得整个街坊沸

沸扬扬之时，为了与母亲做伴，我才跟着人流挤进了镇上的学校礼堂，生平第一回听闻了有关佛法的一场演讲。出乎意料的，那和尚的演讲竟让我无法自制地哭了起来，尽管我根本不懂那位法师到底说了些什么，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哭，反正脸上的泪水就那么痛快而恣肆地流淌……

从那以后，“佛法僧”就刻在了我心深处，让我终日系念不已。

那年暑假，我便主动和母亲上了佛光山，参加了一个连续七天的“短期出家”修道会。在这样的一个旨在让凡夫俗子体会出家修道者生活甘苦的活动里，我仿佛遇见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出家人的那些生活作息、举止要求都仿佛似曾相识。于是，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我又一次泪水涟涟。在从小到大的幸福快乐与一帆风顺中，我从未想过在父母的温暖怀抱之外，会找到另外一个魂牵梦绕的“家”，而且这个“家”居然让自己有那么强烈的归宿感！在这之前，与离开这里之后，我忽然发现，我的心竟一直是在孤独地漂泊，并将长久地寂寞守候，守候一个最终的归宿……

又一个寒假来临时，我没有回东部老家，却直接上了佛光山。当跟着那儿的修道者一起搬柴运水、晨课暮诵时，我发觉自己的身心从未有过如此快活。而这等快活，竟是在粗茶淡饭里觅得，在返璞归真中拾获。为此，我整个身心都如痴如醉了，就好像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在世间繁华阑珊处，我却发现了生命本然的质朴面目。



农历年之后，我终于决定出家了！

当然会遇到亲友的阻碍与挽留，甚至跪泣，但我已心如止水，只待、只想让时间去替我安顿每一个人的怀疑与痛苦。那时我依然并不十分了解佛教的教义，不过我想我可以用剩下的全部时日去拥抱佛法。对生命而言，这有点儿像一次赌注，但我相信佛法定会让我成为赢家，因为她已在我的生命里注入了超越一切有形质碍的资本。

我相信时间会让我庆幸自己的选择，就像我相信在并不远的将来，父母会理解我。

出家以后，在老师同学异样的眼光里我继续念完了大学，然后又重回佛学院，重新学习如何从外而内做个彻头彻尾的出家人。我开始一句一句地了解佛陀的言教，同时学着抖下尘俗、剥落自己的习气。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当执著与自以为是充塞全身时。在这一过程中，我看见了自已的点点瑕疵，摸清了自己的脆弱、我执本质，但我别无选择——不跨越生命的极限，何来人性至佛性的飞升？在累累伤痕中，我选择了坚强与忍耐。

而恰在此时，母亲却离我而去了。

那是个微雨的夜晚，一辆满载着刚杀好的鸭子的卡车，夺走了我母亲的生命。静下心来思索这一悲剧时，我切身感受到了因果报应的切肤之痛。我的外公、外婆就是以养鸭为命，他们把鸭子喂熟了、养大了以后就卖给屠宰厂。母亲在还没有认识父亲之前，也跟着他们一道养着那些最终要被送进屠宰厂的生灵……我不知道



装在撞死母亲的车上的那些鸭子，是不是外祖父他们养的，但我却清楚地意识到，母亲用她自己的生命，将因果业报的丝毫不爽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办完母亲的丧事，我又回到山上的佛学院。一脚跨入大悲殿，看见菩萨慈目低眉的那一瞬间，我突然看见了母亲的容颜。心底的悲情刹时化成一种释然，原来母亲并没有走，她将在大悲殿里，注视着女儿生生世世的修行。

佛学院毕业以后，我进了研究所进一步深研佛学。当有时溶入了古代高僧大德们的思想中时，会以为自己也是那远古时代的佛子。等回过了神，才恍然发现“哲人已远”，只有自己仍然还在轮回中。每每此时，心中都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失落感久久不散；有时读着经典，就仿见佛陀直指凡夫漏习的智能，如利剑般直逼而来，弄得自己无处遁逃；有时又如失怙稚子，悔恨为何“佛灭度后我出生”，一股回归思绪便油然而生。我慢慢相信了，在轮回的生命里，我本西方一衲子。

后来，我成了一名佛学院的教师。每当对着一班又一班年轻的孩子们讲说佛法僧时，看着他们在修道中跌倒又爬起，我便仿佛看见了自己青涩的过去，看见了在我们用修行包裹着的心性中，还有着恒河沙般的烦恼系缚。于是，心中对佛陀的崇敬便日益加深，对修道的渴望也日趋强烈，对习气染浊的污垢也更加厌恶。这三者的强烈对比，使我一度在矛盾中困顿了很久。直到后来，当我学会用“平常心”在漫漫菩提路中耐心陪伴自己时，我才明白只有学习“中道”才能保证自己走更远的路。



生活中一幕幕的戏曲，常常就像扬起漫天沙土的风暴，让我们亲眼照见生命里许多沉淀的杂质。但佛法却教我们学会像贝壳含容细沙那般，慢慢从中蕴化出珍珠。只有学会接受杂质，透视杂质，并且转换杂质成为人生的一种智能，我们才会恍然懂得修行的真义：那就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如若没有了水底烂泥，莲花也不会如此芳香。

1999年，我又考取了川大宗教所的博士生，并因此来到了大陆，开始寻找我的佛国净土。此刻，回首出家十三年的岁月，不仅我那曾经老泪纵横的父亲理解了我，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感到自己生命的视野已超越了世俗情爱的牵绊，落在了一个更宽阔的世界里；我还看见了一颗菩提种子轻轻落上了那柔软的心田，正在萌芽吐绿……

无常世间，没有哪个因缘会与我们相伴永远，可在冷酷生命中，三宝却与我们紧紧相系；感谢三宝，没有嫌弃我这样一个凡夫俗子，在佛法的无尽智海中，仍赐予我一瓢之饮。我只有“将此身心奉尘刹”，才算名为报佛恩！

前方，不管归“家”的路还有多远，我都会全力以赴。

满纪在即将结束与我的谈话时，最后说道：“我对读书有强烈的兴趣，但这‘书’仅限于佛教书籍，除此之外的一切世间学问丝毫也引不起我的兴趣。因为我想探究人的内心世界，而佛法才是最完美的内心科学。”



她还表示说，今后还想依靠种种方便善巧把她所掌握到的佛法精髓向世人广为宣说，就像当初给她以人生启迪的那位法师一样。

对她的种种观点、设想，我表示了完全的理解与赞同。的确，当外在的科技面对人类日渐干涸的心灵荒漠，越来越显捉襟见肘之时，佛法一定会当仁不让地充当起人类心灵医师的角色。但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必须是：佛法可以自在无碍地得到传播。为此，我们需要营造传播佛法的合适氛围，当然更需要能传播正法的人材。我想每一个负责任的佛教徒都应该竭尽全力去弘扬佛法，哪怕仅仅给众生播下一点点善根，也会促进对方未来的因缘成熟。那种只知自己修证成果的修行人，恐怕早已背离了大乘佛法的悲智精神。

如果我们暂时还无力改变周遭的环境，那可不可以先扩展一下自己的内心？真正把自己提升为一个续佛慧命、积极利他之人？

感受佛法

普通世人看见外境依靠的是眼识，因而人们普遍认为眼识看不见的东西便都不存在。诸如天人、饿鬼、地狱之类的在佛经中经常提到的现象，也就因此失去了获得凡人们认可与接受的可能。只有在梦中，及一些特殊环境下，人们才有可能体认到非眼识认知范围所含的世



界。还有一些人除了自己的想象之外，不承认、不认识任何存在，而佛法科学的智慧又远超他们的想象，故而他们也就拒绝接受佛教的观点了。

其实，如果睁开眼睛认真去看、去思索、去学习的话，仅凭自己狭窄的眼识而抉择的观点，相信日后一定会受到自己的嘲笑。所以我一再强调，在思想未真正成熟前，千万不要轻下结论，否则定会感召恶果。历史上也有许多人起先轻易地反对佛法，后来才感知到自己的无知与肤浅。我们应该知道，无知才是最大的可耻。

冬强的经历将再次印证这一点。

我出生在一个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的家庭，小时候也没参加过什么宗教活动，因而心里也就没有相应、确定的宗教情感。在接触佛学以前，我一直是个反宗教者，一看到有人说佛论神，我就内心不悦，心想这人怎么会如此愚痴迷信呢？神佛故事只是神话而已，是从现实中虚构提炼出来后给人们提供生活乐趣的消遣，何必要以之自我麻痹呢？当然现在看来，我在对宗教未作任何研究的情况下就加以嘲笑的这种态度，才真正是该受嘲笑的。

四年前，经同学介绍，我开始跟从学校的一位老师学习气功，并因之而目睹了许多奇异事件。记得当时有两位同学在练功后都具有了透视人体的特异能力，他们能在放松身心的情况下透视自己或别人的身体，查出五脏六腑的病变；另有一位同学能用意念力将小钢针变弯；还有其他几位功友能发放外气治疗疾病。以前我从

未亲身体验、目击过这些异事，所以一直否认此类现象的存在。但现在我却亲眼目睹了我所怀疑、反对过的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发生，看来我不能再坚持那种狭隘的实证态度了，简单而明确的事实告诉我，没看到的不一定不存在。

大概人人都有弄明白自己不能解释之事的愿望吧，我的这一愿望又特别强烈，所以我就从此开始了广读各种气功读物的探寻经历，并下决心跟随老师进行认真的气功实践。后来，在一次为期五天的辟谷实验中，我终于亲证了气功界所谓的“开天眼”景观。当时我坐在一间黑暗的房间里，当整个身心进入一种宁静状态时，我忽然觉得自他的分别界线仿若消失，紧接着印堂处又出现一团白光，光中居然有一极似电视机的屏幕。而最终，我竟然能看到一个人坐在一张床前的椅子上读书，他正背对着我，面向窗子，窗外的阳光此刻明耀而又晃目……这景象大约持续了有好几秒钟，我清楚地知道这绝不是幻觉。从这以后，我就深深地感知到，生命并不像我以前所想象得那样简单，而我自己生命的了解就如牛周身无数毛中的一根而已，远非全面、正确可言。

由于气功与佛教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于是我又开始学习佛学，后来的体验让我明白，这一选择可谓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进入佛学殿堂后，才知其如此金碧辉煌，如此博大精深，她的悲智双运常常让我内心感叹不已。佛学对生命现象、宇宙图景的解释之深广，远非世间其他同类学说可与伦比。佛学是智慧之学，佛教是以智慧教义为中心体系的宗教。与多数主要



依赖神灵救赎的宗教不同，佛教以通过究明智慧而求解脱生死痛苦为主旨，以证悟空性、自利利他为超出生死的重要道。

在我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了佛法的无上妙德后，就时时力求让自己的行动、言语、思想能符合佛陀的教言。在日日相继的修行过程中，我越来越发现这真是一件太难太困难的事，因为我终于体会到战胜乃至超越自我，确实需要过人的毅力与耐性，还需要有超出世间常人的长远目光与智慧。但我既已发愿“佛道无上誓愿成”，那就为了真理的获得拼却一回性命吧。其实我想，从本性而言，人人都渴求能了达我们生存的实质，但因这种探索需要付出的努力、牺牲、放下我执等等要求，远超沉溺于欲海幻象中的人们之所能承担的份量，故而许多人便甘愿充当起“睁眼瞎”了——他们惧怕那灼人眼目，但却足以刺破无明眼翳的真理之光。不过我却在想，为了对得起这短暂而又宝贵的一生，我还是择其善者、难者，但绝对有意义者去拼搏一生吧。既然佛法告诉我们，修行要从根本上起修，也即是修心，我便时常观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力争恶念不起，善念速生。为坚固自己的修道之心，我还时常以历史上的一些高僧大德的求法事迹自勉，每每读到描写他们的学法热忱与慈悲济世的段落时，内心深处的感动常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他们的菩提心、无我心、精进心是我首先要学习的，特别是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要想净化沦丧之道德，这种无我利他心更是必不可少。随着学佛日渐深入，当再看到某些人置人伦道德于不顾，还在不知因果地干



着危害他人社会的恶业时，我就深深为之感到伤悲：这些恶业就是人们诸多痛苦的源头，这源头如若不断，痛苦的源流就永不会尽啊！即使我想为人们分担痛苦，可这根本就无济于事，因为解铃只能还靠系铃人，丝毫不爽的因果报应让任何外人都无法替当事人分担自己的因果。但放眼望四周，信因果者真乃少之又少。大多数人都毫无因果轮回的思想根基，故而他们肆无忌惮、我行我素，时时刻刻都在造诸恶业。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你抢我夺的欲望游戏，因了全社会经济盲动的刺激，已渐入恶性循环的轨道。这些人的态度真是无明的泛滥，他们不明白佛为众生揭示的智慧之法，偏要执著于自己无常色身及周围的物质环境，不顾一切地追求个人欢乐，于别人利益丝毫不顾及。为此，我时常思维缘起性空、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等佛陀所宣说之法，而越思维，就让我越发感到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自净其意、自空其执。现在，已初尝佛法甘露的我，往日那浮躁不息的心变得宁静多了、安详多了，各种各样的欲望也减少多了。佛真不愧是大医王，因他能治众生的心病。而众生心病的去除，则是整个社会平稳发展的基础。社会的发展，万万不可缺少这样的“医生”。

就我个人的认识水平而言，我觉得中国佛教虽分流几大宗派，但从根本上说，每个宗派都教人以智慧与慈悲来达超脱生死的目的，尽管其教授方式和侧重点各有所异，所以每个学佛者都应该选择适合自己根基的修法。记得印光大师在其《净土决疑论》中曾说过：“药无贵贱，愈病者良；法无优劣，契机则妙。在昔之时，



人根殊胜，知识如林，随修一法，皆可证道；即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识稀少，若舍净土，则莫由解脱。”因而我觉得，念佛修净土，一方面可得阿弥陀佛佛力加被，一方面又能发掘自己的潜力，他力与自力相结合，他日定可横超三世，永离生死之苦。所以，我一有空闲就在心里默念佛号，并以之作为自己的日常修习路径。我相信，只要你入得门来，则佛陀的无上智慧一定会让你从八万四千法门中找到自己的修行之本。修行是离不开世间的，诚如六祖所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寻兔角。”修行就应该在社会中磨练，在待人接物之时，时常照看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勿使造恶，唯令善生。不过在这一点上，我却感到很惭愧，因我还不能做到功夫成片、念念向佛。自己无始以来的业习实在是太重了，碰到违愿之事时就常常管不住自己的烦恼。不过我会努力转变这习气，因为我至少已从道理上明了万物本空、因缘所生。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于幻事、幻物而自生嗔恼呢？

佛法如汪洋大海，浩渺无边，作为初学者的我，仍所知太少。为了不在这汪洋大海中迷失方向，我以某位法师提出的佛法四要旨作为航标，并期与同修共勉。那就是：第一，本佛，即以佛为本，学习佛的行果、智境；第二，重经，即重视佛说的经，也包括律论；第三，博约，即先博览众经众论，后约要出要旨，依旨力行；第四，重行，即本所约要旨去实践修行。我想我这一生都会遵从这四要旨，在修学佛法的道路上奋力前进。真心希望并且相信，光明而自在的自性大解放那一天定能到



来！

冬强的话虽无华丽色彩与装饰，但我本人却非常愿意享受这种发自内心的平和的灵魂舞蹈，在这种心灵之舞中，舞者的智慧、人格、修学都可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相比之下，世人只愿呆在剧院、舞厅、游乐场所观舞，而且所观的也只能是与眼根对境的身体的扭曲与发泄。在一片纸醉金迷之中，明星的造作表演让手捧鲜花的观众时而哭笑时而嚎叫。这样的看与被看才真正是一幕闹剧，这样的观者与被观者才是可怜而又可笑的一群。

因而我从不喜欢观看外在的一切演戏、一切假戏真做、一切疯狂与迷乱的表演，我真正欣赏的是一颗智慧的灵魂所倾情演绎的人生正剧。也有少数人可能会与我有同感，这也可算是同声相应、同气相和吧。

时时拂拭 莫惹尘埃

世间人无论从事论文写作或文艺创作，大体出不了分别念的范围。他们以“我”的所思所感为中心，精心营造出一个个在“我”看来是正确、合理、全面的观点，或一篇篇以“我”为背后主脑、叙事主体的作品。这一点恰与佛法的“无我”主张大相径庭。在佛教的中观教义中，对“无我”有明确、究竟的阐释，而这种观点也



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究其原因则在于，如果我们真想摆脱轮回束缚的话，不打破牢固的“我见”及“我执”、“我所执”，那最终的解脱就了无出期。

如果用中观的推理方法分析的话，则“我”的实有性刹那也不存在。不从理论角度而言，单从实际生活中来看，对“我”的过分贪执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矛盾重重的冲突与局限。在英国曼彻斯特科技大学读医学工程专业的苏琪珑博士，就曾在生活中吃过以自我为中心的亏。

对于心的究竟本来状态而言，当然应该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但我想，对学佛粗浅的人来说，特别是对像我这样一个烦恼习气粗大、深重的人而言，还是应当时时拂拭自心，勿使沾染尘埃为好。一个学佛初机者，甚至一个学佛多年仍断除不了我执与无明的修行人，正应该积极内省、努力除恶，只有把这些有为的修法一点一滴全融入自己的心相续后，无为而自在的状态才有可能最终到来。假如一个非上上根基之人也以所谓的“顿悟”为借口，不随时随地纠正自己身、口、意方面诸多的放逸与过错，那他肯定无有打破无明、亲见本来的那一天。

回顾自己这几年来的学佛历程，虽然经历了许多挫折，但与其说是它们在考验我，还不如算作自己的性格使然，正是我的盲目、我执、自大，才使自己看不见自心蒙上的灰尘，才使自己的“贡高我慢”导致自身跌入无明的迷茫大雾中，失去了前进与自省的方向。

想想从前的我，总不知天高地厚，徒恃一贯的蛮劲做事，以靠小聪明得来的业绩为前提，剥夺别人的权益当成自己的方便，强逼他人都要唯我马首是瞻。不论校园还是工作单位，我都是个态度强硬、立场坚定的自以为是的“领袖”，因为我认为仅以自己个人的能力就能把一切事做到尽善尽美，别的那些智力比较低下的人们一定要认同且接受我的支配，因为我是对他们负责，且为他们好。如若事情没按我的预想那样式进展顺利，我就会强词夺理，尽量将事情掩饰过去，还要力保自己在他人面前的一贯正确形象。渐渐地，许多事情皆得顺从我意，我也就更加目中无人。

现在想来，自己当时的学佛真的仅仅停留在“口头禅”阶段而已，甚至连什么叫“慈悲”都不明白，更谈不上智慧。整天念四弘誓愿，整天唠叨佛学名词，整天批判别人的我执，整天叫嚣同源种性，就是没有一时一刻能想到自己的“自净其意”。所以我想，对一个学佛者而言，恐怕将佛陀的教言融入自己的心相续，并力争做到言行合一，才是最难，但也是最紧要的修行目标吧！

就这么在工作、学习甚至佛堂的义务活动中，习惯性地强制别人配合我的思维、工作方式，因而如果有人不满意或发出反对的声音，那这个人可就倒霉了。我将不顾一切地找他辩论，让他知道我的词锋锐利，自此以后不再与我为难。想当初干下的这些不知羞耻之事，对那时的我来说却如家常便饭一般。

痛定思痛，我真是领教到了所知障与浓重的我执对我的恶劣影响。正因为将所有与自己扯上关系的事件都



以自我为中心考虑，那么我当然就会认为我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正确，尤其是对年轻于我的朋友们，我更是倚老卖老、盛气凌人。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傲慢狂”，经常在许多重要的问题上独排众议，语气之强硬实在令人难以忍受。但为了顾全大局，同事、朋友、佛友们只有忍气吞声。直到在一次活动中，我无理干涉一位佛友的计划，令他面临混乱的困境。面对此种情形，历来忍让的他再也容忍不下，就当众声泪俱下地诉说了我的不是。如此激烈的举动，对我不啻当头棒喝。面对突如其来的反弹，我一时手足无措。尽管后来也口头上向他表示了歉意，但说实话，心里却没有一丝一毫改过的念头。我甚至想，算我倒霉，碰到了这么一个不济的工作伙伴，反正我没错，并不需要向任何人澄清，也没接受他人劝解的必要。

其实师父曾多次向我讲过“你对我错，你好我坏”的道理，但我历来都将之视为和稀泥似的“中庸”之道，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六波罗蜜的“忍辱”道中，其中饱含有“无我”的般若空性慧光，而假如没有了空去自我的智慧，则你所做的一切所谓佛事，从究竟状态而言，还是逃脱不掉有相有为的框框。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当然也涵盖了这种造作。回想那阵子，我还把这句话向别人说过无数遍，却从不曾领悟自己实乃一个最好的负面例子，从不曾领悟这句话其实是针对自我意识膨胀的我，而非别人而言的。

如今回想当初，如果我认真改过，认真把佛法落实在自己的行动中，又或者被师父训斥一下，我那假道学

的可憎面孔也许会早日卸下。一个学佛的同道遇到如此野蛮的我，恐怕真的会因此而退失道心，因为他碰的是一个多么背离佛陀圣言的“修行者”啊！不知悔改的我仍自高自大，这样发展的最终结果便是几乎所有的朋友都渐渐离我而去。

我从此开始体味到了那种难言的孤独，但我却仍旧找不出个中原因。无明蒙蔽了我的双眼，最后我变成了独行侠。

最终仅剩下来的一位知心朋友再也无法容忍我对他人无理的态度，他不惜以友情作最后的赌注，厉斥了我的人生准则与行持作风。他劝导我及时检讨，否则终将因内心的傲慢与言语的鲁莽而失去所有的友谊。记得他在信中说道：一个人的言词恶劣，无法让人信服他的心地。修行人在万般努力中，第一门功课就应学会广结善缘。如若与人尽结恶缘，这个修行人还能成就什么事业呢？……

往事真的是不堪回首，幸好对现在的我来说，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当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所谓的修行人，最后“修”到孤家寡人之时，除非愚痴顽固透顶之类的人物，我想无论如何他都要考虑考虑自身存在的问题了。改掉自身的陋习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面对自己就已让我痛苦不堪了，更不用说放下“我”的所有执著了。在与自己痛苦相较量的那些时日里，我总算看清了一个浅显的事实：说和做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分开的，但如果不能心行如一、自他平等，那一个人的修行就绝无最终成功之理。慢慢地我发现，在我试着学会随



缘、学会态度谦和、学会语气温和之后，我与众人的磨擦自然减少，相互之间的亲切感自然增加。到量后，当我相似地学会放下对自我的偏执后，我发现眼前、心中的世界真的明亮了许多。当你能够观想，并近似地尝试、体验万物一体的伟大感觉时，丢掉的小我将化为真正的同体大悲的情怀。

全赖师长朋友们善意地利用佛理的契机，才将我理直气壮、目中无人的恶习纠正过来。这么些年的走南闯北、从东到西的经历，让我的感触与体会日渐良多，特别是在来到英国之后。在西方，我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士都在接触、钻研、实修佛法，看来佛陀的智慧之光正在一点一点照亮西方的广阔天地。对于佛法的科学性、可行性、究竟性，我相信广大西方人士信受奉行的经历，一定会成为它们最可靠的佐证，这一点只需留待时间去证明。在这种日益高扬的全球学佛热的升温中，我更是希望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段弯路会给同行者及后来人提供借鉴与帮助。我真诚希望每一个学佛人都能把佛法的无我观念深植自己的灵魂深处，在时时拂拭蒙蔽在自性光芒之上的自私自利的行为障垢时，靠着精勤的自我观照、自我反省、自我改进、自我圆满之努力，早日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新的真正的佛教徒。

来日方长，要一步一步从自我做起；时不我待，应一点一滴以自律行进。真心希望，通过每个学佛者的自强不息、自净己意，佛法的慧日能早一天高悬东西方的朗朗晴空之上。



苏博士放下我执的经历对修行人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可惜的是，不知有多少人能真正从中受到启迪，因为很多世人都在以充满自我偏见的文化媒体为吸收人生经验的对境。大量的以分别寻伺所造的论点，鼓动人们贪、嗔、痴无明妄动的庸俗而浅薄的电视剧，还有消费文化的迅猛流行与泛滥，都在把本来就很贫瘠的世人心识更引向浮躁、虚荣、贪执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佛教的甚深“无我”正见又有多少人能深刻领会呢？

但我始终认为，只要你认真研究了中观，你就一定能接受“无我”的观点并从中受益，这也是东西方一些知识分子渐渐开始对中观生起定解的根本原因所在。因而我希望大家都能学习学习龙猛菩萨的《中论》、月称论师的《入中论》、寂天菩萨的《入菩萨行论》中的“无我”道理，历史上已有成千上万的修行者依之而走向了解脱。

在一个五欲横流的世间，如果真要在生活中排除烦恼、取得与人共处、与环境共处的和谐，我们必须而且只能接受佛法“无我”甘露的滋润。



